



摇花放鹰传

上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摇花放鹰传

(上)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人命关天	(1)
第 二 回	痛失宝物	(28)
第 三 回	暗中相助	(55)
第 四 回	棋高一着	(81)
第 五 回	护院武师	(108)
第 六 回	公私分明	(133)
第 七 回	威迫利诱	(159)
第 八 回	真假难分	(186)
第 九 回	斩情灭性	(213)
第 十 回	埋名隐性	(236)
第十一回	无往不胜	(265)
第十二回	高深莫测	(288)
第十三回	知己知彼	(313)
第十四回	七毒掌	(336)
第十五回	神剑魔刀	(361)
第十六回	多情公子	(389)
第十七回	赌输降服	(416)
第十八回	鹰图交易	(439)
第十九回	待价而沽	(463)
第二十回	时不我兴	(485)

第一回 人命关天

漫天的浓云，密而不雨，天气闷得使人烦躁。

南阳府，白河岸畔，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宅院，朱红色的大门楼，两扇钉着金色叶片的黑漆大门，大门两侧，摆着一对翠堤狮子，衬托出这家人的非凡气派。

但最耀眼的，还是挂在大门右面的一块千顷牌，那表示了这家人富甲一方。

一阵秋风吹飘起朱红门楼上的彩缎、绫花。

敢情，这一家人正在办喜事。

大门内宽敞的厅院中，分坐着四班吹鼓手，环绕着一座彩色绫缎扎成的花台。

贺客众多，坐落在广大的厅院，一个个衣履鲜明，似都是地方上体面人物。

这该是喜气洋溢、锣鼓喧天、新婚夫妇交拜天地的时刻，但除了那彩台绫花点缀出一片新婚的气象外，其他的，却一点也不像办喜事的样子。

大门里分两排站着八个佩刀的大汉。

四班吹鼓手，木然的坐着，盈院贺客，一个个面色发青。

厅院中云集了百号以上的人，但却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厅内已坐了八个五旬以上的老者，都穿着长袍马褂，但脸色却也是一片冷肃。

大厅一角处，软帘突然启动，缓缓步出一个六旬左右的老人，一身青缎子长袍，粉底逍遥幅字履，紫堂脸，浓眉海口，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

八个端坐在太师椅上的老人，齐齐站起了身子，就像是有人在下口令似的，齐齐抱拳，说道：“天奇兄，新娘子病情如何？”

紫脸老人摇摇头，黯然叹口气，道：“气息已绝！”

像一声巨大的霹雳，震得八个老人家全都一呆。

紫脸老人拱拱手道：“诸位乡邻兄台，我王天奇的为人如何，诸位兄台心中早已有了定论，此番寒门不幸奇变，我王某人留下诸位兄台，只望能够替我证明此事，绝无别意，诸位但请放心……”

一阵快马急归，打断了王天奇未完之言。

大门外走进来了一个蓝缎子长袍老者。

王天奇一见来人，快步由大厅中迎了出来，人还未现身，已遑遑抱拳，道：“元魁兄。”

来人正是名震中州的金鞭大侠齐元魁。

目光一掠庭院中的形势，齐元魁微微一怔，王天奇已然一阵风般冲到了身前。

微微一皱眉，齐元魁抱拳还了一礼，道：“王亲家，怎么回事，这些人……”

王天奇欠身肃容，一面低声说道：“元魁兄，请入厅中详谈。”

一个随行的家仆，也随着跟了进来，紧随在齐元魁的身侧。

按下了心中重重疑问，齐元魁缓步行入了大厅之中，看过大厅的情形，齐元魁心中的疑云更甚，再也忍不住问道：“天奇兄，快些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王天奇长叹一口气，道：“犬子无福，寒门不幸……”

齐元魁脸色一变，抢着问：“小女她……”

王天奇黯然接道：“交拜花堂之时，令媛突然晕倒场中，小弟急唤使女，抬入房中，想不到已经……”

齐元魁一把抓住了王天奇的右手，道：“你是说小女死了！”

王天奇点点头，道：“一晕气绝，施救不及，小弟真不知该如何对齐兄开口？”

彭大同颤巍巍扶椅而起，道：“齐兄，可否听我彭大同几句话？”

齐元魁激动的心情逐渐地平复下来，回顾了彭大同一眼，道：“彭老，你有什么高见，兄弟我洗耳恭听！”

彭大同道：“我彭大同行年七十有三，却也从未遇到过这等怪事，早晨下轿，还是蹦蹦跳跳的新娘子，想不到，在交拜天地中，突然晕倒气绝，事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实叫人想不出内情。”

齐元魁一拱手，道：“彭老明教……”

目光转注到王天奇的脸上，道：“天奇兄，小女身体素健，少有病痛，而且，还随兄弟练过了几年拳脚，突然晕倒，气绝而逝，别人可以相信，天奇大概不会相信了？”

王天奇道：“所以，兄弟派人守住了大门，到场贺客，未走一人，等齐兄到来查问。”

齐元魁突然仰天大笑三声，只震得大厅上屋顶尘落，吐出了胸中哀痛之气，缓缓说道：“不知小女的尸体停在何处？”

王天奇道：“现停南厢厅，兄弟不便仔细查看，恭候齐兄裁夺。”

齐元魁回头吩咐身后的仆从，道：“齐贵，回去禀报夫人，要她快马赶来。”

齐贵应了一声，转身奔去。齐元魁一摆手道：“有劳王兄带路。”

王天奇转身而行，一面低声说道：“齐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兄弟也怀疑是有人暗算，人命关天，兄弟也无法太过避嫌，我大略查看了一下，全身未见外伤，脸上也未见异色，更不像中毒而伤。”

齐元魁道：“一行贺客之中，可有嫌疑之人？”

王天奇道：“兄弟会武一事，乡邻知晓的不多，不似齐兄名动中州，而且，我一向不和江湖中人来往，除了亲家之外，我只交了一个玄妙观主，我已经仔细看过，想过，今日贺客中，不是远亲就是近邻，除了贵府中几位送亲的人，兄弟不太了解之外，众多贺客内没有会武的人。”

齐元魁道：“送亲来此之人，都是兄弟的心腹属下，他们怎会加害小女……”语声一顿，接道：“再说，就算他们心怀不轨，但也非小女敌手，遑论取小女之命了。”

王天奇道：“事情确然有些奇怪，齐兄查看过令媛之后，不妨再仔细一瞧贺客，可疑之人，兄弟就设法把他留下来，我已经派人去请玄妙观的观主，只怕他不喜人多，入夜后才能赶来，他精通医道，武功高强，或可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齐元魁道：“怎么？玄妙观主也是一位身怀武功的高人吗？”

王天奇道：“我们交往十五六年，彼此谈得很投机，他身入玄门，别无嗜好，只喜下棋，齐兄知道，兄弟也喜此道，我们变成了棋友，每月我总有个四五天在玄妙观中和他下棋，交情还算

不错，直到第八年，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人，至于他的医道，虽非人人皆知，但知道的人也不算少了。”

齐元魁道：“玄妙观主的医道，我倒听过，却不知他是位身怀武功的人，玄妙观中道士是否也习武功？”

王天奇沉吟了一阵，道：“我答应过他，不把他会武功的事传扬出去，齐兄不是外人，我已经说漏了嘴，但愿齐兄别再说出去！”

齐元魁点点头，道：“好吧！我答应。”

王天奇道：“玄妙观百位道长……除了他两位亲信的弟子会武功外，全观再无第四个会武的人，所以，玄妙观中诸弟子，也不知他们的观主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武林高人。”

两人谈话之间，已到了南厢门外。

这是王家的内宅，除了王家的人外，没有别人。

王天奇重重咳了一声，道：“夫人，亲家到了。”

南厢中快步行出来一个四十七八，面目慈祥的妇人，此刻，她哭得双目红肿，脸上犹带着泪痕。

一见齐元魁，王夫人又不禁悲从中来，两行泪珠儿夺眶而出，一面说道：“可怜的小莲儿啊！死得不明不白，叫我怎么对得起亲家和齐大嫂啊！”

面对王夫人哀哀哭声，齐元魁不得不出拳，一抱，慨叹道：“嫂夫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不必太难过，身子要紧。”

王天奇道：“这南厢中还有些什么人？叫他们都退出去，亲家要查看一下莲儿的死因何在？”

王夫人啊了一声，擦去满脸泪痕，回头把南厢中几个老妈子全带了出去。

王天奇伸手掩上了房门，屋顶上虽有一片水晶石的亮瓦，但王天奇仍然伸手燃了一枚大折子，点起了一支火烛。

齐元魁打量了两厢一眼，发觉这是一间布置很雅的客室，外面是一间精致的小厅，里面是卧室，一张檀木大床，银钩挂起了罗帐，一个穿着新娘装的女尸，仰卧在木榻雪白的床单上面。

王天奇左手端着火烛，放在床边的木几上，低声道：“齐兄，这是拙荆招待她姐妹们的客室，地方清静，小弟把宝莲的尸体，暂停于此，齐兄请仔细查看一下。”齐宝莲死得很安详，微闭着双目的脸上，脂粉依然，就像是睡熟了一样，没有痛苦，也没有惊吓、忿怒。

皱皱眉头，齐元魁伸出颤动的右手，脱下了齐宝莲一身粉红色的绣花衫裙。

留下了贴身内衣，齐元魁身为父亲，自是不能再脱下去。

他开始由双臂查起，直查到双足为止。

颓丧的叹口气，齐元魁缓说道：“天奇兄，我多年在江湖上走动，见过了不少奇异的杀人手法，但不管多高明的手法，都会留下一点伤痕，小女似乎是全身无伤。”

缓缓翻转爱女的尸体，又仔细的查过后背。

王天奇道：“齐兄，就算很高明的内功，也该会留下一些内伤的征候。”

齐元魁伸手撬开爱女的牙关，口中不见血迹。

王天奇叹口气，道：“齐兄，世间有没有一种毒药，能够使死者不留一点伤痕的？”

齐元魁道：“江湖之上，无奇不有，但兄弟还未听说过致人于死，不见征候的毒药……”他尽力抑着悲伤，接道：“也只能

查到这样为止了，余下的等内人来了再作详查。”

王天奇长长吁一口气，道：“齐兄，不论宝莲死的原因何在，小弟都不能辞其咎，就算齐兄和嫂夫人不罪小弟，我也不能这样罢休，我要倾尽所能，非查出宝莲死亡的原因不可，如是别人暗算的，我一定替她报仇。”

苦笑一声，齐元魁默然说道：“天奇，就冲你这几句，兄弟我什么苦也不能说出来了，咱们是好兄弟、好亲家，宝莲有你这么一位公爹，她也算死得瞑目，等一会儿，内人到此，骤失爱女，难免激动，只怕要在言语上开罪于你……”

王天奇接道：“齐兄，这个你放心，宝莲是进了我王家的门，才发生这桩不幸的事，花朵似的大姑娘，一进我王家，就突然死了，别说大嫂责骂我，就是打我几个耳括子，我王天奇也没有一句话说。”

齐元魁道：“天奇兄，够了，内人虽然急躁一些，但还不至于蛮不讲理，你能让她一些，我会说明内情……”顿一顿，道：“天奇兄，今天你好像连咱们之间的称呼也改了。”

王天奇苦笑一下，道：“兄弟，我惭愧作大哥这个身份了！”

吐出一口长气，齐元魁道：“天奇兄，我没有怀疑你，但我只有这一个女儿，骤闻噩耗时，我有些忍不下去，查过了宝莲尸体之后，我反而镇静了一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她真的突发急症，气绝而亡。”

王天奇道：“急病，也该有一个急病的征候啊！我不信宝莲是怪症的忽发、瞬息而亡，事情发生后，我心里还能这么沉得住气，因为我还有一个指望……”

齐元魁接道：“什么指望？”

王天奇道：“我相信玄妙观主能找个水落石出，会给我一个解决的长策。”

齐元魁道：“对这世外高手，在下的了解不多，不敢妄作论断，不过，王兄也不要期望太大，倒是目下这局面，你准备怎么处理？”

王天奇道：“听你的，兄弟。”

齐元魁道：“上百号的客人，大部是乡亲、近邻，把他们困在这里，绝不是办法！”

王天奇点头道：“咱们出去瞧瞧，你觉得是可疑的人，咱们就想法子把他们留下，如是全无可疑，放他们离去。”

两人联袂而出，行入大厅。

王天奇站在大厅上一抱拳，道：“诸位乡亲，寒家不幸，忽生大变，无法再留诸位吃杯薄酒了，空劳往返，在下甚感不安。”

厅院中响起了一片人声，道：“王员外言重了，咱们既然无法帮忙，就此告别。”

王天奇疾行几步，抢到了大门口处，抱拳送客。

齐元魁、王天奇相对而立，表面是送客，事实上，四道目光，盯注在鱼贯而出的宾客身上。

王家两个总管，早已得到了主人示意，也站在大门口处送，凡是相识的近邻，都抱拳招呼一声。礼貌很周到，其实，这是报出对方的身份，暗告主人，这人可以放行。

上百号的人，片刻间走得一个不剩。

八个护院壮汉，仍然佩着腰刀，站在门内两侧。

王天奇回顾了内外两个总管一眼，道：“怎么，都是熟人，没有一个可疑的吗？”

两个总管一欠身，道：“回老爷话，一百零七位宾客，都是乡亲、近邻，没有可疑的外人。”

太阳下山时分，齐夫人匆匆赶到。

王天奇快步迎上去，一抱拳，道：“贤弟妹……”

齐夫人冷哼一声，未作理会，目光却投注在齐元魁的身上，道：“元魁，你瞧过宝莲的遗体没有？”

齐元魁道：“瞧过了。”

齐夫人一眨眼，两行泪珠滚了下来，黯然说道：“可怜的宝莲，死得定然十分悲惨了。”

齐元魁轻轻叹息一声，道：“夫人，她死的倒很安详，全身不见伤痕，脸上不见痛苦，唉！我齐元魁三十年江湖生涯，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状。”

齐夫人一瞪双目，止住了向下滚落的泪水，道：“你瞧仔细了？”

齐元魁道：“瞧得很仔细，走！我带夫人去看看。”

齐夫人查看了女儿整个的尸体，未找出一丝伤痕，也未找出一一点可疑的征候。

一切都如齐元魁说的一样，她死得是那样安详。

除了少一口气息之外，简直看不出齐宝莲已经死亡。

查看过尸体之后，齐夫人内心的惊异掩盖过了悲伤，缓步行出内室，沉声说道：“元魁，宝莲不像是中了毒，全身找不出伤痕，也不是内家的掌力所伤，死得好奇怪啊！”

齐元魁道：“说的是啊，夫人，宝莲有没有心疼病。”

齐夫人摇头道：“没有……”

语声一顿，目光转注在王天奇的身上，道：“王大哥，宝莲

死在什么地方？”

王天奇道：“花堂前，夫妇交拜之时。”

齐夫人道：“王大哥，究竟宝莲是怎么死的？”

王天奇苦笑一下，道：“贤媳妇不会无端而死，我觉得她是死于暗算谋杀之下。”

点点头，齐夫人道：“大哥高见，但咱们连她的死因都查不出来，更谈不到追查凶手，替她报仇了！”

王天奇道：“愚兄已请了位高人，希望他能找出宝莲贤媳妇的死因！”

齐夫人双目中闪动着冷厉的神芒，道：“南阳府方圆百里之内，还有什么人能强过你们哥儿俩个？”

齐元魁道：“夫人，话不能这样说，十步有芳草，十邑有忠信，南阳府藏龙卧虎，岂无息隐高人。”

王天奇道：“提起那人，贤弟妹也许知道。”

齐夫人道：“什么人？”

王天奇道：“玄妙观主！”

齐夫人道：“听说他医道不错，难道他——”

王天奇接道：“宝莲之死，不留一点征候，非身怀高明医术，只怕很难查出原因了。”

齐夫人哦了一声，道：“少堂呢？如是宝莲受人暗算，少堂是离她最近的人了。”

王天奇道：“小犬可恶，竟也说不出宝莲的死因，已被我捆在北厢，等候弟妹发落。”

齐夫人忽然叹口气，道：“大哥和我们夫妇三个人，都瞧不出什么，怎能责怪少堂？王兄把他请来，我想问他几句话。”

王天奇应了一声，高声喝道：“带上少主人！”

片刻之间，王府中内务总管，押着一位二十一二的年轻人行了进来。

齐夫人目光转动，只见他全身都丝索捆着，双目肿红，脸色苍白，但身上仍然穿着新郎官的衣服。

少年人步入室内，扑身拜倒，道：“爹爹……”

王天奇冷哼一声，道：“无用奴才。”

齐夫人突然挥动右手，寒芒闪烁，捆在王少堂身上的丝索，寸寸断落。

寒刃划断了一身丝索，但却未伤到一寸衣衫。

缓缓收起手中短剑，齐夫人轻轻叹口气道：“少堂，过来，我有话问你。”

王少堂扑行两步，拜倒地上，道：“拜见岳父、岳母大人。”

齐元魁叹口气，没有说话，似是有意把这桩大事，交给夫人处理。

齐夫人伸出右手，扶起了王少堂，道：“孩子，你定定神，想想当时的情形。”

王少堂垂下头，脸上是一片悲凄神色，说道：“小婿已想了很久，只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齐夫人道：“你和她站在一处，是否听到了一些什么声息？”

王少堂道：“没有，宝莲妹忽然倒了下去，小婿惊愕扶住她时，她已经气若游丝，又能知道什么？”

齐夫人点点头：“少堂，你下去歇着……”回顾王天奇，接道：“大哥，事情和少堂无关，赏我一个脸，不要再难为少堂了。”

王天奇道：“弟妹吩咐，小兄从命就是……”

对着王少堂一挥手道：“回到房里去等着，不许离开一步。”

王少堂黯然说道：“爹，孩儿要去守着宝莲妹妹的尸体。”

王天奇哦了一声，没有接腔。

齐夫人作了主，凄苦一笑，道：“好，你去吧！”

王天奇道：“少堂，不可妄动宝莲的尸体。”

王少堂道：“孩儿知道，我只守在她尸体一侧。”

欠身一礼，悄然退出。

好不容易等到了掌灯时分，玄妙观主才飘然而至。

王天奇似是看到了救星一样，急步迎了上去，道：“天虚道兄，你来了。”

玄妙观主双手合什，道：“贫道有事缠身，晚来了一步，有劳诸位施主久候了。”

王天奇强忍着心中的激动，先替齐氏夫妇引见了玄妙观主天虚子，才把花堂奇变，新娘子突然死亡的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齐元魁打量那玄妙观主，只见他长眉白鬓，目如寒星，胸前垂着多绺长髯，道袍飘飘，一派仙风道骨。

看一眼，立刻就使人生出敬仰之心。

天虚子听完了经过之后，神情很肃穆，沉吟了一阵，道：“宝莲女施主的尸体，可否让贫道查看一下？”

齐夫人道：“小女尸体，现在内宅南厢，道长请去看看。”

天虚子道：“天奇兄，请同贫道再去看看。”

王天奇应了一声，举步向前行去，直奔南厢。

王少堂呆呆地坐在木榻前面，正望着齐宝莲的尸体出神。

王天奇轻轻咳了一声，道：“少堂，你出去。”

王少堂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王天奇点亮了两支火烛，也缓步退了回去。

这时，齐元魁、齐夫人都跟了过来，但两人都站在南厢门外，没有进去。

见过了天虚子之后，齐元魁夫妇也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感觉。

对这位玄妙观主，大家都寄予无比的希望。

齐元魁、齐夫人四道目光，都投注王天奇，低声道：“观主可是正在察看宝莲的尸体吗？”

王天奇黯然说道：“人死之后，本该是入土为安，宝莲却三番两次的被人翻动尸体，这一点真叫我惭愧。”

说话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步履声，正是道袍长髯的玄妙观主天虚子踱了出来。

齐夫人拭去了脸上的泪痕，问道：“道长，小女伤在何处？”

天虚子答非所问地道：“天奇兄，咱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谈谈如何？”

王天奇微微一怔，道：“这位齐兄弟、齐夫人是宝莲的父母，也是我王某人的好兄弟。”

天虚子道：“那就请他们两位一起去吧！”

由于玄妙观主的神秘，使得齐元魁夫妇忧苦的心头，更加了一重疑云。

王天奇带三人进入书房，点起了烛火，掩上了房门，道：“这地方很清静，也无人惊扰，道兄，有什么话，可以请说了。”

齐夫人道：“观主不用保留，有什么说什么？”

天虚子笑一笑，道：“对三位而言，也许是一桩很好的消息……”

长长吁一口气，王天奇接道：“道兄，花堂惊变，贤媳突亡，项王力能举鼎，但也抬不起我心头上这一份苦愁，还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天奇兄的贤媳，齐施主的令媛，根本就没有死。”

王天奇霍然站起了身子，道：“道兄，你是在开玩笑吗？”

王虚子道：“这等大事，贫道如何能够开玩笑呢？”

王天奇道：“道兄，这件事是真的。”

齐夫人却黯然说道：“道长，我们夫妇也是在江湖上走动很久的人了，一个人是否死了，贱妾相信能够看得出来！”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夫人，贫道既然敢说出令媛没有死，自然负责，如若诸位希望贫道救活令媛，在一盏熟茶工夫之后，贫道可以使令媛复生。”

齐夫人呆了一呆，道：“那就请道长大伸援手，救活小女。”

天虚子的脸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严肃，轻轻一拂长髯，道：“令媛并没有断气，只不过，她被一种特殊的力量，封闭咽喉以上几处大穴……”

齐元魁道：“道长，如若一个人不能呼吸了，难道还能活下去吗？”

天虚子道：“令媛有着很好的内功基础，学过内息调气之法，在封闭令媛咽喉以上的穴道之后，立刻之间，又被人家拍开了丹田的穴道，一股真气，在内部运转不息，但表面上，令媛却已断了呼吸……”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至少，令媛还可以活上两天，但现在救活了她，必须要解去她身中之毒。”

齐夫人道：“小女还中了毒？”

天虚子道：“不错，她中了毒，不过，毒性还未入内腑，只要他呼吸一口气，立刻可以把奇毒吸入腹内，顿饭工夫之内，毒发而死。”

齐夫人道：“好恶毒的手段！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姑娘，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下这等毒手？”

天虚子道：“如若令媛真的没有在江湖走动过，这一场灾难，自然是你们上一代为她招来，不过……”

齐夫人叹口气接道：“观主，这里没有外人，你心中想到什么，只管说出来。”

天虚子点头道：“女施主胸怀磊落，单凭这几句，所行所为，都是仰不愧天、俯不作地的磊落事迹。”

齐夫人道：“观主，我们夫妇嫉恶如仇，也许有时候，手段太过激烈一些，但我们没有作过什么大错事。”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这个贫道信得过，两位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难道也没有什么隐秘吗？”

齐夫人回顾了齐元魁一眼，黯然不语。

天虚子回顾了王天奇一眼，接道：“那凶手选在这样一个时机下手，固然是贺客众多，容易下手，但最重要的是要把天奇也拖入这个漩涡之中——”

王天奇接道：“也把我拖入漩涡？”

天虚子道：“大概是这个用心吧！他希望你们两家因此引起一场火并，两败俱伤，那是最好不过。至少，他们已立于不败之地，天奇兄心有负咎，极愿委曲求全，两位爱女心切，更是任他们予取予求了。”

王天奇道：“天虚道兄，他们怎么下手呢？当时，宝莲还在和犬子行交拜之礼。”

天虚子道：“先点了齐姑娘一处穴道……”

齐元魁道：“小女习过武功，在下和拙荆，细心教了她十几年，武功很扎实，耳目也很灵敏，他们如何下手呢？”

天虚子道：“封穴的手法，和点穴不同，十分精微，如是新娘子脸上戴盖头掩遮，不能认准穴位，决然无法下手——”

天虚子目光炯炯的扫了齐氏和王天奇一眼，接道：“他们可以先用隔空点穴的手法，或是打穴的暗器，在人声嘈杂之下，先点中了齐姑娘的穴道，等现场大乱，揭开了齐姑娘盖头时，施展封穴手法，然后解开齐姑娘的穴道，或是，取下制穴的暗器，就显得天衣无缝了。”

王天奇道：“听起来，这似是一种很麻烦的手绪，在数百道目光交织下，怎么未被发觉？……”

天虚子道：“听起来，很复杂，不过，对一个精通此道的高手而言，也就不过瞬息工夫……”他的神色逐渐转变的十分严肃，缓缓接道：“只有一点线索可寻，那就是封穴手法，不能隔空施展，必需要接近在齐姑娘的面前，你们想想看，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双手，在齐姑娘的盖头掀开时，在齐姑娘的面颊滑过？”

齐夫人急急说道：“大哥，你当时在场吗？”

王天奇道：“在场。”

齐夫人道：“大哥想想看，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暗施算计？”

王天奇皱皱眉道：“当时的局面很乱，少堂抱住了宝莲，掀开了她的盖头，两个喜娘，跟过去，这是最接近宝莲的人了，老

朽只管搜寻凶手，倒没注意这件事。”

齐夫人道：“两位喜娘的嫌疑最大，他们是什么人？”

王天奇道：“一个是寒舍的外务总管的夫人，一个是贵府跟宝莲过来的人。”

齐元魁道：“她是宝莲的乳娘。”

齐夫人道：“宝莲的乳娘，不会武功，而且自小把宝莲带大，自然是不会加害宝莲了，但不知贵府那位总管夫人怎么样？”

王天奇道：“就在下所知，她也不会武功。”

天虚子道：“封穴手法，在点穴一类的手法中，最为深奥，又称锁穴手法，两位喜娘，如若不是来历不明的人，她们就不会有什么嫌疑。”

王天奇道：“两位喜娘，都在府中，找她们问问就是。”

天虚子道：“不用问了，天奇兄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

王天奇沉思了一阵，突然一挺而起，道：“有一个大大的漏洞！”

齐夫人道：“什么人？”

王天奇道：“四班吹鼓手，只想到了盈庭贺客，没有想到他们！”

天虚子道：“他们距离交拜天地的花台多远？”

王天奇道：“最近的一班，不足一丈。”

齐元魁道：“叫少堂来问问，他一直没有离开宝莲，也许他会提供出一些内情。”

齐夫人突然接口说道：“道长，经过的详情如何，当然要查。不过，贱妾觉着，目下最要紧的一个事，就是想法子先把小女救活，观主慈悲，还望大施妙手，挽救小女一劫。”

玄妙观主道：“齐夫人别说贫道和天奇兄是相交二十年的朋友，就是一般的病人，只要叫贫道遇上了，贫道亦必全力以赴，事实上，令媛鼻孔之内，含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毒粉，解开她被锁封的穴道之后，立时要截住她赖以保命的真气，第一件事，不让她吸入第一口长气，否则鼻孔中的毒物，势必被吸入内腑不可。”

齐夫人道：“观主，这么说来，小女无法可救了？”

天虚子道：“并非全无办法。”

齐夫人道：“什么办法？观主但请吩咐。”

天虚子道：“先行服下解药。”

齐夫人道：“何处能取下解药？”

天虚子道：“如若那是一般的毒药，贫道就可解得……”

齐元魁听得一怔，道：“小女中的什么毒？”

天虚子道：“七步断肠散。”

齐元魁吃了一惊，道：“当今三大奇毒之一？”

天虚子道：“齐大侠既知七步断肠散是天下三大奇毒，自然知道那三大奇毒，解药是难以配制的。”

齐夫人叹口气黯然说道：“这么说来，小女是死定了。”

王虚子道：“贫道觉着，他们不肯伤害令媛之命，却以封穴手法，在令媛身上下了奇毒，并无害命之意。”

王天奇道：“那他们用心何在呢？”

天虚子道：“贫道的推想，他们在今夜之中一定有消息。”

齐元魁道：“什么消息？”

天虚子沉吟了一下，道：“自然是向三位有所需求。”

齐元魁道：“好恶毒的手段！”

王天奇道：“天虚兄，咱们相交二十年，在下都未求过你任何事情！”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天奇兄奉粮、献银，对敝观帮助很大……”

王天奇道：“不谈这些俗杂事务，在下只求天虚兄救活宝莲。”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抬头说道：“天奇兄，贫道如若能够疗治七步断肠的毒性，它就不能称作当世三大奇毒之一了。”

王天奇微微一怔，半晌说不出话。

天虚子接道：“贫道只能答允王兄，我倾力相助。”

齐元魁当下一欠身，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就算小女无法救得，咱们一样的感激观主的相助。”

天虚子道：“令媛不会死，因为，他们这番设计，要比杀死令媛，困难数千倍……”

齐夫人接道：“道长的意思，可是说他们会送解药来？”

天虚子道：“是的，他们必需保有令媛的生命，勒索的力量，更为强大，照他们的设计，是在适当的时机时，遣一人来此，说明令媛并未死亡。”

天虚子又突然开口说道：“这是一件设计精密无比的勒索的手法，一石二鸟，目下的处境，两位只有考虑是舍物救人呢？还是让莲姑娘毒发而亡？”

王天奇道：“道兄，没有别的法子吗？”

天虚子点点头，道：“他们会改变一个方法。”

齐元魁正待再问，室外响起了叩门之声。

王天奇霍然起身，目光精光一闪，道：“什么人？”

室外人应道：“下属蔡得昌。”

王天奇道：“什么事？”

蔡得昌道：“有人送一封火急密函，要老爷亲自过目。”

天虚子点点头，道：“来了，看来，他们对贫道也了解很深。”

王天奇打开木门，蔡得昌急急行了进来，双手捧着一封洒金的白柬，上面写道：“王天奇、齐元魁亲后”几个大字。

接过白柬，王天奇并未打开瞧着，顺手交给了齐元魁，回顾对蔡得昌，道：“蔡总管，下书的人呢？”

蔡得昌道：“留在大厅侍茶，等候回音。”

王天奇一挥手道：“你先退出去，等一会就给他回信。”

蔡得昌一欠身，退出书房，顺手带上了两扇木门。

这时，齐元魁已拆开了封简，抽出了一张白笺，只见上面写道：“玄妙观主天虚子精通医道，想已奉告宝莲姑娘中毒详情了。下属手法拙笨，无能使王兄的贤媳，齐兄的令媛，拖延太长的时间，故必得于明日中午之前，施予解救，则宝莲姑娘可度生还，儿女姻缔重续。恩爱白首，人间乐事也。天下父母心，当不愿见喜事变丧事，白发反送黑发人，宝莲姑娘的生死，实决于二兄一念之间矣！”

齐元魁冷哼一声，道：“好卑下的手段。”

信上词句，虽是婉转曲折，但骨子里，却是冷厉凛寒，极尽勒索的能事。

王天奇、齐夫人速都伸头望来，只有天虚子端正而坐，未作争睹。

只见下面写道：“但在下等，大费手脚援救令媛，自然亦非无因，王兄珍藏的飞鹰图，齐兄收存的寒玉珮，如愿作诊费交付，

则宝莲姑娘立可苏醒还魂，承欢于二兄膝下，不知二兄意下如何？下书人立待回音。”

下面未署名，却盖了一个半阴半阳的图记。

看罢了书信，齐夫人突然抬头望着王天奇，道：“大哥，你可收有一幅飞鹰图吗？”

王天奇点点头，道：“不错，我收存了一幅飞鹰图，但知晓此事的人不多，他们怎会知道呢？”

齐夫人道：“我们收藏寒玉珮，连对你王大哥也未提过，他们又怎会知晓呢？”

齐元魁道：“走！大哥，咱们去见那送信的人，问个明白。”

齐夫人接道：“我也去。”

当先向外行去。

但天虚子仍然端坐在书房未动。

王天奇低声道：“天虚兄，不去瞧瞧吗？”

天虚子道：“他们虽然知道我已参与此事，但我能不露面，还是暂不露面好。”

厅中高燃着四支巨烛，照亮了整个敞厅。

大厅中间，一排横列着四张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个身着青衫的年轻人。

那人长得很俊秀，玉面朱唇，二十三四的年纪，一袭青衫，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看上去很文雅、潇洒。

王天奇快行一步，抢先入厅，一扬手中信柬，道：“这封信是你朋友送来的？”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是的，阁下是王员外了？”

王天奇道：“在下王天奇。”

齐元魁道：“在下齐元魁。”

青衫人道：“久仰，久仰，威镇中原的金鞭大侠。”目光一掠齐夫人，接道：“这位女英雄，想来定是齐夫人银莲花于桂兰女侠了？”

于桂兰冷哼一声，道：“阁下，似是对我们早已打听的很清楚了，然后，开出你勒索的条件，我们答应了，你再救治宝莲……”

齐元魁接道：“现在，他们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贵夫妇，侠名满中原，江湖上有谁不知、有谁不晓。”

王天奇轻轻咳了一声，道：“阁下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在下小人物，说出来，只怕诸位也不知道。”

齐元魁道：“朋友你太客气了。”

王天奇道：“朋友请报上姓名，咱们还要谈正经事！”

青衫人道：“秋飞花。”

王天奇道：“秋兄既送信到此，想必能够作主了？”

秋飞花道：“那要看什么事了？小一点的事情，在下也许可以做一点主？”

王天奇道：“我们看过了这封信。”

秋飞花道：“三位作何打算？”

齐夫人于桂兰道：“我们交出寒玉珮和飞鹰图，不过，你们先得救活小女。”

秋飞花道：“这件事好办，救令媛只不过举手之劳，但不知三位，几时可以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

于桂兰道：“救活了小女，我们立刻就可奉上。”

秋飞花点点头，道：“于女侠快人快语，在下好生敬佩，不过，此事非同小可，咱们救了齐姑娘之后，三位一旦毁约，那岂不是……”

齐元魁冷冷接道：“姓秋的，你在中原道上打听一下，齐某人夫妇说过的话，几时不算数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说的也是，但寒玉珮、飞鹰图，不是平常之物，在下不得不防备一二。”

齐夫人道：“你要怎么防备？”

秋飞花道：“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你们一面交货，我们一面救人。”

于桂兰道：“那不行，如是你救不活小女，我们已交出了寒玉珮、飞鹰图，那是血本无归的大亏大伤了。”

秋飞花淡然一笑，道：“夫人的顾虑甚是，但如深入一层想，令媛和人从无恩怨，除了迫使两位交出寒玉珮和飞鹰图外，咱们实无加害令媛的必要。”

于桂兰道：“你们的手段不但恶毒，而且卑下，既知飞鹰图和寒玉珮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向我们索取，却向一个全无相干的女孩下手。”

秋飞花双目虽神芒一闪，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笑一笑，道：“于女侠，如若咱们当面向三位索取，三位来个硬不认帐，不认保有此物，岂不要闹一个不欢而散？”

齐元魁道：“先礼后兵，那时，阁下再施用别的手段不迟。”

秋飞花道：“那时，三位心中早有准备，为了否认收存飞鹰图和寒玉珮的情面，说不定无法兼顾到宝莲姑娘的性命了？”

齐元魁道：“虎毒不食子，为人父母，岂有不管儿女性命之

理？”

秋飞花道：“父慈子孝，三位这等爱护儿女之心，定能使儿女承欢膝下，秋某人为三位贺……”脸色突一沉，冷冷又接道：“但三位如不能交出寒玉珮和飞鹰图，原本是欢欢乐乐的家庭，立刻将笼罩上一层愁云惨雾，宝莲姑娘，只不过首当其冲罢了。”

齐元魁怒道：“你这是威胁我们吗？”

秋飞花平静的说：“不是威胁，在下说的很实在，三位如是大珍惜飞鹰图、寒玉珮，齐宝莲姑娘的不幸，只是一个开端，接下去，轮到诸位。齐兄，如是无法保有寒玉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惨剧上演、鲜血淋漓局面下再交出来？”

齐元魁长长吁一口气，把爆起的怒火，抑压下去，缓缓地说道：“秋兄，一向不在中原道上走动吧？”

秋飞花道：“是的，齐大侠，正因为在下很少在中原道上走动，所以，齐大侠对在下的话，有些不太相信，不过，这不要紧，江湖上，本来是骗术万端，也难怪三位怀疑，但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三位心平气和的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

王天奇道：“什么办法？”

秋飞花道：“考验一下在下说出的话，是不是过分一些？”

齐元魁道：“你是说咱们放手一搏？”

秋飞花道：“那是最下策，考验的方法很多，似乎用不着动手搏杀，因为，以齐大侠的盛名，伤了在下不算什么？万一，在下失手了，伤到了齐大侠，那就非我所愿了。”

齐元魁道：“老夫在江湖上走了数十年，会过了不少高人，阁下的口气未免太托大了。”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道：“这座大厅，很宽敞，如是诸位觉

得还能施展开手脚，诸位不妨轮流出手，各以绝技，攻我三招……”

齐元魁仰天大笑三声，道：“齐某会见过不少狂放的人物，但都还未到阁下这等境界……”

秋飞花一拱手，接道：“在下还有余言未尽。”

于桂兰道：“元魁，别打岔，请他说下去。”

秋飞花道：“咱在宝莲姑娘身上下毒，手段似是不太光明……”

齐元魁忍不住接道：“什么不光明，简直是卑鄙。”

秋飞花拱手道：“齐大侠，言重了，咱们在宝莲姑娘身上下毒，好比是用药的引子，咱们只希望能证实，飞鹰图和寒玉珮，是否真为两位收藏，现在证明了这药引，并无白费，现在，咱们要还三位一个公道，让三位，拿出寒玉和飞鹰图后，不至有窝囊的感觉。”

于桂兰道：“所以，你要我们三人，各攻你三招？”

秋飞花道：“是的，不过，也有条件？”

于桂兰道：“什么条件？”

秋飞花道：“三位请把寒玉珮和飞鹰图，放置于木案之上，在下如能幸得躲三位的九招攻袭，在下立刻携带寒玉珮、飞鹰图而去。”

于桂兰道：“小女的伤势呢？”

秋飞花道：“我先奉解药，救醒令媛，再承受三位九招攻击。”

于桂兰道：“你说话算数吗？”

秋飞花道：“三位如是不把在下放在心上，谅也不怕在下说谎了。”

于桂兰道：“元魁，我不信他能避开咱们三人的九招奇击，为了要他先救宝莲，咱们就照他的话做。”

齐元魁暗中运气一试，但觉真气流转，内力充沛，并未身受暗算，顿时信心大增，点点头，道：“好！你去取出寒玉珮。”

于桂兰转过身去，取出一方翠色佩玉，道：“寒玉珮在此。”

秋飞花点头道：“在下是否可以见识一下？”

于桂兰道：“可以，但我要先叩住你的脉穴。”

秋飞花道：“于女侠盛名素著，在下相信得过。”

缓缓伸出了左腕。

于桂兰左手托玉珮，右手五指疾出，扣住秋飞花的脉穴。

那秋飞花人本俊美，健腕上洁白如云，于桂兰五指搭上他脉穴之后，有如握住一块软玉一般，又滑又柔，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好一个标致的年轻人！”

心神微荡之下，赶忙凝神敛气，收紧了五指。

秋飞花淡淡一笑，伸出右手。

于桂兰倒也言而有信，把寒玉珮交入秋飞花的手中，烛光下，只见寒玉闪动着碧绿的光花。

寒玉珮并不寒，而且入手之后，还有着一种温润的感觉。

但秋飞花一运气，逼出一股内劲热力，贯劲右掌，寒玉立有反应，一股奇寒，循臂而上，直攻内腑。

缓缓把寒玉交回于桂兰的手中，点头赞道：“好宝物，果然是名不虚传。”

王天奇双目奇光闪动，正要开口，于桂兰已收回玉珮，放开了秋飞花的左腕。

暗暗叹息一声，王天奇忍下了未及出口之言。

秋飞花目光转注到王天奇的身上，道：“王员外，怎么决定？”

王天奇长长吁一口气，把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身上，道：“在下只要拿出飞鹰图，阁下就救宝莲的性命？”

秋飞花道：“不错。”

王天奇道：“以后呢？”

秋飞花道：“机会很公平，我先受三位九招，然后诸位还可以联手挡阻在下，只要诸位能挡住我秋某人，飞鹰图和寒玉珮仍然为三位所有。”

王天奇道：“话可是阁下说的……”

第二回 痛失宝物

秋飞花接道：“是的，在下已经再三说明，秋某只身一个而来，不知你王员外还要在下如何保证。”

王天奇未再多言，转身大步而去。

片刻之后，王天奇去而复返，手中多一个制造十分精巧的小铁箱子。

两个健壮的中年妇人，抬着一张软榻，软榻上盖着一张棉被，红绫被下，仰卧着宝莲姑娘的娇躯。

王天奇拍拍手里提着的铁箱，道：“飞鹰图就在这铁箱之中，目下可以先治好宝莲姑娘的伤势了？”

秋飞花潇洒一笑，道：“王员外，咱们先小人后君子，阁下先打开铁箱子让秋某瞧瞧。”

王天奇冷然一笑，纵身上前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两道暗锁，才揭起箱盖，取出一张黄绢。

然后退了三步，展开黄绢。

那是一副巨鹰展翼图，笔法细致，画得栩栩如生。

秋飞花目光一掠图画，颌首一笑，道：“不错，货真价实的飞鹰图。”

王天奇卷起了飞鹰图，扣上暗锁，放在木案之上，道：“阁下可以救人了。”

秋飞花点点头缓步行近软榻，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

出了一粒红色的丹丸，回头笑道：“有劳于女侠，撬开令媛的牙关。”

于桂兰快步行了过来，右手疾出，撬开了爱女的牙关。

秋飞花把手中的丹丸，投入了齐宝莲口中之后，突然向后退了两步，凝神而立，双颊上泛生起一片红晕。

大厅中一片静，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所有的人目光，都投注在秋飞花的身上。

只见秋飞花缓缓举起右手，虚空点出。

覆盖在齐姑娘身上的绫被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齐姑娘突然长长吁一口气。

秋飞花一挥手，道：“行了，于女侠可以把令媛抬出去了。”

对症之药，奇效立见，于桂兰送爱女步出大厅，齐宝莲已经清醒过来。

长长吁一口气，于桂兰低声说道：“孩子，去好好休息，娘还有点事办，回头，咱们母女再好好的谈谈。”

也不待宝莲姑娘答话，于桂兰已转身步入大厅，随手掩上了厅门。

秋飞花很沉着，坐在一张木椅之上，直待于桂兰重回厅中，才缓缓站起身子，道：“三位，哪一个先予赐教？”

齐元魁行了出来，一抱拳，道：“齐某人先出手。”

秋飞花道：“兄弟恭候。”

齐元魁缓缓举起了右拳，冷冷说道：“朋友，你们在小女身上下毒的手段，很卑下，但你秋朋友倒还有几分英雄气概，拳脚无眼，朋友小心了！”

话落拳出，呼的一声，直捣前胸。

秋飞花轻轻一闪，拳势掠胸而过，只是那么毫厘之差，避开了齐元魁疾如流星的一击。

齐元魁冷笑一声道：“好身法。”

右脚随着击出的右拳，向前跨进半步，一抬右膝，撞向秋飞花的小腹，同时，拳横在胸前左手，五指半曲半伸，罩住了秋飞花前胸五处大穴。

秋飞花道：“这才像金鞭大侠的手法。”

右脚滑退半步，身躯侧转，避开了齐元魁一记撞膝。

不待秋飞花身子站稳，齐元魁蓄势张指的左手，闪电一般，抓了过来。

拳击、膝撞，都是配合这一招的应用，这一击，才是他主要的攻势。

秋飞花身躯忽然左右摇摆，有如风中飘动的柳絮一般。

似乎是陡然间，在齐元魁的面前出现了七八个秋飞花来。

齐元魁走了大半辈子的江湖，从没有见过这种怪异的身法，只见五指罩起的敌势穴道，一齐落空，不禁一呆。

就在一怔神间，秋飞花的右手已然无声无息的搭上了齐元魁的右腕。

但他一沾即放，轻轻咳了一声道：“齐大侠，承让，承让。”

齐元魁脸一红，默然不语，向后退了三步。

于桂兰目睹丈夫落败而退，只好挺身而出，道：“贱妾领教。”

秋飞花目光一瞥木桌上的寒玉珮和飞鹰图，缓缓说道：“夫人但请出手。”

以金鞭大侠在江湖上盛誉，竟然未能在人家手下走过三招，于桂兰自然不敢丝毫大意，暗中提聚真气，突然双索齐出。

但见索影纵横，排山倒海般攻了过来。

这一击真还具有极大的威力，迫得秋飞花向后退了三步。

于桂兰一招抢得主动，立时欺身而上，双拳交锋，连环反攻。

秋飞花身躯摇转，人不离三尺方圆。

齐夫人的掌势，虽然一招连着一招，看上去把秋飞花圈入了一片掌影之中，但空白掌影重重，竟未沾得秋飞花一片衣角。

这一轮急攻，足足有二十余招。

只听秋飞花长笑一声，右手一挥，内力涌出，顺着于桂兰的掌势，身子一闪，脱出重重掌影，道：“夫人，够了，咱们约定只攻三招，夫人已攻出二十三招之多。”

于桂兰黯然一叹，退到一侧。

王天奇突然大喝一声，右手一扬直捣过来。

秋飞花不再让避，右手一挥，硬接掌势。

哪知王天奇一掌劈出之后，身子却突然一转，左手抓起了盛装飞鹰图的小铁箱子。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王员外，这做法太不够意思了吧！”

本是迎击的右掌突然的旁侧一接，把近身的掌力，引向一侧，脚未抬，膝未屈，倏忽之间，人已跃到木案旁侧，右手折扇一沉，压在王天奇的左腕之上。

他动作太快，折扇压腕，话才传入了王天奇的耳中。

王天奇呆了一呆，道：“阁下高明得很啊！”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王员外，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在失去飞鹰图之后，再丢掉一条老命。”

口中说话，折扇上内劲外吐，王天奇骤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挤得左腕手骨欲裂，只好松开了抓着铁箱子的五指。

秋飞花右手提起了小铁箱子，目注三人，拿了寒玉珮，微微一笑，道：“齐大侠，王员外，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若两位收存着寒玉珮和飞鹰图，对两位并非好事。”

突然一张手中折扇，轻轻一挥，顿觉红光耀眼，厅中灯焰摇摆，光亮一暗。

灯光复明，大厅中景物依旧，但却已不见了秋飞花的人踪。

王天奇灯下脸色灰白，神情黯然，似是对失去的飞鹰图，有着无比的痛惜。

齐元魁双目圆睁，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

齐夫人于桂兰望着大厅的门口出神，对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还有些不太相信一般。

只听齐元魁喃喃自语，道：“是他，定然是他了，天下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施用这样的兵刃……”

王天奇极度失望的神情，突然一振，道：“兄弟，你说是他？”

齐元魁似是还未把心中的疑问思索清楚，点点头，又摇摇头，道：“应该是他，但又不像啊！”

于桂兰冷哼一声，道：“元魁，你在自言自语的说些什么吗？王大哥在问你话，‘应该是他，又不像他’，这些话，哪一个听得懂啊！”

齐元魁叹口气，道：“我是说那柄折扇，纵横南北六十三省，黑道上中人，死于那风火扇下的。不下百人，就是号称义侠的白道人物，也有不少死伤于风火扇下的，三年间声誉雀起，名震江湖，但不过五年，天外来客彭伦，和那把令人闻名丧胆的风火扇，突然间一起消失。他来得突然，在江湖上掀起一阵浪涛，去得迅速，像流星划过天空……”

于桂兰接道：“人家自报名秋飞花，怎会和三十年前的彭伦扯上关系？”

齐元魁道：“夫人，我是说他那把折扇，一张之面，烛影摇红，扇面如火，满室都是耀眼的红光，正是当年传说的风火扇，但秋飞花太年轻了，自然不会是天外来客彭伦了。”

王天奇点点道：“兄弟这么一说，小兄也想起来了这件事，没有错，天下不会有第二把风火扇，秋飞花很可能是天外来客彭伦的弟子，第二代风火扇。”

齐元魁道：“纵观中原武林道上的人物，能在一两招间，就制住咱们的人，实还不多……”

王天奇怔了一会儿，缓缓说道：“贤弟、弟妹，对那失去的玉珮，一点也不想追回来吗？”

于桂兰道：“追回来？怎么一个追法，我看人家已经手下留情了，咱们就算追上他，也无法取回玉珮，说不定，还要赔上一条老命。”

王天奇转头望去，只见齐元魁木然的站着，对于桂兰的话，并无反对之意。暗暗吁口气，道：“贤弟妹那块寒玉珮，只是一块普通翠玉吧？”

于桂兰道：“当然它不是一块普通的翠玉，它有神奇名贵的地方。”

王天奇道：“可否说给为兄听听呢？”

于桂兰道：“玉都丢了，还有什么不能告诉人的，那玉珮带在身上，不论如何热的地方，都不会有热的感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了，但这已经够了。”

轻轻叹息一声，王天奇缓缓说道：“贤弟和贤弟妹，对失去

玉珮一事，似是毫无痛惜之感，但我却没有你那种风度，我不甘心白白损失那幅飞鹰图，我要尽一切力量，把它找回来。”

但少开口的齐元魁接口道：“大哥，你对飞鹰图爱惜得有些过份，但小弟实在瞧不出它有什么特别名贵的地方？”

王天奇道：“那是贤夫妇对飞鹰图这幅画，知道的太少了。”

齐元魁“哦”一声，道：“这么说来，那飞鹰图是别有奇妙了？”

于桂兰道：“能不能告诉我们飞鹰图的奇妙何在？总不成还能冬暖夏凉，价值超过寒玉珮？”

王天奇叹道：“那幅飞鹰图，虽不能冬暖夏凉，但却有一点奇异之处，只怕天下再没有第二幅了。”

齐元魁道：“但闻其说。”

王天奇道：“那一双鹰目，夜晚之间，能够发出碧绿的光花，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活鹰一般。”

齐元魁怔一怔，道：“有这等事？”

于桂兰接道：“大哥，就算那飞鹰图很名贵吧！但已经失去了，好歹换回了宝莲的性命，大哥也别再把这桩事放在心上了。”

王天奇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于桂兰道：“大哥，我想起一件事，宝莲药毒初解，身子还未复原，我想先把她带回去调养两天再送来，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齐元魁道：“这怎么行？未过三天，如何能够回门？”

王天奇道：“兄弟，母女连心，弟妹想的也不能算错。”

于桂兰道：“那真是多谢大哥了！”

王天奇道：“小事一桩，算不得什么。”

于桂兰道：“王大哥既然答应了，我想立刻把她带回去……”

齐元魁听得一皱眉头，怒声接道：“桂兰，这像什么话？也不能急成这个样子，我还要和大哥聊聊。”

于桂兰道：“王大哥已经答应了，你管什么闲事呢？”

齐元魁道：“这成话吗？我瞧你是有点……”

王天奇一挥手，接道：“元魁，别吵架，弟妹急着带宝莲回去，完全是一片爱心，在寒舍，弟妹不方便亲自看望，我这就吩咐他们备车，送宝莲回去。”

王桂兰道：“深更半夜的，不用麻烦了，我带着她走也是一样。”

王天奇略一沉吟，道：“也好。”

于桂兰道：“那真是多谢大哥了。”

王天奇也立刻招来仆人，吩咐让齐夫人带走宝莲。

齐元魁呆呆地望着王天奇，低声说道：“大哥，桂兰这般胡闹，你怎么能这样的纵容她呢？”

王天奇微微一笑，道：“兄弟，秋飞花救活了宝莲，但怕他是否还留下了后手，咱们无法知晓，弟妹肯带宝莲回去，小兄反而放下了一些心事，而且由弟妹照顾，也比较方便一些，咱们两家相距也不过几十里地，过几天，选个好日子，再替他们办次喜事。”

齐元魁不满夫人的胡闹，但对王天奇那份轻作允诺和冷漠，更觉迷惑，但却忍下没有多问。

送走了齐氏夫妇，王天奇匆匆赶到书房。

玄妙观主静静的坐在一张木椅上，闭目养神。

王天奇轻轻咳一声，道：“天虚道兄。”

玄妙观主天虚子缓缓睁开了双目，淡然一笑。

王天奇道：“人家拿走了一块玉珮和一幅古画。”

天虚子道：“什么古画？”

王天奇道：“一幅飞鹰图。”

他说话的神情，相当的冷漠，似是对天虚子视而不管的态度，极为不满。

天虚子道：“飞鹰图你们交出去了没有？”

王天奇道：“事关宝莲的生死，自然非得交出不可了！”

天虚子未再多问玉珮的事，但对飞鹰图却是极度关心，道：“王兄，你记得那幅飞鹰图吗？”

王天奇冷冷道：“记得清楚，那幅飞鹰图本是为我所有。”

天虚子道：“天奇兄，可否把那飞鹰图绘一番给贫道听听？”

王天奇道：“图已经交出去了，不谈也罢！”

天虚子微微一皱眉头，笑道：“天奇兄似是对本道有些不满？”

王天奇道：“取图那人，武功很高强，如若你天虚道兄，肯伸手此事，也许他拿不走飞鹰图。”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贫道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实不愿多惹是非上身……”

王天奇接道：“你如真的是心如止水，那就不会关心飞鹰图。”

天虚子合一双掌，道：“贫道告辞了。”

王天奇一抱拳，道：“恕不远送。”

天虚子轻轻叹息一声，转身而去。

王天奇缓步行回书房，小心翼翼的掩上房门，放下垂帘，移开靠在北面墙的书架，轻轻在壁上弹了三指，道：“你们出来吧！”一扇暗门缓缓开后，鱼贯行出三个身着黑衣的大汉。

这三个人虽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但三人的脸色却很白，白得像雪一样，白得透明，白得不见一点血色。

三个人的个子都很高，但都很瘦，神情之间，有一股很特异的冷漠。

三个人静静的站着，王天奇缓缓把书架移回原位，退到一张宽大的木案后面，从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打开第二个抽屉，取出一个翠玉色的小瓶，放在木案上。

第一个黑衣人很快的向前行了一步，拨开瓶盖，放在鼻子前面嗅了一阵。缓缓交到了第二位黑衣人的手中。

第二个闻了闻，又交在第三个黑衣人的手中，第三个黑衣人闻过后，行近木案合上瓶塞。

三个黑衣人未问一句话，王天奇也未说一句话，却提笔在一张白笺上写了一行字迹。

三个黑衣人目光落在白笺上瞧了一阵，微微颌首。

王天奇拉开了后窗的布帘，打开窗子，探首向外面瞧了一阵，缓缓转过身，轻轻一挥右手。

三个黑衣人忽然飞身而起，像一串连珠弹般，飞出了窗外。那是绝佳的轻功，不带一点声息。

望着三个消失的身影，王天奇缓缓掩上了后窗，拉上了厚厚的垂帘，然后，把玉瓶收入了抽屉锁好。

他的举动轻缓，小心，具有着老年人特有的谨慎。

熄去了书房的火烛，王天奇悄然离开，但他并未立刻安歇，

却叫起来府中的总管，吩咐了很多事情，才回到了内室。

齐元魁对夫人带回女儿一事，有些不满，长长叹一口气，道：“夫人，你把宝莲带回来，太过分一些。”

于桂兰笑一笑，接道：“元魁，这都是咱们自说自话，自己生气，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要去瞧瞧宝莲的身体是不是完全复原了。”

站起身子，向后行去。

朝着齐夫人的背影，齐元魁只气得长长吁一口气。

且说齐夫人直行入女儿香闺，齐宝莲穿着一水彩衫裙，正坐在窗前出神。

于桂兰掩上了房门，缓步行到了女儿身侧，低声叫道：“宝莲，你在想什么？”

明明听见有人进来，齐姑娘却没有回头瞧一眼，缓缓站起身子，道：“娘！你请坐。”

齐夫人在一张锦墩上坐下，有些黯然地说道：“孩子，你好像在生娘的气。”

齐宝莲苦笑一下道：“母亲生我养我，女儿怎敢生娘的气。”

于桂兰道：“莲儿，别说得这样难听，娘是为你好……”

齐宝莲接道：“为我好？差一点要了女儿的命……”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其实，女儿真的中毒死了，倒还干净一些。”

于桂兰脸色微微一变，但她很快的恢复了镇静，道：“莲儿你坐下来，咱们母女间这份隔阂，不能让它存在下去，那可能破坏了整个大局。”

齐宝莲道：“娘可是真要我说出心里的话吗？”

于桂兰道：“是的，孩子，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齐宝莲道：“我觉得娘的疑心太重了，少堂根本不会武功！”

于桂兰摇摇头道：“孩子，娘亲眼看到的，难道还错得了吗？莲儿！可惜你没有看到，那很可怕……”

齐宝莲道：“女儿和他相识了一两年，不少次骑马共游，我就没有瞧出他有一点会武功的迹象，娘可是看花了眼？”

于桂兰叹口气，道：“孩子，女心外向，看来是一点不错，竟然连娘的话，也不肯相信了。”

看母亲认真的神色，齐宝莲不禁呆了一呆，道：“娘！你真的看到了少堂？”

齐夫人微微颌首，道：“是的！孩子，少堂不但有一身武功，而且，是一身诡秘恶毒的武功……”

对母亲耐心忍性的娓娓清谈，齐宝莲忽然有着一一种不安的感觉了，低呼了一声，道：“女儿不孝。”

伸手挽起女儿，在身侧坐下，齐夫人竟然滚落下两行泪水。

齐宝莲一惊，道：“娘！您怎么……”

于桂兰拭去脸上的泪痕，笑一笑，道：“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上一代的恩怨，不应再拖连到下一代。但如为娘的不把内情说明，咱们母女间这些隔阂，只怕是很难化除了……”

稍稍沉吟了一阵，似是在理理心中纷乱的思绪，又缓缓接道：“五天前你和少堂出猎独山，天近掌灯时还未归来，你爹和哥哥，又都在陪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为娘的心中惦念你，又不便惊动他们，悄然离府，一人一骑，赶赴独山……”

齐宝莲道：“日落之前，我们离开独山猎场，我送他到庄院外面，就回来了。”

齐夫人道：“什么时刻？”

齐宝莲道：“落日西沉，暮色苍茫。”

齐夫人道：“我看到他杀人的时间，大约在二更时分，那是说，他回到了家中之声后，又奉命外出，搏杀三人。”

齐姑娘心中仍然是有些半信半疑，缓缓说道：“娘！娘！可否把详细的内情，告诉女儿？”

齐夫人点点头，道：“为娘到达独山，遍寻不见你们，归程中忽闻快马狂奔之声，那不是一个人纵骑伏驰，而是惊慌万状的情急逃命，娘动了好奇之心，悄然下马，隐入道旁。三匹快马，夜色中疾如流星而来，一面纵骑狂奔，一面不停的发出吼叫之声，三个人似乎已惊吓极点，可惜那一带很荒凉，没有人听到……”

齐宝莲张大了眼睛，道：“娘！他们怕什么？”

齐夫人道：“人！杀他们的人！”

齐宝莲道：“那人是少堂吗？”

齐夫人未理会女儿，接着说道：“紧追在三匹马后的是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双方还相距两丈多远，后面那黑衣人，突然离鞍飞起，昏黄的夜色中，有如一只巨鹰扑下，只听两声惨叫，三匹健马上，已有两个人滚下了马鞍，另一个也似乎受了轻伤，……但他飞跃下马，立刻向林中奔驰，娘就隐在那一座林中——”

她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娘幼年随你外祖父，在江湖走动，嫁给你父亲之后，又随他在江湖上闯荡，娘经过了风浪，参与过搏斗，但从来没有见过那黑衣人的快速身法和凌厉的刀势，一击之下，有如迅雷、闪电，两匹狂奔的快马上，分坐着两个人，但却在他一次下击的刀势中，双双陨命。……”

齐宝莲道：“还有一个人呢？是不是逃出了毒手？”

于桂兰道：“那黑衣人怎肯放过他，第二次跃扑而下，那逃命人迫于形势，拔刀还击，但他挡不住黑衣人的快刀，刀还没有举起，人已被劈作两半，……”

齐宝莲啊了一声，接道：“被那黑衣人劈作两半，……”

于桂兰道：“娘本来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太大意了，杀了三人之后，竟然取下了头上的黑色阔沿帽，那帽沿上本来有掩面黑纱，他如不是取下帽子，为娘做梦也想不到是他。——”

齐宝莲道：“难道真是少堂？”

于桂兰道：“不折不扣的王少堂，我们齐家的乘龙快婿。”

齐宝莲道：“娘，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他杀的是什么人？”

于桂兰凄苦一笑，道：“当时，也许我太震惊了，忘记问他，但也幸好没有问他，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个摸鼻子的习惯？”

齐宝莲惊叫了一声，道：“是的！娘！他有这个习惯，在你们面前，他有些拘谨，但和女儿单独相处时，一个时辰之内，至少要摸三次鼻子。”

于桂兰道：“我看到他摸摸鼻子，其实，薄云掩月，他距我不过两丈距离，我看得很清楚，当时，娘心中震惊得几乎要叫出他的名字，但我忍下去，我要看看他还要做些什么……”

齐宝莲接道：“娘！他又做了些什么？”

于桂兰道：“他从身上取出一个玉瓶，挑出一些药粉，洒在三人的尸体上，那是武林中很恶毒的化肌粉，片刻工夫，三具尸体，都化作一滩黄水，为娘正想行出树林，问问他平时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武功，为什么杀那三人，就在这时刻，王少堂突然飞出林中逸走，当时为娘的还觉着奇怪，但片刻之后，一条人影，疾奔而至，那人也穿着一身黑色长袍，脸上也蒙着黑纱，那时才

忽然觉到一件事，王少堂的身法不但快如闪电，内功的修为，也在为娘之上，单是耳目方面，为娘就无法及得上他。”

齐宝莲道：“真叫人想不到啊！唉！娘，那人又是什么呢？”

于桂兰道：“那人看过了三滩化成黄水的尸体，摇头叹息‘孽障，孽障’时，为娘的正从林中行了出来，那黑衣人也取下了脸上的黑纱，竟然是玄妙观主天虚子。”

齐宝莲点头，道：“我认识他，他和少堂的爹是方外知友，两个人相交了近三十年，有一次，我在王家见过他。”

于桂兰道：“天虚子道长问我经过之情，为娘据实告诉了他，那位老道人行入林中搜查了一遍，才回头告诉为娘，王少堂用刀，叫作闪电三刀，威势奇大，快如流星，为武林中最厉的刀法之一。”突然流下泪来，黯然又接道：“我听到了‘闪电三刀’顿感心肝俱裂……”

齐宝莲道：“为什么？”

于桂兰道：“因为你的外祖父，就死在闪电三刀之下，这些年来，为娘的一直在查访那闪电三刀的出处，但却一直未找出什么人用的闪电三刀，因为见过闪电三刀的人，必死于闪电三刀之下。”

齐宝莲叹道：“娘！女儿和王少堂相识三年，竟不知道他是个身负绝技的人，真是惭愧得很。”

于桂兰苦笑一下，道：“那时，娘忽然想到了你和王少堂的婚事，顿感五内如焚，情急之下，告诉了天虚道长，我一力主张退婚，但天虚子劝阻为娘万万不可。由他设计了那样一场花堂大变，其实，你鼻孔内并非七步断魂散，只是被一种锁穴手法，封住了穴道而已。”

齐宝莲道：“娘！那天虚子不是王少堂父亲的好友吗？”

于桂兰道：“是的！王天奇深沉的很，两人交往十几年二十年，天虚子仍然没有查出他的身份……”

齐宝莲道：“现在呢？”

于桂兰道：“孩子，在为娘证实了王少堂的身份之前，他也只是有一点怀疑。”

齐宝莲道：“娘和天虚子道长，研商出这个办法时，爹是否知道了？”

于桂兰道：“这一点，娘很抱歉，我事先没有和你爹商量，孩子，你爹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无法和他商量，他沉不住气，会把事情闹得一团糟，自然大半还是天虚子道长的主意。”

于桂兰笑一笑，接道：“天虚子道长确是位世外高人，他请来的人，自然非泛之辈了。”

齐宝莲道：“那人是谁？娘，对我下手的是不是天虚子本人？”

于桂兰道：“不是，娘说过他是天虚子请来的人，他叫秋飞花……”

齐宝莲道：“秋飞花……”

于桂兰道：“是的，秋飞花，他扮作了一个吹喇叭的人，混入了王府，也由他出手，逼那王天奇交出了飞鹰图，据天虚子道长说……王天奇智能绝高，如若中间稍为有一些空隙、停顿，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们安排的很紧凑，使他无暇生疑、无暇深思，自然，你爹不知内情，才能表现得很生动、认真。”

齐宝莲道：“由头到尾，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三个人参与？”

于桂兰道：“是这样的，现在，孩子你是第四个知道的人了。”

齐宝莲叹口气，道：“这件事，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

于桂兰道：“只怕刚刚开始，王天奇的反应，还无法预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莲儿，有一件事，为娘的不得不对你抱咎了。”

齐宝莲道：“什么事？”

于桂兰道：“你和少堂的婚事，只怕无法再继续下去。”

齐宝莲叹口气，默然无言。

于桂兰接道：“如若王天奇真是杀死你外祖父的凶手，为娘不能不替他报仇，如是你牵入了这一段恩怨之中，那就无法结算这笔旧债了。”

齐宝莲道：“你们以后还做些什么计划？”

于桂兰道：“目下，为娘的还不知道那天虚子道长作何打算？今天下午，娘还要和他们碰头。”

齐宝莲道：“什么时刻？”

于桂兰道：“就要到了！”

齐宝莲道：“女儿也想去见识一下。”

于桂兰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只怕不太方便？”

齐宝莲道：“娘，你已经告诉我了，为什么不带女儿去看看呢？”

于桂兰呆了一呆，道：“好吧！我带你去，不过咱们母女还得改扮一下。”

齐宝莲道：“改扮成什么样子？”

于桂兰道：“咱们母女，要改扮成男子？”

母女俩换上男装离开了府第。

齐宝莲低声说道：“娘！咱们到底要到哪里去？”

齐夫人道：“天虚子约我在一家玉山堂的药铺子见面。”

这方圆数十里，没有不认识金鞭大侠齐元魁的，齐夫人也是江湖儿女，常常和丈夫并骑驰骋于江湖上，自然也都认识齐夫人。

玉山堂药铺子，规范不小，两开间的大门面，四个年轻的小伙计，在忙着抓药。

齐夫人打量了一眼，直行进去。

一个青衣童子迎了上来，低声道：“两位是……”

这青衣童子很谨慎，看两人气色，不能咒两人是来看病的，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

齐夫人道：“我们找玄妙观主，我姓齐……”

青衣童子啊了一声，带两人行入一座小圆门中，回身掩上了圆门，加了木栓。

这是一座小巧的三合院，玄妙观主天虚子，早站立在正屋门外，一合掌，道：“齐夫人。”

于桂兰福了福，道：“见过观主。”

天虚子只望了齐宝莲一眼，并未多问，却一闪身，道：“两位请入室待茶。”

这是一间小巧雅致的厅房，布置很简单，天虚子请两人落了座位，才缓缓说道：“齐夫人，想必已把内情告诉令媛了。”

于桂兰道：“小女对此有些误会，我如不说明白……只怕我们母女之间，很难再和睦相处了。”

天虚子回顾齐宝莲，一合掌，道：“齐姑娘，贫道很抱咎，主意是贫道出的，如若因此使你们母女闹出误会，那就是贫道的大罪了。”

齐宝莲垂下头去，缓缓说道：“观主言重了，虽然事实俱在，但小女子想起来，仍然有着难以相信的感觉。”

天虚子笑一笑，道：“令堂亲眼所睹，大概是不会错，姑娘，王天奇太深沉，贫道和他交往了十几年，就没有发觉他的真正身份，至于王少堂……”

齐宝莲抬起头来，接道：“小女子和他相处了两年，却没有发觉他有会武功的迹象，我们常常并骑狩猎，他总是那样文弱，越涧登山，有时，还要我扶他一把。”

深深吁了一口气，天虚子缓缓说道：“可怕的也就是在此了，他那样年轻，竟也能装作得天衣无缝。”

天虚子笑一笑，道：“夫人，如若王天奇确实是贫道怀疑的人，只怕他不会放过你们了。”

齐夫人怔了一怔，道：“你是说王天奇会对付我们？”

天虚子肃然说道：“夫人，如若那王天奇只是化名，如若那王少堂用的是闪电三刀，贫道可以断言，他不会放过你们。”

沉吟了一阵，接道：“自然，他们第一个要找的人是秋飞花，但如秋飞花不在此地，第二个就可是贵夫妇了。”

齐夫人叹息一声，道：“观主，先父于长胜……”

天虚子接道：“旋风刀于大侠，贫道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齐夫人道：“原来观主和家父原属旧识，家父是死于闪电三刀之下。”

天虚子道：“闪电三刀，江湖上传闻虽多，但见过的人，却少之又少，因为，见过闪电三刀的人，大都死于刀下，就贫道所知，齐夫人是见过闪电三刀的第二个人，不知何以能肯定令尊是死于闪电三刀之下？”

齐夫人黯然一叹，道：“还有一位见过闪电三刀？”

天虚子道：“贫道见过，就贫道所知，夫人是第二个见到这样的刀法的人，所以，贫道觉着令尊死于闪电三刀之一事，有些存疑？虽然，死于闪电三刀之下的江湖人物，无计其数，但这样的仇恨，必需要有明确的证据，不能轻作推论。”

齐夫人道：“观主说的是，但贱妾有证明。”

天虚子道：“什么证明。”

齐夫人道：“闪电三刀取人性命之后，向例用化肌粉，化去人的尸体，不留一点痕迹。”

天虚子道：“大都如此，亦有例外。”

齐夫人道：“先父就是这样悲惨的遭遇，落得个尸体无存，我们从他的佩带物品上，认出是他，多亏先父几位故交帮忙，也认出是那江湖上极为歹毒的化肌粉，化去了先父的尸体。”

天虚子道：“使用化肌粉奇毒之物，化去尸体的人，江湖上不乏此辈，但那也不能肯定令尊是死于闪电三刀之下！”

齐夫人于桂兰缓缓从衣袋中，取出一块三寸长短的紫色木片，道：“观主请看此物？”

天虚子道：“似乎是一片刀柄。”

一面伸手接过。

于桂兰道：“观主好眼力，这正是先父生前施用折铁刀上的一块木柄，化肌散能化去人的尸体，但它化不了铁刀、木柄，先父死亡之前，在木柄上留下了杀他的线索。”

天虚子凝目望去，果见那刀柄上用指甲刻下有“闪电三刀”四个字，那刀字还未完成，想已无力再写，但仍可清楚的辨识出是那个刀字。

长长吁一口气，天虚子缓缓说道：“令尊乃一代刀法大家，也许辨出闪电三刀，如此大概是不会错了。”

缓缓把一片刀柄，递还回来。

天虚子神情肃然的说道：“夫人，你已见识过闪电三刀，但如贫道判断无误，闪电三刀，只是那人的绝技之一，他杀人的方法太多了，多到防不胜防。夫人，愿否听贫道一点意见呢？”

于桂兰道：“观主世外‘高人’追踪闪电三刀，为江湖除害，贱妾敬佩万分，有何高见，但请指示，贱妾无不遵从。”

天虚子叹口气，道：“二十年前，闪电三刀，突然失踪江湖的事，夫人可知为什么？”

于桂兰道：“那时，贱妾年事尚轻，对江湖上事情，知道不多。”

天虚子道：“闪电三刀，不但江湖上，造成了无数的杀案，而且，它控制了一个神秘的组织，那是一个专门受雇杀人的组合，他们计价杀人，不分喜恶，敛聚了无以伦比的财富——”

于桂兰道：“那该是一个很庞大的组合了，贱妾怎未听家父说过？”

于虚子道：“他们的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都是身负绝技的顶尖高手，虽然，并非是人人都闪电三刀，但他们都善快刀取命，伏击、暗杀、追踪、逃遁，轻功奇佳，虽只有十二个人，但对武林构成的威胁，尤过成千逾万的大组合。”

于桂兰道：“观主，对此事，似乎是知悉甚多。”

天虚子道：“是的，贫道就是当年主持围杀魔刀会的五位首脑之一……”

于桂兰道：“以后呢？观主是否清除了魔刀会。”

天虚子道：“简明些说吧，贫道苦思之后，采取了以暗对暗的办法，三十五剑手，也改装易容，混入江湖，费时两年，追踪数千里。”

略一沉吟，接道：“两年的追踪，终于被我们发现一个机会，魔刀会十二个人，聚齐在九华山一座狭谷中秘密洞穴，贫道等四十人，悄然掩至，全力攻入，那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搏杀，也是贫道这大半生中一场最惨烈的恶斗……三十五剑手，伤九死八，但也搏杀了他们十一个人，其实，所谓魔刀会，只有两个首脑人物，一个叫庞动，一个叫莫冲，贫道的对手，正是莫冲，我们激战三百回合，未分胜负，第三百另九回合时，贫道才刺中他一剑，那一剑，贫道本可刺中其要害，不知怎的，竟然动了怜才之念，划偏一寸，让开他心脏要害，穿胸而过，但莫冲却在中剑之后，飞奔逃出狭谷，跳下一道悬崖……”

齐宝莲突然插口说道：“庞动是不是真的死了？”

天虚子双目中神光连闪，盯住齐宝莲的身上，道：“姑娘怎么会提出此事呢？”

齐宝莲道：“晚辈只是随便问问。”

天虚子道：“他应该死了，但因莫冲逃走，贫道和另四位主要首脑，分头追踪，三十五剑手，也都在忙着收尸救伤，等到贫道等人回返山谷，清点人数，才发觉少了一具尸体。”

于桂兰道：“那尸体是不是庞动？”

天虚子道：“魔刀会中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四五个人，都脸上受伤，血肉模糊，我们虽然知道庞动是首脑人物，但却不知道他有何特征，魔刀会少了一具尸体，但是不是庞动，就无法肯定了。”

齐宝莲道：“我想那一定是庞动。”

天虚子笑一笑，道：“姑娘怎能如此肯定呢？”

于桂兰道：“他既是两个首脑之一，自然是武功最高，如若十一人中，有人逃走了，自然是武功最强的人！”

天虚子道：“这话也有道理，但和庞动动手的，是少林寺的觉元上人，他手中的戒刀，被誉为天下第二刀，曾经斩中庞动十八刀，有三刀刺中要害，如是贫道受此重伤，也活不了，所以，觉元上人坚信他活不下去，借死遁走的是他，也不会活过三日。”

齐宝莲道：“莫冲呢？”

天虚子道：“那是一道百丈断崖，掉下去，还能活命的绝无仅有，何况，莫冲又身受重伤，可悲的是，我们找遍了整个山谷，也找不到莫冲的尸体，虽然，我们五人聚会，觉着他尸体可能被虎狼之类食去，但贫道坚信，他还活在世上。”

于桂兰道：“这么说来，莫冲就是王天奇了？”

天虚子叹口气，道：“直到他交出了飞鹰图之后，贫道才能确定是他——”

齐宝莲道：“观主，为什么王天奇交出了飞鹰图后，就能证明了他的身份呢？”

天虚子点点头道：“姑娘，问得有理，贫道为姑娘解说明白……”沉吟稍许，接道：“飞鹰图源远流长，一言难尽，而且，对此图了解多，对人有害无益，贫道就略而不谈了，但此图是魔刀会从一位武林高手中取得，向极珍惜，王天奇能交出飞鹰图，王少堂又会用闪电三刀，除了莫冲，还有何人？”

于桂兰道：“观主，要我交出寒玉珮，我是否应该知道详细一点的内情。”

天虚子拂髯一笑，道：“应该，应该，夫人想知道什么？”

于桂兰道：“你们怎知道寒玉珮在我手中。”

天虚子道：“令尊被杀，可能是怀璧其罪，他们的目的就在取寒玉珮……”

于桂兰道：“为什么？”

天虚子道：“飞鹰图的珍贵，不在图的本身，它只是一幅指示图，那必需经过一个酷热的地区，除了寒玉珮外，任何武功，都无法和那酷热抗拒。”

齐宝莲道：“那可是一批宝藏？”

天虚子笑一笑，道：“姑娘自己猜吧！……”

目光转到齐夫人的脸上，接道：“很多人，都知道寒玉珮落在了令尊手中，魔刀会自然知道，但令尊用什么方法，使莫冲或庞动不再追查寒玉珮，贫道就无法知道了，连贫道也未想到令尊会把寒玉珮交给你，那时，姑娘的年纪，大概很轻吧？”

于桂兰道：“我记得爹交给我寒玉珮时，告诉我一句话，说是我们传家之宝，要我好好保存，想不到竟然是这样名贵。”

天虚子道：“当贫道知晓你是于大侠之后时，随口问你一句，想不到，竟问出了寒玉珮的下落。”

于桂兰道：“我只知寒玉珮可避酷热，但却未料到如此名贵。”

齐宝莲又开口说道：“观主，你派人取去了寒玉珮和飞鹰图，又用心何在呢？”

天虚子道：“如若王天奇真是莫冲，知道了寒玉珮的下落，又迫他交出飞鹰图，他决不甘心，必然要尽全力追杀秋飞花，那无疑暴露身份了。”

齐宝莲道：“秋飞花又是什么人呢？”

天虚子道：“姑娘，你要逼贫道说出胸中所有之秘了！”

齐宝莲道：“观主，我拿性命作你们赌注，而且，又被你们硬生生拆散了我们夫妻，我多问一些内情，大概不算多事吧！”

天虚子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有理，……不过，此事说来话长……”

端起木案一杯香茗，喝了一口，接道：“贫道一念怜才，放走一个莫冲，心中极感不安，但魔刀会十一具尸体中，少了一具，也使得觉元上人心中难安，第二天觉元上人找到了贫道，谈到此事，言词中，以找人承继我们未竟之志，一则，可赎我们疏忽之罪，而且要他为下一代武林正义效力，这件谈来容易，找那么一个人才，就大大的为难了！”

于桂兰接道：“九大门派中那样多的弟子人才，难道就找不出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吗？”

齐宝莲道：“那秋飞花，就是你们找的人了？”

天虚子道：“不错，我们由少林、武当等门户中找起，一直找遍九大门派，虽然也发觉了不少人才，但都非我们理想中人，只有提供他们师长，破格传艺，作日后的卫道助手，这样耗去了我们三年时光，总算在三大门派中安排好不少下一代武林高手，他们都将会受到师门中破格的优容，也将有一身杰出的成就，却还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但贫道并不灰心，事实上，我和觉元上人的心愿，经过了两年之后，已然变成了我们主持围剿魔刀会的五首脑的心愿，我们要五人合力，造就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于桂兰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天虚子歉然一笑，接道：“苦寻不获之后，贫道等准备改弦易辙，以取代个人时，碰上了秋飞花，那时，他已有师承，我们说服了他的师父，使秋飞花成为我们五人合力造就的人物。”

齐宝莲道：“那就无怪他有那样的身手了！”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又两年，南阳府突然发生了一桩震动武林的大案子，十二位武林高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在江湖上消失了，贫道追踪到此，安居玄妙观中，不足半年，玄观观主道成飞升，遗言贫道，接下了观主之位，贫道也就在这里停了下来。”

于桂兰道：“听说，你和那王天奇交往了近十年，难道不知道他的身份吗？”

天虚子道：“庞动、莫冲，都是武林中狡猾无比的凶徒，他们不但有一身杀人的武功，而且，还有一副阴毒、残酷的心肠和极高的智慧，以及装龙像龙，扮凤像凤的伪装技巧。贫道虽然早已对他怀疑了，但他竟处之若素，而且和贫道常相往返……”

齐宝莲道：“这么说来，你们的机密，早都被他知道了？”

天虚子道：“贫道相信，他还没有完全了解我是什么人，但他对我也存了怀疑，那是没有错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王天奇就是莫冲，他以一方富绅的身份，安居于此二十余年，如若不犯旧恶，也许贫道永远找不到了。”

于桂兰道：“王天奇好像从没有离开过南阳府……”

天虚子目光盯注在齐宝莲的身上，接道：“所以，贫道想借重齐姑娘了。”

于桂兰道：“你是说要小女再回王府，暗中侦查吗？”

齐宝莲接道：“娘，道长如有此意，小女愿回王府一行。”

于桂兰摇摇头，缓缓说道：“观主，小女全无江湖经验，虽然学过一些武功，用来强身和对付一般的窝匪，或许有效，但对付像王天奇这样的高人，如何能是敌手？”

天虚子道：“是的，但就表面而言，这确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但如深一层看，齐姑娘送回王家，实比在贵府更为安全。”

第三回 暗中相助

于桂兰道：“可是，观主，小女如若再回王家。……他和少堂这夫妻名份，又怎么维持下去，我不愿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杀害他外祖父凶手的儿子，更不愿他嫁一个杀人为业的凶手。”

天虚子道：“对夫人的顾虑，贫道早有准备，但这必需要齐姑娘有坚强的定力才成，贫道配制了一个药丸，服用之后，可以使一个人面带病容，就算名医高手，也无法查出内情，但对一个人的体能和精神，并无影响，只要齐姑娘本身的定力够，自然可保清白。”

齐宝莲点下头，道：“如若他们真是魔刀会的余孽，晚辈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作王家媳妇，晚辈自信能辨是非，这一点，观主可以放心，但不知你那药丸，能有多久的效用？”

天虚子道：“七天，有七天时间，应该很够了，你可以查出不少隐秘。”

于桂兰道：“观主，你把小女估计得太高了吧？”

天虚子道：“齐姑娘很聪明，她已经接受一次考验，贫道相信她，必可再一次完成心愿。”

望着娇丽的女儿，齐夫人脸上泛出一种凄苦的忧伤，天性中的母爱，使她迟疑着不敢答允天虚子的请求。

齐夫人黯然说道：“观主，宝莲身负大仇，只是，她没有这份能力。”

天虚子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的忧伤，贫道明白，我们不会让齐姑娘孤身犯险，贫道另有安排……”

于桂兰道：“观主，可否把安排的准备，告诉贱妾。”

天虚子道：“不瞒夫人说，贫道已飞函传书，调集人手，对令媛重回王府之事，我们也作了很周密的安排，除了令媛之外，贫道另派一人，以令媛从婢身份，随行进入王府，协助令媛。”

于桂兰微微颌首，道：“观主，我答应，不过，我想这件事该和她爹商量一下，我已经瞒了他很多事，不能再瞒下去了。”

天虚子摇摇头道：“夫人，此时此情，不宜告诉齐大侠。”

于桂兰道：“为什么？”

天虚子道：“齐大侠生性正直，嫉恶如仇，如若知道了这件事，必然会立刻发作，兴师问罪，那就把事情闹糟了。”

于桂兰叹息道：“观主，我答应了。只是以后，我对宝莲的爹，解说这件事时，还望观主能够从中证实。”

天虚子道：“贫道义不容辞。”

于桂兰道：“就这样决定了，小女的生死，完全付托于道长。”

齐宝莲道：“哪一位姐姐陪我去，可以让我们见见了？”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红姑娘，请出来吧！”

软帘启动，内室里缓步走出一个身着红衣的年轻少女。

天虚子对那红衣少女似很看重，微一欠身，转望着于桂兰母女，道：“这位是齐夫人和齐姑娘。”

红衣女欠身一礼，轻启樱唇道：“见过夫人、齐姑娘。”

于桂兰欠欠身，很客气的说道：“姑娘请坐。”

红衣女笑一笑，在旁侧坐了下来，两目盯注在齐宝莲的脸上瞧看。天虚子淡淡一笑，道：“红姑娘，这位齐姑娘已答允了和

咱们合作，两位倒应该好好地谈谈了。”

红衣女笑一笑，道：“是的，小妹要和齐大姐好好地谈谈，我们进入王府之前，必得要有很多的了解。”

齐夫人道：“观主，这位姑娘英花内蕴、神采逼人，定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了。”

天虚子点点头，道：“夫人说的对，红姑娘这样的神采，定不像一个丫头。”

红衣女笑道：“这个，我知道，但我一旦变成齐大姐的丫头，我自然会有分寸。”

齐夫人道：“姑娘人美如花，才智必定超人，但就我所知，一个人，可以维妙维肖的学出各种动作，但如目中神采隐去，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红衣女笑道：“齐夫人，我只是想要夫人和齐大姐选中我，所以，表现得过火了些，如我被选，自会收敛自己。”

齐夫人转头望去，只见红衣女的双目中神采，突然隐失不见，看上去，变成了一个不见锋芒的人物。

武功练到了不着皮相之境，那是更上层楼的成就。

这使得齐夫人发觉到，玄妙观主对此事，早已有了很充分的准备，秋飞花和这位年轻的红衣女，都是他们早准备好的人，说不定，也是玄妙观主费十几年心血培养出来的人。

心中念转，信心大增，微微一笑，道：“好吧！小女既有为武林效命之心，我这母亲也不便阻扰了，但不知要他们几时回到王府中去？”

天虚子道：“那自然是愈快愈好，如是今夜不成，明日就要付诸行动。”

齐夫人站起身子，道：“我们告辞了，家中还有客人，宝莲的爹万一找不到我们母女，只怕要着人分寻，那就很容易揭穿我们的隐密了。”

天虚子目光一掠那红衣女，道：“红姑娘，你先去换件朴素的衣服，和齐夫人一起回到齐府中去，今夜一宵，也好让宝莲姑娘多告诉你一些齐家事务，免得进入王府，就露了马脚，莫冲，是一个很多疑的人！”

红衣人一欠身，道：“晚辈遵命。”

转身行入内室。

她换了一身青布衣服，扎了两个辫子，一身村女的打扮。天虚子点点头，道：“但有红姑娘同行，贫道也可以放心一些。”

这时，齐夫人已然对天虚子生出了敬佩之心，看他对红姑娘的推崇，心中亦不禁对这位姑娘生出倚重之心，笑一笑，道：“红姑娘，以后还要多多仰仗了。”

红姑娘轻启樱唇，道：“我叫廉小红，夫人以后叫我小红就是了……”自嘲的笑一笑，接道：“小红这个名字，也挺像一个丫头。”

天虚子道：“此番委屈红姑娘，贫道日后必有一报。”

廉小红道：“观主言重了，小红奉命而来，自当全力以赴，只怕我所学有限，难负观主的重望。”

天虚子神情肃然地说道：“二十年了，莫冲也必然在大力求进，就贫道所知，魔刀会当年，取得不少武林中绝技秘笈，二十年的安居生活，莫冲必有极大的进境，他有了多少成就、多少进境，咱们完全无法预测，贫道只能多方布置，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贫道是毫无把握了。”

廉小红笑一笑，道：“观主智谋过人，必有致胜之道，何况观主已然准备经年。”

天虚子道：“红姑娘，对手太强了，咱们不能有丝毫大意……”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红姑娘，贫道感觉到，齐夫人处境很危险，姑娘要多费心。”

廉小红道：“观主放心，晚辈如在，决不让他们得手，除非晚辈力有不及。”

长长吁一口气，天虚子笑道：“有你红姑娘这句话，贫道就放心了，不过，姑娘最好能保持着你的隐秘，别让他们瞧出你的面目。”

廉小红道：“这方面晚辈自会小心。”

齐夫人看天虚子硬把自己夫妇的安危，套在廉小红的头上，心中暗暗忖道：天虚子前辈高人，对这廉小红竟然如此重视，想来，这廉小红定然是大有来历的了。

站起身子，道：“观主，我们该走了。”

天虚子一合掌，道：“夫人好走，恕我不送了。”

齐夫人、齐宝莲、廉小红齐齐欠身一礼，告别而去。

三个人匆匆得赶回齐府。

齐夫人、齐宝莲穿着男装，廉小红衣着也朴素得很，三人一行，也未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一踏进了齐府后门，廉小红突然叹了一口气，道：“看来，天虚子老道长说的不错，夫人确是有些麻烦。”

齐夫人怔了一怔，道：“姑娘，可是有人盯上了咱们？”

廉小红道：“以夫人见识之广，阅历之丰，如是有人盯着，自

然是瞒不过夫人了。”

齐夫人道：“由于观主再三指点，这一路行来，我已经十分小心，确实，未见到什么可疑之状。”

廉小红道：“夫人是否看到了一双眼睛？”

齐夫人道：“什么眼睛？”

廉小红道：“一对很锐利的眼睛，一直盯在夫人的身后。”

齐夫人未再答话，但她心中对此事确是半信半疑。如若真有那么一双眼睛盯着她，她早已应该感觉才是。

更过衣服，齐夫人直趋前厅，齐宝莲却和廉小红回转闺房。齐家大厅中，盛宴刚收，金鞭大侠齐元魁，正坐在大厅中和两个中年人聊天。

两个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纪，一个穿着青袍，一个穿着劲装。一见齐夫人入厅中，两个大汉一齐站了起来，一抱拳道：“嫂夫人。”

齐元魁一皱眉头，接道：“你到了哪里，两位贤弟等了很久了。”

齐夫人认识这两人，穿青袍的是齐元魁的金兰好友，洛阳唐士开；那黑色劲装的却是开封府中州大镖局的副总镖头万胜刀刘泰。

齐夫人欠身福了一福，道：“不知两位兄弟驾到，有失远迎，还望两位恕罪。”

唐士开一抱拳，笑道：“不敢，不敢，嫂夫人，言重了。”

刘泰抱拳作礼，道：“兄弟已两年多没有见过齐兄和嫂夫人，所以，此番特地转道探望兄嫂一下。”

齐夫人道：“原来如此，刚才……”

突然一声大喝，传了过来，道：“站住，阁下找什么人？”

齐元魁怔了一怔，道：“怎么回事？”

就是这一句话的工夫，一人面目森冷瘦高的黑衣人，已然出现在大厅门口。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似这般直闯入府中，江湖上还真少有，何况，这是金鞭大侠齐元魁的府上。

齐元魁双目盯注在那黑衣人身上，瞧了一阵，竟是素不相识。

不禁一皱眉头，道：“朋友，找我齐某人吗？”

只有齐夫人心中明白，却又无法说明。

廉小红说的不错，那黑衣人好一双锐利的眼睛，像刀刃一样寒利。

黑衣人没有开口，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把宽面短刀。

黑色的刀柄，黑色的刀鞘。

齐元魁厉声喝道：“阁下可是聋了吗？”

黑衣人仍然没有答话，两道森冷的目光，不停在齐元魁和齐夫人的脸上转动，缓缓退下了刀上的皮鞘。

刀身竟也是黑色的，不见光芒的墨黑。

这不像是一把刀，倒像是片铁板。

刘泰冷笑一声，道：“齐兄，不认识吗？”

齐元魁摇摇头，道：“从未见过。”

刘泰道：“年头变了，有些人硬是觉着命太长了。”微微一挺腰，人已到了厅门口处，接道：“在下中州镖局万胜刀刘泰和齐大侠是多年的好友。”

黑衣人缓缓收回目光，转注到刘泰的脸上，突然间，刘泰有

着一种凜然生寒的感受。

他久走江湖，见识广博，一和那目光相触，已然觉出不对，这黑衣人有非同凡响的武功。

一种遇上强敌的本能反应，刘泰一探手，铁刀踉唧出鞘。

齐夫人于桂兰望望天色，也不过午时刚过，任何江湖悍匪，也不敢在这等时候出现杀人。

但这黑衣人，却一反江湖常规。

自从他现身之后，没有说过一句话，苍白无血的脸色，和那一双冷厉的目光。

齐夫人心中暗暗的忖道：这会是谁呢？难道这是王天奇派来的杀手。

看到刘泰的锁铁刀出鞘之后，黑衣人那两道目光，才转注到刘泰的身上，双目中才泛起冷肃的杀机。

突然间一挥黑刀，直劈下去。

刘泰道：“好狂妄的小辈。”

横刀硬接一击。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刘泰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他骨瘦如柴，个子细高，应该是以轻灵武功为主，想不到竟然有很强大的气力。

黑衣人纹风未动，又是一刀劈出，一样的姿势，一样的位置。

刘泰要想闪避时，才发觉这一刀笼罩了很大的地方，除了硬接这一刀之外，很难闪避，形势逼人，只好又举刀硬接一击。第二刀，似乎比第一刀力道更重一些，迫得刘泰又向后退了一步。

黑衣人一上步，呼的一声又是一刀杀出，仍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姿势。

但刘泰却已瞧出了这一招，竟然是无法闪避，除了硬接之外，别无他法。

只好又举起长刀，接下一击。

但闻当的一声大震，刘泰手中的长刀一沉，竟然承受不住那黑衣人下压的刀势，被那黑衣人逼沉刀势后，一刀击中顶门，碎裂头骨，迸射出一股鲜血、脑浆，倒在地上，人已气绝而逝。在齐元魁等看来，这变故十分意外，这么简单的刀式，竟然杀死了鼎鼎大名的万胜刀刘泰。

黑衣人一刀击毙了刘泰之后，望也未望那尸体一眼，转身向齐元魁行了过去。

直到那黑衣人转身自己奔来，齐元魁才似有所警觉。

斜侧里人影一闪，唐士开横里冲了上来，手中洞箫一挥，拦住黑衣人，冷冷说道：“站住。”

黑衣人收住了脚步，目光一掠唐士开，突然一挥手中短刀，点向唐士开的前胸。

他只是那么随手一击。

但唐士开却已警觉到这随手一刀，竟然罩着前胸五处大穴。急挥洞箫，封开了胸前短刀。

金铁触接交鸣声中，唐士开忽展开反击。

但见箫影点点，连攻三招。

这三招是他箫招绝技，三招一气呵成，形似一招，但却又各具威势。

但那黑衣人的刀法很怪，只是平平的攻出一刀，仍是点向唐士开的前胸，三收三攻，把唐士开三招封开。

对付唐士开的刀法，和对付刘泰有着悬殊的不同，一个迎头

劈落，一个是直刺前胸。

对付一个敌人，这黑衣人似绝不用第二种刀式。

但唐士开的武功，比那刘泰高明得多了，手中的亮银洞箫施展开来，光影纵横，护住了前胸要害。

他反击三招，未收功效，立刻改攻为守，亮银箫把门户封闭严密得很。

那黑衣人一种刀式，首用一十二次，唐士开仍然是只能自保，想不出破解之法。

齐元魁心中明白，义弟唐士开的武功，决不在他之下，但眼看仍然无法挡住那黑衣人的攻势，自然不能坐视。这时，已有人送上了齐元魁仗以成名的金丝龙头鞭。

这是一条很特异的外门兵刃，用金线合以发丝组成一端龙头，一端龙尾。

龙头龙尾上，都含有倒头针，可以破金钟罩和铁布衫等横练的工夫。

齐元魁闯荡江湖，但遇到像黑衣人这等怪异武功，还是初见。他本想看出这黑衣人武功的路数，然后出手一击克敌。

但这黑衣人，只用两招，一招杀了刘泰，一招对付唐士开，就是那一收一刺，竟把唐士开千变万化的洞箫，给逼得无法施展，不敢攻敌而改完全防守。

这也使齐元魁无法瞧出黑衣人的武功路数。

齐夫人心中早有底子，越看越觉着情势不对，低声对齐元魁，道：“你帮唐兄弟一臂之力，这人来的怪异，咱们用不着和他讲究江湖上的规矩了。”

齐元魁道：“唉，我齐某人如若和人联手，合攻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人，日后传扬于江湖之上，那岂不是一桩很大的憾事？”

齐夫人冷冷说道：“刘泰已为我们夫妇而死，你还顾忌的什么虚名，如等唐兄弟伤于对方之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忽听一声冷哼，传了过来，唐士开左肩处，中了一刀，鲜血喷射，人已踉跄而退。

齐元魁大吃一惊，道：“兄弟伤的重吗？”

手中金钱龙头鞭，一招“神龙出云”鞭尾卷起了一股疾风，卷扫过去。

其实，他不出手也不成了，黑衣人重创了唐士开之后，已转头向他冲了过来。

但闻唐士开大声叫道：“齐兄小心，他兵刃中有古怪……”

他伤的似是很重，话未说完，人已一跛跌坐在地上。这时，已有齐府中家丁集于大厅外面，各仗兵刃，但因未得主人之命，不敢冲入厅中。

黑衣人招术古怪，手中短刀一挥，封住金鞭，身子一转，人已欺入齐元魁的怀中，短刀一探点向前胸。齐元魁一闪身，向旁侧避开。

突然间寒芒一闪，那黑衣人手中的短刀，放射出一道冷锋，刺向咽喉。

齐元魁软鞭已被封到外门，身子一转之间，感觉着人已避开对方的攻袭，却未料黑衣人手中的短刀，内藏机横，弹射出一道二尺多长，二指宽窄的锋刃，刀势一转，寒刃已逼上咽喉。

齐元魁闪避力尽，兵刃被封，再想移动身躯，已自不及。

齐夫人发出一声惊叫，但却赶援不及。

冷芒趋咽喉，也就寸许左右，眼看齐元魁就要血溅当场，忽

见金芒一闪，当的一声，击在黑衣人的刀锋之下，刀势偏开三寸，冷芒掠着齐元魁一耳根而过。

在这一缓和的时间，齐元魁已可应变，一吸真气，疾退三步。

寒芒流动中，一个身材矮小，黑纱包头，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青衣人，已然挟住剑尖，攻向黑衣人。

黑衣人刀势一转，那黑色短刀上伸出的寒芒，突然又缩了回去，但刀势仍然迎向青衣人的剑上。

青衣人长剑疾收，避开刀势，但很快又刺了出去。

他连刺七剑，硬把那人向前行进的身子，给逼退了下去。

原来这黑衣人自进入大厅之后，不论多少，一直向前面行近，从没有向后退过。

这青衣人剑风如轮，把他逼退了三步。黑衣人似是被凌厉的剑气激怒，脸色一变，短刀突然又伸出两尺利刃和那青衣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黑衣人刀招诡异，常常在不可能角度中刺了出去。

幸而那青衣人剑法凌厉中不失绵密，任那黑衣人刀招诡变万千，都能封架得住。

齐元魁愈看愈是惊心，忖道：如若是我和他动手，只怕早已死于刀下了。

心念转动之间，剑光突然大盛，银芒旋飞中，奇招突出，一剑洞穿了那黑衣人的前胸。这一剑正中那黑衣人的心脏要害，身躯一晃，倒了下去。

齐元魁忍不住低声赞道：“好剑法。”

青衣人回目一顾，破窗而去。

齐元魁大声喝道：“兄台留步。”

他去势快速，齐元魁话说出口，青衣人早已走得不见踪影。

齐夫人叹口气，道：“这等不愿人知的高手，咱们如何能留得住他，由他去吧！”

齐元魁望着那黑衣人的尸体，有些茫然地说道：“怎么回事呢？这黑衣杀手是谁？那青衣人又是什么人？”

齐夫人轻轻叹道：“元魁，先替唐兄弟治好伤势，把刘兄弟的尸体盛殓起来，再说以后的事。”

齐元魁叹口气，道：“夫人说的是……”

招来了府中总管，吩咐购一口上好的棺木，先把刘泰的尸体抬起，严命壮丁不许泄漏出去，并作严密戒备。

唐士开道：“这黑衣人进入厅中之后，似乎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是不是有些可疑呢？”

齐元魁道：“不错，兄弟如不提，我倒忘了。”

这时，刘泰的尸体已经蒙上被罩，抬出大厅，那黑衣人的尸体，还未移动，齐元魁伸手撬开那黑衣人的牙关，陡然一股寒意，泛上心头，呆了一呆，道：“兄弟，他的舌头，被人割去了。”

齐夫人也有些意外，呆了一呆道：“好恶毒的手段！”

唐士开道：“唉！大哥，看来他们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

齐元魁道：“那是……”

唐士开接道：“一种专门培养出来的杀手。”

齐元魁道：“一个被割去舌头的人，自然不会长年在江湖上行走，但是谁能培养这样利害的杀手？”

唐士开道：“杀手如此，他们的主人自然更高明了，不过，小弟觉着这些被割了舌头的杀手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齐元魁道：“什么缺点？”

唐士开道：“他们行动距离该有一个行止，不会走得太远。”

齐元魁道：“对！他们不但不能讲话，而且，这份阴沉的神情，也给人一种难忘的印象，很难独自在江湖上走动。”

唐士开道：“所以他的主人，如非就在这附近，也必有一种很特殊的运送之法，最可能的是一辆特殊的篷车，也不会离此太远，大哥，派人去打听一下，方圆五十里内，有没有可疑的篷车。”

齐夫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齐元魁点点头道：“兄弟高见，我这就派人去打听一下。”

唐士开道：“还有那把弹刀，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在小弟的记忆之中，从来没有人施用过这样的兵刃。”

齐元魁收起弹刀，仔细瞧了一阵，道：“这兵刃制造的很精巧，也很恶毒，如非那青衣人及时赶到，兄弟势必死于这弹刀之下了。”

齐夫人叹口气，道：“有一就有二，就刚才厅中一番搏杀而言，他们似乎是志在我们，刚才，咱们是命不该绝，有那青衣人及时而至，救了咱们的性命，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巧的事了。”

唐士开道：“什么人和大哥夫妇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

齐元魁沉吟了一阵，道：“在江湖之上行走，难免和人结怨，但非要杀我们夫妇才甘心的人，兄弟还想不起来，但这黑衣杀手，决没有见过我们夫妇，没有人指引，他们又怎会认识我们夫妇呢？”

唐士开道：“这是个问题，但也不算太困难的事，他们只要找一个巧手的书匠，画出两位的形貌，这黑衣杀手，自然是可以认出来了。”

齐元魁点点头，道：“这也有理，我们只要把形貌改变一下，

他们就无法认出来了。”

齐夫人心中明白，急急接道：“只怕不是那么简单。”

唐士开道：“嫂夫人的看法是……”

齐夫人道：“我的看法是他们未必是你兄弟所说看图认人……”

齐元魁接道：“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认出咱们？”

齐夫人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但我想决不是看图……”

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奔入大厅，打断了齐夫人的未完之言。

进来的是齐府的门卫，欠欠身道：“王府少爷来访。”

齐夫人道：“王少堂？”

门卫道：“是的，夫人，正是王少爷。”

齐元魁道：“快些请他进来！”

门卫一欠身，转身而去。

齐夫人急行两步，拖起那黑衣人的尸体，快步出厅，待她移去尸体归来，王少堂已一步行入厅中。

王少堂十八九岁的年纪。

穿着一件青色长衫，白白净净的，长得十分秀气，看上去，微微带着一种羞怯。

那是属于一种清俊的青年。

望望手中犹拿着金鞭的岳父，和包着白纱的唐士开，王少堂有些惊骇的一欠身，道：“小婿叩见岳父大人。”

一撩长衫，向地上跪去。对这位几近文弱的女婿，齐元魁是从心眼里面爱护，一伸手，抓起了王少堂的左臂，道：“贤婿，快快起来。”

王少堂的膝盖还没有沾地，就被齐元魁扶了起来。

往常的齐夫人，对这位见人带着三分羞的女婿，内心爱护之深，实不在齐元魁之下，但此刻，却有着极大的反感。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王少堂故意做作出来的，他也是冷血快刀杀手，表面上却又装作十分文弱。

王少堂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明明是瞧出了很多的可疑之处，但他没有多问。倒是齐元魁憋不住，叹口气，道：“少堂，你要早来一步，只怕要受到惊骇了。”

眨动了一下眼睛，王少堂缓缓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齐元魁道：“刺客，如非你这位唐世叔仗义出手，只怕我早已伤在那刺客手中了。”

王少堂脸上是一片惊骇之色，道：“有这等事，以岳父大人在江湖上的威名，也敢有人来行刺吗？”

齐元魁道：“事情很奇怪，来人是一个具有非常武功的高手，你这唐世叔，为了救助为父，不幸受伤。”

王少堂一转身，对着唐士开一个长揖，道：“多谢世叔援手。”

他那样的彬彬有礼，讨人喜爱，唐士开也对他有着极佳的印象，单手一揖，道：“不敢当，令岳父和区区有着义结金兰之交，情同手足，王世兄没有习过武功？”

王少堂道：“小侄愚劣得很，不是练武的材料。”

唐士开道：“那很好，江湖子弟江湖老，实不如发奋读书，求个正当的出身。”

昔日这些文文秀秀的举动，在齐夫人眼中，有着无比的可爱，现在，却使齐夫人内心中，有着无比的厌恶，冷冷一笑，道：“少堂，你爹好吗？”

王少堂道：“托岳母之福，家父还好，但对宝莲妹妹的事情，心中似是仍有余怒，对小婿还有责怪之意。”

齐夫人道：“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有人想杀我们夫妇，对宝莲下手，实也不足为怪了。”

王少堂道：“可恨小婿未习武功，不能助岳父母一臂之力，当真是惭愧得很。”

齐元魁道：“惭愧不必了，你只要有这份心意，也就行了。”

齐夫人冷冷的说道：“少堂，你今日来此，是奉你爹之命，还是自己心血来潮的赶来此地？”

口气之间，大有不善之意。

齐元魁听得一怔，回顾了夫人一眼，只见她面色冷肃，确然有一种冷肃的意味，心中甚是奇怪，但却没有多问。

王少堂却似仍无所觉，欠身应道：“小婿是奉了家父之命，不过，小婿内心中，也希望来探望一下宝莲妹妹。”

齐夫人道：“那真是一举两得啊，少堂，你是不是想接宝莲回去？”

王少堂道：“小婿虽有此心，但却不敢有此妄念，一切由岳父母大人作主。”

齐元魁道：“少堂，宝莲已经是你王家的人了，自然一切唯令尊之命是从，你爹爹如是想叫你接宝莲回去，她自然应该回去，你休息一下，等一会我要他们套车送你们回去。”

唐士开静静的听着，未插一言。

王少堂一欠身，道：“家父交代小婿，一切唯岳父母之意为主。”

齐夫人道：“你如想接宝莲回去，我们自然是不便反对，不

过，我要奉告贤婿几句话。”

王少堂道：“小婿洗耳恭听。”

齐夫人道：“花堂惊变之后，宝莲也似是惊骇过甚，回来之后，身子一直不适，好像还有些余毒未除，你带她回去可以，不过，我要派一个丫头同行，照顾她的病情。”

王少堂道：“岳母明察，理当如此。”

齐夫人道：“那很好，你们岳婿聊聊吧！我去看宝莲，顺便问问她的意思。”

王少堂一欠身，道：“岳母大人请便。”

齐夫人一转身，举步出厅。

齐元魁目睹夫人的背影，消失厅外，才微微一笑，道：“贤婿，你岳母是爱女心切，说话有点本末倒置，你是作晚辈的，不可放在心上。”

王少堂一欠身，道：“小婿不敢。”

齐夫人一口气，赶回到宝莲的闺房，掩上房门，齐宝莲还在和廉小红对坐倾谈。

见母亲入室，齐宝莲立刻起身行礼。

齐夫人拉了手，道：“不用多礼，快坐下，妈有事和你商量……”

目光转到廉小红的身上，接道：“姑娘，我还没有谢过你助拙夫之恩！”

廉小红道：“不算什么？晚辈自恨去晚了一步，已被杀死了一人。”

齐宝莲道：“怎么，爹受伤了。”

齐夫人叹口气道：“玄妙观主果然是智慧高上，如非请了廉

姑娘和我们同来，你爹只怕早已死在了弹刀杀手手中了。”

齐宝莲道：“娘，是怎么回事？”

齐夫人简略说明了经过，齐宝莲听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想不到玄妙观主的预测，竟如此快速的兑现了。

起身对廉小红福了一福，道：“谢妹妹。”

廉小红一闪身，道：“不敢当，我小你一年，叫我声妹妹就是。”

齐宝莲道：“娘，死的是什么人？”

齐夫人道：“中州镖局的副总镖头万胜刀刘泰，你爹正在发愁，这件事如何向中州镖局交代！”

廉小红道：“玄妙观主统筹全局，似已有了布署准备，但就小妹的看法，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差错。”

齐夫人道：“什么差错？”

廉小红道：“天虚道长可能低估了对方杀手的力量……”

神色突然间，变得十分慎重，缓缓道：“不瞒夫人，小妹奉命之初，并未放在心上，但刚才和那凶手一搏之后，才发觉对方具有非同小可的武功，适才，小妹已全力施为，才算把他刺毙剑下，如若他们有两人合力，小妹就毫无胜算了。”

齐夫人呆了一下，道：“姑娘，这件事，咱们要不要早些通知玄妙观主一声？”

廉小红道：“是的，应该通知他一声，请夫人派遣心腹一人，持函送往玄妙观主——”

齐夫人接道：“天虚道长已回玄妙观去了吗？”

廉小红道：“是的！咱们离开之后，他也赶回玄妙观，他和我们姑娘有约。”

齐夫人道：“你们姑娘？”

廉小红尴尬一笑，道：“我只是一个丫头，观主叫我红姑娘，那是对我客气罢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我们翠、玉、红三个姐妹，一向得姑娘偏爱，承她传授了我们不少的武功。”

齐夫人心中暗道：“丫头如此，姑娘还能了得！”

廉小红似是已瞧出齐夫人心中之疑，微微一笑道：“我们姑娘是一位素不外露的人，我们追随了她很多年，但她仍然是莫测高深。”

齐夫人道：“廉姑娘，我想自己去一趟玄妙观。”

廉小红道：“你自己去？”

齐夫人道：“是的，这几次，改扮男装，我已经习惯了，我想改着男装去，此事太重要，托别人，我也不太放心……”话题一转，接道：“就情势发展而言，几乎已可确定王天奇就是魔刀会的余孽首脑之一的莫冲……他派出弹刀杀手，追杀我们夫妇，显然是也有着警觉，刚才，他又派了王少堂赶来……”

齐宝莲急急接道：“王少堂来了？”

齐夫人点点头，道：“他来了。”

齐宝莲道：“他现在何处？”

齐夫人道：“现在大厅和你爹说话。”

齐宝莲道：“他的用心呢？”

齐夫人道：“接你回王府中去。”

齐宝莲道：“娘答应了他？”

齐夫人道：“我预留退步，说要问问你的意思，我说你身体未复，余毒未尽，要去，也得派一个丫头和你同去，你自己想想

看，是否要跟他回去？”

齐宝莲道：“我已经答应了玄妙观主，自然应该回去了。”

齐夫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们准备一下吧！你爹的性子急，说不定立刻就要送你回去。”

齐宝莲道：“女儿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随时可以动身了。”

说话之间，一个女婢匆匆行了进来，先对齐夫人行了一礼，道：“夫人，老爷有命，要小姐上车。”

齐夫人一皱眉头，道：“姑爷呢？”

那女婢欠身应道：“已在门外等候。”

大厅中很静寂，唐士开、齐元魁都已经离开了。

齐夫人一招手，守在厅门口的佣人齐寿，急急奔了过来，欠身说道：“夫人有事吩咐？”

齐夫人道：“老爷呢？”

齐寿道：“送姑爷到庄外去了。”

齐夫人冷哼一声，道：“唐爷呢？”

齐寿道：“唐爷自回宿舍去了。”

齐夫人摆摆手，齐寿退到厅外，齐夫人独坐在厅中一张太师椅上。

等了约一盏热茶工夫，齐元魁才回到了厅中。

不待齐元魁开口，齐夫人已抢先说道：“王少堂急什么？这么快要赶回去。”

齐元魁皱皱眉头，道：“天奇有几个远道朋友，千里迢迢赶来祝贺少堂的大喜，恐怕他们要见见新娘子，所以，特地请少堂来接她回去。”

齐夫人道：“就算有远客来，也不一定要宝莲儿见他们啊！”

齐元魁道：“你是怎么啦？少堂是娇客，这一桩事也怪不到天奇兄的头上，你冷言冷语的对付少堂，人家是听懂装作听不懂，难道你真当少堂是傻子。”

齐夫人道：“就是他太明白了，所以，他才听懂装作不明白。”

齐元魁苦笑一下，道：“齐家不幸，连遭变故，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的脾气，不知在对谁发作？”

齐夫人想想这一阵说话的语气，确然是冲人得很，但又不能立刻解说清楚，只好苦笑一下，道：“还不是为了宝莲的身体不好，闹得我心烦的得很……”

语声微微一顿，道：“少堂还说些什么？”

齐元魁道：“要咱们天黑之前赶到王府去……”

齐夫人接道：“干什么？”

齐元魁道：“便饭哪！顺便给咱们引见几位远道的朋友。”

齐夫人道：“要去你去吧！我不去。”

齐元魁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齐夫人道：“我还有事。”

齐元魁道：“唉！夫人，你好像对王家，有了很深的成见？”

齐夫人道：“这话倒也不错，所以，这顿饭，我不去了。”

齐元魁接道：“你说不去了，我倒要问问你，这几天来，你都在忙些什么？”

齐夫人心中一动，暗道：“此事如不能解说清楚，只怕要伤到夫妻之间的感情了。”略一沉吟，道：“元魁，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我怕你沉不住气，把事情闹砸了。”

齐元魁一怔，道：“什么事？”

齐夫人道：“中午的事情，你相信那只是巧合吗？”

齐元魁道：“这件事，我一直觉着奇怪，但我想不出原因何在？”

齐夫人沉吟了一阵，把经过之情，很仔细地说了一遍。

齐元魁心中虽然早已有了准备，仍是耐不住一下子跳了起来，道：“这么说来，那王天奇就是莫冲了。”

齐夫人道：“看看你，沉着点嘛！如若是莫冲，发觉咱们瞧出内情时，决不会放过咱们。”

齐元魁叹口气，缓缓坐了下来，道：“如若他真是莫冲，杀咱夫妇，不过是举手之劳。”

齐夫人道：“所谓情势逼人，大概就是咱们目下这样的处境了，咱们无法和莫冲抗拒，但又不能不抗拒，那只有和玄妙观主合作了……”

齐元魁点点头，接道：“夫人说的是。”

语声一顿，接道：“那位廉姑娘，武功高明得很，不知是个什么出身？”

齐夫人摇摇头，道：“她的来历，我也不太清楚，但她帮助咱们，大概是不会错。咱们目下的处境，你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早些去见见玄妙观主，以莫冲之能，很快会发觉咱们知道他的隐秘，别说他亲自出手了，只要那黑衣杀手样的人物，派上两三个来，就算咱们尽出庄中的精锐武师，也一样无法应付。”

齐元魁点点头，道：“真是江湖越老越糊涂，我应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想不到，我竟然没有瞧出一点破绽。唉！这几日，我正在暗中怪你……”

齐夫人微微一笑，接道：“你怪我什么？”

齐元魁道：“怪你行动异常，神神秘秘，唉！说起真是惭愧

得很。”

齐夫人道：“元魁，目下你已知内情，急在善后，那杀手既是被割了舌头的哑子，必有一种特殊的识辨能力，不会认错，刚才你应该和宝莲一块走的，这里到王庄虽然不远，但人家能派人找上门，自然也能在中途设伏杀人。”

齐元魁一怔，道：“是啊！你到玄妙观去，处境岂不危险？”

齐夫人道：“我的机会大些，我改穿了男装，他们也许认不出来。”

齐元魁道：“夫人，我觉着，这件事，不能一点大意，也许他们不是由形貌上去辨识刺杀的对象，既然，咱们知道了，就该有些准备，我和你一起到玄妙观去。”

齐夫人道：“一起去？……”

齐元魁接道：“不错，咱们乘一辆篷车去，见过玄妙观主后，听听他的高见，应该如何？……是否该去参加王府的晚宴，好在，时间还早，咱们赶紧一些，还来得及赶到王府。”

齐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以王天奇的精明，咱们似是也无法瞒得过他。”

齐元魁起身行出厅外，齐夫人也转回卧室。

齐夫人收拾应用之物，篷车已在庄外等候。

赶车的是一位二十上下的年轻人，黑黑的面孔，一身土布裤褂，但却有一副猿臂蜂腰的好身材，垂首站在车前，双目如睁似闭。

两个相继登车，赶车的黑小伙子，立刻放下了垂帘。不闻响鞭，不听喝叱，篷车却突然向前驰去。

齐夫人低声说道：“赶车的是什么人？我怎么没见过。”

齐元魁道：“是小黑子，原本在看马房，今个赶车的师父有病，小黑子就顶了这个缺，想不到他的驭车术，竟然是好过老向。”

齐夫人道：“小黑子是个外乡人吧？”

齐元魁道：“外乡人是外乡人，不过，到咱们齐庄，已经有两年多了，说起来，这件事，也是缘份。三年前，到徐州府，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想不到夜里天气骤变，雷雨交作，那时，我正行经过一座文武庙，只好躲入庙中避雨。荒庙西厢，一灯如豆，一个病中老姬，正呻吟床榻，病情极为沉重、痛苦……”

齐夫人接道：“生的什么病？”

齐元魁道：“背上一个毒疮溃破，血浓满床，我既然赶上，自然不能不问，好在我随身带有药物，就替她洗清疮口，敷上药物，我本不懂岐黄之术，只好把它当作外伤疗治，也许身上的药物有效，竟把她痛苦止住。”

齐夫人道：“你没有问问她的姓名？”

齐元魁道：“她虽清醒了几次，但我看她说话十分吃力，不便多问她话，不过，她却问了我的姓名？”

指指车帘外面的小黑子，道：“半年后，小黑子找上门来，说明了那段经过，要我把他收留府中，愿为奴仆……”

齐夫人道：“这就不对了，施恩求报，岂是不丈夫，何况把人家孩子给放到马房里去看马？”

齐元魁道：“夫人说得是，我准备这桩事情了后，送他一笔丰厚的程仪，要他回家去成家立业，共享天伦之乐……”

突然拍的一声长鞭，传入耳际，紧连扑通一声，似是有一重物，摔到了地上。

齐元魁掀开车帘，道：“小黑子，什么事？”

小黑子坐在车辕上，一手控着三匹拉车健马的鞭绳，一手执着长鞭，虽然是夜色幽暗，但篷车行驰得十分平稳。

只听小黑子恭谨的说道：“回老爷话，没有事，夜色太黑，马儿岔了道。”

他答话虽然恭谨，但没有回顾一眼，似是全神贯注在路面上。

第四回 棋高一着

齐元魁不便再问，放下手中垂帘。

齐夫人低声道：“天色怎么黑得这样快？现在不过是太阳刚刚下山的时刻！”

齐元魁道：“天色变了，浓云密布，太阳一下山，那就和深夜一般了。”

然间，一道闪光，紧接着雷声隆隆，雨滴如珠，打在车篷上。

齐夫人大声说道：“小黑，下雨啦！你……”

小黑子接道：“多谢夫人关注，我带有一件蓑衣，这等急雷夏雨，下不久的，何况已到了玄妙观。”

说话之间，车子已停了下来。

小黑子站在车前面，伸手揭开了垂帘。

齐元魁飞身一跃，人从车厢中，跃落在观门的屋檐立下。

齐夫人正待下车，齐元魁已高声说起：“夫人，别下车。”

举步又登上篷车。

齐夫人道：“怎么回事？”

齐元魁道：“守门的道长说，玄妙观主于雨前片刻，已被王府的篷车接走了。”

放下车子垂帘，接道：“小黑子，车改王府。”

小黑子跃上车辕，篷车又转向王府驰去。

齐夫人低声道：“元魁，咱们处处晚了一步。”

齐元魁道：“是啊！就是顿饭工夫之差。”

齐夫人道：“你可明白为什么？”

齐元魁道：“会不会故意接走了玄妙观主，然后，在途中伏杀咱们？”

齐夫人道：“不错，此事大有可能。”

齐元魁豪壮一笑，道：“来吧！……咱们夫妇多年没有合手对敌了，有机会再试试也好。”

事情是那么诡异莫测，出人意外，篷车一路驰到王府，竟未发生一点事故。

王府的大门前，就挑着四盏风灯，桐油浸白绢制成的灯罩子，使得风雨难侵。

篷车在大门口处停下，立时有管车的迎了出来。

赶车的小黑子，自有管事接待，齐元魁和齐夫人却直入大厅。

两人熟悉王府形势，快步行去，使得守门人来不及通报入厅。

大厅中，烛光辉煌，十二盏垂苏宫灯，照得广敞大厅十分通明。

但整个大厅中，摆一桌酒席，玄妙观主高居首位，王天奇坐在主位上。

一桌八人，除了玄妙观主天虚子和王天奇外，其余六个人齐元魁全不认识。

陡然见齐氏夫妇行入厅中，王天奇似乎闪掠过一抹讶异神色，但只不过一刹那间，立刻恢复了平静，霍然起身，快步迎了上来，道：“兄弟、弟妹，快请入席，小兄还认为两位不赏光了。”

玄妙观主眉宇间，微现愁绪，因齐氏夫妇的出现，忽然开展。这是极度微小的变化，不全神贯注、留心观察的人，很难看得出来。

这一次，齐夫人于桂兰，倒有着出奇的镇静，笑一笑抢先说道：“亲家请客，我们怎能不来……”

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接道：“嫂夫人没有出来吗？”

王天奇道：“唉！她怎能和弟妹相比，年老多病，一年有半年躺在床上……”

话题一转，道：“两位快请入座。”

厅中两个侍酒童，未待主人吩咐，已然加上了杯筷、座位。齐元魁先步入座位，齐夫人也紧傍丈夫身侧而坐。

两人紧邻着王天奇。

王天奇端起酒杯，道：“兄弟，贤弟妹，恕小兄失礼，听少堂说，贤弟妹对接回宝莲一事，有些不悦，小兄误认两位不会来了，所以，未多等候片刻，小兄该罚，我这里先干一杯。”

举杯就唇，一饮而尽。

齐元魁道：“不敢，不敢，咱们奉陪一杯。”

也端起酒杯，喝一个点滴不剩。

目睹玄妙观主在座，齐夫人似是开朗了不少，目光转动，打量了六个大汉一眼。

只见这六个人，分穿六种不同颜色的衣服，两个穿着蓝衫的中年人，头戴巾，就像两个落第的秀才。只是脸色苍白，似是久病初愈。

两个穿着黄色衣服的粗壮大汉，凶眉暴目，手背上，长着黑茸茸的长毛。

另外两个穿着淡灰色长衫的汉子，一样的身材，瘦骨如柴，但却有一个很特异的地方，那就是两人的脸色，似乎是由两种不同颜色的皮肤拼起来的，一面微红，一面淡紫，虽然是两种颜色，相去不算太远，但在同桌共餐，明亮的灯光下看得十分清楚。

打量过六个人之后，齐夫人心中已有了个鲜明的印象。

这六个人分成三对，年龄相若，形态神情每一对都似由一个模子烧出来的。

世界上也许有无数的双胞胎，但却不会这么巧的，六个来客，刚好是三对双胞胎，而且，又都认识王天奇，这么巧的同一天赶来王府中赴宴。

打量过六个人后，齐夫人心中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六个人有着一个同样之处，每个人都有些阴森森的带着三分冷煞之气。

王天奇放下酒杯，先来一阵哈哈大笑，道：“兄弟，弟妹，我来替你们引见几位朋友……”

望着两个穿蓝衫的人，接道：“这两位姓刁，人称阴阳双秀才。”

齐元魁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阴阳双秀才冷漠一拱手，道：“不客气。”

王天奇目光转到另两个穿着黄色大汉的身上，道：“这两位姓焦，常年在云贵边区走动的朋友，江湖上称他们为左右二金刚。”

齐元魁又一抱拳，道：“幸会，幸会。”

左右二金刚同时喝了一声，道：“少礼，少礼。”

王天奇目光转向两位淡灰衣著、瘦骨嶙峋、阴阳脸的人身

上，道：“世上事，真有这么一个巧法，他们两位也是一对兄弟，两位姓石……”

王天奇话到此处，哈哈一笑，转过话题，道：“他们六位，和兄弟多年不见了，不知怎的会知道了少堂的喜事，千里迢迢地赶来此地，真是难得啊！”

齐元魁轻轻咳了一声，道：“王兄，这两位石兄没有一个绰号吗？”

王天奇只说出了他们的姓氏，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却说出了他们的外号，只有这两个人，没有提到称号。

两个灰衣人中坐的左首的一位，冷冷地说道：“有！咱们兄弟外号水火双煞。”

左首灰衣人道：“用不着来这一套，咱们兄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知咱们兄弟的人，不会太多。”

这等当面不留余地的做法，实在叫人很难承受，何况，金鞭大侠齐元魁，又是要面子的人，脸色一变，道：“听阁下之言，确实未在江湖上走动过，而且，说话也没有一点分寸。”

左首灰衣人，一半淡红的脸上，红色突然浓烈，一半淡紫的脸上，也变成了深紫色，冷冷地说道：“你说什么？”

齐元魁转看王天奇并无制止事端之意，已明白他是有意的坐视其变，不禁心头一怒，一掌击在木案上，道：“我说你不知好歹，不通人情事故。”

灰衣人道：“好！这么说我石老大的人，不是没有，只可惜，他们只能说一次，就永远不能再说话了。”

突然离开席位，缓步向齐元魁行了过来。

玄妙观主天虚子突然合掌当胸，高喧一声：“无量台佛，善

哉、善哉，齐大侠、石施主，请听贫道一言如何？”

石老大向前逼近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哈哈一笑，道：“我还认为你牛鼻子老道士，是一个哑巴呢！想不到你还会说话。”

天虚子冷笑道：“贫道惜言如金，如非重大重事，向不轻言。”

石老大冷笑一声，道：“你要是看不顺眼，何不站出来说话？”

天虚子未理会那灰衣人，目光却转到王天奇的脸上道：“天奇兄，你坐视不管，难道真要眼看着血流五步吗？”

王天奇笑一笑，道：“道兄武功高强、智慧如海，这场纷争，还是请道兄排解一下，兄弟这点道行，实在是排解不了。”

天虚子笑道：“天奇兄，就算贫道能够忍下不管，他们夫妇死伤之后，也会轮到贫道是吗？”

齐夫人道：“王天奇，这已经是明显不过的事了……”

淡淡一笑，王天奇缓缓接道：“贤弟妹，什么事啊？”

齐夫人厉声喝道：“你真能装得下去啊！你这个丧心病狂、全无人性的…”

王天奇脸上泛起了一阵冷肃的杀气，接道：“贤弟妹，你说话最好客气一些，有一句俗话说，祸从口出，你这么口没遮拦，难道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齐夫人冷冷说道：“如若我们要招来杀身之祸，只怕不说话，一样也逃不了命，是吗？”

石老大冷笑一声，道：“不错，你们夫妇今天是死定了！”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石施主，贫道呢？是不是也死定了？”

石老大冷冷说道：“看来，你牛鼻子老道，颇有自知之明。”

天虚子双目中神芒一闪，道：“齐大侠，你让让，什么事，都

有个先来后到，贫道先两位来了一步，如是一定要死，也该贫道先两位而死了。”

齐元魁道：“这个……”

这时，天虚子已离开了座位，道袍飘飘的挡在齐元魁的面前，缓缓说道：“石施主，贫道虽然从未听闻过水火双煞的大名，但贫道相信两位都是有着一身非常功力的人，贫道这一战是非死不可，但不知阁下可否把名字见告？”

石老大冷冷一笑，道：“用不着，反而你就要死了，知不知道在下的姓名，有何不同？”

一面举起了右掌。

灯光下，只见他右掌心赤红如火，显然是有着特殊的武功的人。

齐元魁骇然说道：“赤焰掌！”

石老大冷冷一声，道：“想不到，竟还有人认出赤焰掌来。”

玄妙观主冷笑一声道：“石老大，你提足了赤焰掌力吗？”

石老大道：“提足了。”

天虚子道：“提足了掌力，为什么还不出手？”

石老大冷哼一声，道：“那你小心了。”

呼的一声，劈了过来。随着那推来的掌势，涌过来了股热流，直撞向前胸。

天虚子肃然而立，既未发掌还击，亦未纵身闪避。

他带热流的赤掌力，砰然一声，正击在天虚子的前胸之上。

强猛的掌力，震得天虚子身不由己的摇了两下。

元魁大吃一惊，道：“观主你……”

一句话未说完，突然又住口不言。

原来，天虚子摇了两摇之后，仍然好端端的站在原地未动，那石老大却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五步，半张淡红的脸色，更见浓烈，另外半个脸上的浓色，却突然转淡。

右手上五指指头，粗张了一倍，整个右手，都有些微微颤抖。石老大没有出声，但任何人，都瞧出他在忍耐着无比的痛苦。

另一个青衫人突然行了过来，低声道：“老大，伤得很重吗？”

石老大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身不由己的倒了下去。

天虚子长长吁一口气，道：“他练的赤焰毒功，无法攻出伤人时，反击了回去，自伤了内腑。”

王天奇缓缓站起了身子，道：“天虚道兄，有救吗？”

石老二蹲下身子，伸手一探石老大的鼻息，只觉他仍然有一缕微弱的气息，接道：“还有一缕丝般的气息。”

王天奇冷冷说道：“天虚道兄，兄弟再请教，这位石老大，还有没有救？”

天虚子道：“有，他伤的虽然很重，但只要抢救及时，不致丧命。”

王天奇道：“他的武功呢？能否保存下来？”

天虚子道：“可以，不过，要贫道指点一下才行！”

王天奇道：“道兄医术精湛，在下是久已闻名。”

天虚子道：“夸奖，夸奖。”

王天奇道：“不知兄弟有没有这个面子，请道兄一施妙手，救救石老大。”

那石老二早已暗中运气，准备出手，听得说那石老大还可救，立刻忍了下去。

但闻天虚子道：“王兄吩咐，贫道自当从命！”

王天奇轻拂长髯，道：“好！好！我王某人在你眼中还有这点份量，也不枉我们交往这十几年。”

天虚子道：“王兄，贫道也有一事相求，希望能得答允。”

王天奇道：“在下相信决不会吃亏，请说吧！”

天虚子道：“齐大侠夫妇既和水火双煞起了冲突，一为好友，一为至亲，王兄确也不便从中排解，但双方既已闹成水火，难再相容，齐大侠夫妇留此，纵使王兄为难，贫道之意，不如请齐大侠暂时离去，既可免去一场纷争、惨剧，亦可使你王兄免于为难。”

王天奇笑一笑，道：“果然是一举两得的事，兄弟要谢谢道兄提醒了。”

天虚子道：“贫道观中，尚有事务未了，也不便久留，想和齐大侠夫妇一道告辞。”

王天奇点点头，道：“好吧！道兄有事，在下也不便强留了。”

天虚子回顾了齐元魁一眼，道：“咱们走吧！”

王天奇阴森一笑，道：“两位亲家酒饭未好，改一天，小兄当另备酒席，咱们好好的喝它几杯！今日既有不便，我也不多留两位了。”

齐夫人尽量使声音变得柔和，缓缓说道：“咱们夫妇对王兄的厚待，十分感激，改日有暇，定当再来叨扰。”

口中应着话，人已走出厅门。

天虚子紧追在两人身后，向外行去。

阴阳双秀才突然站起身子，道：“站住！”

天虚子回过身子，平和地说道：“两位施主，有何见教？”

阴阳双秀才道：“石老大伤势未好，你牛鼻子就想走吗？”

天虚子冷然一声，似要发作，王天奇却一摆手说道：“两位刁兄，暂请坐下，天虚道长出口之言，向不打诳。”

表面上看去，这些人似乎都一个个桀骜不驯，但这些人对王天奇却是言听计从，阴阳双秀才未多说一句话，缓缓坐了下去。

天虚子低声道：“两位先走一步，贫道即刻追上。”

齐元魁有些不好意思，还要开口，却被齐夫人一把抓住了右手，道：“听观主的吩咐，咱们走！”

天虚子挡在大厅门口，正好拦住了追兵，眼看刁氏兄弟，被人叱退，立刻按下心头怒火，淡淡一笑道：“看来还是王兄对贫道了解甚深。”

一指石老二道：“你过来，我告诉你救你令兄的办法。”

石老二应声行了过来，缓缓说道：“如何解救？”

估算齐元魁夫妇已经走出了王府的大门，天虚子才缓缓说道：“令兄练的是赤焰毒功，你们既然合称水、火双煞，你练的是玄冰掌了？”

石老二一面提聚了功力戒备，一面缓缓说道：“不错。”

天虚子道：“令兄的伤人火毒，被贫道以内功反震回去，聚集于内腑，非得你石老二的玄冰掌力解救不可，水火相济，其危自解，余下的你们问王天奇，就知如何施救了。”

王天奇却对天虚子，道：“道兄，你本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不知为什么硬要卷入漩涡之中？”

天虚子答非所问地道：“天奇兄，贫道可以走了吗？”

王天奇道：“只管请便！”

天虚子转过身子，举步行去。

看上去，步履飘飘，走得不快，其实，行动极快，一瞬间，已然行出了王府大门。

只见齐氏夫妇早已坐上篷车，高启车帘，正在等候。

齐元魁高声叫道：“道长，快请上来，咱们车上再谈。”

天虚子暗暗叹一口气，未再多言，举步登上篷车。

小黑子放下垂帘，低声问道：“车行何处？”

齐元魁道：“道长，回玄妙观呢？还是寒舍去？”

天虚子道：“到贵府中去吧……”

话未说完，人却盘膝而坐，闭上双目，似在运气疗伤。

未待齐元魁再行吩咐，小黑子长鞭一抖，篷车疾如流矢，向前奔去。

天虚子突然一张口，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早已有了准备，右手一招，用手帕接着一口鲜血，才长长吁一口气，道：“我受了很重的伤，好在没有被他们瞧了出来，唉！如是被他们瞧了出来，咱们都别想生离王府了。”

齐元魁道：“赤焰掌力，何等凶霸，道长硬行承受一击，竟然行若无事，天下只怕再难有第二人有此功力……”

天虚子道：“我实在未想到王天奇邀请了六个帮手，如是一下子不能把王天奇和他们镇住，咱们绝不会这样离开……”

齐元魁道：“道长，这六个人，可是江湖上很有名气的人吗？”

天虚子道：“齐大侠，这难怪，他们行动诡秘，颇有当年魔刀会的味道，齐大侠见面不识，但如说出他们六人合作的称号，齐大侠就知道了。”

齐元魁道：“请教观主？”

天虚子道：“江湖上，有一个行踪飘忽，正邪两道，都对他

们很头疼的六魔君，齐大侠知道吧？”

齐元魁吃了一惊，道：“是他们？六魔君！”

天虚子点点头，道：“那就是六魔君真正面貌，阴阳双秀才，左右二金刚，水火双煞星。”

齐元魁道：“六魔君在江湖上的名气很大，但见过他们的人却不多……”

天虚子接道：“更可怕的是，他们似乎都对那王天奇十分敬畏，似乎是——魔刀会已在江湖上还魂重生，六魔君，只不过是魔刀会中的杀手而已，还谈不上是核心中的人物。”

齐夫人叹口气，道：“观主是替我们消了灾，如若这一场搏杀大展开，我们夫妇只怕是首先遭殃的人。”

天虚子点点头，道：“不错，贫道最大的顾虑，也是如此，所以，必需要使王天奇有一种无法预测的震骇，咱们才能争到主动。”

齐夫人道：“观主！王天奇会不会放过咱们？”

天虚子道：“如若他知道贫道受了很重的内伤，十二个时辰之内，无法和人动手，决不会放过咱们。”

齐夫人道：“但愿那王天奇未发觉观主受伤才好。”

天虚子道：“咱们碰碰运气吧……”

突闻拍的一声，长鞭划空之声，传入耳际。

紧接着响起一声惨叫。

齐元魁惊叫道：“小黑，停车！”

奔行的篷车，突然停了下来。

齐元魁一伸手，掀开了车帘子。

凝目望去，只见三个全身黑衣的人，并肩横立在篷车的前

面，拦住了去路。

毛毛雨虽已停歇，但漫空的浓云未散，夜色幽暗，齐元魁极尽目力，也无法瞧清楚三个黑衣人的面貌。

天虚子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一伸双臂，飘然下车。

齐元魁急急跃入篷车，拦在了玄妙观主前面，低声道：“观主请退后一步，齐某人如若真的接不下来时，再请观主出手。”

这时，齐夫人也飘身跃下篷车。

她早已有备，跃下篷车的同时，已然伸手抓起了放在车上的长剑。

只有小黑子仍然端坐在车辕上面，静静地望着三个黑衣人。

齐夫人跃下篷车后，立刻和丈夫并肩而立，低声道：“元魁，亮兵刃，咱们联手对敌。”

齐元魁右手松开了腰间的扣把，抖出了金丝龙头鞭，冷冷说：“三位是哪一道的朋友，和我齐某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深夜拦路，用心何在？”

三个黑衣人都一语不发，但他们同时亮出了兵刃。

是三把锋利的鬼头刀。

齐元魁冷笑一声，道：“好！我明白了，三位大概都是王天奇的……”

齐夫人接着道：“不管他们是谁？但深夜执械拦劫，罪已该死——”

死字出口，突然啸风破空，三声惨叫，连绵发出，三个黑衣人的身子，突然飞了起来，分摔向三个不同的方位。

这变化太快了，快得使人目不暇接。

齐夫人回顾了坐在车辕上的小黑子一眼，道：“是你出的

手。”

小黑子一跃下车，欠身一礼，恭谨地说：“他们冒犯主人，而且夫人已下令处死，小人是应命出手。”

他快如闪电的手法，长鞭一挥间，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被抛了出去，那个惊心动魄的快法，不但使齐氏夫妇为之震惊不已，就是天虚子也大大吃了一惊。

齐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问：“咱们去玄妙观的路上，你也出了手？”

小黑子接道：“夫人说的不错，两个小毛贼，小人未得主人之命，已打发他们了！齐爷快请上车，咱们先回府中……”

语音甫落，突然一阵凄冷的笑声，传了过来，道：“只怕是晚了一步。”

语声由远而近，话落口，人已到篷车前面。

齐元魁厉声喝道：“王天奇？”

王天奇哈哈一笑，道：“不错，正是兄弟。……”

语音一顿，接道：“燃起火把。”

但见火光闪动，片刻之间，燃起了四支火把。

这是特制的火把，火焰熊熊，高逾半尺，四支火把，分在篷车四周，照得五丈内一片通明。

四个穿着黑衣的大汉，分躺在四个不同地方位上，有的仰面而卧，有的俯爬在地上，但有一点，四个人完全一样，都已经断了气。

望了四具尸体一眼，王天奇双目闪掠过一抹讶然之色，道：“下手很辣！”

齐夫人道：“深更半夜的拦车劫人，死有余辜。”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贤弟妹，你本来不该死的，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目光转注到天虚子的身上，脸色一沉，道：“天虚道兄，咱们做了二十年的戏，今夜中，似乎该取下这份假面具了。”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王兄高明得很，迄今为止，贫道还没有完全了解你王兄真正的身份？”

王天奇道：“你却无法确定，我是什么人？”

天虚子道：“你是昔年魔刀会中的两个首脑之一的莫冲？”

王天奇道：“我可能是庞动？”

天虚子点点头，道：“很可能，贫道为人素不渲染夸张，我说你是魔刀会中的两个首脑之一，也是凭借着旁证和推断而来！”

王天奇目光凝注在一具黑衣人的尸体上，瞧了一阵，道：“玄妙观主，这些人可都是死在你的手中吗？”

天虚子衡度目前形势，王天奇显然已有着完全的部署，一面暗中运气，压制伤势，准备必要时舍命一拼，一面却微笑说道：“贫道不敢掠人之美。”

齐夫人笑一声，道：“对付这些跳梁小鬼，还用不着观主出手。”

王天奇目光转注到齐元魁的身上，道：“这些人，可是死于齐兄的手中吗？”

齐元魁道：“拙荆说的不错，这些人，还用不着劳动玄妙观主出手！”

王天奇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倒是我低估了你们？”

突然举手一挥，六个人影鬼魅般，突然切入场中，排列在王

天奇的身后。

是六魔君，阴阳双秀才，左右二金刚，水火双煞星。

不知六人是魔君的时候，齐元魁对六人还未生畏惧之心。

但知晓了这六人就是近年来恶名遍江湖、行动诡秘的六魔君之后，心理上，突然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畏惧之感。

冷森一笑，王天奇缓缓接道：“齐元魁，要想仗持天虚子助你们，逃不过今夜之危，他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他虽然还能勉强支持，但已是强弩之末，难再挡受一击。”

天虚子很镇静，笑一笑，道：“王天奇，看来，你比往年高明多了……”

王天奇一声冷笑，接道：“天虚子，你不该逞能的，石老大本不是你的敌手，你却竟然硬接他的赤焰掌力，当时，确把老夫等给震住了，可惜，禁不起老夫的推敲，这就是自作自受，死有余辜。”

天虚子道：“你当场瞧不出来，事后，也一样瞧不出来，你敢率众追来，想是另受了高明人的指点，看来，你这次重出江湖，已和往年不可同日而语……”

王天奇冷冷接道：“道长的意思是……”

天虚子道：“昔年魔刀会纵横江湖时，阁下至少是两个首脑人物之一，但阁下这次重出江湖，似乎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傀儡罢了。”

王天奇道：“道长，不用巧言施激将法，在下这一次重出江湖，旨在报复二十年追杀我们的凶手，至于名位如何，已非在下计较的事了！”

齐夫人回顾了小黑子一眼，心中暗道：此人这点年纪，就算

一出娘胎便开始练武功，但也无法和六魔君这等江湖高手对抗，能替小黑子开脱一条活路，也可多救一条人命，心中念转，缓缓说道：“王天奇，你既是魔刀会中两大首脑之一，我想问一件旧事，不知你敢不敢承认？”

王天奇道：“什么事？”

齐夫人道：“先父于长胜，死在你们魔刀会何人之手？”

王天奇道：“你是于长胜的女儿？”

齐夫人道：“不错。”

王天奇道：“于长胜怀璧其罪，死在我的闪电三刀之下，这答覆贤弟妹满意吗？”

齐夫人道：“你是凶手？”

王天奇道：“太难听了，于长胜不识时务，死也应得，我给弟妹报仇机会就是！”

齐夫人道：“咱们的仇恨结得太深，今夜中非得算明白不可，不过……”又对王天奇淡然一笑，道：“咱们恩仇用不着牵上无辜的人，所以，我想请你高抬贵手，放了赶车的人！”

王天奇笑一笑，道：“弟妹，看来，你对魔刀会的往事了解太少。魔刀会做事，一向是斩草除根，不留余烟，凡是目睹我杀人的人，一个也别想活。”

齐夫人冷笑一声，道：“好恶毒的手段，你还是不是人？”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贤弟妹，别太激怒我，那样对你和元魁老弟，都没有好处，需知死有很多种，可以死得毫无痛苦，也可以死得痛苦万分，但最可悲的是求死难得，求生不成。”

齐元魁一提真气，道：“王天奇，用不着恶言恐吓，在江湖上走动的，若人担心生死，早就该回家抱孩子了，家岳既是死于

你的手中，我这半子之婿，也该替他老人家报仇，你过来，咱们先分个生死。”

王天奇摇摇头，笑道：“齐兄弟不是我这作兄长的小看你，你实在不配和我动手……”

声音突转冷厉，接道：“焦充、焦沛，你们去会会齐大侠。”

左右二金刚焦氏兄弟应声而出，左首的焦老大一拱手，道：“在下左金刚焦老大焦充。”

右首焦老二一拱手，笑道：“右金刚焦老二焦沛。”

焦充凶眉耸动，暴目闪光，一裂大嘴巴！接道：“你们两口子一起上吧！像你齐大侠这样的人，我们见识的太多了，浪得虚名，不堪一战，三五招就玩得接不上气……”

齐元魁怒道：“别再狂得过分，齐某人跟你们拼了！”

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接道：“老爷暂息雷霆之怒，这等末流小鬼，用不着老爷出手，由小的打发他们吧！”

人影一闪，倏忽之间，人已越过齐元魁，拦住了焦充、焦沛，接道：“两位这样身份，还不配和齐大侠动手，我陪你们玩几招吧！”

大感意外的，焦充怔了一怔，道：“小子是……”

小黑子一闪身，右手五指，疾向焦充的左腕脉门上搭去，左肘一抬，肘尖撞向焦充的“曲池穴”。

是那么轻松、飘逸，但焦充却被一下子闹得手忙脚乱，双臂全被封住，门户大开，随便一出手，就可能被中要害。

但焦充也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匆忙间，一吸真气，陡然间，向后退出了五尺。

小黑子淡淡一笑，道：“一个金刚不灵，你们左右二金刚一

起上吧！”在场三人，都算是大行家，小黑子一指一肘，使得全场中人都为之震撼不已。王天奇一皱眉头，还未来得及开口，焦充、焦沛已然合手而上。

左右二金刚，成名在一套金刚掌上，两人合击之力，威势强大无比，只听掌风呼啸，一方丈圆内，完全是逼人的劲气。小黑子衣袂飘飘，穿梭在两人掌影之中，一面高声说道：“两个金刚合手，也不过如此而已，最好是你们六魔君一起出手。”

齐元魁和齐夫人，只瞧出小黑子的身法十分灵巧，穿梭在掌影之中，未受丝毫损伤。

但王天奇和天虚子却是瞧的震撼不已，小黑子分别用一种极为神奇的步法，竟能在左右二金刚，交织绵密的掌势之中，运行自如。

小黑子启唇一笑，露出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道：“小黑子，齐大侠的车夫，两位此份德行，只配和我这样身份的动手！”

话说的很尖酸、刻薄、纵横江湖的六魔君，几时受过这样的窝囊气，焦充气满胸膛，大喝一声，劈出一拳。

脸色微微一变，王天奇一摆头，低声道：“刁朋、刁赞，你们上去，这小子来路可疑，别放过他。”

阴阳双秀才应了一声，突然欺身而上。

这两人的掌力，一阴、一阳完全是两大不相同的劲道，任何人想同时接下这两股力量，都是桩大不容易的事。

四人合手之力，果然威势大增，小黑子虽然身法奇幻，已然不足应付，只好挥掌接下四人的攻势。

左右二金刚、阴阳双秀才四人合击之力，虽然威势奇大，但小黑子指点、肘撞，全都是穿穴、斩脉的手法，竟然把四人的攻

势，完全封住。

小黑子冷然一笑，道：“六魔君大约要完全合手，才可能有点威力，少了两个人，威势减了不少。”

王天奇有些愣住了，想不到一个赶车的车夫，竟然是如此难以对付。

水火双煞星也瞧出小黑子身手不凡，低声说道：“这小子非同小可，我们也上吧！”

王天奇微一颌首，道：“下毒手，结果了他！”

水火双煞星应了一声，飞步而上，加入了战圈。

六魔君合手并攻，各施绝技，竟然无法困住小黑子。只见他掌劈指点，完全把六个人合击的攻势封住了。

齐元魁道：“观主，你一人之力，能够独战六魔君吗？”

天虚子道：“如若他不能独战六魔君，此刻早已死去多时了——”微微一笑，接道：“齐大侠放心，他还未展开反击！”

夫人叹口气，道：“我跟着元魁走了大半辈子江湖，今天才算见过一次真正的高手相搏。”

天虚子道：“这位小侠，是什么来路？两位可否告诉贫道？”

齐元魁道：“惭愧，惭愧，我只知他的小名叫小黑子，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

天虚子啊一声，未再多问，齐夫人道：“观主，元魁说的是真话，我们如若早知道他有这样一身本领，怎会让他屈于马房驯马。”

这当儿，突然小黑子发出一声龙吟般的长啸，道：“江湖上人人闻名丧胆的六魔君，也不过如此罢了，我已经领教了数十招。”

说完话，招数一变，突然间，飞身而起。

但见人影闪转，在六魔君掌力合击之下的小黑子，突然脱身而出。焦充那一掌击空，身不由己向前欺进了半尺。

六魔君绵连不绝的攻势，也因陡然间失去目标，已停顿下来。就在六魔君陡然间失去目标，为之一呆之际，小黑人由几人身侧一闪而过。

紧接着响起了两声闷哼，左右二金刚突然倒了下去。

像一阵急转的旋风一般，小黑子又疾转而回。

水火双煞星大喝一声，玄冰掌、赤焰掌，并手而出。

寒热交并，两股劲道，直涌了过去。夜色中，但见小黑子身躯闪了两闪，忽然之间，由两股掌力之间，闪穿而过。

又是两声惨叫声起，水火双煞星，一个左手抱着右肘，一个右手抱着左肘，齐齐蹲了下去。

小黑子飘忽的身法，诡异的身子，转眼之间，放倒了左右二金刚、水火双煞星四个人，阴阳双秀才虽然没有受伤，但心头所受到的震撼，简直是无法形容。

两个人望着蹲在地上的水火双煞星，呆呆出神，忘了强敌在侧。

王天奇突然一挥手，喝道：“走！”

转身向前奔去。

阴阳双秀才早已没有斗志，王天奇走至门口，两人已同时倒跃而退。

但见人影闪动，消失在夜色中。

小黑子没有追赶，却低声对齐元魁道：“老爷，这四人如何处置？”

面对着江湖上威名卓著的四位魔君，齐元魁顿有无所措施之感，轻轻咳了一声，道：“道长，如何处置这四个人？”

天虚子道：“把他们带回贵府。”

小黑子低声道：“左右二金刚受伤很重，如若不及时施救，只怕无法撑到咱们回到府中。”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六魔作恶多端，左右二金刚杀人尤多，不用救他了，能保着水火双煞星的性命就行了。”

小黑子伸手点了水火双煞星的穴道，提上篷车，齐元魁亦帮忙把左右二金刚提上车去。

小黑子恭谨地说道：“老爷，夫人，道长，请上车吧！”

齐夫人用手肘轻轻一撞齐元魁，齐元魁立时接道：“少侠，齐某人有眼无珠，这几年委屈了你，今夜里承你援手，救了我们夫妇的命，不知者不罪，如今我们知道了，怎能再这样委屈你，少侠，你请上车，我来驾……”

小黑子笑一笑，道：“老爷，不用客气，我已经习惯了。”

齐夫人道：“少侠，你不能推辞了，我们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你如再……”

小黑子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齐元魁吃了一惊，伸手扶住了小黑子，急道：“少侠……你……”

小黑子长长吁一口气，道：“我不要紧，但咱们不宜在此多留，齐爷和夫人快请上车……”

齐元魁要谦让，天虚子已抢先说道：“齐大侠，快请上车，仍然劳请这位少侠赶车吧！”

小黑子一提气，跃上车辕。

齐元魁、齐夫人相互望了一眼，鱼贯登车。

天虚子走在最后，也登上了篷车。

小黑子长鞭一挥，篷车急驰。

回到了齐家寨，不过是四更时分。

齐元魁吩咐仆从，准备酒菜，但却被天虚子伸手拦阻，道：“齐大侠，这位少侠和贫道，目下最重要的是静坐调息。”

齐夫人道：“观主说的是，我去督促他们打扫两间静室。”

目睹齐夫人离去之后，天虚子低声对齐元魁道：“王天奇今夜大挫，六魔君四个遭擒，近一两天内，也许还不会大举来犯，但却免不了……遣派人来暗中探看，齐大侠请严令贵属，不心防守。”

齐元魁道：“这个观主放心，齐某人将动员全府人手，日夜提防……”

突然叹一口气，接道：“观主，今夜之中，咱们算正式和王天奇翻了脸，小女留在王府，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天虚子道：“王天奇遣人到玄妙观接我赴宴，我已心中动疑，但却没料到他们已准备今夜动手，进入王府，我已觉出情形不对，因此，立刻发出了暗记，小红姑娘够精明，她已和我照了面……”

齐元魁接道：“道长发出的什么暗号？”

天虚子道：“我要她们尽速离开王府。”

齐元魁道：“如是她们真的离开王府，现在也该回到齐家寨了。”

天虚子摇摇头，道：“小红姑娘不会带令媛回到此地，她们应该到更安全的地方。”

齐元魁道：“到玄妙观去？”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不瞒齐大侠说，我们也有了很充分的准备，目下隐在南阳附近的人，也非贫道一人，只不过王天奇发动太快，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齐夫人缓步行了过来，低声说道：“临时打扫了两个房间，准备不周，道长和小侠，先屈就过一夜，明天，我再替两位安排两间雅室。”

玄妙观主道：“深夜劳动齐夫人，贫道等已感不安了。”

两个执灯的童子，分带着玄妙观主和小黑子行入静室。

齐元魁目睹两人去后，才叹口气，道：“夫人，你早些安歇……”

齐夫人一皱眉头，接道：“你呢？”

齐元魁道：“我怎睡得着，我去查看一下他们防守的情形。”

齐夫人道：“元魁，其实，像魔刀会六魔君那样的江湖凶人，他们也用不着夜间偷袭，就算是大白天进入府内，咱们也没法子抗拒……”

齐元魁苦笑一下，道：“话是不错，不过，至少，咱们也得布些监视暗哨，他们摸进来，咱们应该传出警讯，至于能不能抗拒得了，那是另一回事。”

齐夫人道：“我也睡不着，陪你走走吧！”

齐元魁未再多言，举步向外行去。

两人巡看了府中内外，果然全府中庄丁尽出，五步一哨，十步一桩，明明暗暗，防守得十分森严。

但齐元魁心中明白，这些森严的防卫……想对付王天奇那凶残的人物，实是不堪人家一击。

所以，齐元魁很快的改变了防守之法，要各处的明桩、暗卡，首先传警，而且一处传警，要各处响应。

巡视归来，天色已近五更，齐夫人忍了又忍，仍是忍不住，问道：“元魁，你问过宝莲的安危吗？”

齐元魁道：“问过了。”

齐夫人道：“观主怎么说？”

齐元魁道：“玄妙观主已然打出暗记，要宝莲设法逃走！”

齐夫人道：“唉！她走得了吗？”齐元魁道：“那就知道了，但愿吉人天相，宝莲能早些逃出王府。”

齐夫人凄凉一笑，放低了声音，接道：“刚才，我已把宝林遣走了。”

齐元魁道：“你把他遣往何处？”

齐夫人道：“宝莲生死不明，看样子，咱们夫妇也难逃过毒手，齐家不能不留一脉香烟，所以，我连夜遣走了宝林。”

齐元魁道：“你对他说些什么？”

齐夫人道：“什么也没有说，我只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等咱们，自然，那地方很遥远，快马兼程，也不是三五天能到的地方。”

她似乎很细心，就是对自己的丈夫，也一直不肯说出儿子遣向何处？齐元魁没有追问，只淡淡笑一笑，道：“希望魔刀会能够留下一个空隙，设下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但玄妙观主和小黑子，都还闭门高卧，似是还未醒来。”

齐元魁站在小黑子的静室前面，徘徊了良外，忍不住，点破了一片窗纸，向里望去。

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人，盘膝闭目而坐，似是入定老僧。

齐元魁暗暗忖道：他昨夜力拒六魔君，而且伤擒了对方四

人，累得口吐鲜血，大约，要多坐息一些时光……离开了小黑子的住处，又行向天虚子住的静室门外。

天虚子突然开口迎了出来，道：“齐大侠，来了许久吗？”

齐元魁道：“在下刚刚到此，道长好一些吗？”

天虚子道：“一夜坐息，内伤已愈，但不知那少侠怎么样了。”

齐元魁道：“他好像还正在坐息，没有清醒过来。”

天虚子道：“齐大侠见过他了？”

齐元魁道：“日已过午，两位都还未启门，齐某放心不下，特来瞧瞧……”

天虚子接道：“这个我知道，那位少侠的情形如何？”

齐元魁道：“我隔着窗子瞧了一眼……”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一下子跳了起来，道：“他好像有些不对。”

天虚子道：“什么不对？”

齐元魁道：“他穿着一身白衣，好像不是小黑子。”

天虚子一呆道：“你说换了一个人。”

齐元魁道：“好像如此，他穿着一身白衣，肤色也似是白了许多，当时，我觉得有些不对，但没有想出来哪里不对，道长这一问，倒使我想起来了。”

天虚子一挥手，道：“走！咱们去瞧瞧。”

齐元魁心中焦急，转身直奔小黑子的静室。天虚子顺着齐元魁点破的窗洞，向内瞧了一眼，不禁一皱头，道：“齐大侠，能不能打开门进入瞧瞧？”

齐元魁道：“尽量小心一些。”

齐元魁暗运内力，震开窗栓，取下了一扇木窗，飞身而入，打开了木门。

天虚子急急奔入门，两个人齐齐奔到了木榻前面。

齐元魁说得不错，那木榻上坐的人，不但穿着一身白衣，而且皮肤白细，任何人，都瞧得出来不是小黑子。

齐元魁轻轻咳了一声，道：“少侠，在下齐元魁……”

天虚子叹口气接道：“齐大侠，他不是小黑子，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活人。”

其实，齐元魁也瞧出了情势不对，只不过，这几天所遇所经，情势诡异多变，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看法正确。

伸手一摸，那木榻上盘坐的白衣人气息早绝，应手倒了下去。

第五回 护院武师

虽然是早已想到，齐元魁仍然大大吃了一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但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齐夫人急奔而入。

齐元魁打开那白衣人覆面长发，心头更是震骇，道：“是本寨的护院总武师。”

天虚子点点头，道：“这就有些眉目了。”

齐夫人急急接道：“小黑子呢，他现在何处？”

天虚子道：“他走了……”

齐夫人接道：“走了，为什么？”

天虚子道：“他隐名埋姓，又不肯以真实面目和你相见，旨在酬恩，两度救你们夫妇之命，也挽了贫道一劫，力斗六魔君，伤其四人，又替你们除了一名内奸，如果他只想酬报你齐大侠的恩德，他已经报完了。”

齐元魁点点头，道：“说的是，只不过，他应该告诉我们一声，他平平安安的去，我们也好放心一些。”

齐夫人道：“看他的为人，应该不会这样的不辞而别……”

天虚子突然一皱眉头，道：“齐大侠，咱们进来时，门窗未动过是吗？”

齐元魁道：“前面的门窗，都未打开。”

天虚子用手一推，后面的窗子，也紧闭着。

那是说，这座静室中，虽然多了一个齐家寨的护院总武师，但并没有人离开。

除非这位护院总武师，在小黑子离开之后，关上了门户，然后，再盘膝坐在木榻死去。

突然间，天虚子心头大震，道：“齐大侠，希望他能避过这一次劫难……”

齐元魁道：“观主说的什么人？”

天虚子道：“那位赶车的少侠？”

齐元魁道：“他不是走了吗？”

天虚子道：“贫道倒希望第一次的推想正确，他是真的走了；但我想错了，可悲的是，他没有走！……”

齐氏夫妇同时惊叫道：“没有走，那他现在何处？”

天虚子道：“木床下面。”

齐元魁吃了一惊，双手一抬，移开了木榻。

但见小黑子蜷收一腿，半伏在地上，似是睡着了一般。

前胸着地之处，有一大滩血迹。

一把锋利的匕首，放在身侧。

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小黑子的右手，是按在前胸的伤口。

齐元魁有如在胸口，突然被重重的打了一拳般，只觉得一阵头晕眼花，几乎倒在地上，大喝一声：“小黑子……”

齐元魁伸手抱去。

天虚子右手一挥，挡开了齐元魁，低声说道：“他也许还有救，但你如用力一抱，只怕真的会要他的命。”

齐元魁退后了两步，道：“该死，我早该想出他出力斗六魔君之后……耗消的内力很多，已无法自保，竟忘了派人守护了。”

天虚子沉声道：“这位护院总武师叫什么名字？”

齐夫人道：“他对敌勇猛，爱穿白衣，都称他白虎魏武。”

天虚子道：“他到齐家寨多少时间了？”

齐夫人道：“四年多了。”

天虚子右手伸出，轻轻一提，把魏武的尸体放在地上，双手捧起小黑子，放在木榻上。

这时，天虚子已经把小黑子的身躯转了过来，仰面而放，只见他右颊肿起很高，除了左胸前一刀重伤之处，右颊上，显然也受了重击。

齐元魁已逐渐镇静了下来，一日夜来，连连的奇变，使得这位颇具盛名的豪侠，顿有着眼花缭乱、无从措施的感觉。

轻轻叹息一声，道：“观主，小黑子还有救吗？”

天虚子正聚精会神查看小黑子的伤势，没有理会齐元魁。

足足查看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天虚子由怀中取出一方绢帕，拭着双手，道：“左胸一刀，深及二寸，幸好还未伤及左肺，左颊一拳很重，但骨骼未折，应该都不是致命的伤势……”

齐元魁道：“小黑子还活着？”

天虚子道：“至少，他没有死，目下只有一缕游丝般的气息，运转于心脏、丹田之间，但鼻息间，却已不见气息。”

齐夫人道：“观主，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这位少侠，中了一刀，挨了一拳之后，大概感觉着自己伤的甚重，但又不愿惊动别人，所以，他先求自保。……”

齐元魁道：“太固执了，他救了我们的命，却又不愿招呼咱们一声替他包扎伤势。”

天虚子道：“当时情况，也许很复杂，无法叫人，所以，他施用龟息方法，使血液的运行，减至最低限度，以减少流血，也减少伤疼之苦。”

齐元魁道：“龟息大法，有如此神妙的作用？”

天虚子道：“龟息大法，如到了上乘境界，可以放于水中，埋入土中，七日夜不受损伤，是一种保元护命之术。”

齐夫人道：“观主，是不是小黑子要七日夜才能醒过来？”

天虚子道：“不是，龟息大法最高成就，可撑七日夜不受伤害，这位少侠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醒来，贫道不敢断言，不过，目下咱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替他敷药包伤。”

齐元魁拿来了金创药物，天虚子动手，先洗去了小黑子身上的血污。

这时，天虚子发觉了一个很大的隐秘，那就是小黑子身上的肌肤很白，和他脸上黑色的肤色，完全不同。

敷好了药物，包扎起伤口，天虚子又查看了小黑子的脉搏，苦笑一下，道：“齐大侠，咱们从现在开始，分班守在他的身旁，等候他醒来。”

齐元魁道：“没有法子要他马上醒过来吗？”

天虚子道：“他在施展龟息大法时，就应该想到天亮之后，咱们就可能发觉，所以极可能很快醒来……”

略一沉吟，接道：“白虎魏武的原因，咱们只是推断，也许中间还有更曲折的内情，这要等小黑子清醒之后，才能说个明白！”

谈话之间，小黑子突然睁开了眼睛，胸前一阵快速的起伏，吐了一口长气。

挣扎着准备站起来，齐夫人却一把按住了小黑子道：“你伤势刚包好，不宜摇动。”

小黑子笑一笑，道：“不要紧，我伤并不太重……”

一面挺身坐了起来。

天虚子合掌一笑，道：“少侠，受伤既非很重，何以要施展出龟息大法，以保元气？”

小黑子望了望蜷伏在屋角的尸体，道：“据他说，还有人在等候他的回音，所以，我不得不下毒手，先把 he 震毙，我那时，体能还未全复，又被他刺中一刀，打中了一拳，又担心那等待覆命的强敌找来，所以，布置疑阵，闭上门窗，躲在木榻之下……”

略一沉吟，接道：“也许，那隐在暗中等候回音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住的地方，白虎魏武一死，他们也无法找我，至于我施用龟息大法，一则可以使外伤止血，但主要的还是内疲未消，准备借龟息大法，使内疲早消。”

天虚子微微一笑，突然转过话题，道：“少侠可否把姓名见告，我们总不成一直叫你小黑子吧？”

小黑子沉吟了一阵，道：“奶奶再三告诫于我，不许说出姓名，我此来只是代我奶奶他老人家酬恩……”

齐夫人接道：“你已经救了我们夫妇两次，如是为了酬恩，这恩情你已经报过了，何况，你已为我们受了重伤。”

小黑子微微一笑，道：“夫人的意思是……”

齐夫人接道：“我的意思是，你的恩情已酬，如是你伤势已愈，可以回去了，用不着卷入这场漩涡中了。”

小黑子笑一笑，道：“夫人只说对了一半，我急于恢复疲劳，

确实准备回去一趟。面对着江湖中第一流的强敌，齐家寨的众多武师护院，已然形同虚有，我必得回去，告诉奶奶，也好增派人手助我……”

齐元魁接道：“这个，要我们夫妇如何敢当，为我们齐家的事，不能把你们一家人都拖入是非漩涡之中。”

小黑子笑道：“我奶奶虽然已过七旬，但她老人家很任性，也很高傲，她一生之中，只有助人，从未受过别人点滴恩情，你齐爷……”

齐元魁又摇手又摇头的说道：“少侠，别这样叫我，齐某人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小黑子笑一笑，改口说道：“齐大侠帮助她，是她一生中，唯一受人的一次帮助，所以她念念不忘，其实我奶奶要酬报你齐大侠的恩情，真正受惠的是我。”

齐元魁道：“这话怎么说？”

小黑子道：“我武功不济事，她老人家为了要遣我来此酬恩，只好督促我进修了，把她许多不传之秘，都破例的传授给我，费了她一年多的心血，使我武功有了极大的进境。我是不是因为你齐大侠而身受其惠呢？”

天虚子道：“目下情形变化得太快，少侠如若没有什么顾虑，还望见告一下姓名，彼此之间，既好有个称呼，也可坦诚的共商拒敌之策。”

小黑子沉吟了片刻，道：“在下复姓东方，单名一个雁字。”

天虚子道：“那就难怪你这一身惊人的艺业了，原来，小侠是东方世家中人。”

齐元魁道：“武林中三大世家，齐某人只是耳闻，想不到竟

结识了东方少侠。”

东方雁道：“齐大侠言重了。”

齐夫人插口说道：“观主、东方少侠，酒宴已摆在大厅之上，少侠伤势如若无事，咱们去边吃边谈吧！”

东方雁笑一笑道：“诸位先行一步，我洗清脸上易容药物就去。”

天虚子摇摇头，道：“东方侠，最好不要洗去脸上药物，就目下形势而言，咱们不应使敌人对我们知道得太多。”

东方雁道：“观主说的是！”

抬腿跨下木榻。

天虚子伸手抱起了白虎魏武的尸体，放在榻上，用被单罩了起来，道：“此人死亡之事，不可泄漏，齐大侠派两个心腹之人，躲在暗中，监视此处。”

齐元魁点点头，安排了监视之人，才和东方雁、天虚子等，行入大厅。

厅中酒宴早已摆好，四个人各据一方。

进了一些酒菜，齐元魁挥手摒退厅中的酒童，才长叹一口气道：“观主的功力恢复了吗？”

天虚子笑道：“贫道体能已复……”

目光转注东方雁的脸上，接道：“东方少侠准备回去一趟搬取救兵，自然是好，但目前齐家寨中情形，只怕无法让少侠离去。”

东方雁道：“在下也正感为难，白虎魏武身为齐家寨的总武师，但竟然私通魔刀会，在齐家寨中定然还有他们的手下了，王天奇拦劫不成，遣人行刺，又未见回音，想来是不会甘心，只怕

还会有不利咱们的行动，恐在离去之后，齐家寨实力更为单薄。”

天虚子道：“不错，所以，东方少侠不能离去，东方世家距此，在千里以上，往返最快也要七日时间，这七日重要得很——”

东方雁道：“既然如此，在下就不离开了。”

天虚子道：“这附近，贫道也早已布好了一些人手，他们的身份，比贫道更为隐秘，王天奇虽然机诈万端，谅他也查不出来，目下情势紧急，贫道只得先行调动他们一些人手，施援齐家寨了。”

东方雁道：“观主，是否想借齐家寨，先和他们来一次实力拼战。”

天虚子点头道：“贫道确有此意，希望在这一战中，能找出王天奇身后人物的来历。”

齐夫人突然接口说道：“元魁，那白虎魏武就作了奸细，只怕护寨武师之中，还有别的奸细？”

天虚子道：“好在白虎魏武的死讯，知晓的人不多，咱们就用死去魏武，查明敌人的奸细。”

齐元魁：“观主之意，可是要人假冒白虎魏武的身份？”

天虚子道：“贫道正是此意。”

齐元魁道：“妙啊！道长计谋高明得很，……”突然一皱眉头，接道：“只是谁能扮成白虎魏武呢？只怕得劳动东方少侠了。”

天虚子摇摇头，道：“东方少侠是拒敌的奇兵之一，如何能假扮魏武……”

齐元魁接道：“这个，就很难找出一个适当的人了！”

天虚子道：“目下咱们人手单薄一些，只怕有劳尊夫人了。”

齐元魁道：“她能够担当得了吗？”

天虚子笑一笑，道：“尊夫人之心计、理智，都足可应付，同时，我也瞧过了魏武的身份，他属短小精干的一类人物，由尊夫人假扮白虎魏武，一切很合适——”神情突然间，转变得十分严肃，接道：“白虎魏武既然被敌方收买，贵寨武师中，很可能潜伏着敌方的高明人物，尊夫人再引出内奸时，处境定然十分危险——”

齐夫人接道：“贱妾生死，不足挂虑，观主不用多虑。”

天虚子缓缓由衣袖之内，取出一个长约七寸，粗若鸽卵的银筒，接道：“齐大侠认得此物吗？”

齐元魁凝目瞧了一阵，摇头道：“齐某见识不博，不识此物！”

天虚子道：“江湖上三大绝毒暗器之一的七绝追魂针，就是此物。”

齐元魁啊了一声道：“在三绝毒暗器中，排名第一的七绝追魂针？”

天虚子道：“贫道曾托一位精通岐黄之术的老友，花费了五年的工夫，制成了一种使人麻醉的药物，淬成一种不伤人命的毒针，此物既可七针并发，也可一针二针的射出，发出无声，一丈内，极少有人能够避开，夫人持此七绝针筒，当可应付强敌了。”

齐夫人伸手接过，双手有些微微的发抖，想不到这暗器，七绝追魂针筒，竟落在自己的手中。

天虚子又详细的解说了用法之后，接道：“这筒内，共有一百一十五枚毒针，可以连绵不绝的打出，就算王天奇那等的高手，仗此针筒也可应付，不过，如非必需，夫人最好不要施用，而且，筒中毒针使人麻醉的时效不长，大约有顿饭工夫左右，夫

人射倒对方后，最好能及时点了他们穴道，取下毒针，因只有一百一十五枚毒针，遗失一枚，就少了一枚，配制不易。”

齐夫人点头道：“贱妾明白。”

天虚子望望天色，道：“贫道已放出联络信号，希望他们在天黑之前，能够有几人赶到齐家寨来。”

齐元魁突然想到了秋飞花，道：“观主，那位秋飞花，会不会来？”

天虚子道：“如若他的事情办好了，他应该赶到此地。”

齐元魁轻轻咳了一声，道：“观主，那位秋飞花是不是你们的门下？”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齐大侠已非外人，贫道就直说了，秋飞花是我们几个人合力造就的一位后起之秀，所以，贫道虽然传授过他的艺业，但他并非贫道的弟子。”

东方雁插口道：“那两位传授秋飞花武功的，都是什么人？”

天虚子道：“一位觉元上人，另一位，请恕贫道不便讲了。”

东方雁缓缓说道：“这么说来，那位秋兄的武功，定然是十分高明了。”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秋飞花的武功不错，兼得了我们三人之长，但如他和东方兄的武功相比，那又差上一截了。”

东方雁听那天虚子说出秋飞花，兼得众人之长，不觉之间，动了好强之心，很想和秋飞花一较身手。

但天虚子早已洞悉了东方雁的心意，言语间，化解了东方雁的心中块石。

天虚子话锋一转，道：“东方少侠，你的伤势如何了！”

东方雁道：“不碍事了，晚辈已完全恢复。”

天虚子道：“那很好，咱们可以提出水、火双煞星问问他们了？”

天虚子笑一笑，接道：“贫道认为齐大侠提人的时候，最好能把他们分开提上来。”

齐元魁道：“好，我亲自去提他们一人来。”

举步向外行去。

齐夫人低声道：“等一等，我陪你去。”

两人联袂离开了大厅，片刻之后，提来了石老大。

他穴道未解，无法站立，双腿一软，跌摔了下去。东方雁缓步行了过来，伸手一掌，拍活石老大的穴道。

天虚子冷然一笑，道：“石老大，看清楚目下的情形，贫道不愿多费唇舌。”

东方雁在解开他麻穴的同时，顺手点了他双臂上的穴道，此刻，他虽然口可言，身子可动，但双臂却无法运用。

轻轻咳了一声，石老大缓缓应道：“你要问什么？”

天虚子道：“贫道问什么？似乎是用不着你石成限制了。”

石成沉吟了一阵，道：“石某人可以说！”

天虚子道：“不错，你可以不说，但你该知道那不说的后果，你一生中不知用多少手法整治别人，当知以牙还牙，那份痛苦如何？”

石成道：“你身在玄门，自鸣仁侠，难道也用恶毒手段整人吗？”

东方雁接道：“姓石的，别忘了还有齐大侠和区区在此，就算观主心存仁慈，下不得毒手，但在下可下得毒手……”

声音突转冷厉，接道：“现在，咱们先把事情说清楚，你只

有三个机会，第一次，你不回答，我点你五阴绝穴，第二次不回答，我残你双目，第三次不回答，你永远不要回答，因为，你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对这位年轻人，石成心中先就生出三分畏惧，呆了一呆，道：“你是谁？”

东方雁道：“你还不配问我的姓名？”

天虚子冷冷一笑，道：“石成，你知道，如是你不肯说，令弟定然会说，你又何必强忍受那些椎心刺骨的痛苦呢？”

石成道：“我说了，你们如何对付我？”

天虚子道：“那要看你了。”

石成奇道：“看我？”

天虚子道：“是的！你如能洗心革面，从此退出江湖，贫道就放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留一半武功。”

石成道：“废了我的武功，那还不如杀了我！”

天虚子道：“你听清楚，贫道说的是只留下你一半的武功，废了你恶毒的赤阳掌力，但不破你的真气，这该是最宽大的处置了。”

石成道：“我如说愿意洗心革面，你们是否相信？”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贫道自然不会相信这样真实的心愿，但你可以放心，贫道出口的话，一言九鼎。”

石成突然叹口气，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天虚子道：“王天奇是不是魔刀会中的莫冲？”

石成点点头，道：“不错。”

天虚子道：“王天奇是不是你们的首脑人物？”

石成道：“这话要看怎么说。”

天虚子笑一笑，道：“阁下何不说得清楚一些？”

石成道：“我们六个人，确实听从王天奇的令谕行事，不过……”

似有警觉，突然住口不言。

天虚子道：“阁下为什么不说了？”

石成面上突然泛现出惊骇之色，道：“我，我……”

“我”了半天，“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天虚子冷冷说道：“阁下可是很害怕吗？”

石成完全没了江湖人的气概，点点头，道：“我是有点害怕！”

天虚子道：“你泄漏了内情，可能会死，是吗？”

石成默认不错。

天虚子道：“石老大，你仔细想想看，泄漏了内情，你可能死去，若你不说，现在就要尝着无比的痛苦之后而死。”

东方雁突然站了起来，道：“观主，这种作恶多端的人，用不着劝以仁义了，还是让在下对付他吧。”

天虚子道：“石老大，你再想想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决定一下，如是你执意不说，贫道也只好不管了。”

东方雁人已大步行了过来，直逼到石成的面前。

天虚子缓缓说道：“石老大，你自己捉摸了，如是你执迷不说，贫道也无法保证你安全了。”

石成双目投注在东方雁的脸上，神色间，一阵惊骇。

但他仍然咬着牙关，一语不发。

东方雁扬起了右手，道：“你们六魔君，在江湖作了无数的恶毒，今日你该尝尝五阴绝穴被伤的滋味了。”

石成叹口气，道：“朋友，你如是自命为侠义上人物，那就

给我一个痛快。”

忽然间，这位极端怕死的魔君，竟是变得不怕了。

东方雁扬起的右手，正待落下，天虚子突然道：“少侠住手。”

举步行近石成，接道：“石老大，千古艰难为一步，什么事，使你连死亡也不害怕了。”

石成道：“……我……唉！天下确有比死亡可怕的事情。”

天虚子道：“好！咱们不谈生死之事，你作了一辈的孽，难道就不愿在临死之前，做一件有益于武林的事吗？”

石成道：“要我做什么呢？”

天虚子道：“告诉我们，在王天奇的背后，还有什么人物？”

石成沉吟不语，但脸上忽青忽白，显然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激动。

天虚子一面示意东方雁暂缓下手，一面说道：“石老大，你如是真的心有畏惧，说过内情之后，咱们让你选择一个死的方法，你杀人无辜，两手血腥，如能死得舒服一些，也应该很满足了。”

石成长长叹息一声，道：“如果你们肯相信我，那就听我一句话。”

天虚子道：“只管请说。”

石成道：“诸位立刻快点离此，也许还来得及……”

天虚子微微一笑，接道：“我们为什么要跑？”

石成叹道：“王天奇只不过身份略高过我一些罢了，单是在王府中，就有好几个身份高过他的人。”

天虚子嗯了一声，道：“他们表面的身份很卑微，是吗？”

石成道：“我们只知道王天奇听命行事，但却从未见过什么

人下令给他，他们有时用传单之术交谈，有时关在密室内密商，总之，他们的行动很隐秘，但王天奇受命行事，王府中隐有身份高过他的人，决不会错。”

东方雁道：“你一直没有见过，怎敢如此肯定？”

石成道：“我从神色中可以看得出来，更重要的是，王天奇常常推翻他自己的决定。”

天虚子点点头，道：“很有道理，不过，阁下既瞧出这些蛛丝马迹，难道心中没有一点怀疑吗？”

石成道：“有倒是有一个……”

东方雁接道：“什么人？”

石成道：“他的儿子。”

齐夫人怔了一怔，道：“你是说王少堂？”

石成道：“不错，王少堂。”

齐夫人道：“他不是王天奇的儿子吗？”

石成道：“不错，他是王天奇的儿子，但儿子的身份，却高过老子很多。”

齐夫人道：“天下哪有这种事情，作老子的会怕儿子吗？”

石成道：“我说的是事实，有几次王天奇已经决定的事……和王少堂谈过几句话后，突然又改变了决定。”

齐夫人道：“这当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天虚子道：“除了那王少堂之外，阁下心中还怀疑些什么？”

突见人影一闪，大厅外行进来一个花甲老人。

来人穿着一身粗布长衫，似是府中的仆从。

布衣老人一扬手，石成惨叫一声，倒了下去。

布衣老人出手击倒了石成之后，伸手在脸上一抹，露出了本

来面目。

赫然竟是王天奇。

天虚子冷冷说道：“杀人灭口。”

王天奇哈哈一笑道：“谈不上杀人灭口，兄弟来此是希望和道兄谈谈。”

天虚子道：“此厅中都不是外人，有什么话，只管请说了。”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人多耳杂，兄弟想和道兄密谈一番。”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王兄，贫道和这几位，都是无话不谈的人，如是你可以和我谈，也可以对他们说了。”

王天奇略一沉吟，道：“石成泄漏了不少隐秘吧？”

天虚子道：“不瞒你王兄说，他刚刚说到了重要的地方，就被你王兄一掌毙了。”

王天奇道：“我听到了几句，他知道的，大约就是那么多了。”

天虚子道：“王兄肯如此不吝赐教，想来，定然有条件了？”

王天奇道：“不错，只要你观主肯交出鹰图玉珮，在下就可以奉告诸位心中欲知晓的秘密。”

天虚子道：“咱们还不知你王兄告诉我们的内情价值如何？贫道不便骤作应允。”

王天奇道：“道兄，咱们合者两利，分则两伤……”

天虚子道：“王兄是否可以说得详细一些。”

王天奇道：“在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诸位以飞鹰图、寒玉珮，交换诸位欲想知晓的隐秘。”

齐夫人道：“如是我们不答应呢？”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魔刀会当年纵横江湖，但那只是求利的组合、计酬杀人罢了，这不足对江湖构成大害。”

天虚子道：“目下的情形呢？”

王天奇道：“关系着整个江湖的安危大局。”

齐夫人道：“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人？”

王天奇道：“不错，在下就是其中之人。”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笑道：“贫道明白了——”

王天奇一怔道：“你明白什么了？”

天虚子道：“鹰图、玉珮能助你摆布他们吗？”

王天奇道：“观主想知道什么？”

天虚子道：“至少我知道了鹰图、玉珮对你很重要。”

王天奇似是有意的避开鹰图、玉珮，说道：“观主决定了吗？”

天虚子道：“不瞒王兄说，这件事贫道一人也作不了主。”

王天奇道：“那是说——”

天虚子道：“贫道一人无法作主，自然得和人商量了！”

王天奇神情突然间，变得十分冷肃，缓缓说道：“此事重大，观主和贵友商量此事时，最好先说明白。”

天虚子道：“贫道想先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处，才能说服他们答允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

王天奇冷冷地接道：“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对诸位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天虚子仍然是心平气和地笑道：“王兄，可否说得具体一些。”

王天奇道：“在下如若不和诸位合作，只怕诸位难逃杀身之祸……”

东方雁冷哼一声，接道：“就凭你阁下吗？”

王天奇目光转过东方雁的脸上，神情肃然地说道：“你可是

觉着胜过六魔君，就可以凭仗武功，躲过这番劫难吗？……”

天虚子深恐两人立刻冲突起来，立刻接口道：“王兄，如是你说出一些较具体的内情，在下相信，我们有商量的余地。”

王天奇似是很难，沉吟了良久，道：“今夜三更之前，道兄如有胆义，请到卧龙岗下的药王庙中一行……”

天虚子道：“王兄的意思是……”

王天奇冷冷道：“这要你自己去想了，我能泄漏的，就是这些了，明日中午，我再来此，但希望观主届时能够给我一个答复。”

也不待天虚子再答话，飞身一跃，破屋而去。

望着王天奇消失的背影，齐夫人冷哼一声，道：“观主，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分明是一个陷阱，要引你入内。”

天虚子摇摇头，道：“他表面上活得很快乐，内心中却有着无比的痛苦，飞鹰图、寒玉珮，似是能帮他解除这些痛苦，所以，他对此二物，有着无比的期望，此二物未到手之前，决不会加害于我。”

东方雁道：“那观主是否准备赶到那药王庙去瞧瞧呢？”

天虚子道：“自然要去……”

东方雁急道：“王天奇决不是君子人物，观主不能以君子相待。”

天虚子道：“我明白，不过，他目下的处境，显然是十分情急，虽然极力保持着镇静，但我瞧得出他情急之色。”

谈话之间，齐元魁已去而复返。

东方雁道：“还有一个石老二，怎不把他提出来问个明白了。”

天虚子道：“不错，至少石老二的话，可以给我们作个参考，不过，先把石成的尸体搬下去。”

齐元魁立刻过来，带入石老二。东方雁冷笑一声，道：“石老二，你怕不怕死？”

这等问法，也是审问敌人中，另开生面的问法了。

石老二目光先转动，四顾了一眼，道：“我们老大呢？”

东方雁道：“石老大死了，你如果不怕死，咱们就送你到鬼门关中和他见面，你也不用回答咱们的问话。”

石老二道：“什么人杀了我老大？”

东方雁冷冷说道：“这用不着你管了，反正你是我擒下的，如是想报仇，尽量找我就是。”

天虚子笑一笑，道：“我们可以告诉你什么人杀了石老大，不过，要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石老二冷冷说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天虚子道：“我想知道你们真正的幕后人物是什么样的人？”

石老二道：“我们听王天奇之命，王天奇听什么人，我们就不清楚了。”

东方雁冷冷说道：“看来你石老二比石老大还要顽强了。”

石老二道：“在下说的句句真实，阁下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的事了。”

东方雁道：“你们六魔君在江湖之上，杀了很多入吧？”

石老二怔道：“杀了不少。”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那很好，你自绝呢？还是要我动手？”

石老二道：“在下说得很真实，诸位不肯相信……”

东方雁右手疾出，扣住了石老二的右腕脉穴，道：“可是想

知道杀死石老大的人吗？”

石老二道：“难道不是你们？”

东方雁道：“不是，杀死石老大的是王天奇。”

石老二怒声喝道：“王天奇呢？”

东方雁道：“走了，杀石老大后，就离开此地。”

石老二道：“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东方雁道：“因为，他杀的是石老大，不是我们的人。”

石老二道：“你难道也不明白他是在杀人灭口吗？”

东方雁道：“其实石老大和你一样，也不知道什么？”

石老二怒道：“王天奇也不过是一个听命行事的杀手而已，只不过，他的身份，比我们稍高些罢了。”

东方雁道：“那已经足够了，你们兄弟，至少要听他之命。”

天虚子道：“王天奇手段恶毒，两位在他手下听差，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了。”

石老二冷笑一声道：“诸位和王天奇又有何不同？”

天虚子道：“很大的不同我们虽然也杀人，但为义理而杀，而且，我们也不会杀像你石老二这样的人。”

石老二一呆，道：“为什么？”

天虚子道：“因为你心切兄仇，咱们杀了你，岂不是要你死不瞑目。”

石老二道：“道长的意思呢？”

天虚子道：“放了你……”

石老二有些不信地道：“此言当真？”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贫道几时说过谎言了？”

目光转到东方雁的脸上，一合掌道：“施主，请看在贫道的

面上放了这位石施主吧！”

东方雁呆了一呆道：“放了他？”

天虚子道：“是的，希望施主能给贫道一个面子。”

东方雁无法了解天虚子的心意，但他知道天虚子定有用心，当下说道：“道长这么说，在下就只好从命了。”

挥掌拍活了石老二两处穴道。

天虚子一挥手，道：“石施主请便吧。”

石老二大感意外地呆了一呆道：“你们真的就这样放了我吗？”

天虚子笑道：“石施主好像有些不信，是吗？”

石老二道：“我石老二走了大半辈江湖，还没有遇上过这等便宜的事，所以……”

天虚子接道：“但这一次，被你石施主遇上了，你请吧。”

石老二暗中运气，提聚了功力，向外行去。

天虚子紧随在石老二的身后，向外行去，一面说道：“贫道送施主一程。”

石老二步出厅外，一挥手，道：“道长这份情意，石某人记在心中了，不敢有劳。”

纵身而起，快步如飞地向外奔去。

东方雁目光凝注在天虚子的脸上。“道长，为什么放了他？”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东方世兄，王天奇不会放过他，要他死于王天奇的手中，比死在咱们手中，岂不更有着报应感吗？”

回顾了东方雁一眼，接道：“世兄，请留此坐镇，贫道想去药王庙中瞧瞧去。”

东方雁道：“观主，在下和你同去如何？”

天虚子摇摇头，笑道：“不用了，贫道一个人行动也方便些，……何况，齐家寨也需要东方世兄坐镇。”

突闻一阵急厉的啸声传过来。

齐元魁脸色一变，道：“有人来了。”

东方雁飞身一跃，冲了出去。

只见一个身着蓝衫的少年，急急如飞而来。

来人迅如闪电，一眨眼间，人已奔行大厅外面，东方雁冷笑一声，道：“什么人，还不给我站住。”

喝声中，飞扑而上，劈出一掌。

蓝衫少年右手一挥，硬把一掌接了下来。

双方身子都在空中，对了一掌。

砰然一声之中，两个人都由空中落了下来。

双方半斤八两，平分秋色。

蓝衫人脚落实地，微微一笑，道：“阁下很高明。”

东方雁道：“彼此，彼此。”

天虚子已然快步行了出来，哈哈一笑，道：“两位终于碰面了。”

原来，来的蓝衫少年正是秋飞花。

两人对了一掌之后，彼此都生出了敬慕之心。

天虚子快步行到两人之间，接道：“飞花，快去见过东方少侠。”

秋飞花对天虚子极为恭顺，一欠身，道：“晚辈遵命。”

缓步行近东方雁，一抱拳，道：“在下秋飞花，见过东方少侠。”

东方雁还了一礼，道：“不敢，不敢，兄弟东方雁，久闻秋

兄之名，今日有幸一会。”

秋飞花回顾了天虚子一眼，低声道：“师伯、东方兄，咱们到厅中谈谈吧。”

几人重回大厅，落座之后，齐夫人亲自替几人奉上香茗。

天虚子喝了一口茶，说道：“飞花，只有你一个来吗？”

秋飞花道：“详细情形，弟子还不知道，常师兄到此之后，想必有详尽的报告。”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你来得正好，我有要事，正需离开此地一行，你来了，我也可以放心离去了。”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师伯要到哪里去。”

天虚子笑道：“我去查证一件事……”

东方雁接道：“观主，在下和观主同去如何？”

天虚子道：“好吧！东方少侠既然一定要去，贫道多了一个很好的帮手，自然是好，不过，东方少侠要去时，希望能答应贫道两个条件。”

东方雁道：“观主请说。”

天虚子道：“咱们此去，用智为上，希望东方少侠能听从贫道的话……”

东方雁道：“理该如此。”

直待两人的话谈完，秋飞花又低声说道：“三师伯要哪里去？”

天虚子道：“正要给你说明。”

当下把王天奇约会经过之情，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师伯，可要我们接应一下吗？”

天虚子摇摇头，笑道：“用不着了，有东方少侠相助，已足

可应付强敌，就算不能胜敌，也可全身而退。”

秋飞花也不再争辩，望望天色，道：“两位也该动身了。”

天虚子点点头，步出大厅。

东方雁紧追身后，道：“观主，咱们可要改扮一下吗？”

天虚子笑一笑，道：“东方少侠，贫道想好了一个方案，但不知少侠你是否同意？”

东方雁道：“观主识见，必极高明，在下岂有不从之理。”

天虚子低声说出了胸中的计划。

二更过后，荒凉的药王庙，陡然间，掠入了两条人影。

火光一闪，亮起了一枚折子，两个全身黑衣的佩刀大汉，鱼贯行入了大殿之中。

供台上长明灯早已油干、信枯，积满了灰尘。

但两个大汉似是早已有备倒出灯中积尘，换过灯信，加添了随身带来的香油。

幽暗的大殿里立刻被灯光照得一片明亮。

两个黑衣大汉望望四周的积尘，皱皱眉头，左首一人低声说道：“田老二，这座大殿，至少有十年没有打扫过了，要把它打扫干净，只怕得费大把力气。”

右首大汉苦笑一下，道：“有什么法子，不打扫也不成啊！”

两人皱着眉头，动手打扫起来。

足足化去了半个时辰，才把大殿上的积尘清除完毕。

但两人已然变了样子，黑色的衣服上，有如被人洒了一层面粉，双手和脸上却又是一片黑。

彼此望了一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那被称田老二的大汉，低声说道：“王老大，瞧你那德行，哪

里还像人样子？”

姓王的打个哈哈，道：“你小子是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你那样子，只怕比我也好看不了多少呀！”

田老二道：“咱们出去找处有水的地方洗洗吧？”

王老大道：“洗洗？我瞧你小子是永远开不了窍。”

第六回 公私分明

田老二呆了一呆，道：“王老大，这我就不懂了，咱们一身积尘，满脸黑灰，难道很好看是吗？”

王老大道：“咱们打扫这座大殿，比要我杀它几个人还要难过，只要看到咱哥们这副样子，都知道出的气力，你如去一洗，洗得白白净净，谁知咱们这份累法？”

田老二突然放低了声音，道：“老大，你门道多，耳朵长，可听过今夜来的什么人吗？”

王老大抬头望了天上的星辰一眼，道：“晨光还早，你小子是考验我？”

田老二道：“老大，兄弟是领教？”

王老大放低了声音，道：“你小子问对了地方，听说这次来的不止一位……”

突然“咯”的一声，似是有一物落在大殿外的砖地上。

王老大陡然住口道：“什么人？”

田老二道：“这地方哪来的人，一定是野猫走过房顶，踢下一块瓦片。”

王老大道：“不成，咱们得出去瞧瞧才能放心。”

田老二没有法子，跟在后面，道：“这地方十几年没有来过人，怎会这么巧的今晚上就有人来……”

语未说完，那走在前面的王老大，突然一跤向前跌去。

田老二究竟是久经走动的老江湖了，立刻心生警觉，陡然停下了脚步。

但太晚了，对方的手法太快，田老二还未叫出口，人已被点中了穴道。

事情就有那么一个巧法，这位王老大和田老二，一个留着长长的胡子，一个光着下巴。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王老大、田老二又出现在大殿门外。两个人仍然穿着那积满灰尘的衣服，脸上也抹上了许多积尘。

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夜空中突然传来了王天奇的声音道：“王大、田二，大殿打扫好了没有？”

王大一欠身，道：“打扫好了。”

就在他欠身行礼的当儿，一条人影，已落在大殿门口了。

来人正是王天奇，两道森冷的目光，盯注在王大的身上瞧着。

他似是想说什么，但还未来得及开口，几声汪汪狗叫，大门外，鱼贯行入了一群人来。

当先两个，身穿及膝麻衣，左首一个身背一支丧门杖，右首一人，右手执着一块铁牌，铁牌上写着四个血红色的大字“勾魂拘牌”。

站在大殿右首的田二，抬头望了一眼，心头忽然一震。

原来，当先而入两个人，长相实则不敢恭维，左面的麻衣人一张大麻脸，两面的额头奇宽，大蒜鼻子，红鼻尖，一对大眼睛，不停的来回转动。淡黄色的长发，长垂在肩上。

右首的麻衣人，一张金黄脸，由顶门到下颚，少说也有一尺六寸长。

田二望了两人一眼，立刻垂下头去。

王天奇一抱拳道：“兄弟王天奇，恭迎特使。”

只听汪汪两声，两只奇大的藏犬，分别扑向了守在殿门口的王大、田二。

殿中的灯光，照射了出来，只见两只高大的藏犬，大口怒张，白牙森森。

王大、田二骇然地向后退了一步，但两人还算沉得住气，没有双双出手。

左首麻衣冷冷说道：“这两人靠得住吗？”

王天奇道：“兄弟手下的人，自然是靠得住了。”

两个麻衣人看了两人一身尘土，脸上也沾满灰尘，不禁微微一笑，道：“王兄，你这属下看来十分辛苦，应该好好的奖励一下。”

王天奇道：“两位吩咐，兄弟自当从命，那是他们两位的造化了。”

左首麻衣人突然放步行入了殿之中，回顾了一眼，道：“王兄，这地方很少有人来过吧？”

王天奇道：“不错，这地方十分荒凉，方圆数里内，没有人家，药王庙香火早绝，兄弟已派人查过，很少有人到此。”

左首麻衣人道：“好极了，特使一向喜欢冷静所在。”

两个麻衣人口中说话，右手却松开手中的藏犬。

两条藏犬汪汪叫了两声，疾向外窜去。

两个麻衣人这才转身，望着大门口处，高声说道：“请特使大驾入殿。”

原来，行入大门的一行人，突然又向前行了进来。

那是四个穿着黑衣的大汉，鱼贯行了进来，分站在大殿门外两侧。

另四个黑衣大汉，迅快的进入殿中，分守在四角。

紧接着，又行入两个穿着蓝衣的童子，抬着一张虎皮金蛟椅，行了进来。

两个蓝衣童子放好虎皮金蛟椅，垂首站在大椅两侧。

这一阵排场过后，另两个穿着黑衣的大汉，才抬着一顶小轿，直行入大殿之中。

田二暗中数计一下，八个分守在殿内、殿外，两个抬轿的黑衣大汉，再加上两个黑衣童子共有一十二人。

可算上两个麻衣人，共有十四个人，这些人似都是护卫从人，那坐在轿子中的人，才是特使了。

看来，这特使的架子不但很大，而且，是一位很重要的人。

很可惜的是，王大、田二两个人，都被那些站在殿门外面的黑衣人遮住视线，无法瞧到殿中景物。

那王大还沉得住气，田二却无法按住好奇之心，悄悄移动身躯，找到了一个空隙，向里面望去。

只见一个小轿子移动，行出一个全身黑衣、身材娇小的黑衣人，一进殿，坐在了虎皮金蛟椅上。

这黑衣人全身上下，都被一种黑衣掩遮，头上也戴着一顶很奇怪的帽子，把整个头脸都掩遮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只见那位坐在椅子上的黑衣人，两道目光，回顾了一眼，婉转吐出一缕清音，道：“哪一位是王天奇王舵主。”

王天奇一急步行了过去，一抱拳，道：“王天奇见过特使。”

田二心中一动，暗道：“原来，这位特使竟然是一个女人。”

黑衣女道：“听说，你吃了很大的亏。”

王天奇道：“是的，属下无能，还请特使作主。”

黑衣女道：“哦！可不可以把详情说明一下。”

她说话的声音娇媚动听，而且措词也很客气。

王天奇道：“属下和他们动手一次，六魔君损伤了四个人。”

黑衣女道：“是死了，还是被人家活捉去了？”

王天奇道：“左右二金刚，身受重伤被抢；水火双煞星，被人活捉。”

黑衣女道：“哦！这一仗真是不划算，咱们损失如此之大。”

王天奇道：“属下愿受责罚。”

黑衣女的口气，突然一转，有些哀伤的道：“这实在也怪不了你，因为敌人太强了，是吗？但不知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王天奇道：“那是一位出家人，也是昔年主持追剿魔刀会的首脑之一。”

黑衣女道：“真是啊！冤家路窄，你在魔刀会时，他苦苦追杀你，想不到你换了王天奇的身份之后，他仍然不放过你。”

王天奇道：“特使明察。”

黑衣女道：“那人可是一位三清弟子吗？”

王天奇道：“正是一位三清弟子。”

黑衣女道：“是不是那主持玄妙观的观主天虚子？”

这话不但使殿门外王大、田二心头一震，就是王天奇也听得大大的震动一下。

尽力掩饰着内心的震动，王天奇缓缓地说道：“特使耳目灵敏，观察无微不至，玄妙观主天虚子实是一位劲敌，应该早些除去。”

黑衣女点点头，道：“说的是啊！但不知你王兄，是否已有除他之策了？”

王天奇道：“属下智能有限，武功不高，想不出除去天虚子的良策，盼望特使指点一二。”

黑衣女道：“你这么谦虚，我只好代劳了，不过你——”

王天奇接道：“特使但请吩咐，属下全力以赴。”

黑衣女道：“你要想个法子，把他诱入我设下的埋伏中。”

王天奇道：“那老道士狡猾得很，诱他进入设下的埋伏，不是易事。”

黑衣女点点头，道：“倒也有理，但王兄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

王天奇道：“如是特使有杀死他的把握，咱们何不直接找他挑战去？”

黑衣女轻轻叹息一声，道：“王舵主的意思，是要我抛头露面的向他挑战？”

王天奇呆了一呆，道：“属下的意思是先把玄妙观主天虚子除去，咱们就少了一个劲敌。”

黑衣女哦了一声，道：“王兄，想法子把他诱入这座药王庙中……我们就在此地设伏，想法子把他搏杀于此。”

王天奇道：“属下谨领令谕，设法诱他到此就是。”

黑衣女道：“王兄，除了玄妙观主天虚子之外，还有些什么人，住在这南阳附近？”

王天奇老奸巨猾，已听出那黑衣女的口气，立刻心生警觉，皱皱眉头，道：“特使听到了什么消息吗？”

黑衣女叹道：“王兄，我是在问你的话，是吗？”

王天奇道：“是，属下无能，除了发觉玄妙观主天虚子之外，还未发觉有别人隐伏于此。”

黑衣女道：“这么说来，你真是不够精明了！”

王天奇道：“是的，属下无能。”

黑衣女道：“王兄，我们一向不喜无能的人，想你早已知道了。”

她一口一个王兄，叫的十分亲热，而且，声音婉转，十分动人，可是，王天奇却听得一头大汗，滚滚而下。

黑衣女接道：“王兄，你可想知道在这南阳附近，潜伏的人吗？”

王天奇道：“属下无能，还望特使指点。”

黑衣女道：“好吧！除了玄妙观主天虚子，至少还有两股力量，潜伏在南阳附近，很可惜的是王兄竟然未能发觉。”

王天奇忽然间，出了一身冷汗。

黑衣女叹口气，道：“王兄，你是知道的，咱们一向不允许犯过错误的人仍然位居要职。”

王天奇道：“是！属下愿领责罚。”

黑衣女黯然一敛，道：“我实在不愿责你，可是，这么森严的规戒，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王天奇道：“属下愿戴罪立功，还望特使恩典，从轻发落。”

黑衣女道：“这样吧！明天日落之前，你把天虚子诱入此地，如若咱们能够生擒了他，我尽力替你开脱，也许能将功折罪。”

王天奇道：“属下明白。”

黑衣女道：“好！咱们就这样决定……”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公事谈完了，咱们谈谈私事吧！令

郎近来好吗？”

王天奇道：“托特使的福，小犬很好。”

黑衣女道：“令郎今宵怎的没有和你同来呢？”

王天奇道：“未得特使之命，属下不敢擅自作主。”

黑衣女低沉的笑道：“令郎是本宫中十二金刚剑士之一，论身分还在你王兄之上，怎么未得到通知呢？”

王天奇道：“这个，也许是属下疏忽了。”

只听汪汪两声狗叫，传了过来，打断两人的交谈。

两个麻衣人未待吩咐，突然飞身而起，跃出大殿。

顷刻，三条人影，挟着疾风，飞入了大殿之中。

王天奇一提真气，凝目望去，只见两个麻衣人一左一右，中间是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年轻人，并立一处。

看清楚了那年轻人的形貌之后，王天奇顿觉一股怒火，直冲上来。

原来，来人正是膝下唯一的儿子，王少堂。

王少堂倒是很平静，先对王天奇一欠身，道：“爹爹早来了？”

王天奇冷哼一声，似想发作，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没有说话。

王少堂恍若未闻，转过脸去，对那黑衣女一拱手，道：“不知特使驾到，少堂有失远迎。”

黑衣女对王少堂极为客气，竟然站起了身子，轻移莲步，行到了王少堂的身前，格格一笑，道：“少堂，咱们两年未见了吧！似乎是生疏了很多。”

对那黑衣女的亲切，王少堂并无热烈的反应，淡淡的笑一笑，道：“你是特使的身份，我不能太放肆了。”

黑衣女低沉一笑，道：“我已和令尊谈完了公事，现在咱们是私人清谈……”一挥手，接道：“你们都出去。”

两个麻衣人和守在殿内的黑衣女，立刻鱼贯行了出去，只有王天奇还站在一侧未动。

黑衣女面纱转动，两道透过面纱的目光，扫掠了王天奇一眼，道：“王舵主，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王天奇道：“属下还有一件事要请教。”

黑衣女问：“什么事？”

王天奇道：“属下想早些告退，也好去布置一下。”

黑衣女点点头：“好吧！明天午时后，太阳下山之前，你把他们诱入这药王庙中就行了。”

王天奇一欠身，道：“属下遵命，特使保重，恕我不伺候了。”快步奔出了大厅。

目睹王天奇带着两个仆人消失于夜色之中，黑衣女才缓缓说道：“少堂，令尊对你似乎有些不满意。”

王少堂微微一笑，道：“没有一个父亲，愿见儿子的身份高过自己。”

黑衣女缓缓取下了面纱，嫣然一笑，道：“对令尊的失败，我已经给了他特别宽大的处理，你可知道为了什么？”

王少堂微微一笑，道：“想来是看我的面子了？”

黑衣女突然伸出手去，抓住了王少堂的右手，柔声说道：“听说你成亲了？”

王少堂虽未挣脱右手，但却肃立未动，淡然说道：“在公事排行上，我虽然是金带剑士的身份，但在人前我只是一个不谙武功的书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只有遵从的份了。”

黑衣女嗯了一声，笑道：“幸好，有人破坏了你们的好事。”

王少堂叹一口气，道：“敌人似很强大，那位玄妙观主天虚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黑衣女道：“先对付了天虚子，再设法一一追杀他们，我既赶来了，自然要办个水落石出，用不着为此发愁。”

王少堂道：“你只带来这些从人吗？”

黑衣女道：“我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批明着行动的人马，还有一批暗中行动的杀手，也已经赶到了南阳府来，你尽管放心，用不着为此忧虑。”

且说王天奇带着王大、田二，一口气行出了十几里路，才停了下来。

回头看去，只见王大、田二，紧紧的追随身后。两人肃然而立，不见一点喘息。

本能的一种自卫反应，王天奇霍然向后退了两步，道：“我的两个人呢？”

田二冷冷说道：“死了。”

王天奇道：“他们带着两条藏犬，嗅觉灵敏得很，如是他们的尸体藏在附近，很可能被发觉。”

王大微微一笑，道：“看来，你王员外比我们还要着急了。”伸手抹去脸上的灰尘，赫然是玄妙观主天虚子。

王天奇冷冷说道：“道长的易容术并不高明，在下一入药王庙，已发觉情势有异。”

王虚子道：“贫道也料定了你王兄不敢揭穿真相，所以，贫道也用不着在易容上多花工夫。”

王天奇目光转到那假冒田二的身上，道：“这位是……”

东方雁也抹去脸上的灰尘，道：“咱们见过了。”

王天奇道：“你能独败六魔君，想必是大大有来历的人物了。”

东方雁道：“咱们既一不攀亲、二不交友，用不着多拉关系。”

王天奇双目中神光暴射，似想发作，但他又强自忍了下去，目光一掠天虚子，道：“两位都听到那特使的话了？”

天虚子道：“听到了。”

王天奇道：“道长作何打算？”

天虚子道：“作难的该是阁下，贫道既然知道了，自然不会再去上当，陷身入伏。”

王天奇道：“跑了道士跑不了庙，玄妙观中还有百位道长，齐家寨中还有齐元魁一家大小，咱们如是谈不成，那可能造成一桩很悲惨的不幸。”

东方雁突然接道：“道长，晚辈倒有一个办法，可使玄妙观中的诸位道兄们，免于劫难。”

天虚子道：“愿闻高见。”

东方雁一字一句的说道：“对付这等两手血腥的江湖凶人，用不着和他谈什么江湖道义，道长和在下合手，我相信三十招以内，可以取他之命。”

王天奇虽然尽力保持着平静，但脸上仍不禁微微变色。

百密一疏，只想到了威胁别人就范，却未料到对方反击一把，竟然来个先下手为强。王天奇两道目光，却凝注在天虚子的脸上看看，希望能从天虚子的脸上瞧出他内心的决定。

王天奇一面提气戒备，一面冷冷说道：“夜深人静，只要在下一声长啸，立时可以招来助拳之人。”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王天奇，玄妙观主如肯合力，在下相信，在你援手还未到之前，我可以把你毙于剑下。”

王天奇见识过他的武功，独斗六魔君，身手十分高明，如若一旦和天虚子联手合击，自己确难支撑过二十个回合，心中大感震撼。

但他究竟是常历凶险、久经大敌的人物，处危不乱，表面上还保持着适当的镇静，道：“道长的意思如何呢？”

天虚子道：“这要看你王兄了？”

王天奇怔了一怔，道：“看我！为什么？”

天虚子道：“如是你王兄答应不伤害玄妙观中那些无辜的全真弟子，我也放你王兄一马。”

王天奇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一言为定，但鹰图、玉珮的事，道长如何决定？……”

语声一顿，接道：“两位既然见识过了那位特使的气派，老实说，他们一旦正式出现江湖，为害之烈，昔年的魔刀会难及万一。”

天虚子道：“贫道想不明白的是，鹰图玉珮和贵组织为害江湖的事，有什么牵连的关系？”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道长如是想从区区口中探出鹰图、玉珮的用处，只怕是白费心机了。”

天虚子道：“王兄不愿说，贫道也不勉强。不过，贫道相信，我很快会查出鹰图、玉珮的用途。”

王天奇冷笑一声，道：“知此隐秘的人不多，只怕你很难问到用途。再说，那位特使来意虽未说明，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是有所为而来，如是道长不肯交出鹰图、玉珮，在下被迫，只

好和他们全力合作了。”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就算那黑衣女人有所为而来，咱们也未必就怕了他，阁下如以此威胁我们，那是作白日梦。”

王天奇双目神光暴射，盯注在东方雁的脸上，缓缓说道：“既为魔宫特使，必然身负奇技，阁下不要以为胜了六魔君，就足和魔宫中特使对抗了。”

天虚子眼看那王天奇对魔宫百般推崇，心中突然间生出沉重之感，轻轻咳了一声，道：“王兄对那魔宫如此推崇，想那魔宫，必是一处天下闻名所在了。”

王天奇道：“如是那魔宫天下闻名，道兄也早该知晓了，但区区可以断言，你道长并不知魔宫何在？”

天虚子道：“贫道寡闻，王兄可否见告一二呢？”

王天奇沉吟了一阵，道：“那是一处充满着神奇能力的地方，三五个月内，可以造就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可以把一个重伤奄奄的人，立时疗治复原，也可以使一个人一宵间迷失了自己，忘记过去，不识亲人故旧。”

天虚子呆了一呆，道：“真有这样一处地方吗？”

王天奇道：“不错，那就是魔宫，……在我们的称呼中，都叫它神宫。”

东方雁道：“当真是骇人听闻，但不知魔宫在什么所在？”

王天奇道：“年轻人，你可是想去瞧瞧吗？”

东方雁道：“在下确有些不相信世间真有那么一处地方！”

王天奇道：“年轻人，你非相信不可，也许三五日内，你们都会感觉到老夫之言不虚了。”

老于世故的天虚子，察颜观色，发觉那王天奇的话，并非虚

假，心头更见沉重。

轻轻哼了一声无量寿佛，沉声问道：“王兄似乎在魔宫中并不得意？”

王天奇道：“不错，在魔宫中，兄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天虚子低声道：“王兄对魔宫，似有着很深的记恨。”

王天奇道：“谈不上什么记恨，不过，兄弟只是想摆脱他们的控制罢了。”

天虚子道：“鹰图、玉珮可以帮助你摆脱他们的控制吗？”

王天奇淡淡一笑，道：“道兄似是对此事十分关心？”

天虚子道：“贫道只不过随口问上一声罢了，王兄，不用多心。”

王天奇望望天色，道：“对于魔宫的事，兄弟只能言尽于此了，如是道兄还想知晓的更多一些，那就只有用鹰图、玉珮交换了。”

天虚子道：“王兄，贫道想知道，我们奉上了鹰图、玉珮之后，我们能得到些什么？”

王天奇道：“兄弟当尽我所知奉告有关魔宫的内情……”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有一件事，在下说出来，希望这位少侠别放在心上。”

东方雁道：“什么事？”

王天奇道：“两人联手，在下也许非敌，但我至少有突围而去的能力，所以，我并不怕两位联手，只是我不愿和两位闹得水火不容，让魔宫中人，坐收其利。”

天虚子道：“我相信王兄的话。”

王天奇点点头，缓缓说道：“狡兔尚且三窟，我王某人斗了

大半辈子江湖，岂能不留下些防身的本钱，那些人，都是在下的心腹，他们会为我流尽最后一滴鲜血，除了我王某之外，任何人，也无法指挥他们。”

东方雁道：“阁下是在对咱们炫耀实力了。”

王天奇道：“兄弟只是说明，一旦两位交出鹰图、玉珮，在下将带领这批人物，助两位一臂之力，和魔宫中人一决胜负。”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以后呢？”

王天奇道：“以后的事，兄弟无法帮忙了，对付这一批人手之后，兄弟就要暂时离去。”

天虚子道：“王兄准备去什么地方？”

王天奇道：“天涯海角，行踪不定，因为，两位也许真的不怕魔宫中人，但兄弟，却自知无法逃过魔宫中人的追杀，不得不避避风头，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两位也不妨仔细想想。”

天虚子道：“贫道会和他们郑重的商讨此事。”

王天奇道：“也不用太急，三天以内，诸位就会感受魔宫的压力，那时，道兄再和他们提一下，也许会有点效用……”

笑一笑，又道：“道兄投我以桃，我必报之以李，但如诸位逼得无路可走时，兄弟就只好全心为魔宫效力了，道兄请三思在下之言，兄弟去了。”

飞跃而起，夜色中一闪不见。

望着王天奇消失的背影，天虚子长长吁一口气，道：“方少侠，王天奇的话，不像用诈，只怕魔宫中人，已经听到了什么消息。”

东方雁道：“这地方，除了观主之外，我们还有多少人手？”

天虚子道：“我们早已对王天奇有了怀疑，所以，很多人手，

都集中在南阳地面上，平时，我们是散居各处，很少见面，但自从王家事变之后，我已经通知他们集中到齐家寨去。”

东方雁道：“观主可是准备在齐家寨和他们一决胜负吗？”

天虚子道：“当时，还不知道魔宫派遣了人手到此，准备会合了各方人手之后，一举搏杀王天奇，扫荡魔刀会的人手，但此刻形势已有了变化，王天奇已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来自莫可预测的魔宫中人，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了……”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贫道担心的是，那来自魔宫的特使黑衣女，很可能只是一种明显的人手，暗中很可能有另外的高手，偷施袭击。”

东方雁道：“观主见多识广，可知道那魔宫的来历？”

天虚子摇摇头，道：“不知道，不过，自从魔刀会消散之后，我们就发觉江湖有一股很神秘的力量在活动，但却一直无法找出这股力量来自何处？现在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少侠来自东方世家，想必对魔宫中事有些耳闻了。”

东方雁道：“晚辈来此酬恩之前，曾听家父提到江湖正泛起一股逆流，似乎源出什么神宫，未曾留心，一下子记不起那名字了！”

天虚子道：“那就不错了，把令尊、令堂的话，和王天奇对照一下，不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东方少侠如若用心听过王天奇的话，他似乎是说过一句，那座魔宫，在他们的称呼中，也叫作神宫。”

东方雁道：“观主，是否准备接受王天奇的条件呢？”

天虚子道：“贫道觉得我们应该先知道那鹰图、玉珮的用

处。”

东方雁道：“可惜家父不在此地，家父如若在此，或许知晓鹰图、玉珮的用途何在！”

天虚子突然觉着脸上一热，幸好他脸上满是积尘，别人也无法瞧得出来。

突然汪汪两声狗叫，传了过来，打断了天虚子未完之言。

天虚子话题一转，改口说道：“东方少侠不要插口，一切由贫道应付。”

紧接衣袂飘飘，两个牛头、马面般的麻衣人，也到了身前。

两只巨犬似是已闻到两人身上的气息，所以，并未扑击两人。马脸的麻衣人，双目一掠天虚子和东方雁，冷冷说道：“王天奇呢？”

天虚子一欠身，道：“敝上发觉了一个可疑的人影，追踪而去，我等轻功难以同行，敝上命我等在此等候。”

马脸的麻衣人嗯了一声，道：“你们查到了那人影吗？”

天虚子摇摇头，道：“属下目力不尽，一直未查出什么。”

马脸麻衣人一挥手，两条巨大汪的一声大叫，疾如流星般窜了过去。

两个麻衣人，紧随着飞跃而起，追在两头巨犬之后而去。

直待人狗去远，天虚子才低声说道：“他们似乎是发觉了什么可疑事情，……此地已不宜久留，咱们也该回齐家寨了。”

东方雁一点头，转身向齐家寨而去。

但却被天虚子一把拉住，道：“那两个特异的巨犬，嗅觉似是灵敏得很，咱们不能直奔齐家寨，否则会很容易被他们追查找上门去。”

东方雁道：“怎样才能避开两只恶犬的追查。”

天虚子道：“前面不远有一座水塘，一过后，他们无法再追查了，咱们越过了那座水塘，再想法子，绕回齐家寨去。”

东方雁点点头，两人依计而行，横渡一座水塘后，才绕回了齐家寨。

低声说道：“是观主吗？”

齐元魁恭候在寨门口处，一见两人立刻迎了上去。

天虚子点点头，道：“不错，寨子外面防守如何？”

齐元魁道：“非常严密，一处传警，各处相应。”

天虚子道：“他们来了没有？”

齐元魁道：“来了一位廉姑娘，把小女送回到齐家寨，另外还有两位姑娘和她同来。”

天虚子道：“还有吗？”

齐元魁道：“没有了，只来这三位姑娘。”

天虚子道：“有没有一位行脚和尚到来？”

齐元魁道：“没有，除了三位姑娘之外，再无他人来过。”

天虚子嗯了一声，道：“秋飞花呢？”

齐元魁道：“和三位姑娘在大厅中恭候两位。”

谈话之间，行入大厅。

大厅中灯烛辉煌，齐夫人、秋飞花和两位身着青衣，年约十七八的少女，围坐在一张木桌上品茗。

大约这几人所有的话，都已经谈完了，四个人各据一方，默默无语。

天虚子举步入厅，目光一转，不见廉小红，立时问道：“小红呢？”

秋飞花道：“廉姑娘受了一点轻伤，正在坐息。”

目光一掠两个青衣少女道：“两位请稍坐片刻，贫道和这位东方少侠先洗把脸，更过衣后，再和诸位详谈。”

二女望到天虚子那满脸黑尘，一身积尘，想到他平日道貌岸然的神情，心中十分想笑，但却强忍没有笑出声来。

一欠身，道：“老前辈请便。”

天虚子和东方雁，奔到后面，洗去脸上黑尘，更过衣服。

东方雁顺便洗去了脸上的药物，恢复了剑眉星目的本来面目。

再回到大厅时，齐元魁已经吩咐下人摆上了一桌酒席。

七个人围坐一桌。

秋飞花早已为二女说明了东方雁的来历，未待东方雁开口，二女很大方，先欠欠身，道：“久闻东方世家之名，今日有幸一会东方兄。”

东方雁脸上顿然泛起了两圈红晕，抱拳说道：“不敢当，两位姑娘过奖了。”

他既不知二女的来历，也不知二女的姓名，只好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

秋飞花关心大局，来不及为东方雁引见二女，立刻问道：“东方兄，你们见到了些什么？”

东方雁叹口气，道：“咱们把王天奇看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其实，他只是那组合中的三流脚色罢了。”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那王天奇的背后，还有靠山了？”

天虚子默然不语，似乎正思索什么。

东方雁只好把详细的经过，很仔细地说了一遍。

全场中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之后，秋飞花缓缓回顾了玄妙观主一眼，道：“天虚师伯，知道那座魔宫何在吗？”

天虚子道：“这魔宫现在已开始干预江湖的事，那位特使率领了大批人手赶来南阳，似乎是别有作为，王天奇的话不错，咱们不用找魔宫何在！他们已先行找上咱们了。”目光一掠两个青衣少女，又道：“你们的姑娘吩咐两位些什么了？”

左首一女，欠欠身，道：“姑娘遣我们三个姐妹来，助观主一臂之力。”

天虚子道：“你们姑娘呢？”

两个青衣女对望了一眼，低声说道：“我们姑娘的身体，有些不大舒适，所以，她不想参与这场是非了。”

天虚子怔了一怔，道：“什么？她不参与这件事了？”

左首的青衣女道：“姑娘是这么吩咐小婢们，小婢只好原话奉告观主了。”

天虚子道：“你们姑娘现在何处呢？”

右首青衣女道：“走了。”

天虚子呆了一呆，道：“走啦？到哪里去了？”

二女齐声应道：“姑娘吩咐我们之后，也备好了行装匆匆而去。”

天虚子道：“那是说，她走在你们前面了。”

右首青衣女道：“所以我们肯定姑娘早已离去了。”

秋飞花道：“只有她一个人走吗？”

左首青衣女道：“是的！她临去之前要我转告观主说她已经

厌倦了江湖事务，不愿再卷入江湖是非之中了。”

天虚子神情肃然点点头道：“她还说些什么？”

左首女婢道：“姑娘还吩咐小婢说不要再遣人找她了，日后有缘，自会相见，如是无缘，找她也是无用了。”

天虚子脸上泛现出一股凝重神情，缓缓说道：“只有这些话吗？”

右首青衣女低声道：“翠姐一齐说了吧！姑娘说的话，又不是咱们自己编的。”

天虚子道：“翠姑娘、玉姑娘，贫道希望两位能把你们姑娘的话，一字不留的全说出来，那不但关系着江湖大局，而且，也关系着你们姑娘安危。”

翠姑娘叹口气，道：“我们姑娘说，她的武功，已全数传给了我们三人，翠、玉、红加起来就无疑是她亲身临敌，所以，她已对武林同道贡献了心力，要我们见过道长之后，就留在此地，不用再回去了，因为，再回去也见不到她了。”

天虚子道：“贫道疏忽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看她了。”

翠姑娘道：“但我明白，我们三人，虽然得她全力传授，但资质所限，成就实难及姑娘万一。”

秋飞花道：“李姑娘的性格，本就有些奇怪，翠、玉、红三位姑娘，明明很得她的欢心，但她却不肯收下为徒，名义上，只能作她的女婢，但晚辈冷眼旁观，她确又毫不藏私，全心全力的传授武功给三位姑娘。”

翠姑娘道：“这些年来，我们名虽为婢，但姑娘一直待我们有若子女，很少要我们做女婢做的事，全心全意的督促我们习练武功。”

天虚子点点头，道：“你们再想想看，她还交代你们些什么？”

翠姑娘摇摇头，道：“姑娘除了督促我们习武之外，平常很少和我们谈论别的。”

秋飞花道：“两位姑娘可知道她行向何处吗？”

很少开口的玉姑娘，黯然说道：“姑娘对我们虽然很爱护，但她为人一向十分严肃，我们对她十分敬畏，虽然看出有异，也不敢开口多问。”

秋飞花道：“师伯，我倒不觉着李姑娘特别冷峻。”

天虚子道：“对你特殊例外，我也没有见过她对别人像你一样？”

翠姑娘道：“观主说的不错，只有秋少爷过访时，我们才能见到姑娘的笑容。”

没来由的秋飞花突然觉着脸上一热，双手乱摇，道：“翠姑娘，别这么叫我，你们三位都是李姑娘的衣钵传人，如是不愿叫我秋兄，那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天虚子点点头，道：“翠姑娘、玉姑娘，飞花说的不错，你们应该以兄妹相称……”

翠姑娘接道：“观主，这个我们不敢，说到天边，我们只是李姑娘的丫头，她一直没有把我们收为弟子。”

天虚子道：“如若两位不嫌弃贫道，请拜在贫道门下如何？”

翠、玉二女似是大感意外，呆了一呆，道：“观主，我们虽然很得姑娘的爱护，授予武功，但我们究竟是她的丫头，观主不惜降尊纡贵，把我们收列门徒，婢子们自是受宠若惊，但对观主只怕太屈辱了。”

天虚子道：“贫道的事，不用两位姑娘担心，只看你们愿不

愿意？”

翠姑娘道：“观主肯收我们为徒，我们正求之不得，只是姑娘没有指示，婢子们不敢作主。”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如是李姑娘日后责问下来，你们推到贫道身上就是。”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翠姑娘、红姑娘、玉姑娘，李姑娘为人严正，三位久受熏陶，也变得十分方正，但两位姑娘应该明白，李姑娘把一身武功传给三位的用心，她不止是把三位造成一流的剑手，主要的是三位仗凭着这身武功，为维护武林正义尽力，两位姑娘，如是一味固执成见，硬要以女婢的身份自居，日后在对付强敌时，有很多不便之处，再说，天虚子是李姑娘最为敬重的人，由他作主，两位还有什么顾虑呢？”

翠姑娘低声说道：“观主和秋少爷都这么说，婢子们斗胆从命了。”

两位姑娘双双站起身子，对天虚子拜了下去，道：“师父在上，弟子包小翠、刘小玉，叩见师尊。”

天虚子端然而坐，承受了二女三拜九叩的大礼后，才缓缓说道：“你们告诉小红一声，她力战强敌受伤，这拜师之礼免了。”

包小翠道：“拜师大礼，岂可免除，等三妹伤好之后，要她补拜才是！”

秋飞花笑道：“小翠师妹，天虚师伯是世外高人，一向不拘礼俗，只是你们太方正，他老人家不得受你们一次大礼参拜，小红师妹独突重围，保护了齐姑娘丝毫无伤，免去大礼，也算是因功论赏，你们记着把这件事告诉她就是了。”

包小翠道：“秋少爷……”

秋飞花摇摇头，接道：“又来了，你们翠、玉、红三小女，都是天虚子师伯的门下了，此后，再叫秋小爷，我可也要叫你包姑娘了。”

包小翠双颊上微生红晕，道：“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口，秋兄要包涵些。”

秋飞花道：“这才对，名位已正，三位不用太拘谨了。”

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一个全身劲装的佩刀大汉，喘着气，奔进了大厅。

齐元魁一皱眉头，道：“什么事？这么慌忙。”

他口中虽在叱责，但心中却明白，定然发生了重大事故。

劲装大汉大喘了一口气，道：“回老爷的话，小的们看到了三道火花……”

齐元魁接道：“三道火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劲装大汉道：“三道火花，全是红色，距此不过数里之遥。”

秋飞花沉声道：“天虚师伯，连发三道火急信花，定有要事，晚辈去看什么变故！”

天虚子微一颌首，道：“最好能找到那施放信花的人！”

秋飞花道：“弟子知道。”

转身向外行去。

包小翠低声道：“秋师兄，可要小妹同往一行。”

秋飞花摇摇头道：“不用了，如是遇上警讯，我自会传音求助。”

齐元魁道：“替秋少侠带路。”

劲装大汉应了一声，转身向外行去。

东方雁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齐元魁目睹了今宵经过，心中反而镇静了下来。

他阅历丰富，暗中分析了内情，觉得齐家寨和王天奇的冲突，只不过是江湖争端的一个序幕，这南阳府的周围，暗中隐居了无数的江湖高手，不但在暗中监视着王天奇，而且，还要在他身上找出魔宫的下落，这些人，都是武林中赫赫名宿，他们却无声无息的安居村舍，如非齐宝莲和王少堂这件婚事，把自己也拖入了漩涡，只怕此刻还不知道这南阳府竟是这样的高手云集、卧虎藏龙之地。

一念及此，不觉暗叫了两声惭愧。

但闻天虚子道：“东方少侠，王天奇对咱们说的话……并非全是威胁，魔宫那位女特使，只不过是一股明显的力量，旨在引起咱们的注意，看来，魔宫中人，似乎也早把这地方，看成了一处很重要的所在，早已探听出来我们在此隐藏不少的实力，魔宫的耳目，确也很够灵敏了。”

他机巧的避开了主题，没有说出详细情形。

东方雁也未再追问。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道：“不敢劳动包姑娘的玉趾，小叫化子来也。”

一个蓬首垢面，身着浅灰大褂，赤足草履的叫化子，当先行了进来。

身后，紧随着秋飞花。

包小翠一欠身，道：“原是武少侠？”

小叫化嘻嘻一笑，接道：“包姑娘，你是天虚师伯的门下，‘武少侠’这称呼，小叫化可不敢当。”

包小翠微微一笑，道：“化兄，小妹有礼。”

小叫化一挥手道：“翠姑娘，咱们免去了这个，小叫花跟着老叫化随便惯了，不知世间礼法。”

天虚子道：“免了。”

小叫化微微一笑，道：“小侄从命。”

天虚子道：“那三道火急信花，可是你施放的吗？”

小叫花道：“小侄放了两个，另一个不知是何人施放。”

天虚子一皱眉头，道：“什么意思？”

小叫化道：“小侄发觉了正东和东北两面，有敌人似欲潜入，本想出手拦截，却不料被发现，想到一动上手，就可能缠战下去，心中一急，发出了二道火急信花，第三道还未来得及出手，就被两个人给缠上了，但这时小侄对面正南方的一片矮树林，却飞出另一道火急信花。”

天虚子道：“这么说来，正南方也有敌人埋伏了？”

小叫化道：“大概是吧！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兔崽子们两眼只顾前面，未料到咱们后面还有人监视。”

天虚子道：“难为你了，想得这么周到。”

小叫化道：“师伯夸奖，不过，这不是小叫化的主意，小的是奉命行事。”

第七回 威迫利诱

天虚子道：“老叫化呢？坐在家里纳福吗？”小叫化道：“家师早察警兆，已经离去三日了……”

天虚子吃了一惊道：“他到哪里去了，怎么三天没有消息？”

小叫化道：“到哪里去，小叫化子不知道，但家师临去之际，吩咐小叫化每日夜两次，在齐家寨外面察看，遇有警兆，就以火急信花传警，小叫化不敢误事，只好遵命施放。”

天虚子道：“老叫化临去之前，只讲了这么些？”

小叫化道：“是的，只讲了这些，师伯知他性格，他不愿说明的事，小叫化就算斗胆，也不敢问什么，说不定反招来一顿臭骂，所以，小叫化就只好不问了！不过……”

天虚子道：“不过什么？”

小叫化道：“小叫化从来没有见过家师离去时候的严肃神色。”

天虚子心头一震，道：“小叫化，你说清楚一些，老叫化离开时，什么样子？”

小叫化道：“神情很严肃，小叫化的记忆之中，从来没有见过老叫化那等严肃的神色。”

天虚子沉吟了良久，道：“你想想看，他还说些什么？或是有些什么暗示？”

小叫化道：“没有，小叫化也觉着奇怪，所以，我很留心听

他老人家的吩咐，但却一直瞧不出什么？”

秋飞花突然说道：“师伯，李姑姑的出走，和倪老辈的离去，这中间似是有很多可疑。”

包小翠也霍然警觉，道：“秋师兄说的是，事情太巧了？”

小叫化道：“怎么？翠姑娘，李师姑也走了？”

包小翠点点头，黯然说道：“我们原只怀疑姑娘不愿卷入武林是非之中，但倪老前辈的突然离去，这就使人怀疑了。”

刘小玉没有说话，但一张脸却变成了苍白颜色！

显然，她内心中正有着无比的震动。

小叫化常带着笑容的脸上，也不见了笑容，圆睁着双目出神。

天虚子道：“李姑娘傲啸松月，突然离去，倒还可以说她不喜欢再手沾血腥，由三小代他作事，但倪兄生具侠肝义胆，嫉恶如仇，怎会在此时突然离去？这就有些可疑了。”

小叫化急道：“师伯之意，可是说他老人家有了麻烦了。”

天虚子道：“小叫化，敌人来得太突然，也很强大，咱们对人家了解太少了，令师和李姑娘发生了什么事？贫道无法预测，也不敢妄言，不过，眼下有一件事，你们都要留心听着……”

语声一顿，接道：“从此刻起没有我的令谕，都不许擅自离开齐家寨。”

小叫化子道：“小叫化要去找老叫化子，还望师伯成全。”

天虚子道：“不行，老叫化不在此地，贫道就不能不管你了？”

小叫化道：“小侄不敢，我……”

秋飞花轻轻一扯小叫化的衣服，小叫化才把欲待出口之言，硬给咽了下去。

天虚子虽然尽量保持着镇静的神情，但如是留心一点的人，都可以瞧出他目光不定，愁锁眉头，心中还有着无比的怒意。

但闻天虚子缓缓说道：“飞花，未得我之命，任何人，都不许轻易离开。”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遵命。”

天虚子目光转到齐元魁夫妇脸上，一挥手，道：“年纪老了，不中用啦！贫道要先告退，去坐息一下。”

齐元魁一抱拳，道：“观主请便……”

目光一掠东方雁、秋飞花等，接道：“诸位少侠，也该休息一会了。”

秋飞花道：“齐寨主请便吧！我们还要聊一会。”

其实，齐元魁阅历丰富，眼看天虚子避席而去，分明有用心，自己搅混在此，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很难自处，立刻未意齐夫人双双退出大厅。

大厅中，只余下了五个年轻人，秋飞花反而轻松多了。

年轻人，朝气蓬勃，虽没有老年人那份持重，但却有一股不避险难、不畏敌势的豪气。

秋飞花为小叫化引见了东方雁，小叫化有些惊奇地说道：“兄弟武通，想不到今日竟有幸得会东方兄。”

东方雁道：“不敢，武兄言重了。”

武通道：“他们都叫我小叫化子，你最好也这样叫我。”

东方雁微微一笑，道：“那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

东方雁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道：“秋兄，天虚子老前辈严令秋兄等不许离此一步，兄弟似可不受此限，诸位如有什么事？需要兄弟效劳，但请吩咐一声。”

秋飞花道：“东方兄的盛情，兄弟这里先行谢过，天虚师伯的为人，在下知之颇深，倪老前辈和李姑姑的突然离去，似非巧合；此事对天虚师伯的震动，尤过我等，他虽力持镇静，但诸位想必早已瞧出，他有些心神不宁，他暂时约束我等，不许离此，必有他的用意，兄弟推想，一个时辰之内，师伯必有第二道令谕传下。”

东方雁道：“这样快吗？”

秋飞花点点头，道：“天虚师伯，是一位道基深厚的人。……只因倪老前辈突然离去一事，使他联想到李姑姑的离去，非比寻常，骤然间的大变，使他暂失自持，只要给他一刻静坐，必可复常。”

包小翠低声道：“小妹听家师说过，天虚师伯精通六壬卦，可卜一个人的吉凶。”

秋飞花点点头，道：“不错，但那必须要心神平静之下，才能说通卦理的玄妙。”

刘小玉低声道：“秋兄，天虚师伯，为什么不早些卜一卦呢？”

秋飞花道：“六壬卦，是卦理中最浅的一种，如若没有一定对象，只怕是无法卜得准确。”

刘小玉道：“原来如此。”

秋飞花轻轻叹息一声，目光转到武通的脸上，道：“小叫化，你刚才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人？”

武通道：“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袍，其中有两个老者，脸上还带着面纱。”

秋飞花道：“你放两支信花，他们都有些什么反应？”

武通道：“他们似是想对我展开围袭，但见到另一支信花之

后，立刻向后撤退。”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常兄敢情赶到了。”

武通道：“这小子，一定瞧到了我，为什么不肯现身相见呢？”

秋飞花道：“也许他别有用意，常兄既擅易容之术，又精通各种暗器，应变之能，也非咱们能及，决然不会有什么危险，咱们不用替他担心。”

语声甫落，突然一尖厉哨声，传了过来，一起数和，彼此此落。

秋飞花脸色一变，苦笑道：“看来，是免不了一场搏杀了。……”

话未说完，一条人影，疾如鹰爪般，直冲而来。

东方雁怒喝一声：“站住。”

飞身而起，迎了上去。

来人有如一只巨大的飞鸟般，不但动作迅快，而且灵活得很。

他没有硬接东方雁的掌势，飞行的身躯，突然一拳双退，悬空一个斛斗，横里飞出去七八尺远，落着实地。

是一个全身黑衣、身佩长剑的年轻人。

秋飞花身躯一转，拦在了黑衣佩剑人的身前。

东方雁一招扑空之后，立刻转到了黑衣人的身后。

两人布成了挟击之势。

黑衣佩剑人，只不过二十三四的年纪，除了脸色略现苍白之外，长得很英俊。

但见人影闪动，包小翠、刘小玉、武通全都飞出大厅。

黑衣人很镇静，目光环扫了秋飞花等一眼，道：“哪一位叫

武通？”

武通一挺胸，道：“小叫化子就是。”

黑衣人道：“倪万里是你的什么人？”

武通心头一震，立刻满脸大汗，道：“是我师父。”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想不想救他的性命？”

武通长长吸一口气，强自镇静一下心神，缓缓说道：“如何救他？”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等一会我会告诉你。”

语声一顿，接道：“包小翠、刘小玉、廉小红，在吗？”

包小翠警觉到有些不对，所以，忍着气，没有发作，轻轻吁一口气，很柔和的说道：“我是包小翠，三姐妹中的老大。”

黑衣人一掠刘小玉，道：“她是刘小玉还是廉小红？”

包小翠道：“是刘小玉。”

黑衣人道：“廉小红呢？”

包小翠道：“她不在这里。”

刘小玉道：“我们三姐向由大姐作主，你有什么话只管对她说。”

黑衣人点点道：“那很好，有一位李雪君，你们是否认识？”

包小翠心头大震，道：“是我们的姑娘。”

黑衣人微微一呆，道：“不是你们恩师？”

包小翠道：“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她怎么了？”

黑衣人语声又转冷漠道：“她和倪万里一样，被我们囚起来了。”

包小翠粉脸变成一片苍白，道：“是真的？”

黑衣人道：“要如何你们才肯相信？”

一直未开口的秋飞花，缓缓接口说道：“朋友贵姓啊？”

黑衣人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脸上，道：“你是什么人？”

秋飞花道：“兄弟秋飞花！”

黑衣人冷冷说道：“听说你武功不错。”

秋飞花笑一笑，道：“夸奖了。”

黑衣佩剑人一抬手，长剑出鞘，道：“在下不信邪，阁下请亮兵刃吧！咱们先试一百招！”

秋飞花笑一笑，道：“阁下想动手，在下依然奉陪，不过，在下希望在动手之前，先把两年事说得清楚？”

黑衣人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自然是关于倪老前辈和李老前辈的事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想证明一下在下说的是真是假！”

秋飞花道：“不错，阁下如不能证明他们两位确实被你们暗算擒囚，在下等很难相信。”

黑衣人仰天打个哈哈，道：“最好的办法，是你去瞧瞧。”

秋飞花点头，道：“朋友，你能够带我去吗？”

黑衣人，道：“朋友，不过，我先要办好两件事情。”

秋飞花道：“什么事？”

黑衣人目光一掠武通和包小翠、刘小玉等身上，道：“三位是否愿意同往见见倪万里和李雪君。”

武通忍住一口气，道：“自然要见！”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要见也可以，不过，有条件！”

武通道：“什么条件？”

黑衣人道：“三位应该带一点见面礼去。”

武通已听出黑衣人别有用心，这见面礼，必然是困难万端，一时沉思不语。

但包小翠却接口说道：“你要什么样的见面礼。”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长不如短，远不如近，就以眼前这两位兄台，作为三位晋见令师的礼物如何？”

包小翠目光一扫秋飞花和东方雁，道：“秋大哥和东方兄……”

黑衣人接道：“不错，他们两位就在眼前，三位下手时方便不少。”

包小翠有些明白了，但还不太清楚，皱了皱柳眉儿，道：“把两个活生生的人，当作礼物。”

黑衣人笑一笑，道：“是的！姑娘，看起来，你们在江湖上见闻浅薄得很。”

包小翠道：“我们姐妹本来也未在江湖上走动过，那也不算丢人的事了。”

刘小玉接道：“带他们两位同行就是？”

黑衣人冷然一笑，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包小翠道：“那要如何？”

黑衣人道：“最好是杀了他们两位，带着人头同往……”

包小翠厉声接道：“那办不到。”

黑衣人道：“至少也要把他们两人点上穴道，加以捆绑，由三位带着同行。”

秋飞花哈哈一笑，道：“这办法不错啊！未见两位老前辈之前，我们五人，先来一场自相残杀，朋友，你坐收渔人之利……”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你朋友是来自魔宫吧？”

黑衣人道：“是又怎样？”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你如不是来自魔宫的人，怎会想出这样的恶毒主意？”

黑衣人道：“很抱歉的是，你们三位没有选择余地。”

东方雁冷笑一声，接道：“还有一个办法，你朋友没有想到。”

黑衣人道：“请教？”

东方雁道：“咱们把你阁下擒住，迫你带咱们去见倪、李二位前辈。”

黑衣人道：“你们太小看我了，而且，也替倪万里、李雪君，找了很多的麻烦。”

东方雁身子早已冲了上来，却被秋飞花伸手拦住，道：“阁下当真是极尽威迫利诱之能事，你干脆全都施展出来吧！”

黑衣人冷冷说道：“好！在下索性说出全部的内情，诸位自己抉择。”

秋飞花道：“咱们洗耳恭听。”

黑衣人道：“如是诸位联手，也许真能把区区留下，不过，如是区区两个时辰还不返回，倪万里、李雪君两位，就要被斩去双臂……”

武通大喝一声道：“好卑下的手段！”

秋飞花一挥手道：“小叫化，冷静一些，听他说下去。”

黑衣人接道：“如是诸位一对一的和在下动手，只怕不是区区的敌手。”

东方雁接道：“如是咱们一对一的胜了你呢？”

黑衣人道：“那对诸位也没有好处，别忘了倪万里、李雪君

被我们押作人质。”

东方雁道：“卑鄙。”

黑衣人面不改色的接道：“所以，五位只有一条路，那就听在下之命行事。”

秋飞花双目炯炯盯注在黑衣人的身上，心中却像风车一般，不停地转动。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双方对敌，各凭手段，五位的时间不多，还望早作决定。”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朋友，事情已经很明显，你阁下这样狠，只是因为你们扣住了倪、李两位老前辈。”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黑衣人目光一掠武通和包小翠、刘小玉，缓缓说道：“这位姓武的和这两位姑娘，都是他们的门人，似乎是和你姓秋的不有什么关系。”

秋飞花道：“咱们都是一伙的，生死同命，你阁下不用挑拨。”

黑衣人冷笑一声，目光一掠武通和包小翠等，道：“三位，准备如何？可以决定了？”

武通神情激动，黯然说道：“要小叫化对付秋师兄和这位东方兄，老实说，小叫化不敢答应，因为，我们不是他的敌手。”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三位的意思是……”

武通接道：“咱们虽然不能照你的话做，不过，咱们可以束手就缚。”

黑衣人冷冷说道：“两位姑娘如何决定？”

包小翠叹口气，道：“我们希望能见姑娘一面。”

黑衣人点点头，道：“好吧！在下可以让一步，只要你们不拦住，我就带三位同去就是。”

包小翠回顾了刘小玉一眼，道：“小玉，你的意见如何？”

刘小玉道：“全凭大姐作主。”

包小翠道：“我去见见姑娘，你不用去了。”

刘小玉道：“大姐，我们应该一起去。”

黑衣人冷冷说道：“这位刘姑娘说的不错，要去就你们两位一起去，如是两位不愿意去，那就不用去了。”

包小翠苦笑一下，道：“好吧！咱们几时可以动身？”

黑衣人道：“现在就可以走，不过，三位不能就这样去。”

包小翠道：“还要如何？”

黑衣人道：“你们一个一个走过来，男先女后。”

武通一挺胸，大步行了过去。

武通行到了黑衣人七步左右处，黑衣人突然喝道：“站住。”

武通停下了脚步，道：“什么事？”

黑衣人道：“举起双手。”

武通无可奈何的依言举起了双手。

黑衣人突然欺身而进，右手挥动，快速绝伦的点了武通的双臂上的穴道。

秋飞花冷眼旁观，发觉那黑衣人动作快速无比，来去如电，不禁暗暗一皱眉头，忖道：“此人身手，决不在小叫化武通之下。”

点过了武通的穴道，黑衣人又冷冷说道：“两位姑娘，该你们了。”

包小翠、刘小玉，依言行了过去，两人鱼贯而行，站在那黑衣人的身前。

黑衣人右手挥动，点了包小翠、刘小玉两处穴道。

点过了二女穴道之后，黑衣人仰天大笑起来。

东方雁双目中似要喷出火来，暗中运聚真力，准备出手。

但见黑衣人右手一招，长剑有如闪电一般，冷森的剑芒已然抵在了包小翠前胸之上。

东方雁骇然停手，道：“你要干什么？”

黑衣人道：“两位，只要有一个动手，这位姑娘，就先死在我的剑下。”

东方雁道：“你这人好生的阴毒。”

黑衣人笑一笑，不理睬东方雁，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身上，道：“姓秋的，你怎么说？”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怎么？阁下准备也要带在下去吗？”

黑衣人道：“不错，你可以过来了，他们三位的情形，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用不着在下再说一遍了。”

秋飞花依言，举起双手，行了过去。

黑衣人右手的剑尖，仍然抵在包小翠的前胸，右手探出，点了秋飞花三处穴道。

黑衣人收回了长剑，目光转注东方雁脸上，道：“该你了。”

东方雁道：“在下不吃这一套，咱们凭武功分个胜败出来。”

黑衣人长剑一转，抵在秋飞花的脚前，道：“可以，我先宰了这个姓秋的，咱们再打个胜败出来。”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在下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恶毒的卑鄙的人！”

黑衣人道：“在下一人，对付你们五人，如非有绝世的才智，岂能办到？”

东方雁道：“你的意思是……”

黑衣人接道：“和他们一样的走过来，让我点了你的穴道。”

秋飞花叹息一声，道：“东方兄，此事和你无关，你用不着卷入这场漩涡中。”

东方雁沉吟一阵，笑道：“诸位都去了，在下也该去奉陪一下。”

秋飞花道：“东方兄……”

东方雁接道：“兄弟已决定了，秋兄好意，只有心领了。”

举起双手，行了过去。

黑衣人点了东方雁穴道，仰天大笑三声，道：“五位请用心听，本公子的脾气不好，三位在途中，如是忤逆到本公子，那可能会受到很残忍的惩罚。”

秋飞花笑一笑，道：“朋友，兄弟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姓名？”

黑衣人道：“五位活命的机会不大，本公子告诉你也不妨事。”

秋飞花道：“我等洗耳恭听。”

黑衣人道：“虚伪公子，五位听说过吗？”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虚伪公子？”

虚伪公子道：“本公子虽然名号虚伪，但手中的宝剑，却是千真万确的锋利夺命，咱们可以上路了，在下已经警告过五位了，如是哪个妄图逃走，或是暗中捣鬼，那就别怪在下利剑无情。”

齐家寨布守在四周的庄卡，眼看秋飞花和虚伪公子鱼贯奔行而去，心中甚感奇怪，但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直待几人去远，才去禀报齐元魁。

虚伪公子带一行人行出了五、六里路，到了一棵大树底下为止步。

秋飞花等都是被点了双臂上的穴道，除了双臂无法动弹之外，都可以运用自如。

但这一阵疾奔下来，因几处穴道闭塞，血气运行受阻，五人都憋得满脸通红，微微喘息。

虚伪公子望了五人一眼，微微一笑，道：“五位走得很累吧？”

秋飞花道：“阁下这点穴手法，十分凌厉，气血行走双臂时，都被阻塞不通。”

虚伪公子突然间十分和气的说道：“秋兄，你们人数太多，兄弟不得不防备一二。其实，诸位的运气好，碰上的是兄弟，如是我那大师兄来，只怕诸位早已吃了很多的苦头。”

秋飞花道：“阁下那位大师兄，怎么称呼？”

虚伪公子道：“他叫冷心公子。”

包小翠道：“一个人的心都变冷了，那定然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了。”

虚伪公子道：“包姑娘说得是啊！兄弟虽然名号虚伪，其实，行事为人之上，有很多地方难符实……”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诸位穴道被点，行动不便，早在兄弟的意料之中，所以，兄弟特地替几位准备了一辆篷车。”

如若不知他是虚伪公子，如是没有刚才那一番诱骗五人的上钩手法，都会感觉到这人的亲切和气，是一位十分可交的朋友。

但听他呼啸一声，不远处深草丛中，突然冲出一辆三马同套的篷车。

那车、马隐在草丛中，而且，事先又经过很细心的伪装，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虚伪公子一拱手，道：“诸位请上车吧！”

秋飞花等鱼贯登上了篷车。

虚伪公子笑一笑，亲切的说道：“诸位，路上请小心一些。这位赶车的，脾气暴躁得很，五位别和他一般见识。”

秋飞花回目一顾，只见那赶车的大汉，生相十分怪异，一头乱发，和一脸虬结连髯的胡子，几乎掩去了他所有的五官，只露出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穿着一件闪闪生光的黑色长衫，也不知是什么质料作成。

虚伪公子并没有和五人同行，放下了车帘。

但觉眼前一暗，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原来，这辆篷车，四面都用又黑又厚的毛毡作成车罩，那车帘已放下来，车中顿成一片黑暗。

但闻虚伪公子的笑声，传了进来，道：“诸位不可动车罩、垂帘，那上面可能有很利害的剧毒，一旦手沾奇毒，疗治起来，那就十分麻烦了。”

他名号虚伪公子，谁也无法判断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东方雁施展传音之术，道：“秋兄，能不能自解穴道？”

秋飞花也以传音之术答道：“兄弟正想运气试试，东方兄家学渊博，想必已想出自解穴道之法了。”

东方雁道：“兄弟已经运气试过，真气无法冲开穴道，这似乎是一种很特异的独门点穴手法。”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东方兄既然无法解开，只怕兄弟也是无能为力了。”

东方雁已觉出秋飞花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单是那份遇事镇静自若的神色，就非他这样年龄之人能所具有，除非在功力、学涵的修养中，有了很特出的成就。

包小翠轻轻叹息一声，也施展传音之术，道：“秋兄、东方兄，两位似乎用不着和我们一同冒险，这篷车上是一个应该逃走的机会，两位如果能够解开穴道，还是早些走吧！”

秋飞花笑道：“咱们既然来了，希望能看个明白，诸位用不着替在下担心。”

闭上双目，运气解穴。

大约过了有顿饭工夫之久，秋飞花突然睁开双目，附在东方雁耳边说道：“东方兄，小弟已经试过了，果然是一种很特殊的点穴手法，不过，也并非全无办法。”

东方雁道：“秋兄高明，但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开穴道？”

秋飞花道：“要东方兄帮忙了。”

东方雁道：“秋兄吩咐。”

秋飞花道：“东方兄请在兄弟百汇、命门两穴上轻拍一掌，最重要的是，两掌要同时落在穴道之上。”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兄弟相信能够办到。”

秋飞花道：“从现在算起，一盏热茶工夫之后，请东方兄出手。”

言罢，重又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东方雁心中暗作数计，大约一盏热茶工夫之时，举掌同时递出，拍中了秋飞花百汇、命门两处穴道。

但闻秋飞花长长吁一口气。

突然间，日光射入，车篷开启，一个发髻虬结的脑袋，探了

进来，道：“诸位最好老实一些，在下的脾气不好。”

东方雁强自把一口气吞了下去，默然不语。

车帘放下，车中又恢复了黑暗。

秋飞花低声道：“东方兄，可要兄弟助你一臂之力？”

东方雁点点头，闭目运气。

秋飞花双掌蓄力，暗中算计时间，估计东方雁的真气已到伤穴时，双掌突然落了下去。

东方雁真气迟滞在伤穴之下，竟然无法冲出穴道。

但秋飞花及时一掌，东方雁真气立刻冲破了伤穴，接于一处。

本能的长长的吁一口气，但有秋飞花上一次的经验，东方雁竟然强自忍着，徐徐的吐出了拥塞于胸中的闷气。

依法施为，武通，包小翠、刘小玉，穴道全被解开。

秋飞花传音于二女和武通，道：“咱们束手被擒，用心在能见到倪老前辈和李姑娘为主，所以，穴道已解之事，最好别让对方察觉。”

武通和包小翠连连点头。

秋飞花接道：“穴道是否已被解开，走路十分重要，诸位要记得适才行路的姿态和那里有些轻微不舒服，保持原样，才能逃过对方双目。”

目光转到东方雁的脸上，低声接道：“东方兄，等一会，咱们可能会受到更厉害的侮辱，还望东方兄能多多忍耐一下。”

秋飞花又劝慰了武通和包小翠等，要他们尽量保持着平静的心情，尽量的减少激动，才能找出救人的机会。

那武通本是常年在江湖走动的人，江湖上的经验、阅历，在

场者无人能及，只为师恩深厚，难以抑制那一股悲愤之气，经过了秋飞花一阵劝慰，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

左行的篷车突然停下，一阵呵呵大笑之声，传进篷车，道：“诸位在车中的表现，使兄弟十分满意，但百里行程半九十，希望诸位能捧场到底，给兄弟一个完满的胜利。”

一听声音，秋飞花立刻辨出那说话者，还是虚伪公子

轻轻吁一口气，秋飞花缓缓说道：“阁下要咱们如何捧场？”

虚伪公子道：“兄弟送入车中五条黑色的布带，希望诸位自己把双眼蒙了起来，要蒙得严密一些，诸位应该明白，是否严密，兄弟一眼可以瞧得出来，如是哪一位，故意给兄弟难看，那就别怪兄弟要挖出他的眼珠子了，兄弟虽名号称虚伪公子，但这等事，却是向不空谈，说到做到，哪一位不相信，不妨试试。”

果然，车帘微后，随着那透人的日光，送进来五条黑色的布带。

秋飞花先要所有的人，蒙好了眼睛，自己绑好布带，说道：“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虚伪公子笑道：“阁下果不愧为俊杰之士，识时务得很啊！”

这句话，似是称赞，实是讽刺，但秋飞花却能枯井不波地，忍了下去。东方雁皱眉头，道：“东方世家中，很少受人侮辱，兄弟只怕——”

秋飞花接道：“这个我明白，东方兄，不过，咱们别有用心，心情就大不相同了，何况，东方雁只要不说出姓名来历，他们不会想到已开罪了东方世家中人。”

这几句话，说得婉转有致，东方雁听得十分受用，微微一笑，道：“兄弟尽量忍耐就是。”

“下去。”

车帘掀起，耳际间又响起虚伪公子的声音，道：“女先男后，诸位，自行举起手来，兄弟要带诸位入雅室奉酒。”

包小翠感到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自己的玉掌，而且恣意轻薄，先在手中揉搓了一阵。

暗咬银牙，包小翠逆来顺受，忍着没有出声。

刘小玉左手牵着包小翠，右手却牵着小叫化武通，依序是东方雁、秋飞花。

这些黑布带子，十余层缝在一起，紧蒙在双目之上，当真是双目如盲，一点也瞧不到。

好好的人，骤然间失去视力，就算是一身武功，也是无法适应。

只有任人牵着行走了。

那带路人不知是为包小翠美色所迷，情难自禁呢？还是有意对包小翠施以羞辱，不停地在她身上轻薄，时而握着包小翠的手，揉搓了一阵，时而在她脸上摸一把，或者前胸撞击一下，包小翠樱唇紧闭，牙齿咬破了舌头，把鲜血吞入腹中，一直未哼出一声。

她心里明白，只要自己失声一叫，第一个东方雁就忍耐不住，立时将展开一场恶战。

所以，她忍了下去。

感觉中，进入一座房屋之中。

耳际间响起了虚伪公子的声音，道：“诸位可以放开手，取下蒙眼的黑布了。”

这真是身处矮檐下，岂容不低头。

秋飞花依言放手，解下了蒙眼黑布。

包小翠双目中神光如电，扫掠了虚伪公子一眼，道：“是你阁下带着我进入此室的吗？”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本公子既以虚伪公子作为名号，岂会告诉你实话，这一点，要你姑娘费心去猜了。”

包小翠道：“你不敢承认，自然就是你了。”

秋飞花瞧出了包小翠双目中的怒火、脸上的悲忿和嘴角间缓缓渗出的鲜血，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虚伪兄，这是什么所在？”

一句话，点醒了包小翠，也分开了群豪的注意。

这是一座很宽敞的大厅，厅中布置得很豪华，只是厅门早已关上，但屋上，开了八处水晶亮窗，所以，厅中的光线很充足。

虚伪公子皱眉头，道：“言多必失，秋兄说话太多，只怕对你没有好处。”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在下何处开罪了公子，还望明教。”

虚伪公子道：“在下号称虚伪公子，但并非复姓虚伪，这一点，以你秋兄的聪明，大约是早已明白了。”

秋飞花道：“如此说来，兄弟确实疏忽了。”

虚伪公子冷笑，道：“阁下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秋飞花道：“公子夸奖了。”

武通叹口气，一抱拳，道：“小叫花来此的用心，希望能见家师，不知公子几时可以带咱们去见面？”

虚伪公子道：“武通，你们已是囚犯的身份，说话时，希望能够三思。”

武通早已想明白，此刻情景，发作不得，微微一笑，道：

“在下只是请示公子。”

虚伪公子道：“令师就是那位叫作倪万里的老叫化吧？”

武通道：“不错，小叫化的师父，自然是老叫化了。”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在下可以告慰你小叫化兄，令师一切安好得很。”

武通道：“但不知在下几时可以见到家师？”

虚伪公子道：“立刻就可以见到，只要你答覆在下两句话。”

武通道：“公子请说。”

虚伪公子道：“除了倪万里和李雪君外，在这南阳府附近，还有些什么人？”

武通道：“小叫化、秋飞花、李师叔门下的三小，包小翠和刘小玉都已到此，还有一位廉小红，不在此地。”

虚伪公子冷笑一声，道：“小叫化，在下既号称虚伪公子，对人对世虚于委蛇之道，清楚得很，你要是想和我耍什么花招，那就是自讨苦吃了，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据实回答在下所有的问题。”

武通道：“小叫化说的句句真实。”

虚伪公子道：“不教而杀为之虐，在下已经提醒过身份，我再问一遍，除了倪万里、李雪君，还有什么人？”

武通点点头，道：“就小叫化所知，还有一个玄妙观主。”

虚伪公子笑道：“天虚子，对不对？”

武通道：“不错，看来，你们早已知道了。”

虚伪公子道：“不错，咱们知道了很多事，所以，你最好是件件据实而言。”

武通道：“觉元上人。”

虚伪公子道：“不错，还有吗？”

武通道：“小叫化就知道这么多了。”

虚伪公子推案而起，道：“阁下想见令师，请随在下来吧！”

秋飞花站起身子，道：“朋友，秋某可否同往一行？”

虚伪公子摇摇头，道：“很抱歉，该秋兄去的时候，兄弟自然会招呼秋兄。”

东方雁霍然起身，似想发作，但被秋飞花一把拉住。

虚伪公子带着武通，直向一处厅角行去。

只见他举手在厅角石壁上，轻轻拍了几掌，壁间突然开启了一座门户。

虚伪公子带着武通，行入了那座门户之中，门户立刻关闭。

东方雁坐在一傍，若有所悟道：“但愿这一次那虚伪公子会找到兄弟的头上。”

秋飞花又转嘱包小翠、刘小玉等要她们多多小心有时间，不妨用些手段。

话还未说完，一角处门户启动，虚伪公子缓缓而入。

只见他大步行到几人停身之处，冷冷说道：“东方雁，你稍安勿躁，本公子总有叫你称心如愿之时。”

东方雁强自忍下心头怒火，默然不语。

虚伪公子目光一掠包小翠、刘小玉，道：“你们哪一位先去李雪君。”

包小翠站起身子道：“自然是我先去了。”

虚伪公子冷哼一声，道：“这地方机关甚多，步步凶险，你姑娘最好能紧随在下的身后。”

包小翠微微一笑，道：“多谢指教。”

起身离位，紧追在虚伪公子的身后。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道：“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但咱们如小声交谈，他们却无法听到，那虚伪公子，似是有计划的在分散咱们……”

刘小玉接道：“他会不会杀害小翠姐和武通？”

秋飞花肃然说道：“我想不会，但却不敢保险，此刻，咱们处境危恶万分，虚伪公子就抓住了小叫化和你们姐妹间的这份崇敬恩师之心，发挥利用，让你们明明知道这是陷阱，却不能不跳下去。”

刘小玉道：“秋大哥说的是，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秋飞花道：“主动权既然完全操纵在别人之手，咱们只有听人摆布的份儿了……”

东方雁道：“这么说来，咱们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了。”

秋飞花低声道：“那倒不是，至少咱们穴道已解这件事，那虚伪公子还未发觉，目下咱们等候的只是反击的机会罢了。”

东方雁道：“他们一个个的把咱们分散开去，届时，咱们又如何反击呢？”秋飞花沉吟了一阵，低声说出了一番话来，东方雁、刘小玉微微颌首。

三人也不过刚刚计划妥当，虚伪公子已大步行进了进来。

刘小玉微微一笑，道：“公子，我们姑娘如何了？”

虚伪公子道：“你是问那李雪君吗？”

刘小玉道：“不错，我们姑娘。”

虚伪公子道：“她很好，令师姐包小翠，已和她见了面，姑娘是否也想去看看呢？”

刘小玉笑一笑，道：“不啦！大师姐去了也是一样，我等她回来再去。”

虚伪公子仰面大笑三声，道：“看来三位是不太关心那倪万里和李雪君的生死了？”

秋飞花道：“话不是这么说，你阁下把咱们一个个的分散开去，只见进去，不见出来……咱们既不知他们的生死，也不知他们的情形如何？咱们就算很笨吧！也不能不心生怀疑了。”

虚伪公子道：“傻人傻福，一个人太聪明了，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秋飞花冷冷说道：“阁下不觉太过分了吗？”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是不是也想和兄弟动手一搏呢？”

东方雁霍然站起身子，却被秋飞花伸手拦住，道：“阁下大约明白咱们的穴道未解，无法和阁下动手吧！”

虚伪公子笑道：“我还认为一个人在暴怒之下，忘记了生死大事，原来秋兄还记得很清楚。”

秋飞花道：“阁下对咱们戏耍，也应该够了，准备如何处置咱们，可以说个明白了。”

虚伪公子忽然放下了心，微微一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三位如是归依在本公子的座下，不但武通和包小翠，可以无恙，就倪万里和李雪君，也可保下性命。”

秋飞花道：“咱们答应下，阁下会不会相信呢？”

虚伪公子道：“这倒不劳秋兄费心，三位只要答允，兄弟自会让三位表现出诚意来。”

秋飞花道：“听说江湖上有一种很神奇的毒药，食用之后，一个人的神志，就会被那药物控制，阁下想必是要给咱们食用那种药物了。”

虚伪公子道：“江湖上确有那么一种药物，不过，在下等早已弃置不用了！”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你们有一种更奇异的方法，控制我们了？”

虚伪公子道：“是的，秋兄要不要见识一下。”

秋飞花道：“好吧！兄弟愿意试试。”

虚伪公子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请执礼法师。”

秋飞花目光四顾，只见另一座厅角，开启了一道门户，缓缓行出一个发髻如银的老者。

他无法清楚的辨出那老者的年岁，只见他髯发如霜，但一张脸却红润如童子。

两道寿星眉，长逾三寸，垂过眼皮，遮住了大部份的眼睛，身躯高大，看上去活像传说中的南极仙翁。

在那白发老人的身后，紧随着一个穿着青衫的童子，手中捧着一个木盒。

秋飞花一皱眉头，暗道：这人如此奇相，怎的没有听人说过。

虚伪公子对那老人似是极为敬重，微微一笑，道：“有劳法师了。”

长眉老人道：“本府礼当效劳……”

语声一顿，道：“哪一位要加入本门？”

虚伪公子道：“在下收了几个门下，为了能使他们对我忠心不二，所以，有劳法师，替他们加些禁制。”

长眉老人神情肃然地说道：“公子，本座虽然可以执行入门礼法，不过，必得是别人同意入门才行。”

虚伪公子道：“是的！如若他们不答应，在下也不敢劳动法

师大驾了。”

长眉老人点点头，道：“哪一位愿入本门？”

虚伪公子目光一掠秋飞花，道：“你出来吧！”

秋飞花缓步行了出来，对那长眉老人一抱拳！道：“在下秋飞花，见过老丈。”

长眉老人神情肃然，缓缓说道：“你要进入本门吗？”

秋飞花笑道：“在下并未完全答允。”

长眉老人一怔，道：“没有完全答允，这话什么意思？”

秋飞花道：“在下只希望知道，加些什么禁制，如是那禁制十分惨酷，在下宁死，也不会答允了。”

长眉老人摇摇头，道：“公子，别人还没有完全同意，本座就不便执行入门之礼了。”

虚伪公子冷笑一声，道：“秋飞花，你说话算不算？”

秋飞花道：“在下并没有肯定答应，……”

虚伪公子回头对长眉老人一抱拳，道：“枉劳法师，暂请回驾，在下说服他们之后，再劳请法师出手。”

长眉老人微一颌首，转身而去。

青衫童子双手捧着木盒，紧随在长眉老人身后。

直待人行入壁角暗门之后，虚伪公子才缓缓回过头来望着秋飞花，笑道：“秋兄，高明得很啊？兄弟几乎上了秋兄的大当。”

秋飞花很注意那青衫童子手中的木盒。

几乎和虚伪公子同时转过脸来，四目相触片刻，秋飞花平静无波的答道：“公子不觉着太高估我秋某人吗？”

虚伪公子道：“兄弟确实低估了你，看样子，你秋兄已经自行解开了穴道。”

秋飞花道：“公子夸奖了。”

虚伪公子突然欺身跨步，一掌拍向秋飞花的前胸。

事先既未招名，出手前又无动作，一招攻势，快如电光一般。

秋飞花身子微侧，轻轻一转，让开了虚伪公子的一掌。

虚伪公子点点头，道：“秋兄高明的身法。”

谈笑之中，双掌连环劈出，一掌快过一掌，一口气攻出了十八招。

秋飞花未还一招，只凭仗着快速转动的身法，避开了虚伪公子一十八掌。

虚伪公子突然收住了掌势，双目中微现出恐惧之色，道：“秋兄，怎不还手？”

第八回 真假难分

秋飞花笑一笑道：“阁下，咱们还不到一决胜负的时候。”

虚伪公子笑道：“难道搏杀分出胜负，也要等到一定的时刻吗？”

秋飞花笑道：“不错，兄弟一向对时间十分重视。”

虚伪公子道：“可惜的是在下没有这分耐心。”

秋飞花道：“阁下如若希望在下出手，只管请便。”

虚伪公子突然伸手，抽出了背上的长剑。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怎么，要动兵刃？”

虚伪公子笑道：“秋兄闪避掌势的身法，果然是高明得很，但不知剑上的造诣如何？”

秋飞花一笑，道：“秋某人可以奉陪，不过，在下希望公子能答允一事。”

虚伪公子道：“请说吧！”

秋飞花道：“咱们败了，自然会束手就缚，听凭处置，如是在下幸胜了……”

虚伪公子冷冷一笑，道：“你想和在下打赌吗？”

秋飞花笑一笑，道：“如若公子有着必胜的把握，赌一赌，订个赌约，有何不可？”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如是在下可以不守信约，那又何苦订个赌约呢？”

秋飞花道：“限制我，秋某人败了，咱们就按约行事，秋某人胜了，你公子可以不守约定。”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这般善待兄弟，倒使兄弟有些不好意思了。”

秋飞花道：“公子能把虚伪二字，用作称号，一语道破这份大勇之气，秋某人十分佩服。”

虚伪公子那样厚的脸皮，也不禁微一红，道：“秋兄说得倒也不错，本公子取号虚伪二字，那是先已告诉和兄弟对敌的人，本公子虚伪得很，如是对方仍然受了本公子所骗，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本公子早已打出的旗号。”

秋飞花道：“不错，这也算堂堂正正之师了。”

虚伪公子道：“好！秋兄既然了解的如此深刻，那就请出赌约吧！”

秋飞花道：“兄弟已经开出来了，如是兄弟落败，咱们束手就缚。”

虚伪公子道：“可是包括所有的人吗？”

秋飞花道：“不错！我，东方兄和刘姑娘。”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如是兄弟输了，那就带你们去看倪万里和李雪君。”

秋飞花一抱拳，道：“那就请公子出手。”

虚伪公子道：“咱们比兵刃，还是比拳掌？”

秋飞花道：“客随主便。”

虚伪公子道：“各位没有兵刃，咱们比拳吧！”

话落，人已欺身而上。

但他并未出手，只是从秋飞花身侧一掠而过，秋飞花沉着得

很，竟然也未出手。

虚伪公子身子一转，又朝秋飞花冲了过来，将近秋飞花时，突然一闪，掠着秋飞花身侧而过。

秋飞花静静的站着，也未出手。

虚伪公子连冲了十二次，一直无法诱使秋飞花出手。

只好停下了脚步，道：“阁下怎不出手？”

秋飞花笑一笑，道：“在下怎能喧宾夺主，公子不出手，在下怎敢出手？”

虚伪公子冷哼一声，道：“你是不敢出手，对吗？”

秋飞花笑道：“不错，在下不敢出手，公子这飞鹏拳法，专以钻空抵隙，在下如先出手，必会留下一点空隙，公子亦将乘虚而入，在下如是再想扳回劣势，那必将大费手脚了。”

虚伪公子微微一怔，道：“你认识这套飞鹏拳法？”

秋飞花道：“兄弟听人说过，但见识这飞鹏，倒是第一次了。”

这飞鹏拳是极为奇奥、快速的拳法，来去有如飞鹏，不但势道凌厉，且专以攻击敌人留下的空隙。

但他有一个最大缺点，那就是不能先行出手，必需诱敌人先出手，才能找出敌人出拳的空隙，有如飞鹏啄食一般，凝聚全身功力一击。

是属于一种很恶毒、残酷的拳法。

但秋飞花一直未出手，使得虚伪公子无法找出空隙，不敢轻易出手。

东方世家素以武功博杂称誉武林，但东方雁却从未听过飞鹏拳法，秋飞花一语点破了飞鹏拳法的精到之处，使得东方雁又对秋飞花加重了几分敬畏之心，只觉此人胸罗博深而又外貌谦

和、遇事镇静。

虚伪公子脸色一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秋飞花静静地站着，以不变应万变，只待虚伪公子笑声顿住，才微微一笑，道：“公子，想到了什么好笑之事，可否说给在下等听听。”

他永远是那么心平气和，说起来，不快不慢。虚伪公子一整脸色，恭恭敬敬的一抱拳，道：“秋兄，咱们不用比下去了。”

秋飞花道：“哦！为什么呢？”

虚伪公子道：“算秋兄胜了，如何？”

秋飞花道：“阁下这般相让兄弟，岂不叫兄弟惭愧。”

虚伪公子道：“俗语说的好，英雄相惜，秋兄这等英雄人物，真叫兄弟心义，如是咱们一定要打个胜败出来，必有一人受伤亡，那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他说的诚诚正正，一脸肃然之色，实叫人无法分辨真假。

秋飞花笑一笑，道：“多谢相让，但不知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

虚伪公子道：“兄弟认败了，自然应该履行承诺。”

东方雁、刘小玉都有着意外之感，但秋飞花却十分平静地说道：“兄弟这里谢过了。”

虚伪公子回头对东方雁和刘小玉一抱拳，道：“两位，请一起见见倪、李两位老前辈如何？”

刘小玉低声道：“东方兄，这人怎的忽然间变得一脸诚正之色，前后不足一刻工夫，竟判若两人。”

东方雁道：“莫非如此，他怎能当得虚伪公子之称。”

两人谈话的声音，虽然很低，但以那“虚伪公子”的耳目自

然是早已听到了。

此人的利害之处，就是听到当作未听到，神色如常，竟然连望也未望东方雁等一眼，转身向前行去，一面说道：“兄弟替三位带路。”

秋飞花回头望了东方雁和刘小玉一眼，暗施传音之术，道：“此人的笑脸比起他一脸怒容，更为可怕，不知他又要耍出什么花样，咱们要小心一些。”

东方雁、刘小玉微微颌首，三人鱼贯追随在秋飞花的身后。

这是一条很窄的小道，只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

但转了两个弯子之后，地势突然开阔，有如一座大厅。

严格点说，这不算是一座大厅，因为，这是一座很奇怪的建筑，整座厅形成月形，到处都是门户。

厅中的布置很豪华，红毡铺地，四面都是白色缎子幔起，四角和正中，各挂着一盏垂苏宫灯，但灯上面，有一个遮顶，全是水晶石作成，灯光被遮顶上的水晶石反射出来，照得满室通明。

光线的强烈，尤过上面大厅。

一张宽大的檀木桌子，四面分摆着二十四张太师椅。

奇怪的是，圆厅中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连一个招呼客人的佣人也不见。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诸位心急见人，只怕也没有心情闲坐。”

秋飞花道：“是！看来公子是一位很细心的人。”

虚伪公子道：“好！咱们先去看看倪万里如何？”

举步行到一座门口前面，举手一推，木门呀然而开，接道：“三位请吧！”

秋飞花这次未再客气，举步行入室中。

那是一座布置很幽静的小室，一个头发花白，身着浅灰百绽大褂，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老人，盘膝坐在一张木榻之上，紧闭着双目。

在木榻旁侧，坐着一个全身绿衣的少女。

那少女生得秀眉瑶鼻，十分俏美，但却微微蹙眉儿，似乎是有着很重的心事。

虚伪公子轻咳了一声，道：“这位倪老英雄，吃了东西吗？”

绿衣少女目光流转，打量着秋飞花等三人一眼，才微一欠身，道：“回公子话，这老叫化又脏又怪，脾性又坏，我说尽了好话，他连眼睛也不睁一下，真叫人没有法子。”

虚伪公子道：“你出去休息一下。”

绿衣少女又打量了秋飞花等三人一眼，缓步退了出去。

虚伪公子淡淡一笑，道：“倪万里，你睁眼睛看看什么人来了！”

倪万里仍然紧闭着双目，道：“我不用睁开眼睛，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秋飞花轻轻咳了一声，道：“倪师叔，晚辈秋飞花。”

倪万里霍然睁开双目，两道目光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道：“飞花，你怎么来了。”

秋飞花道：“武兄弟也来了，倪师见过没有？”

倪万里道：“见过了，没有出息的小叫化，老叫化算是白费了一番心血教养他了。”

秋飞花道：“武师弟怎么样了？”

倪万里道：“小叫化没有出息，见到老叫化子就哭。”

秋飞花道：“武兄弟是性情中人，见到倪师叔如此情形，自然是要哭了。”

倪万里道：“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大男人家哭哭啼啼，哪有一点丈夫气概。”

虚伪公子一言不发，站在一侧，静静听着两人谈话。

秋飞花借谈话的机会，打量了倪万里一眼，竟然瞧不出一点可疑，心中暗暗奇怪，忖道：“以这位倪师叔脾气而言，如若他没有身受内伤，无法行动，岂肯困坐于此。”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倪师叔的身体好吧？”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老叫化如是身体很好，岂肯坐在此地任人摆布。”

秋飞花望了虚伪公子一眼，道：“倪师叔，伤在何处？”

倪万里豪情过人，竟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老叫化被人点了双腿上的穴道，两条腿完全失去了作用。”

秋飞花道：“真是一种点穴的手法吗？”

倪万里道：“老叫化已经几次试行解开被伤的穴道，但却无能为力。”

秋飞花道：“倪师叔的伤势，只在双腿之上吗？”

倪万里道：“哼！如是老叫化只是双腿受伤，我还有双手可用，那也不会任由他们摆布了。”

秋飞花道：“倪师叔还有什么地方受到了伤害？”

倪万里道：“丹田要穴，不知他们用的什么手法，使我真气难聚。”

秋飞花吃了一惊，暗道：一个内家高手，如是真气无法提聚，那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暗暗叹息一声，回顾着虚伪公子，道：“阁下，能不能为我解说一下，你们用的什么方法，伤了倪老前辈。”

虚伪公子笑道：“兄弟的话，只怕很难作答，希望秋兄别太相信……”语声一顿，接道：“就兄弟所知，倪老英雄是伤在一种玄妙阴指下，据说，如不能在一定的限期内施以解救，只怕伤势会继续的蔓延，终至全身瘫痪。”

秋飞花道：“公子对玄阴指功的造诣如何？”

虚伪公子道：“那是一种很深奥的武功，兄弟嘛！只是听人说过罢了。”

东方雁突然接口说道：“玄阴指虽然恶毒，但自有方法可解，算不得什么绝技！”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听东方兄口气，早已知晓解去玄阴指的办法了。”

东方雁道：“赤阳神功和一元指，都可解去玄阴指。”

虚伪公子怔了一怔道：“这位东方兄的见闻，极为广博，兄弟倒是失败了，但不知东方兄有没有胆量见告在下出身门户。”

东方雁霍然警觉，淡然一笑，道：“虚伪公子，在下几乎忘记你的大号了。”

虚伪公子面不改色地说道：“兄弟只是请教一下罢了，如是东方兄不敢说，兄弟也不能勉强了。”

东方雁道：“在下并非不敢，不过，只是觉着不必，如是你虚伪公子愿说出门户来历，兄弟自然可以奉告来历。”

虚伪公子道：“在下一向不愿和人谈论什么条件……”

话题一转，接道：“三位还想去看看那位李姑娘吗？”

秋飞花道：“如是阁下愿意带我们去，在下等是喜出望外。”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记得在下已经答应三位，岂有不去之理，走！兄弟带路。”

秋飞花回身对倪万里抱拳一揖，道：“老前辈多多保重，晚辈们去了。”

倪万里道：“好！告诉牛鼻子老道，要他放上一千两百个心，老叫化就算被活活点天灯，挫骨扬灰，也不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事情。”

秋飞花道：“晚辈知道。”

紧随在虚伪子身后，出了室门。刘小玉一欠身，道：“老前辈见过我家姑娘吗？”

倪万里道：“他们不让老叫化见，不过，老叫化知道她也是受了一种内伤，行动无力，但是不是和老叫化子一样伤在玄阴指下，那就知道了！”

刘小玉目光转注到虚伪公子，道：“我的大师姐哪里去了？”

虚伪公子笑道：“小玉姑娘，你关心的是李雪君的生死，倪万里和包小翠是死是活，与你小玉姑娘的关系不大，你急什么劲呢？”

刘小玉冷冷说道：“我问你包大姐现在何处？”

虚伪公子道：“你该去问问李雪君。”

刘小玉道：“我们姑娘又在哪里？”

虚伪公子原本冷若冰霜的神情，似是忽然间变了和气起来，淡淡一笑，道：“姑娘如若想去看李雪君，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了。”

转身向外行去。

秋习花等鱼贯追随后。

只见虚伪公子推开一扇门，转个圈子，又向另一座甬道中行

去。

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每一处地方，建筑得都是一种模样，七弯八转之后，都已有些晕头转向。只有东方雁的神情很严肃，脸上也微微现出惊愕之色。

转了一阵之后，虚伪公子突然停下脚步，推开一扇木门，道：“三位请进。”

刘小玉第一个举步行了进去。

秋飞花、东方雁快步行入。

只见李雪君盘膝坐在一张木榻之上，闭目养神。

在木榻旁侧，坐着一个全身黄衣的英俊少年。

秋飞花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果然是被我不幸猜中了。”

东方雁低声道：“秋兄，什么事？”

秋飞花道：“咱们一会作详谈。”

这时，刘小玉已经快步奔了过去，道：“姑娘，小玉给你见礼！”

李雪君缓缓睁开双目，道：“你也来了？”

刘小玉道：“小婢和大姐一块来的。”

李雪君道：“我知道，我见过小翠了。”

那黄衣少年叹口气，道：“李姑娘，不喝一杯冰糖莲子羹吗？”

李雪君冷冷说道：“你走开，我看到你就觉着恶心。”

黄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只要你肯说话，不管怎么样的难听，都不要紧。”

李雪君冷哼一声，不再理他。

虚伪公子目注那黄衣少年道：“你先下去！”

黄衣人对虚伪公子一欠身，才回转身离去。

秋飞花望着那黄衣人的背影，淡淡一笑，道：“公子，这人举止扭扭捏捏的，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这番话很尖酸刻薄，那黄衣少年，明明听到了，却是恍如未闻，虚伪公子却哈哈一笑，道：“他是缺少一点丈夫气，但他也是费了不少苦心训练出来的人才，带一点柔媚的男人，有时更容易讨女人的欢心，是吗？”

秋飞花冷静的说道：“虚伪公子，你似乎对这样的杰作，十分满意。”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不是我，秋兄，我也没有这份能力。”

秋飞花道：“你不但武功很好，好像还有一肚子不错的学问。”

虚伪公子道：“还有一样，兄弟很知趣。你们四位谈谈吧！兄弟还有一件事要办。”

用不着秋飞花的回答，虚伪公子已举步向外行去，顺手带上了木门。

秋飞花已经知道，这是座古怪的建筑，那圆月般的大厅中，很多门户，有的是死门，有的是活路，这是个充满着凶险的地方，没有虚伪公子带路，很难找出活路。”

李雪君望着东方雁沉声说道：“你是什么人？”

东方雁道：“在下东方雁。”

秋飞花急急说道：“他是东方世家的少公子，李姑娘可是已失去了武功。”

李雪君苦笑一下，道：“你可是想带我走？”

秋飞花道：“如若李姑娘的武功未失，咱们闯出的希望很

大。”

李雪君道：“如是我还能运用武功，至少已杀了一个人。”

秋飞花道：“什么人？”

李雪君道：“那穿着黄衫，一副姑娘腔的男人。”

秋飞花道：“姑娘是伤在玄阴指下吗？”

李雪君道：“我不知伤在了什么武功之下，但我已无法提聚真气。”

刘小玉道：“姑娘，咱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背着你走！”

李雪君道：“你们不能困守于此，更用不着为我留步，小玉，你带有兵刃吗？”

刘小玉道：“所有兵刃暗器，在来此之前，都被他们取去了。”

李雪君道：“小玉，我虽没有收你们入我门下，但我待你们如何？”

刘小玉道：“姑娘待我们恩重如山，情若姐妹。”

李雪君道：“好！那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刘小玉道：“别说一件事，一千件，一万件，小婢也义无反顾。”

李雪君道：“出手点我死穴，你们立刻离此。”

刘小玉呆了一呆，道：“要小婢杀死姑娘。”

李雪君双目神光如电，道：“杀了我，等于救我，可以少让我受些罪，也少受一些凌辱。”

刘小玉突然跪了下去，道：“姑娘，婢子愿留此拒抗他们对姑娘的凌辱……”

李雪君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神情肃然的说道：“你肯不肯帮我这个忙？”

秋飞花道：“姑娘，要小侄伸手取你之命，小侄的胆子再大，也是不能下手。”

李雪君轻轻叹口气，道：“你不明白吗？杀了我，才是救我，你们一定要让我活着受尽折磨、羞辱，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秋飞花道：“姑娘的武功，完全失去了吗？”

李雪君道：“如若我还有武功在身，早已和他们拼了，怎肯坐在此地，苟延残喘的活下去……”目光一掠秋飞花，接道：“我不但被废了武功，而且，被封住了几处主要的穴道，我不但不能和人动手，而且，连寻死能力，也完全丧失，这就是我要你们成全我的原因。”

秋飞花道：“姑娘，倪老前辈，也和姑娘有同样的遭遇……”

李雪君接道：“秋贤侄，那不同，至少，他是男人，对吗？”

秋飞花心头大大地震动了一下，突然想到那一身黄衣的年轻人。

江湖上有过无数的风波，但却从未听闻过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武林中极具声望的人。

秋飞花呆住了，东方雁、刘小玉也默然无语。

李雪君道：“你们不肯违背传统，作一个忤逆犯上的人。……”

秋飞花神情肃然地接道：“姑娘，你虽然被他们废了武功，但你心智清明，晚辈相信，你还能支撑下去……”

李雪君默然接道：“支撑下去？他们目下对我，全用水磨软功，一旦被他们改变了方法，我就……”

我就怎么样，她没有说下去，但神情却流现出无比的悲伤。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他们没有机会了。”

李雪君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小玉师妹说的不错，衡量了轻重缓急，晚辈觉着我们应该先把姑姑救出此地。”

李雪君摇摇头，接道：“秋贤侄，你这一身武功，天下都可以去得了，但可惜天虚兄，未把他胸罗奇门阵法传给你。”

东方雁叹口气，道：“可惜，舍妹未在此地，如是她在此地，这区区的阵法，又如何能困得了咱们？……”

刘小玉道：“东方兄，不知道这些阵图变化吗？”

东方雁道：“略知一二，但我刚才已经留心看过了，这阵法，十分深奥，恐非我这一知半解的人能够应付，如是弄巧成拙，那就更为不妙了。”

秋飞花突然哈哈一笑，道：“不要紧，五行变化虽然深奥无边，但咱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不能出去，那咱们就守在这里。”

东方雁道：“秋兄的意思是……”

秋飞花低声道：“在下之意，咱们暂时留在此地，虚伪公子一进此室，咱们就想法子把他制住。”

东方雁点点头，道：“不错，迫他带咱们离开此地。”

秋飞花道：“至少咱们可以捞回来一点本钱。”

李雪君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秋飞花道：“小玉师妹，保护姑娘，别的事不用管了。”

刘小玉点点头，道：“小妹遵命。”

秋飞花道：“东方兄请守在门口，断了他的归路，再挡来援强敌。”

东方雁对秋飞花生出了敬佩之心，点点头道：“小弟理会

得。”

秋飞花道：“两个尽量保持镇静，虚伪公子是狡猾得很，不能让他还未入室中，就瞧出了咱们的打算。”

东方雁道：“他那一身武功也非同小可，对付这等人物，咱们也用不着太君子了，最好能先点了他穴道，叫他无法反抗。”

秋飞花点点头，道：“咱们运气调息一下。”言罢，当先闭目而坐。

李雪君突然一招手，低声道：“小玉，你过来。”

刘小玉应了一声，缓步行了过去，道：“姑娘……”

李雪君低声接道：“叫我师父，我把你们由小带大，传了你们一身武功，叫我一声师父也是当之无愧了。”

刘小玉双目圆睁，喜极而泣，道：“姑娘，你把我们收到门下了？”

李雪君低声道：“轻一些，别打扰了他们两人的坐息。”

刘小玉点点头，举手拭去了脸上的泪痕，道：“弟子明白。”

李雪君突然从怀中摸出一个黑布的小包。

低声道：“我住居的床下，埋有一个小铁箱子，这是开小铁箱的钥匙，你好好的收起来。”

刘小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把黑色小布包，贴身藏起。

秋飞花坐息了大半个时辰之久，室外突然响起步履之声。

刘小玉身子一横，拦在室门前面。

虚伪公子已推门行了进来，望着盘坐的秋飞花和东方雁微微一笑，道：“小玉姑娘，你没有坐息一下吗？”

刘小玉冷冷说道：“站在那里，别再向前走动。”

虚伪公子果然停下了脚步，道：“为什么？？”

刘小玉道：“他们坐息未醒，你不能伤了他们。”

虚伪公子点点头，道：“那是自然，在下怎能够暗算伤人？”

刘小玉道：“他们都还在运息之中，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了。”

虚伪公子点点头，道：“好！在下就先和姑娘谈谈吧！”

身子一侧，突然一指，点向了秋飞花的胸前。

这一招完全出了刘小玉的意料之外，无论如何，来不及出手抢救了。

不禁失声惊叫。

但见秋飞花盘膝而坐的身子，突然向后倒去。

但伸手点向秋飞花的虚伪公子，却冷哼一声，疾向门外退去，秋飞花已借势挺身而起。

只觉身后一股掌力，拍了过来，逼得虚伪公子不得不返身硬接一掌。

原来，秋飞花借向后倒卧的身子，突出双脚踢向虚伪公子，迫得虚伪公子向后退去，两人的掌力接合，响起了砰然一声轻震，虚伪公子仓促应敌，被震得退了一步。

抬头看去，只见东方雁一脸冷肃之色，拦在门口。

秋飞花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笑意，站在身后，两个人布成了合击之势。

虚伪公子冷哼一声，道：“原来，这是计划好的诡计。”

秋飞花淡漠一笑，道：“咱们只是以阁下之道，还予阁下。”

虚伪公子原本一脸怒气，此刻却突然放下脸，笑道：“这么说来，在下要凭借本领，分个胜负……”

目光一掠秋飞花和东方雁，道：“但不知你们哪一位先上？”

秋飞花笑道：“咱们一块上。”

虚伪公子一怔，道：“什么？一起上？”

秋飞花道：“不错，咱们一起上，这不是比武争名，用不着太君子，是吗？”

虚伪公子道：“两位如是想合手群杀，兄弟也可以招呼一位帮手，咱们二对二的一决胜负如何？”

话说完，身子一侧，突然向外冲了过去。

东方雁早已暗作戒备，互拼八招，招招都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快速。

虚伪公子未能再越雷池一步，但东方雁也未能把强敌逼退一步。

这一次，两人全凭掌法的变化，虽只是互对了八招，但却是极尽掌指变化的能事。

虚伪公子心头暗暗震骇，霍然向后退了一步，双目凝注在东方雁的脸上，缓缓说道：“想不到啊！阁下如此高明。”

东方雁道：“好说，好说。”

秋飞花大迈一步，道：“虚伪公子，咱们也试几招。”

不容虚伪公子答话，右掌已拍向虚伪公子的前胸，左手屈指弹出，一缕指风，直袭向虚伪公子的左肩大穴。

虚伪公子吃一惊，身躯一侧，避过穴道的指力，左掌探出，硬接下秋飞花的掌势。

这室中太狭小了，闪避不易，迫得虚伪公子，只有硬接掌势。

又一次，硬打硬接，虚伪公子被震得退了一步。

秋飞花停掌未再攻击，口中冷笑一声，道：“虚伪公子，看来，我如和东方兄联手，可以在二十招内取你性命！”

虚伪公子口中未再作强硬之言，他已明白，这两人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和他打到平分秋色的境界，甚至更为高明一些。

东方雁掌法的多变、博奇，秋飞花的高深内力和弹指神通，都是武林中极为罕见的高手。

如若两人真的联手而出，在这运转不灵的小室之中，近身相搏之下，二十招之内，可以伤了自己，并非只是夸口之言。

心中念转，口中却微笑说道：“秋兄似是想和兄弟谈谈条件了？”

秋飞花道：“是的！阁下逼咱们束手就缚时的情景，想必记忆犹新吧？”

虚伪公子道：“这个，兄弟自然记得，不过，处境不同，秋兄不可欺人过甚。”

秋飞花冷冷说道：“虚伪公子，此时此情之下，我们没有时间对你多费唇舌，你必需立刻作个决定。”

虚伪公子略一沉吟，笑道：“秋兄还未开出条件。”

秋飞花道：“你把我们五个人一车带来，现在，阁下要付些利息，除我们五人之外，还要倪、李两位老前辈一齐带走。”

虚伪公子道：“可以。”

答应的如此干脆利落，秋飞花反而听得一怔，道：“你作得了主吗？”

虚伪公子道：“如是在下作不得主，怎敢答允此事？”

秋飞花道：“记得咱们受迫时，被你点了穴道，此刻咱们也不能对你太放心。”

虚伪公子道：“秋兄说的是，兄弟为人反反覆覆，不但秋兄信不过在下，就是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秋兄自然也该点了兄

弟的穴道。”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阁下当真虚伪得可以，好叫在下佩服。”

虚伪公子淡淡一笑，道：“人有起错名字的，但不会叫错绰号，在下既号称虚伪公子，自也不用掩饰什么了。”

东方雁一时间，竟然再想不出适当之言回答，一个人，脸皮厚到了这等境界，实也是无法使他有羞惭之感了。

秋飞花道：“一个人，可以说上一千句谎言，但他只能死一次。”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不用提醒在下，这个我清楚得很，在下已答允秋兄带他们离开了。”

秋飞花道：“像你这等反覆之人，咱们自然要小心提防，所以，在下要点你几处穴道。”

虚伪公子道：“秋兄只管出手。”

秋飞花道：“请闭上双目。”

秋飞花扬起了右手，道：“小心了。”

一面示意东方雁先行下手。

话说完，东方雁已点了虚伪公子两处穴道。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秋兄这施伪诈术的手法，看来比兄弟还要高明一些。”

秋飞花道：“兵不厌诈，对付你这等人物，在下也只好耍点手段。”

右手疾快点出，又点了虚伪公子两处穴道。

回顾了李雪君一眼，秋飞花低声道：“姑姑，咱们可以走了！”

李雪君叹口气，道：“我已无颜再生离此地，你们去吧！”

秋飞花心头震动了一下，但表面上，却力求镇静，笑一笑，道：“姑姑，咱们有着很大的离开机会，这位虚伪公子，虽然是反覆无常，说了不算，但他有一宗特长，非常人能够及得。……”

李雪君奇道：“什么特长？”

秋飞花道：“怕死，所以，咱们不用太担心，如是沿途上遇着什么阻碍，咱们就拿他来出气。”

李雪君沉吟不语，脸上又是一片悲苦神情。

秋飞花目睹李雪君悲痛之色，心中暗暗奇怪，忖道：李姑姑似是有什么难言之苦，颇不欲离去之意……

李雪君缓缓说道：“飞花，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去，余下的只是一个躯体罢了，离开此地……”

目光一掠刘小玉，接道：“我唯一遗憾的是，还有几招剑法，没有传给小玉，不过，我已经留下了解说图式，交给了她们，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心愿了。”

秋飞花心头惊震，但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道：“姑姑，走吧！要死，也该找一片干净的土地。”

李雪君似是秋飞花说动了心意，沉吟了片刻，道：“说得也是，我死也该死在一块干净的土地上。”

东方雁耳闻目睹，也觉出了情势不对，所以，他一直未多讲一句话。

李雪君道：“牛鼻老道对这方面，倒是有些研究，可惜他不在此地。”

秋飞花笑一笑，道：“姑姑放心，小侄有一个法子，我相信有效得很，要虚伪公子，带咱们离开此地。”

李雪君还未来得及开口，虚伪公子已抢先接道：“什么法子？”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先告诉阁下也不妨事，不过，为了争取时间，在下一面解说一面行动了。”

突然，伸出手去，解下了虚伪公子身上的腰带，紧紧的捆住了虚伪公子的右脉穴之上，顺手打了一个活结，绕过了虚伪公子的颈上，一面却牢牢地绑在自己左臂上。

已不用秋飞花再作解说，虚伪公子已明白了秋飞花的用心。

但闻秋飞花缓缓说道：“以阁下的聪明，大概也该明白了，这座密室中，门户很多，暗藏着奇门变化，不过，你虚伪公子，只要无法把这条带子斩断，兄弟一用力，就可以把你拉回身侧，那时，在下如何对兄台下手，那就很难说了。”

虚伪公子脸上泛起了怒色，但沉吟了一阵之后，却突然笑道：“秋兄思虑周密，好叫兄弟佩服。”

秋飞花道：“所以，阁下最好是能和咱们合作。”

虚伪公子道：“在下是一位很识时务的人，这一点秋兄可以放心。”

秋飞花道：“叫他们把倪老前辈和武通、包小翠姑娘，带来此地。”

虚伪公子道：“此地狭小，而且，深处内阵，何不把他们带往大厅之中。”

秋飞花略一沉吟后，道：“好！你要他们带三位在大厅之中等候，虚伪公子，兄弟不愿以冷酷的手法，对付你阁下，但东方兄和刘姑娘，却正在气头上，如是要出了什么花样，那就别怪兄弟无法袒护你了。”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在下要反抗，也不会任你们点中穴道，全身上绑了。”

秋飞花道：“你要如何传出令谕！”

虚伪公子道：“秋兄，咱们的条件还未谈好！”

秋飞花冷哼一声，道：“你还有条件？”

虚伪公子道：“兄弟不愿意死，但如是死定了，那就只用倪万里、包小翠和武通，三条命来交换了。”

秋飞花略一沉吟，道：“好吧！说说你的条件。”

虚伪公子道：“兄弟把倪万里等三人，送入大厅之后，秋兄要如何对付兄弟？”

秋飞花道：“只要我们能平安离此，你阁下可保无恙。”

虚伪公子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在下愿意交出倪万里等，只为了保存性命。”

秋飞花道：“只要你不要花招，在下保证不会伤害到阁下。”

虚伪公子道：“有你秋兄这句话，在下就放心了。”

举步向前行去。

在秋飞花带路之下，几人很平安地到了大厅。

秋飞花一路上很当心行经之处，但也只是觉着不停的穿越门户，似乎是一路行去，有着无数的门户可穿。

大厅上仍然是静悄悄的，未见有招呼之人。

秋飞花道：“他们几时可以到。”

虚伪公子道：“兄弟这就传谕他们带人。”

提高了声音，说道：“放了倪万里、包小翠和武通三人。”

没有人回应，也无人现身，但片刻之后，倪万里、包小翠、武通各由一处门户中，缓步行了出来。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在下这做法够明快吧！输的要认，栽了要服，秋兄可以带他们上路了。”

事情的变化，确出了秋飞花等意料之外，想不到这虚伪公子，做事竟然是如此利落。

轻轻咳了一声，秋飞花缓缓说道：“虚伪公子，阁下如此干脆俐落，倒是大出了咱们的意料。”

虚伪公子道：“那只有怪诸位的见识太浅了。”

秋飞花一掠武通和包小翠、道：“武兄弟、包师妹，你们是否受到了伤害？”

包小翠道：“我被点了几处穴道？”

武通道：“小叫化子和包姑娘一样，也被他们点了几处穴道。”

秋飞花解下手臂上的索带，笑一笑，道：“阁下，能不能解开倪老前辈身上的穴道。”

虚伪公子摇摇头，道：“倪万里、李雪君，兄弟是无能为力，包小翠和武通，兄弟自然是可以效劳。”

秋飞花道：“那就有劳出手了。”

虚伪公子道：“可以，不过，秋兄要解去我身上的索带，并请解兄弟被点的穴道。”

秋飞花道：“这个，这个……”

虚伪公子道：“秋兄如是信不过兄弟，那就只有暂时带他们离开此地，以秋兄之能，相信稍费心思，就可以解开他们的穴道了。”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我来试试。”

大步行向武通，接道：“哪一处穴道受伤？”

虚伪公子道：“右肩‘井穴’”

东方雁一连施用了三种推宫过穴的手法，整得武通一头大汗，就是无法解开武通的穴道。

虚伪公子目光盯注在东方雁的手，看他连变数种手法，心中暗暗震惊，忖道：此人武学渊博，不知是何出身？

东方雁黯然长叹一声，道：“秋兄，兄弟惭愧。”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虚伪公子，秋某人不是武林中有名的侠士，所以，我也不会太君子，解不开他们两人穴道，在下可能会改变心意。”

虚伪公子道：“他们穴道被锁，要解穴道非得深厚的内力不可，兄弟的穴道不解，如何能够施为？”

秋飞花略一沉吟，道：“好！咱们再相信你一次。”

尽去绳索，解开穴道，虚伪公子伸展了一下双臂，道：“秋兄，要兄弟替他们解穴，不怕兄弟算计他们吗？”

秋飞花道：“不怕。”

虚伪公子运起武功，连在武通背上拍了七掌，点出两指，才退后两步，笑道：“好啦！”

秋飞花道：“防人之心不可无，武兄弟，你运气试试看，是否穴道已解。”

武通运气一试，道：“解了。”

虚伪公子道：“兄弟虽有虚伪之名，但办事不一定件件不实。”

缓步走近了包小翠，如法泡制，连拍七掌，点出了两指。

包小翠抬动四肢，运气一试，人和平时一样，道：“秋师兄，小妹穴道已解。”

秋飞花道：“咱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虚伪公子道：“可以，兄弟招呼他们送诸位离开此地。”

秋飞花道：“不用了，咱们一事不烦二主，还望阁下送咱们一程了。”

刘小玉冷冷接道：“咱们现在有五个人了，包小姐和小叫化子，对你胸中的积恨，比我们还要深些。”

虚伪公子道：“我如有暗算你们之心，还怎会解了小叫化和包姑娘的穴道，诸位如此多疑，当真使在下寒心了。”

举步向前行去。

这人举动难忖，有时候明快守信，就是一般江湖上的豪侠人士，也是难以及得了的。

群豪随在虚伪公子的身后，穿行在一个幽暗的地道之中。

这地道很长，足足走了一盏茶工夫之久，才至尽头，登上三十七层石阶，拉一扇石门，立时有一片天光透入。

群豪鱼贯而出，只见丽阳西斜，正是未时光景。

停身处是一片古柏环绕的坟园，出口是一扇石门。

武通扶着倪万里，刘小玉扶着李雪君，这两位江湖上盛名卓著的大侠，竟然变得十分柔弱，不但武功全失，而且，还有着举步艰难的感觉。

虚伪公子站在洞门口，道：“诸位，在下可以去了吧？”

秋飞花一抬头，道：“有劳阁下相送，抱歉得很，这一次，阁下没有得手，反而让咱们带走了倪、李两位前辈。”

虚伪公子的神情很轻松，道：“胜败兵家常事，诸位多多小心一些，这只是第一个回合。”

秋飞花道：“咱们言而有信，你请回吧！”

虚伪公子道：“各位珍重。”

突然一带石门，人也缩了回去。

东方雁四顾了一眼，道：“王家老坟，距离齐家寨，不过十米左右。”

秋飞花突然对倪万里一欠身，道：“倪师叔，你老见多识广，觉得这虚伪公子的用心何在？”

倪万里沉吟了一阵，道：“飞花，你是个很细心的人，老叫化子也很怀疑，就算他很怕死，也不会这么轻易地就范，把咱们全都送了出来，不过，老叫化一时间，也无法看出他用心何在？”

秋飞花道：“这人号称虚伪子，自不是这样轻易认输的人，晚辈已经暗中运气试过，至少，晚辈没有中毒。”

东方雁道：“此人的武功怪异，点穴手法，也完全脱离了常规，所以，兄弟觉着，他和咱们搏斗之中，可能还未用尽全力。”

秋飞花目光转注到李雪君的身上，道：“李姑姑，对此事看法如何？”

李雪君皱皱眉头，道：“咱们回去再谈吧！”

出人意料的顺利，一行人竟草木未惊的回到了齐家寨。

大厅中，坐着两个人，正在低声交谈。

那人穿着一件黑袍，而且衣领子拉得很高，微微的侧着脸，似是不愿看到进来的人。

天虚子表面上虽然还十分镇静，但他一对眼睛，却不停留心着那黑袍人，甚至，秋飞花等人进了厅门，他也没有分神招呼。

倪万里皱皱眉头，似要发作，秋飞花已开口问道：“齐寨主，这位贵宾是……”

齐元魁摇摇头，接道：“不认识，刚才我还和道长在谈话

.....”

东方雁向左面跨了两步，挡住了窗口，秋飞花才昂然高声说道：“哪一位高人到此，转过脸来，叫咱们开开眼界。”

黑衣人缓缓转过头来，一拉竖起的衣袖，道：“秋少侠！”

秋飞花还未及开口，齐元魁已失声叫道：“是你！王天奇！”

王天奇见此情景，即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想必有很多重要事务商谈，区区先走一步了。”

天虚子道：“贫道一个人作不了主，和他们研商后，才能给你答复了。”

第九回 斩情灭性

王天奇道：“区区敬候佳音。”

飞身一闪，顿然消失不见。

倪万里横了两步，在一张木椅上坐下，道：“观主，那一位是什么人？”

天虚子道：“王天奇，也就是昔年魔刀会首脑之一的莫冲！”

倪万里道：“他承认了？”

天虚子道：“承认了。”

目光一掠李雪君，接道：“两位受伤了吗？”

李雪君道：“我们失去了武功。”

天虚子点点头，道：“王天奇刚才也和贫道提到了两位的事。”

倪万里道：“狗不改吃屎，如是在十五年前，你肯听我老叫化子的话，咱们把他杀死，老叫化和李姑娘也不会有今日之辱了。”

李雪君有些黯然的说道：“当年为了剿灭魔刀会，我参与江湖搏杀，岁月匆匆，已然一十寒暑，对整个江湖，和我个人而言，支付已经够大了，我不想再在江湖是非漩涡中混下去，这一身武功，也分别授予了三位门下，我也应该从此退出了……”

刘小玉急急叫道：“师父，你……”

两行清泪，顺腮而下。

李雪君冷冷说道：“不许哭。”

刘小玉果然不敢再哭，拭去脸上的泪痕，强忍着满腹心酸。包小翠一直暗咬着牙关，没有哭出声来，悄然站在师父身后。

但闻李雪君接道：“听说，你把小翠等三人，收归了门下。”

天虚子道：“贫道擅作主张，还请李姑娘鉴谅。”

李雪君凄迷一笑，道：“你作得很好，既然认你门下，希望你能善待她们，我也和她们改了称呼，认她们为我门下，衣钵传人，承我未竟之志，对人对己，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心力，所以，我该退出江湖了。”

秋飞花一扬剑眉，道：“姑姑，这些年，承你给小侄不少指点……”

李雪君摇摇头，接道：“秋飞花，不要谈过去的事，从此刻起，李雪君已经死了，江湖上再也没有我这个人，咱们姑侄之间的情谊，也从此一刀两断，此后，纵然相见，那也是相逢陌路。”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姑姑，什么事竟使你斩情灭性，断义绝亲？”

李雪君道：“不为什么，我觉着我该退出江湖了。”

转身向外行去。

包小翠叹息一声，跪在了李雪君的身前，低声说道：“师父，弟子跟你走！”

李雪君冷笑一声，道：“起来，你们已是天虚子的门下，以后，自有他照顾你，我承认你们出我门下，那是为着你们此后容易和别人相处，你们随我甚久，知我脾气，还不快退下去吗？”

包小翠、刘小玉泪如泉涌，既不敢拦阻，也不敢再劝，绢帕

掩面，黯然站在一侧。

李雪君叱退了包小翠，又回顾天虚子一眼，道：“我肯和他们回来，就是为了交代这几句话。”

天虚子肃然颌首，道：“贫道会尽力照顾她们。”

李雪君道：“有此一言，我也可放心去了。”

举步行出大厅。

秋飞花突然一侧身子，双肩晃动，人已掠过了包小翠、刘小玉，穿出厅外，拦住了李雪君，道：“姑姑可否再听小侄几句话？”

李雪君黯然一叹，道：“走开，从此刻起，咱们是相逢不相识。”

秋飞花呆了一呆，道：“姑姑，我看得出你有难言之苦，但小侄……”

李雪君连连挥手，道：“别再烦我，快退开去！”

天虚子道：“飞花，让她去罢。”

秋飞花仍是一片悲惨迷惑，抱拳一揖，道：“姑姑多珍重。”

李雪君看也未再看秋飞花一眼，快步走出齐家寨。

包小翠、刘小玉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秋飞花缓步行入厅中，道：“师伯，李姑姑是怎么回事？”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她有着满腹的辛酸、悲伤，不过，在下也无法确知她为了什么？”

秋飞花长长吁一口气，道：“师伯，李姑姑这等反常的情形，定然是别的内情……”

目光转注到倪万里的身上，接道：“倪老前辈，对李姑姑的事，老前辈可否指示一下？”

倪万里摇摇头，道：“老叫化知道的不多，不敢妄言。”

天虚子道：“飞花，李姑娘的事，咱们暂时放下，目下最重要的是先设法恢复倪兄的武功。”

倪万里苦笑一下，道：“老道士别想的太容易，老叫化中的玄阴指功，只怕是不太容易除去寒毒。”

天虚子道：“这个，贫道已化费了不少的时间，思索这件事，但却一直想不到那幅飞鹰图的用途何在？你老叫化见闻广博，应该能想出一些头绪才是。”

倪万里沉吟了一阵，道：“老叫化倒是听过飞鹰图的传说，而且，也知道被王天奇收藏，费了老叫化数日之功，才算找出这点头绪……”

望了齐元魁一眼，尴尬一笑，接道：“老叫化也打听出寒玉珮是令夫人收藏，主意是老叫化子出的，但却是老道士的设计。”

齐元魁道：“其实，我们也只知道那寒玉珮祛热之功，其他有些什么作用，我们也不知道，如若，它对武林大局有助，放在我们身上，也是白白的糟蹋了。”

天虚子道：“飞花，那鹰图、玉珮，你收藏得很安全吧？”

秋飞花道：“弟子把它藏在……”

天虚子道：“别说出来，收藏之处，知晓的人越少越好。”

倪万里轻轻咳了一声，道：“鹰图、玉珮，两件全不相关之物，却要合在一起，但江湖上，并无流传，连老叫化都不知它的作用，知道的人，那是聊聊无几了。”

秋飞花道：“王天奇知道，师伯是否已套出他口气。”

天虚子道：“王天奇的口风紧得很，我费了不少的唇舌，一直无法问出他一点事情。”

倪万里道：“王天奇同你另外还谈了些什么？”

天虚子道：“他透露了不少的内情，希望咱们和他合作。”

倪万里道：“那要有条件？”

天虚子道：“不错，他希望咱们能交出鹰图、玉珮，他可以把对方的举动，透露给咱们，而且，还可以调动一批人手，帮咱们对付强敌。”

倪万里道：“王天奇，可是魔刀会的余孽？”

天虚子道：“他承认自己是莫冲！”

倪万里笑一笑，道：“老道士，那你相信他的话吗？”

天虚子道：“不太相信，不过，咱们目下的处境，十分不利，李姑娘黯然而去，你老叫化又身受玄阴指力所伤，武功尽失，老和尚没有消息，遭遇如何，难以预料，幸好，咱们多一位东方少侠相助，不过，照那王天奇说法，他们已准备在这一两天内动手，而且，高手杂多，一举之间，要把咱们潜伏于此的人手，全数屠杀，王天奇虽不可相信，但他目下，是唯一可以帮助咱们的一股力量。”

倪万里沉吟了一阵，道：“老道士，但魔图、玉珮，究竟代表些什么？”

天虚子道：“所以，贫道觉着他的话倒有几分可信，至少，这个传说机密得很，以齐兄而论，他持有玉珮数十年，竟然不知那玉珮的作用。”

倪万里叹口气，道：“老道士，老叫化子觉得，咱们每一次抬杠子，到最后都是你胜，好吧，你知道得多，但江湖上的奸诈鬼计，老叫化比你强多了。”

天虚子道：“就算王天奇说的是实话，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知晓个中隐秘，但这人太坏了，咱们还是不能相信。”

倪万里点头道：“说的是啊！这句话老叫化听得进，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

天虚子道：“所以，咱们也得动点心机了。”

倪万里道：“老道士，可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天虚子道：“办法倒是想到了一个，只是不知道管不管用？”

倪万里道：“说出来听听看。”

天虚子道：“贫道这办法叫瞒天过海。”

倪万里哈哈一笑，道：“瞒天过海？”

天虚子道：“不错，瞒天过海，老夫准备伪造一份鹰图、一个玉珮和他交换。”

倪万里道：“成！老道士，你能打破那份固执，老叫化伤势医不好，也可以放心了。”

天虚子道：“老叫化，你错了，李雪君隐衷不明，豪气已消，咱们要查明原因何在！你老叫化子，不愿疗治伤势，借着伤势未愈之名，逃避责任……”

倪万里接道：“老道士，你不要血口喷人，老叫化是怕你真气损伤过巨，误了大事，老叫化伤势未愈，李姑娘心伤江湖，大和尚行动不明，穷秀才消息不通，能够支撑大局的，眼下就是你老道士一个人，如是你因为替老叫化疗治伤势，元气消耗过大，也来个卧床不起，那岂不是成了空城计？”

天虚子道：“老叫化，我看过了你的面色如是不能早些疗治伤势，再过两三天，可能要造成终身遗憾。”

倪万里道：“别吓唬我，我老叫化不是纸糊的，难道连三五天也撑不下去。”

天虚子道：“不用抬杠，医道上，你不如贫道。”

倪万里道：“这个老叫化子明白，你不用为我操心……”语声一顿，接道：“倒是有一件事，老叫化想不明白，老和尚和穷秀才，究竟到哪里去了？怎么这等重要关头，两个人都跑得没了影儿。”

天虚子道：“我已三度放出火急信号，他们如在附近，那就该来了。”

倪万里道：“他们会不会和老叫化一样，受了别人的暗算。”

只听一阵朗朗笑声，道：“好啊，你这臭叫化子，怎么在背后咒人？”

随着答话之声，大厅中突然现身出一个全身青衫，头戴方巾，胸前花白长髯飘拂的书生人物。

倪万里双目一瞪道：“穷秀才，老酸儒，老叫化刚才还说得客气，再不来，我非骂得你两耳发烧。”

青衫老者哈哈一笑，道：“叫化子，先别上火，秀才是及时雨，该来的时候，自然会适时而至。”

倪万里道：“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是飞花贤侄，老叫化只怕还被人家囚着。”

秋飞花突然一止步，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见过师父。”

青衫中年人一挥手，道：“免了。”

秋飞花退后两步，垂手而立。

青衫中年人目光转到倪万里的脸上，道：“老叫化，牛鼻子老道士说的不错，你的伤势非要早些疗治不可。”

倪万里道：“大和尚呢？”

青衫书生道：“暗中保护李姑娘去了。”

倪万里叹口气，道：“穷酸，你看那李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

……”

青衫中年人脸色忽然间严肃起来，轻轻叹息一声，道：“李雪君心伤江湖，冰冻三尺，自非一日之寒，当年追剿魔刀会，她以双十年华，参与壮举，剑气飞扬，不让公孙大娘捐美于前，三十功名尘与土，一代红颜悲晚秋……”

倪万里大声喝道：“穷秀才，你酸起来有完没完？老叫化没读过书，不懂这个，你少给我咬文嚼字。”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这等事非文不可，不文，就不好听了。”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穷秀才，你要再给老叫化文来文去，老叫化可要唱莲花落了。”

天虚子叹息一声，道：“大和尚禅心坚定，长对春花不解情……”

倪万里道：“那贼和尚，老叫化就是想不明白，蓄发还俗，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花朵似的姑娘，难道还辱没了他，哼！不知好歹的葫芦头。”

青衫人道：“老叫化，骂得好，慈航普渡，割肉畏虎，佛门中讲究的是，舍身救人，大和尚却一个劲的只顾自己。”

天虚子道：“够了，飞花、小翠等是晚辈，东方少侠更是贵宾的身份，你们这样骂来骂去，不觉有失师道、慢待贵宾吗？”

青衫人笑道：“老叫化受了伤，脾气大，兄弟要不顺着他些，他上了火，硬不肯医伤，咱们有什么法子？”

东方雁道：“我曾听过，二十几年前，武林中有五位杰出的高人，主持扫荡魔刀会，替江湖上除一大患，这五人不求扬名，功成身退，江湖上，对这样五位高人，无不存着敬慕之心，想不

到今日在此，竟然能会到了四个。”

只听天虚子说道：“东方少侠，贫道替你引见一下，这一位青衫人，就是秋飞花的授业恩师，人称书剑秀才的傅东扬。”

东方雁急急抱拳一礼，道：“晚辈东方雁，见过傅老前辈。”

傅东扬笑道：“东方世家，百年来一直受武林推崇，傅某人怎敢当得老前辈的称呼。”

东方雁恭谨地道：“常听家父提起大名，今日有幸会面。”

傅东扬笑道：“东方少侠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也使我们省了不少的口舌对武林同道解说了。”

倪万里道：“怎么？穷秀才，你要把此事公诸武林吗？”

傅东扬道：“老叫化，这次的敌势，比不得当年的魔刀会了，也不是咱们几个能够办得了的。”

倪万里道：“老叫化不赞成泄漏当年咱们对付魔刀会的事，咱们有今日之结果，只怪当年咱们做错了事，如若当年咱们能把魔刀会中人，完全杀死，也许不会有今日之害了。”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老叫化，这件事和魔刀会的余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算没有魔刀会这件事，他们也一样会侵犯中原武林。”

天虚子道：“老叫化，贫道也主张不泄漏当年的事，不过，有一个条件。”

倪万里道：“好！老道士，你要对老叫化谈条件了，说来听听看，什么条件？”

天虚子道：“先让贫道疗治好你的伤势，你如是不愿医伤，那就是存心逃避了。”

倪万里沉吟了一阵，道：“好吧！穷秀才既然来了，你老道

士，可以腾出些时间，但老叫化想知道，你要多少时间，才能逐退老叫化身上的寒毒？治好我的伤势？”

天虚子道：“至多三天。”

傅东扬笑道：“老叫化，穷秀才有一事不明，得向老兄请教、请教！”

倪万里道：“你说吧！”

傅东扬道：“你老叫化乃江湖上出了名的刁钻人物，怎么被雁点了穴道？”

倪万里道：“他们施用暗算，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傅东扬道：“打雁人被人啄了眼睛，这倒也是一桩奇闻，秀才总算听个明白。”

倪万里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老叫化总不能一辈子不让人家算计一次。”

傅东扬道：“秀才想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方法？日后也好小心一些。”

倪万里道：“他们用的办法很笨，但也直接有效，一个女人，被人强暴，大喊救命，老叫化义忿填胸的赶去救人，抓住了男的，却没有防到女的，一下就点中了老叫化的穴道。”

傅东扬道：“你是说，那施用玄阴指的是一位女的。”

倪万里道：“不错，是一位女的。”

傅东扬道：“那女的有多大岁数？”

倪万里摇摇头，道：“老叫化没有瞧清楚，她当时钗横、乱发，脸上还有一些血痕，老叫化救人心切，没有仔细瞧她，她点中了老叫化的穴道之后，就扬长而去，老叫化就没有再瞧过她。”

傅东扬目光射到天虚子的脸上，道：“老道士，目下这南阳府附近，涌到了不少武林人物，而且，还络绎不绝的赶来，大约都是魔宫中人了。”

天虚子道：“所以，老叫化非得早些把伤医好不可。”

傅东扬道：“老叫化，你听着，李雪君心伤江湖，已决意逃避世俗，大和尚内咎神明，暗中追随保护，和这批汹涌而来的神秘人物抗拒，就是咱们三块料，再加上飞花、二小、小叫化几个后生晚辈，东方少侠是客居身份，不能算在里面，而且，他们摸透了东方少侠的来历之后，也不会和东方少侠为敌，你老叫化如是不愿早些疗好伤势，那是有意逃避……”

倪万里霍然站起身子，道：“老道士，咱们疗伤去！”

天虚子微微一笑，带着倪万里行入厅后一间雅室之中。

目注两人的身影，离开了大厅，书剑秀才傅东扬，突然间收敛起嬉笑的神态，缓缓说道：“齐寨主，目下形势迫人，看来，咱们只有借重贵寨暂作栖身了……”

齐元魁接道：“引起这场是非，全是为了我们齐家的人，傅大侠不要见外，齐家寨由我齐某人算起，听候你傅大侠的遣差，我知道，我们夫妇不能帮上大忙，但却愿全力以赴，万死不辞。”

傅东扬道：“情重不拘礼，恩大不言谢，我们心领了。……”

目光转注秋飞花的脸上，接道：“去！查点一下寨中的庄丁人数，编排成防守暗卡，最重要的是能够快速的把敌人位置查出来。”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明白”，转身向外行去。

傅东扬道：“回来。”

秋飞花停下脚步，一回头，道：“师父还有什么指示？”

傅东扬道：“你要记住，拒抗强敌，是我们的事，不要齐家寨人多受伤害……”话声微微一顿，又道：“小叫化，你去帮他一下忙。”

武通站起身子，和秋飞花并肩而去。

齐元魁跟着行了出来，道：“秋少侠，我想将齐家寨中的人手、武师，全交给你指挥如何？”

秋飞花道：“这个，晚辈不敢，你还是寨主身份，晚辈从旁协助。”

他胸中谄谀，一番调整布置，使齐元魁大大生出了敬佩之心。

一连两天，全无事故，不但秋飞花等觉着很奇怪，就是书剑秀才这等阅历丰富的人物，也有着莫测高深之感。

时间，增加了傅东扬的心理负重，但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第二天，太阳下山时间，倪万里突然开了雅室木门，大步行入厅中。

这时，秋飞花刚好守在大厅，一见倪万里神采奕奕的行了出来，立时抱拳一礼，道：“倪师叔，你老伤势全好了吗？”

倪万里淡然一笑，道：“老叫化寒毒已迫出了十之八九，只是老道士太累了，我看他没有个十天半月，很难复原。”

秋飞花道：“天虚师伯内功精深，有上个半日调息，我想就差不多了，倒是倪师叔伤势痊愈，叫人好生高兴。”

倪万里回顾了一眼，道：“酸秀才呢？”

秋飞花道：“家师觉着这两天之中，全无一点变化，十分奇怪，而且，也大悖常情，所以，老人家出去查看一下。”

倪万里道：“怎么？老叫化子疗伤疗了两天之久。”

秋飞花道：“是的，此刻已是近黄昏时分，倪师叔疗伤，化去了两天还多一些时间。”

倪万里道：“这真是难为了那老道士啦！……”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酸秀才可曾说过他几时回来。”

秋飞花还未及答话，大厅外已传出傅东扬的声音：“老叫化，你全好了吗？”

人影一闪，厅中已现出青衫方巾的傅东扬。

倪万里伤势大好，脾气也好了不少，哈哈一笑，道：“酸秀才，你那“移形换影”身法，又精进了不少。”

傅东扬笑道：“小有进境，多承夸奖。”

倪万里道：“看你这份轻松模样，好像有什么喜事似的？”

傅东扬道：“小有佳音回报。”

倪万里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这两天时光，不见魔宫中有人来犯，我秀才觉得很奇怪，因此，出门查看了一番。”

倪万里道：“怎么回事？”

傅东扬道：“我东行三十里，明查暗访，才打听出今天午后不久，对方所有人，都撤离了南阳府。”

倪万里道：“为什么？”

傅东扬道：“为什么？秀才不知道，但确是撤走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走了大半辈子江湖，见过的怪事多了……”

傅东扬接道：“但却未见过这样的怪事，对吗？这句话，秀才也听你叫化说的多了。”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酸秀才不用卖关子，你不肯说，难道老叫化不能去看看吗？”

举步向厅外行去。

傅东扬一伸手，道：“慢来，慢来，我已要小叫化去找丐帮中人打听一下，这一批魔宫中人，怎么会一下子全数撤走。”

倪万里道：“这本来是一桩很单纯的事，他们奉命而走嘛！难道还有什么天机不成？”

傅东扬笑一笑，道：“老叫化，我想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丐帮消息最灵通，等小叫化回来之后，可能有所说明，不过，我可以和你老叫化打个赌，事情决不像你想的那样单纯。”

倪万里道：“不管为什么？这时间他们撤走，对咱们没有什么坏处。老道士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疗好了老叫化的伤势，但他自己却似要躺了下去，我从没有看到过老道士那样萎靡的神态，脸色苍白，双目无神，连眼眶也像深陷了下去。”

傅东扬道：“走，咱们去瞧瞧他。”

这时，突然一阵衣袂飘风之声，传了过来。

武通跑得满头大汗，冲进了大厅。

目睹倪万里精神焕发，武通顾不得拭去脸上的汗水，道：“师父，你老人家痊愈了？”

倪万里冷冷说道：“废话，老叫化如若是没有好，怎会站在这里？”

武通拭去脸上的汗水，笑一笑，道：“傅师叔，小叫化幸未辱命。”

傅东扬道：“想当然了，说！他们怎么突然间撤离此地。”

武通笑一笑，道：“丐帮中人说，他们遇上了一桩很奇怪的

事，所以，等不及天色入夜，就撤离了此地。”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小要饭的，武功没有学好，毛病倒学会了，不少，什么事，还不快说出来，卖的什么关子。”

武通笑一笑，道：“这般人不知道来自何处？似乎是有些水土不服，忽然间，暴毙了很多，所以，他们不得不立刻撤走。”

傅东扬奇道：“丐帮中人看到了什么？”

武通道：“小叫化听他们说，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放入马车中拉走，但却没有听闻到过什么搏杀的事，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暴毙了。”

倪万里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酸秀才，你相不相信这件事？”

傅东扬道：“我不相信。”

倪万里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也不相信。”

傅东扬道：“一个练有一身武功的人，怎会水土不服呢？”

倪万里道：“酸秀才，你就别当他在说话，只当小叫化子在放屁就是。”

傅东扬笑一笑，道：“不过，有一件事，在下很相信。”

倪万里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小叫化说他们带走了很多死人，这一点，我相信。”

倪万里道：“量他也不敢对我老叫化子说谎。”

傅东扬道：“老叫化，你顾着老道士，秀才出去瞧瞧。”

倪万里道：“慢着，慢着，咱们对调一下如何？”

傅东扬道：“为什么？”

倪万里道：“你酸秀才，还懂得一点医理，万一老道士有什

么不妥，你可以照顾、照顾，再说，你虽然比我读书多，但江湖上的门道，你不如老叫化了。”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老叫化，你的身体复原了吗？”

倪万里道：“好了十之八九，你酸秀才可以放心，老叫化上了这一次当，以后，他们就别想再打老叫化的主意。”

说话间，双臂一振，人已经跃出了大厅，一闪不见。

大厅中，只剩下秋飞花和武通。

武通长长吁一口气，道：“秋兄，你相不相信小叫化子的话？”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小叫化，你这话什么意思？”

武通道：“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太相信。”

秋飞花道：“不要紧，兄弟，照实而言，自然是你没有错，你应该相信，老前辈们自会斟酌。”

武通道：“小叫化不是这个意思。”

秋飞花笑一笑：“武兄弟，你把我也给说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武通道：“小叫化打听到的消息，自己也不相信，所以，我自己就到各处去看了一下，果然是四周已不见人踪。不过，小叫化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秋飞花问：“什么蛛丝马迹？”

武通道：“小叫化在几处隐秘的地方，看到了很多的血迹。”

秋飞花急着说：“是人血吗？”

武通道：“不错，是人血，小叫化仔细看过了，他们似乎故意在掩饰那些血迹。”

秋飞花恍然大悟道：“这么说来，他们是受到了伤害，才很快的撤走了。”

武通道：“如果是小叫化的推测不错……他们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奇怪的是，这应该是很凌厉的搏杀，为什么咱们居然未听到一点声息。”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频频点点头道：“倘使你的推断不错，这确实是一桩大为可疑的事。”

武通道：“小叫化由丐帮口中听得到的消息说，对方至少有三十名以上的伤亡，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丐帮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只好说他们水土不服了。”

秋飞花道：“不知是什么人，暗中帮了咱们一个大忙，那虚伪公子放咱们归来之后，已造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非有一场凶厉的搏杀不可，倪师叔的伤势，固然使人担心，但更悲惨的是齐家寨中这几百户人家，这一场搏杀下来，不知将要折损多少无辜的性命？唯一的希望是，倪师叔伤势早愈，咱们能够和他们约地一决雌雄，但却未想到，事情会有这么一个大的转变。”

武通道：“小叫化心中念念难忘的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本领？”

秋飞花道：“那些来自不知何处的强敌，个个武功，都很了得，能够在无声无息中，击退这些强敌的人，自非凡响，似这样一位人物，岂会挟恩求报？”

武通苦笑一下，道：“江湖中事，难说得很，好事，不能叫咱们都遇上，是吗？一旦，那人有所要求？咱们又应该如何答复？”

秋飞花道：“这个，这个……”

武通接道：“愈高明的人，愈是不会轻易求人，但他如开了口，那必是困难万端的事。他们自会编造出一套理论，他们找一个帮助你的机会，替你出了很大的力，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应

该向你提出什么条件了。”

秋飞花点点头，默然不语。

显然，他被小叫化说的有些动摇了。

武通轻轻吁一口气，接道：“通常说来，这些人都很固执，如果他们一旦提出了什么条件，那就是十分麻烦的事了，除非你答应他，否则，很难说服他们。”

秋飞花道：“武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有些相信了。”

武通道：“但愿小叫化是胡说八道，最好咱们真正的遇上了一位仁侠英雄。”

两人谈话之间，傅东扬带着天虚子行了出来。

天虚子的神情，仍然有着隐隐的倦容，似仍未完全复原。

武通向前行了一步，拜伏于地，道：“小叫化代师傅叩谢师伯。”

天虚子一挥手，突道：“起来，起来。”

武通站起身子，站到一侧。

天虚子缓步行到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道：“小叫化，你见到什么事？”

武通道：“小叫化看到的，都很奇怪。小叫化师父的脾气，师伯知道，一向不许小叫化在论事中，加上自己的意见，所以，小叫化就只好实话实说，说是说了，但说出的事实，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天虚子道：“那你就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武通详述了见闻经过后，叹道：“小叫化综合见闻，自作判断，有人在暗中帮助咱们，杀伤了大批敌人，迫使他们撤退。”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不错，但什么人帮助咱们呢？”

傅东扬道：“不论是谁，他们的人手不会太多，两三个人，或者是只有一两个人，如是人数众多，决瞒不过丐帮耳目，以一两人之力，在短时间内，击溃了魔宫中大批人手，这一份武功、胆识，的确非同凡响。”

傅东扬道：“这几年，咱们都守在南阳附近，对江湖上的变化，了解的实在太少，出了些什么新人，咱们一无所知……”

目光一掠秋飞花和武通，接道：“这几年，咱们有些成就，就是教了这几个弟子出来。”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尤其是你造就了飞花，照贫道的看法，他日后的成就，决不在你秀才之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目下要紧的是，咱们要设法找出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帮助咱们？目的何在？”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老道士，希望老叫化早些平安归来，如果，那帮助咱们的人，别有目的，用不着咱们找他，他自然会找咱们。如果他没有目的，只是看不顺这些魔崽子在中原胡闹，出手伤了他们，说不定此刻早已在百里之外了。”

武通一欠身，道：“弟子去找师父回来。”

天虚子道：“等一等！”

武通一欠身，道：“师伯还有什么吩咐？”

原来，江湖五君子虽然没有义结金兰的形式，但他们相处融洽，隐隐间，有一种自然的排行，天虚子为五人之首，觉元上人排在第二，傅东扬第三，倪万里第四，李雪君排在第五。

天虚子道：“东方少侠和三弟呢？”

秋飞花道：“他们都在寨外巡视。”

天虚子点点头，道：“小叫化，你和飞花一起去，找到老叫

化，就要他赶快回来。”

秋飞花，低声道：“小叫化，咱们走。”

当先行到了大厅外，武通紧随在秋飞花的身后，行出了大厅。

两人奔出齐家寨，秋飞花才停下脚步，笑道：“小叫化，如何才能找到倪师叔？”

武通道：“如是他留下了暗记，小叫化可以按图索记找他们，他老人家要是没有留下暗记，咱们只好碰运气了。”

一面答话，一面流目四顾，突然间，武通放腿奔行到一棵大树之下。

秋飞花快步追了过去，低声道：“小叫化，发现了什么？”

武通道：“我师父遇上敌人，已经追下去了。”

秋飞花道：“咱们快去，他老人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一旦动上手，只怕不耐久战。”

武通一提气，直向正南奔去。

秋飞花在大树下留下了记号，快步追向武通。

武通的追踪之术，极为高明，一路脚不停步，奔行极速，一口气追到了卧龙岗下，才停了下来。

但他在一处十字路口旁停了片刻，立时又向一条小路上奔了过去。

秋飞花也未多问，紧追在武通的身后。

行约三里左右，小径通到一座茅草的农舍中去，忽然断绝。

这是一座孤立的农舍，背倚龙岗，竹篱环绕，左面是一片翠竹，右面是一大片草丛。

两扇柴扉，紧紧关闭。

这座竹篱茅舍农院，但却有一种肃静清雅的感觉。

秋飞花低声问道：“小叫化，倪师叔在里面吗？”

武通道：“应该在里面。”

秋飞花道：“为什么不进去？”

武通道：“小叫化子觉着情形有些不对。”

秋飞花道：“什么不对？”

武通道：“我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本能的感觉。”

秋飞花看了那茅舍一眼，果然觉着那草木、花树之上，都泛起一种浓重的杀机。

点点头，道：“小叫化，还是你高明。”

武通长长吁一口气，道：“秋兄，咱们也不能就这样守在这里不动啊！”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由茅舍中传了出来，道：“两位请进吧！”

秋飞花一迈步，行到了篱门前面，低声道：“小叫化，你跟我后面。”

一个青衣小帽的童子，缓步行过厅院，开了篱门。

这人的装束衣着，一眼之下，就可以瞧出是一位随侍仆人。

只见他一挥手，道：“两位，敝主人在厅中候驾，请进去！”

秋飞花道：“贵主人在这小院之中，安排有什么禁制吧？”

青衣童子笑一笑，道：“你很高明，只是一些简单的五行奇术，你们只要跟在我身后行动，那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秋飞花道：“有劳带路。”

青衣童子举步向前行去，步履很慢，似乎是有意让秋飞花看清楚他举步落足的方位。

秋飞花心中暗叫了两声惭愧，照着那青衣童子的步位行去。由篱门到正厅，也不过数丈距离，很快的到达正厅的前面。青衣童子突然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两位，请在室外等候，我去通……”

厅中突然传出一个清冷的声音，道：“请两位进来吧！”

青衣童子一闪身，道：“两位请进吧！”

秋飞花暗自吸了一口气，行了进去。

只见一个全身着土黄衣服的人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

那人穿着衣服是颜色很土，但仔细看一看，却是实用得很，它的颜色和土色一般，如是伏在地上不动，很难被人发觉。

抬头看去，只见那人脸上，蒙着一张土色的面纱。

土色的靴子上，沾满了黄土。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竟然不见倪万里，不禁呆了一呆。

只听那蒙面人缓缓说道：“阁下是秋飞花？”

秋飞花一抱拳，道：“不错，正是秋某人。”

回顾了武通一眼，接道：“在下这一位同伴姓武……”

蒙面人接道：“我知道，他叫武通。”

秋飞花暗暗吁一口气，忖道：“这人好生厉害，早已把我们摸得很熟悉了。”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阁下怎么称呼？”

蒙面人道：“咱们很多地方不同，目前在下不便奉告姓名，不过，如若咱们谈的很融洽，区区自然会以真正的面目和诸位相见，那时，再奉告姓名，至于现在吗？两位只好委屈一下了。”

秋飞花略一沉吟，道：“既有限制，咱们也不敢勉强了，不过，兄弟想请教一件事情。”

蒙面人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有一位倪大侠，倪万里，阁下见到吗？”

蒙面人道：“在下可以奉告两位请放宽心，倪万里毫发无伤。”

秋飞花道：“咱们可否见见他？”

蒙面人道：“在下希望咱们先谈谈别的事情。”

秋飞花道：“好！咱们洗耳恭听。”

蒙面人道：“来自遥远的一群魔宫高人，围住了齐家寨，秋兄想必早已知晓了。”

秋飞花道：“不错。”

蒙面人道：“阁下可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退走吗？”

秋飞花心中暗暗一笑，口里说道：“这个吗？在下倒不清楚。”

蒙面人道：“以阁下之智才，应该猜到才是。”

秋飞花道：“敢情是阁下帮忙了。”

蒙面人道：“谈不上帮忙，也可能是替诸位找了一场大麻烦。”

秋飞花道：“怎么说？”

蒙面人道：“魔宫中高人很多，撤走了一批人，会来一批更强的人。”

秋飞花道：“阁下的意思是……”

蒙面人接道：“所以，区区也可能是替诸位找来了一场麻烦，因为，他们第二批赶来的人才，可能比第一批高明得多了。”

第十回 埋名隐姓

秋飞花道：“不管怎样？阁下总是替咱们解去了一次危难，帮了一次大忙。

蒙面人道：“我们虽然伤了对方不少的人，但对方无法找到我们，这笔帐，只有记在你们头上。”

秋飞花道：“这也是阁下不愿以真面目和我们相见的原因了？”

蒙面人道：“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秋飞花道：“阁下拔刀相助，不惜和魔宫结仇，想必是……”

蒙面人接道：“一则是魔宫人太过嚣张，在下看不过眼，二则是咱们挟恩求报，想和阁下谈件事情。”

秋飞花道：“兄台请说。”

蒙面人道：“有一份飞鹰图和寒玉珮，为阁下收藏，此事是真？是假？”

秋飞花略一沉吟，道：“是真的。”

蒙面人道：“如若咱们助阁下，再为诸位挡过魔宫一次攻袭，以交换飞鹰图和寒玉珮，不知阁下的意见如何？”

秋飞花道：“这个吗？在下无法作主？”

蒙面人道：“什么人可以作主？”

秋飞花道：“什么人也不能作主。”

蒙面人道：“这话怎么说？”

秋飞花道：“因为，那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有，我们还没有决定该如何处置。”

蒙面人道：“这确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秋飞花道：“阁下可否见告，你要那鹰图、玉珮用途何在？”

蒙面人冷冷说道：“你想我会告诉你吗？”

秋飞花道：“据在下所知，鹰图、玉珮，有很大的用途，但知道这用途的人，那就少之又少了。”

蒙面人道：“你知道吗？”

秋飞花道：“不敢相瞒，在下不知道。”

蒙面人道：“在下的话，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阁下既然不能答应，那就请去吧！”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阁下是在下逐令吗？”

蒙面人道：“话不投机半句多，咱们谈不下去了。”

秋飞花道：“那鹰图、玉珮虽然非我所有，但目下，只有我一人知晓它存在何处。”

蒙面人道：“你的意思是……？”

秋飞花道：“以阁下之才，用不着在下说的太清楚。”

一抱拳道：“告辞了。”

蒙面人道：“恕不相送。”

秋飞花道：“武兄弟，咱们走吧！”

武通道：“秋兄，我师父……”

秋飞花道：“倪师叔一身能耐，虽遇强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咱们不用为他担忧。”

举步向外行去。

武通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紧随秋飞花的身后离开了茅舍。

秋飞花一口气，行出了两里，才放缓了脚步，武通加快两步，追上了秋飞花，低声道：“秋师兄，我师父……”

秋飞花接道：“如若我猜的不错，咱们回到齐家寨中等他吧。”

武通道：“我师父已经脱险了吗？”

秋飞花道：“目下的情势很诡异，我心中也有很多疑问，这些疑问，不是咱们的经验所能解。”

武通道：“别的事，小叫化可以不问，但我师父的事，小叫化非问明白不可，我看到了家师在门口留下的记号，他老人家可能仍在那座茅舍之中。”

秋飞花叹口气，道：“武兄弟，咱们运气何其坏，初出茅庐，就遇上了世间第一高人为敌；但咱们的运气又何其好，一入江湖，就碰到了别人终生难得一见的厉害人物。”

武通一拍脑袋，道：“秋兄，这几句话，学问太大了，小叫化有些不明白。”

秋飞花轻轻叹息一声，道：“武兄弟，你见多识广，可知刚才咱们见到的人，是什么人？”

武通道：“他蒙有面纱，我如何能认得出来？”

秋飞花道：“江湖上善于伪装的男人，大都戴着人皮面具，极少用绢帕包面的。”

武通道：“不错，男子汉大丈夫，纵然脸上有几刀疤痕迹，也用不着包起来啊！”

秋飞花笑一笑，道：“武兄弟，你看他穿的衣服，哪里不对？”

武通怔了一怔，道：“这一点，小叫化倒瞧不出来。”

秋飞花道：“他虽然穿着一套土布衣裤，但气度、威严，显然是一派大家的气度，故意穿着那样一身衣服，又用一般颜色的土布绢帕，包起脸来，不外两个用心。”

武通道：“什么用心？”

秋飞花道：“他穿着的一身衣服，和他的气度举止完全不同，那证明了他是有意的换了这么一身颜色的衣服，以适应神秘的行动。”

武通点点头，道：“如看他伏在田中不动，很不易看出那里伏着一个人。”

秋飞花道：“他包着脸，那是证明，他不愿意让人瞧出他的身份。”

武通道：“能够在全无声息之中，杀了这魔宫高手，这一份本领，实足惊人，自然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高手了。”

秋飞花道：“既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又为什么不肯以真正的面目见人呢？”

武通道：“是啊！扬名立万，闯出字号，是何等艰难的事，但他竟然不肯以面目示人，这里面大有文章了。”

秋飞花道：“他们是怕如果魔宫中人日后报复，那就不用淌这次的浑水了，所以，这可能性不大。”

武通道：“秋师兄，还有别的原因吗？”

秋飞花道：“有！譬如他们奉命不愿以真面目见人，或是他们别有所图，暂不愿暴露身份。”

武通道：“秋师兄的看法，哪一个可能性大？”

秋飞花道：“第一个原因大些。”

武通道：“能够这样伤了那么多魔宫人，迫得他们白白撤离，

这人的武功，自非小可了，谁又能指命他们呢？”

秋飞花道：“武兄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比咱们过去二十年所见的加起来，还要多了。”

武通道：“是的！这几年，你们都在苦练武功，小弟却随着师父暗中行道，见过的怪事不少，但像这等诡异莫测，一夕数变的事，还未见过。”

秋飞花道：“自从天虚师伯等五君子剿灭了魔刀会后，江湖上确有一段平静，但觉元师伯告诉过我，他说，这十几年来，江湖上太平静了，平静的有些反常，过犹不及，都非常态。”

武通叹了口气，道：“秋师兄，好多年来，我心中一直存着一个疑问，但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问你？”

秋飞花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武通有些不信的道：“你知道？”

秋飞花道：“是不是想问觉元师伯和李姑姑的事？”

武通双目瞪得大大的望着秋飞花，道：“你怎么知道？”

秋飞花轻轻叹息一声，道：“因为这件事，也在我的心中打了一个结，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觉元师伯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姑姑一片痴情，这又怎生是好？……”

武通长长吁一口气，接道：“秋师兄，这一点，小叫化又不明白了，李师姑，是你的亲姑姑吗？”

秋飞花道：“比亲姑姑还要近一些。”

武通道：“这个小叫化就不明白了，他姓李，你姓秋，怎会是你姑姑呢？”

秋飞花黯然说道：“她是我父亲的义妹，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见过我自己的爹娘，李姑姑从小把我养大，直到我

五岁那一年，才把我交给师父。”

武通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两人谈话之间，已到了齐家寨。

东方雁快步迎过来，道：“两位辛苦了。”

武通急急问道：“东方兄，我师父回来没有？”

东方雁道：“倪老前辈早两位一刻时光返回。”

武通长长吁一口气，道：“这就好了。”

秋飞花道：“东方兄，倪老前辈现在何处？”

东方雁道：“三位老前辈都在厅中，等候两位兄台的大驾。”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东方兄，咱们一起去吧！兄弟此番发觉了一件极为可疑的事，还要借重东方兄才慧。”

东方雁道：“兄弟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很少，见世面不多，只怕很难提供诸位什么高见。”

秋飞花叹口气道：“这些事情，也本非咱们所能了解，大家各尽所知，看看能不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三人的行速极快，谈话之间，人已行入了大厅之间。

只见天虚子、傅东扬、倪万里，围坐在一张木桌上。

天虚子目光一掠三人，缓缓说道：“东方少侠请坐。”

东方雁微微一笑，拉着秋飞花和武通，在旁侧坐下。

倪万里目光一掠天虚子和武通，道：“你们两个遇上什么人？”

秋飞花仔细的述说了全部的经过。

他说的十分仔细，任何一点微末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

倪万里点点头，道：“原来他们是两个人。”

秋飞花道：“倪师叔发现了什么？”

倪万里道：“一个穿着你们所见的一样的人，土布的衣服，只不过，他身上背的是一柄长剑。”

秋飞花道：“那是说，他们两个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带的兵刃不同。”

倪万里道：“我和他对了一掌，彼此平分秋色，但他却借这一掌之力，闪到了两丈开外，老叫化追了一阵，竟然把人追丢了。”

天虚子道：“现在，咱们先要了解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鹰图、玉珮，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魔力。”

秋飞花道：“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帮咱们退去强敌，并不是帮咱们的忙，而是要替咱们增强压力。”

东方雁道：“这话怎么说呢？他们帮咱们伤了对方的的人，岂不是和对方结了仇。”

秋飞花道：“是的！但那批魔宫中来人，不会放手，这一批退去了，会来一批更强的人。”

东方雁道：“原来是这么一个算法。”

傅东扬道：“他和倪兄对了一掌之后，立刻逸去，那是显然没有和倪兄拼搏之意，看他们杀伤魔宫中的手法，足见那些人的武功高明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也知道他们高明，咱们现在最主要是，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一个佩刀，一个带剑，有如此高明的武功，但却又不肯以真正的面目和咱们相见，很可能是神剑、魔刀两个老怪物了。”

倪万里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不错，定然是他们两个。”

天虚子道：“当年魔刀会纵横江湖，到处为恶，也有人怀疑是魔刀铁不化所主持，直到最后，证明铁不化完全无辜；以他生性而言，魔刀会借用他魔刀之名，铁老儿岂肯干休，但他竟然不闻不问，算算他消失于江湖上的时间，已有四十寒暑，只怕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倪万里接道：“老道士，除了这两人之外，还会有什么人呢？”

天虚子道：“会不会是他们两位的传人呢？”

秋飞花道：“恕小侄多口，请教师伯一事！”

天虚子道：“你说，什么事？”

秋飞花道：“小侄想请教师伯，神剑、魔刀如若还活在世上，今年有多少岁数了？”

天虚子道：“如若他们还活在世上，至少，都已是古稀之年的岁数了。”

秋飞花道：“如若他们都已活到了这把年纪，名利之心，早已淡去，怎会在息隐江湖四十年后，再出江湖呢？”

书剑秀才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说下去，你还有什么看法？”

秋飞花道：“四十年前，神剑、魔刀、都是三十左右的人，那是一个生命中智慧最成熟的体能高峰，也正是逐鹿、争霸的时代，但他们却突然的退隐了，无声无息四十年后，进入了古稀暮年，却又重出江湖，而且，还得穿着一身土布衣服，蒙起脸来，不能以真正面目见人，这绝非他们本人的心愿了。”

倪万里哈哈一笑，道：“不错，不错，老叫化听得十分入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秋贤侄似乎是比你们两个人加起来，还要高明了。”

秋飞花脸一红，道：“倪师叔这么说，晚辈不敢胡言乱语了。”

倪万里双目一瞪，道：“怎么？你害怕了，老叫化替你作主，你只管放心的大发高论。”

秋飞花笑一笑，但却不敢再接下去。

傅东扬道：“说下去。”

秋飞花望望天虚子的脸色，看不出愠意，才缓缓说道：“如若真是神剑、魔刀两位重出江湖，很可能是受人逼迫，不过，这还是舍本逐末的事，问题的了结在鹰图、玉珮，王天奇说当世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鹰图、玉珮的隐秘，现在，至少，咱们知道了还有一方面知道了隐秘，证明鹰图、玉珮是两件很有价值的东西，但它的价值，是两件物品的本身价值，还是牵涉在另一件物品上，咱们无法预料。”

傅东扬笑一笑，道：“飞花，说说你的看法。”

秋飞花道：“徒儿觉得，那幅飞鹰图就算是画得栩栩如生，但也只能在金钱上有某种价值，绝不值得这等江湖人物，参与争夺，至于那玉珮，有逐热保命之奇，算得是一件奇异之物，但也不至于引起武林高人动心，因此，徒儿断言，鹰图、玉珮的价值，牵涉在另一件物品之上。”

傅东扬点点头，道：“看法不错，虽不中，亦不远矣！”

秋飞花道：“徒儿阅历有限，只能知道这些。”

傅东扬神情严肃，缓缓说道：“飞花，你确有很多进步，不但在武功上，而且在机智上，都非你这样的年龄，所应具有。”

秋飞花道：“全仗师父的培育。”

傅东扬道：“我一个人，也教不出你这样的弟子，说起来，老道士和大和尚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更多一些。”

倪万里接道：“也只有飞花侄这样的骨格资质，才值得道士、和尚化心血。”

傅东扬笑一笑，道：“老道士，大和尚花费的心血虽然很多，但李姑娘和你老叫化也用了不少心机。”

倪万里道：“老道士、大和尚不肯收授传人，别认为他们是偏爱飞花，事实上，他们是收不到这样好的人才。”

一直很少讲话的天虚子，突然微微一笑，道：“老叫化，他说的不错，大和尚和我谈过，在他的观察中，都没有找到过比飞花更好的资质……”

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脸上，接道：“你可知道，我们这样多人，为什么都把心血化在你的身上。”

秋飞花猛然站起身，道：“弟子明白。”

天虚子道：“这对你不是偏爱，你承受的越多，你的肩负越重大。”

秋飞花道：“弟子全力以赴。”

天虚子笑一笑，道：“老叫化和穷秀才都在此地，李姑娘已心死江湖，决心退隐，大和尚良心负咎，要以无边佛法，挽回李姑娘的已死之心，哀莫大于心死，李姑娘万念俱灰，大和尚能不能以佛法化，目下还很难说，江湖五君子合作三十年可能会彼此星散，大和尚挽不回李姑娘已死哀心，很可能也就此一去不回……”

倪万里一皱眉头，接道：“老道士，这样严重吗？”

天虚子点点头，道：“和尚临去前，告诉我这一句话，挽不回李姑娘已死芳心，他可能就此不回，要我向两位转致一份歉意。”

傅东扬道：“老道士是世外高人，已到了斩情灭性，断义绝亲的境界。所以，老和尚要走了，他就没有一点法子，秀才才是儒门中人，讲究的是忠孝友爱，大和尚挽不回李姑娘一寸芳心，咱们可以给他帮帮忙啊！……”

倪万里接道：“对啊！和尚没有一个法子，咱们大伙去求她，相处三十年，我不信，她对咱们没有一点情义。”

傅东扬笑道：“所以，这件事不太严重，使那李姑娘回心转意，秀才相信，不是件太难的事，不过，咱们目下也不能操之过急……”

倪万里接道：“为什么？你秀才一句口头禅是‘兵贵神速’，这一次，怎么你一点不急了？”

傅东扬笑道：“李姑娘数十年的委屈，憋了一肚子气，如是不让她先发泄一些怨气，事情就很难转头，咱们就是要帮忙，也得过些时间。”

倪万里轻轻叹口气，道：“酸秀才，咱们交了三十年朋友，你今天的主意，才算叫我老叫化顺一口气。”

傅东扬话题一转，道：“老道士，大和尚的事，到此为止，应该如何对付神剑、魔刀，或是他们的传人，但他们两个是为人作嫁、受命行事，不会错了。”

倪万里道：“不管他们是谁，但就老叫化和他对了一掌的感觉，人家的武功成就，绝不会在老叫化之下，什么人？能够使它们听命行事呢？”

天虚子道：“这就是咱们要查的事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有个主意，但不知能不能用？”

天虚子道：“请教，请教。”

倪万里道：“咱们来一个将计就计，就以鹰图、玉珮为饵，诱他们入饵，先把这两个人生擒住，问明内情，再作处置。”

天虚子沉吟了一阵，道：“这办法不错，不过，贫道觉得那一批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才是咱们主要的敌人，咱们如先和魔刀、神剑，拼个你死我活，那岂不是让别人坐收渔人之利？”

倪万里道：“不错，这一点，老叫化倒没有想到。”

傅东扬道：“老道士，咱们来一个逐虎吞狼之计如何？”

天虚子道：“贫道也是这么一个想法，不过，这中间有很多细节，贫道还难作决定。”

傅东扬道：“我倒想起一个法子……”

天虚子接道：“时机很迫急了，快些说出来。”

傅东扬点点头，低声说出了一番话来。

倪万里一皱眉头，道：“这办法不行。”

天虚子道：“为什么？”

倪万里道：“大和尚和李姑娘虽然跑了，但咱们三个老不死的还在，怎能要一个晚辈独担大任，身涉奇险。”

傅东扬道：“年轻人嘛！历练、历练。”

东方雁突然接口说道：“三位老前辈，如若三位认为晚辈还有可用之处，晚辈愿和秋兄结伴。”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东方少侠作伴，那是万无一失了。”

倪万里还待开口，却被天虚子以眼色阻止。

决定了对付强敌的大计之后，齐家寨也开始加强布置、准备。

秋飞花、东方雁准备了应用之物，两个人就开始运气调息。

二更时分，齐家寨中先后涌入了很多夜行人。

出人意外的是整个齐家寨中，竟然全无防备，不见一个卡哨，没有一个暗桩。

前院、后院，所有地方，都一片黑暗，只有大厅中，点着灯火。

而且，灯光辉煌，照得整个大厅有如白昼一般。

大厅中的桌椅，都已移去，只有正中间，放着一张桌子。

桌上摆满了酒菜，两个年轻人，对坐浅酌。

桌子旁侧，放着一铁制的大箱子，上面，加着一支特号大锁。

右面年轻人，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回顾了大厅门口一眼，道：“既来之，则安之，阁下何不请进来，喝杯水酒。”

一个身着黑衣大汉，应声跨步进来。

那大汉全身黑衣，头上也包了一块黑布，只露出一对眼睛，腰中挂着一把长刀。

左首的年轻人，缓缓站起身子，道：“朋友，阁下既然敢来，为何不敢以真正面目见人？”

黑衣人冷笑一声，缓缓站起身子，道：“看来，你已经早有准备了。”

左首青年人，道：“不错，咱们恭候很久了。”

黑衣人向前行了两步，目光流盼。

整座大厅中一目了然，除了这两个年轻人外，再无别人。

左首年轻人淡淡一笑，道：“阁下别多心，这里只有咱们两个。”

黑衣人两道冷厉的目光，盯住左首年轻人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左首青年人笑一笑，道：“在下复姓东方，江湖上一个无名

小卒罢了，用不着再报名了。”

左首青年人缓缓站起身子，道：“阁下不问问在下的姓名吗？”

黑衣人道：“你是秋飞花？”

秋飞花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黑衣人道：“那大铁箱子中放着什么东西？”

秋飞花道：“咱们见过了一次面，是吗？”

黑衣人道：“咱们是否见过面，无关紧要，老夫问你那铁箱中放的是什么呢？”

秋飞花道：“鹰图、玉珮！就放在那铁箱之中。”

黑衣人道：“此话真当吗？”

秋飞花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了。”

黑衣人突然迈步，行到了铁箱前面。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这铁箱不但十分坚牢，而且还有机关布置。”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老夫宝刀锋利，纵有机关布置，也未必能伤得老夫。”

忽然间拔刀一挥。

但见寒芒一闪，那十五斤重的特大铁锁，突然断落实地。

左首东方雁伸手拿起靠在木桌旁边的长剑笑道：“好快的刀法。”

黑衣人一掠东方雁和秋飞花，道：“年轻人，老夫虽然已不愿杀人了，但两位最好别激怒我出手。”

十五斤重的大铁锁，竟然被他一刀斩作两断，坚钢精铁，在他的刀下，有如枯枝一般。

奇怪的是，那铁锁虽被斩落，但铁箱仍然未开。

秋飞花长长吸了一口气，缓缓行到铁箱旁侧，右手中执着一把折扇。

黑衣人右手又缓缓握在刀柄之上，道：“两位请闪开，老夫要劈开铁箱了。”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黑衣人冷冷说道：“别说这座小小的齐家寨，就是龙潭虎穴，老夫也不放在心上。”

秋飞花道：“像阁下这种有身份的人，自然不会把齐家寨放在心上。”

黑衣人把握刀柄，长刀第二度闪电而出。

东方雁早已凝神戒备，长剑一出，竟然封住了黑衣人的长刀。

他虽把一刀接下，便却被震得右臂麻木，长剑几乎落地。

东方雁暗中咬咬牙没有形诸于色。

黑衣人冷冷道：“我说呢？年轻轻的如此狂傲，阁下原来还有一点本领，你师承何人？”

东方雁长长吁一口气，道：“在下没有师承。”

黑衣人双目暴射出怒火，道：“年轻人，你如不肯说出师承来历，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东方雁道：“阁下已经劈出一刀了，是吗？”

黑衣人道：“看来，老夫如不杀了两位，别无解决的办法了？”

原来，秋飞花、东方雁，分站在铁箱两侧，一个手执折扇，一个手执长剑，这使黑衣人心中有着很大的顾虑。

只听秋飞花哈哈一笑，道：“老前辈态度强横，不但要强取

豪夺，而且，还要动手杀人，未免太霸道了吧！”

黑衣人双目中暴射出浓重的杀机，突然挥刀击出，劈向东方雁。

他出刀如电，快速至极。

东方雁早已有备，忽然间斜斜向旁侧闪开三尺。

同时，递出了长剑，刺向了黑衣人的右腕。

秋飞花折扇张开‘唰’的一声，划向了黑衣人的后背。

黑衣人霍然转身，一道冷芒，直袭而下。

他的刀法太快，已然看不出刀势，只见一道寒芒。

秋飞花一吸气，不退反进，折扇直指黑衣人前胸。

两方面都很快，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黑衣人一扇落空，忽然暴退六尺。

秋飞花虽然一刀逼退了黑衣人，但他快刀中进招，肩上被刀锋划破衣袖，而且，伤及肌肤，鲜血冒出。

东方雁道：“秋兄，受伤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一点皮肤之伤，算不得什么！”

黑衣人脸上的黑布，看不清他的神色表情，但他的目光中，却流露出一股骇异之色。

显然，对这个年轻人的成就，有些大感意外。

大厅中，灯光颤动，暗而复明。

大厅中又多了两个人。

左首一人，正是虚伪公子；右一人，年约三旬，剑眉星目，形貌甚是英俊，穿着一身蓝缎子的劲装。

这人很俊秀，衣着也很讲究，只是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冷森之气。

虚伪公子一拱手，道：“秋兄，那铁箱中当真放的是鹰图、玉珮吗？”

秋飞花笑一笑，道：“虚伪兄如是不信，最好的办法是打开箱子瞧瞧。”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不论真假，咱们总算有一段相识之情……”

秋飞花道：“日前虚伪兄给了兄弟不少的面子。……”

虚伪公子道：“好说，好说，这个秋兄不用放在心上，兄弟已经想不起这件事了。”

东方雁暗暗骂道：这小子，当真是虚伪到家了。

但闻虚伪公子接道：“秋兄，如是兄弟想弄开铁箱瞧瞧，想必秋兄不会拦住了。”

秋飞花由怀中取出一方丝帕，拂拭着臂上的鲜血，缓缓说道：“以虚伪兄的武功，就是兄弟想拦，只怕也是拦不住了。”

东方雁暗暗赞道：答复的好极了，只是雾中看花，叫人难知真假。

虚伪公子呵呵一笑，道：“秋兄既允高抬贵手，兄弟这里谢过了。”

这一着更高明，硬把一句双关话，返到了秋飞花的头上。

秋飞花淡淡一笑，未答话，人却退到了虚伪公子的身侧。

这就叫人莫测高深了，是不是出手拦住，谁也无法预料。

这时，那站在秋飞花身侧的蓝色劲装人，突然，冷笑一声，道：“老二，用不着和他们客气，咱们动手吧！”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大师兄说的是。”

举步向前行去。

这时，那黑衣人突然一转身，拦住了去路，道：“站住。”

虚伪公子的长剑，突然出鞘，笑一笑，道：“怎么样？阁下不觉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黑衣人冷笑道：“祸从口出，当心老夫手中宝刀无情。”

蓝色劲装人，突然上前一步，道：“鬼鬼祟祟的，蒙着脸，是生得太丑，还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黑衣人怒道：“找死。”

长刀挥动，横里斩去。

蓝色劲装人右手一扬，突然飞起一道白光，当的一声，震开了长刀。

黑衣人大喝一声，连斩三刀。

蓝衣人手中白芒连闪，又把三刀封开。

双方竟然是一个秋色平分之局，彼此未分胜负。

不但黑衣人，就是秋飞花和东方雁，也看得有些震骇了，这蓝衣人如此高明，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虚伪公子笑道：“蒙面兄，敝师兄手中的玉箫，乃千年寒石之精，阁下手中的长刀虽利，只怕也斩不断寒石玉箫。”

黑衣人面蒙面纱，别人无法瞧出他的神情，但可从他的目光中，瞧出他内心中正有着无比的震骇。

事实上，这黑衣人确有着无比的懊恼，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下一代年轻人，会有如此高强的武功。

来时他本是充满信心，此刻却信心大失。

蓝衣少年冷冷望了黑衣人一眼，道：“阁下可以去了。”

黑衣人怒道：“什么？”

蓝衣少年道：“我们两个人，你一人绝非敌手，如若动手相

搏，只有死亡一途，明知非敌，又何苦战死。”

黑衣人默默不语，他心中明白，这蓝衣少年说的十分真实，如是对方两人联手，自己决非敌手。

虚伪公子微微一笑，道：“蒙面老兄，我师兄说的是金玉良言，他号称无情公子，但对你老兄，却是另眼看待，这座厅够大，而且，桌椅都已移开，显然是安排的一座陷阱。”

黑衣人冷冷说道：“咱们不过交接一招，岂可妄论强弱，两位如自信能胜过老夫，何不出手一战。”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秋兄，你怎么说？”

秋飞花道：“什么事？”

虚伪公子道：“敝兄弟要帮秋兄一个忙。”

秋飞花道：“怎么一个帮法？”

虚伪公子道：“咱们准备替秋兄除去这一个强敌，不知秋兄意下如何？”

秋飞花道：“三位有兴，不妨一搏，兄弟也好开开眼界。”

虚伪公子道：“这么说来，秋兄是不会出手相助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未作答复。

虚伪公子目光却突然转到那黑衣人的身上，道：“蒙面老兄，目下的情势很明显，咱们如若先来一场自相残杀，那就正好落入了他的计算之中。”

黑衣人道：“哦！”

虚伪公子道：“阁下来此，用心可在那鹰图、玉珮之上。”

黑衣人道：“不错。”

虚伪公子道：“鹰图、玉珮到处可藏，自然不会放在这铁箱之中。”

黑衣人道：“哦！”

虚伪公子道：“不过，如若咱们不打开这箱子瞧瞧，心中又有些不甘，所以，最好的办法，咱们应该先合作打开铁箱，看个明白，如若内中真是鹰图、玉珮，咱们再互拼一场不迟。”

黑衣人道：“这话倒也有理，但不知咱们如何一个合作之法。”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合作的办法很简单，咱们三人合手，先把两个看守这铁箱子的人击败，然后，再打开铁箱子瞧瞧。”

黑衣人啊了一声，道：“两位先出手吧！”

虚伪公子道：“咱们利害一致，如何能分先后，在下为人，一向讲求公平，咱们双方面，应该各出一人，才算公平，对吗？”

黑衣人道：“话说的不错，两位先请选一个吧！”

秋飞花冷眼旁观，看两人勾勾搭搭的，竟然谈成了合作的事，心中又大为感慨。

不过，这一来，也激起了他拼搏一战的豪气，冷笑一声，没有接口。

虚伪公子望望秋飞花，笑道：“这一位受了点伤，咱们留给老兄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好！这姓秋的武功很高明，两位想必非他敌手，留给老夫，理所当然。”

不待虚伪公子开口，无情公子已抢先说道：“姓秋的交给在下。”

黑衣人道：“任凭两位挑选。”

心中却是暗暗高兴，忖道：那秋飞花确实是身怀绝技的人物，你小子不服气，就试试看。

无情公子虽然一脸冷峻之色，倒还是不失英雄性格，快步行近了秋飞花道：“阁下，请亮兵刃吧！”

目睹魔刀铁不化和无情公子过手两招之后，秋飞花心中早已有数，缓缓取过折扇，道：“在下兵刃在此。”

无情公子突然上前，一箫点出。

秋飞花吸一口气，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

但闻虚伪公子叫道：“师兄且慢！”

无情公子攻势快速，收招更快，玉箫一挫，收了回来，人也随着收回箫势，退后三尺，道：“什么事？”

虚伪公子道：“这个蒙面兄，还未出手，师兄何必太急呢？”

黑衣人冷笑一声，横刀逼向了东方雁。

东方雁吸了一口气，凝神待敌。

虚伪公子道：“两位是最后一齐出手。”

无情公子玉箫连挥，幻起一片箫影，猛攻过去。

秋飞花折扇连挥，红光耀目中，折扇已张而复合，波的一声，封住了玉箫。

立刻间，折扇斜切，当作了利剑刺出。

那边黑衣人，也和东方雁打了起来，双方一个是刀学大师，一个是名满江湖的东方世家人，刀招奇，剑招更奇，搏杀的十分激烈。

虚伪公子未料到东方雁武功也如此高强，不禁一呆。

秋飞花手中折扇忽张忽合，合则用作封挡玉箫的攻势，张则当作利剑切出。

无情公子玉箫招数奇幻绝伦，玉箫忽而聚成一片白芒，忽而化作点点流星攻出，直如天女散花，目不暇接。

秋飞花的折扇看起来很拙朴，但却实用得很。

骤然间看起来，无情公子的箫招，耀眼夺目，凌厉无比，每攻三招，秋飞花才能还一招。

但如仔细看去，就可瞧出秋飞花步履从容，应对之间，不慌不忙。

无情公子的玉箫，总是在那么一点微妙之差，伤不到秋飞花。

用出三招的力量，比一招多了两招，双方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秋飞花已在无形中占了优势。

东方雁和魔刀铁不化的搏杀，刚好和秋飞花相反。

铁不化功力深厚，长刀施开，有如巨浪排空，长虹经天，方圆一丈内，都是森寒的刀气。

东方雁手中长剑，既无铁不化大刀沉重，内力也难以和人匹敌，只好以奇招求胜。

好在，东方世家的武功渊源流长，大部分都是采取天下各家之长，揉合于一家武学之中，两人动手不足百招，东方雁已连换了十三种剑法迎敌。

铁不化愈打愈是惊心，只觉这小子一身所学，博杂万端，忽一招少林罗汉剑，忽一招五虎断门也，一转身，辰州鸡心拳回过手，忽又为一招岳家散手。

铁不化突然疾快的劈出两刀，迫退了东方雁，道：“住手，老夫有话问你。”

东方雁收住了长剑，道：“有何见教？”

铁不化道：“你是东方世家中人？”

东方雁道：“阁下好眼力，被你瞧出来了，在下是不承认也

不行了。”

铁不化道：“大江南北，除了武林中三大世家中人外，都不会练有如此博杂武学。”

东方雁笑一笑，道：“老前辈是……”

铁不化接道：“老夫有苦衷，暂时不便奉告姓名。”

东方雁啊了一声，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便勉强了。”

铁不化道：“老夫有一事想请问东方少侠。”

东方雁道：“不敢当，阁下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铁不化低声说道：“有一位南宫姑娘，东方少侠认识吗？”

东方雁道：“可是南宫世家中人？”

铁不化道：“她没有说明身份，但老朽推测，她定是南宫世家中人了。”

东方雁道：“她的闺讳怎么称呼？”

铁不化道：“老朽没有问。”

东方雁道：“这就难说了，在下从未到过南宫世家，对南宫世家中，认识不多。”

但闻虚伪公子冷冷喝道：“蒙面兄，你怎么不打了？”

铁不化回顾了虚伪公子一眼，道：“在下和这东方少侠说几句话。”

虚伪公子道：“阁下可是忘了咱们相约之言？”

铁不化道：“老夫没有忘。”

虚伪公子道：“既然没有忘，何以不肯出手。”

铁不化道：“老夫改变主意了。”

虚伪公子怔了一怔，道：“大丈夫一言如山，说出口的话，怎可改变。”

铁不化道：“抱歉得很，老夫和阁下相约时，不知他是东方世家中人，如今知道了，自然不用再打了。”

虚伪公子仰天大笑，道：“一个男人，说话不算话，这等人，实不能再算髯眉丈夫了。”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阁下只会站在一边挑拨烧火，为什么不自己出手试试？”

虚伪公子转眼望去，只见秋飞花和无情公子，已打到难解难分之境，只见人影滚动，寒光如幕，已经无法分清楚敌我。

虚伪公子暗暗忖道：本是对我们大有利的形势，突然间一个转变，优劣易位，不能再打下去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大声喝道：“师兄住手。”

无情公子和秋飞花也拼斗了百招以上，原本无情公子并未把秋飞花放在眼中，搏拼了百招之后，无情公子才觉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劲敌，一时间，连用奇招，仍未能伤得对方。

心中正感惊讶之际，却听得虚伪公子呼叫之言，立时一收箫招，倒退五步，道：“什么事？”

虚伪公子道：“那位蒙面老兄，出卖了咱们了。”

无情公子回头看去，只见那黑衣蒙面人正和东方雁低声交谈的十分欢畅、投机。

虚伪公子轻轻咳了一声，道：“师兄，这三人都非易与之辈，如若他们双方联起手来，咱们岂不是要吃大亏吗？”

无情公子道：“师弟的意思是……”

虚伪公子道：“走！”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传入耳际，道：“走！两位未免想得太轻松了。”

无情公子此次连遇强敌，狂傲之气，已消失了很多，道：“什么人？”

当门而立的，正是倪万里，冷哼一声，道：“虚伪公子没有告诉你老夫是谁吗？”

无情公子一皱眉头，道：“师弟，这老要饭的是什么人？”

虚伪公子道：“丐侠倪万里，江湖五君子中的高人。”

无情公子身子一侧，向前冲去，一面冷冷说道：“阁下请让让路。”

喝声中，突然一挥右掌，劈了过去。

倪万里冷哼一怕，右手一扬，硬接下一掌。

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倪万里功力深厚，而且，又心怀激忿，这一掌，用足了十成功力。

无情公子双肩摇晃了一阵，仍然无法稳住了身躯，向后退开三步，不禁脸色一变。

虚伪公子一皱眉头，道：“阁下伤脉未愈，这等妄用真力，岂不自寻死亡。”

倪万里冷笑一声，道：“你们那点鬼蜮伎俩，如何能够伤到老叫化子。”

虚伪公子怔了一怔，道：“你伤好了。”

倪万里道：“如若老叫化子伤势还未愈，怎能一掌把他震得退了数尺远，令师兄的武功，那也实在有限得很。”

虚伪公子突然抽出了背上长剑，冷笑一声，道：“师兄，咱们联手斗。”

无情公子的冷傲之气，在连番挫折之下，已然去了大半，玉

箫一挥，和虚伪公子配合出手。

这两人艺出同门，剑箫合璧，威势十分强大。

倪万里大喝一声，一只铁掌，疾挥而出，掌力雄猛，两股呼啸的掌风，随手而出。

剑、箫合手，一连攻出了数十招，仍然未能把倪万里逼退一步。

倪万里双足着地，有如钉在了地上一般，双手施出了突穴斩脉的手法，掌、指一直逼在两人的之间，硬把两人的攻势化解开去，难越雷池一步。

看上去，倪万里威风八面，一只铁掌变化万端，逼得两人无法突出厅门。

但事实上，倪万里有苦难言，无情、虚伪两公子剑箫的招数，不但奇幻难测，而且，配合的严密无比，倪万里心中明白，只要一着失漏，被两人攻了进来，自己就要被逼退开去。

秋飞花似是已瞧出了倪万里的处境，冷笑一声，道：“两人合手攻击，数十招不能冲出室门，竟然还不肯认败，难道要一直打下去吗？”

喝声中，突然欺身而上，一扇点向无情公子的背心。

无情公子身躯疾转，玉箫斜挥，波的一声，挡开了秋飞花的折扇，道：“暗中施击，算什么英雄？”

秋飞花笑道：“如是英雄，那有两个打一个的道理？”

无情公子暴喝一声，攻势猛烈至极。

秋飞花折扇忽张、忽合，守中有攻，不但把无情公子的玉箫，化解开去，而且，反击之势逐渐加快。

倪万里骤然间，减去了无情公子这个大敌，精神大震，攻势

更见猛锐，但闻掌风呼啸，攻势愈来愈是凌厉，二十招后，虚伪公子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之中。

秋飞花折扇攻势更见猛锐，反而把无情公子迫得全力招架。

这时，无情公子就无暇再顾及到虚伪公子的安危了。

甚至连虚伪公子的形势，他也无法看到了。倪万里掌势发挥到十成威力，虚伪公子连人带剑，已经完全被卷在一片刚猛的掌力之中。

倪万里练的是刚猛一种的武功，攻势凶厉霸道至极，已经发挥到极致之后，掌力中隐隐有风雷之声。

虚伪公子全力挥剑，化成了一团白芒，但整个的剑势，在倪万里强猛的掌风之下，迫得摇摆不定，失去了准头。

所以，虚伪公子的剑招，虽然是十分凌厉，但如剑招失去了准头，那就失去了效用。

忽然间，倪万里大喝一声：“放手。”

虚伪公子倒是听话得很，应手弃去了手中的长剑，但闻啪的一声，长剑坠落实地。

凝目望去，只见虚伪公子软软的垂着一条右臂，脸色一片铁青，紧咬着牙关，忍着无比的痛苦。

倪万里哈哈一笑，道：“老夫这一生中，已杀了三百六十四人，都是十恶不赦之徒，杀了你，那就凑够了一年的数字。”

虚伪公子回目望了无情公子一眼，只见他手中的玉箫，也完全被秋飞花折扇封锁，虽然玉箫变化万端，但却一直在折扇的控制之下。

他心中已明白，这一次的偷击，已然完全失败，而且，一败涂地。

倪万里潜运内力，伸手一抓，虚伪公子跌落在地的长剑，忽然间飞了起来，落入了倪万里的手中。

寒芒一闪，冷森的剑尖，已然逼在虚伪公子的咽喉之上。

剑尖点中肌肤，一股寒意，直袭心头。

倪万里轻轻的咳了一声，道：“一个人可以说一百次的谎话，但只能死一次。”

虚伪公子道：“老前辈要问什么？”

倪万里心中暗道：这小子既怕死，又怕疼，看来倒是不难对付了。

心中念转，口中问道：“江湖上各大门派中人，老夫无不熟悉，怎么竟不认识你们这两个小子？”

虚伪公子神色恭敬地说道：“我们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故而，识者不多。”

倪万里道：“你们来自何处？”

虚伪公子道：“我们来自岭南。”

倪万里道：“岭南什么地方？”

虚伪公子道：“岭南长青谷。”

倪万里道：“老夫行踪遍及天下，怎的不知道长青谷这个所在？”

虚伪公子道：“长青谷终年被苍松、青叶所蔽，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不知道谷中会藏的有人。”

倪万里微微一笑，道：“看来，你是很会合作的人？”

虚伪公子道：“在下精研虚伪之道，深知识时务之理。”

倪万里道：“承教，承教，原来，虚伪也是一门学问。”

虚伪公子道：“在下只觉着十之二三，也不过刚刚可以体会

它之妙用，如是一个人的，能把虚伪之道，研究到十分精纯之境，即可无往不利，一辈子受用不尽。”

倪万里道：“那要看你碰到什么人了，老夫就不信这个邪。”

虚伪公子道：“这中间的学问很大，老前辈不习此道，自然是不知此中的学问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就是不信，今日非宰了你不可。”

虚伪公子道：“宰了我？”

倪万里道：“不错，老叫化杀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虚伪的地方？”

虚伪公子道：“你不能杀我。”

倪万里道：“为什么？”

第十一回 无往不胜

虚伪公子道：“在我们这一群之中，我是唯一可以答复你问话的人，你如把我杀了，再无法问出一点内情。”

倪万里怔了一怔，道：“这话当真吗？”

虚伪公子道：“不信你可以试试了。”

倪万里道：“不用试了，老夫相信你的话就是。”

虚伪公子道：“阁下想知道什么？”

倪万里道：“你们那个组合之中，有多少人？”

虚伪公子叹口气，道：“多啦！我们那个组合之中，像我这等身手的人，至少有百人以上。本门中，有一种很奇怪的方法，能够在极快的时间中，创出第一流的高手，……”

突然住口不言。

倪万里道：“你为什么不说了？”

虚伪公子道：“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倪万里摇摇头，道：“别耍花招，老夫不吃这套，有什么话说下去。”

虚伪公子道：“我这位无情师兄，留在此地？放了他吧！”

虚伪公子缓步走到了无情公子身前，低言了数语。

无情公子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倪万里果然没有出手拦阻。

秋飞花也未出手阻挡。

无情公子，就这样大步而去。

放走了无情公子，倪万里突然一震手中长剑，道：“虚伪公子，老叫化看你是一个很怕死的人。”

虚伪公子道：“是！你看法正确得很。”

倪万里道：“老叫化杀人多了，不在乎多杀一个。”

虚伪公子道：“我知道，我已经听过了，而且，深记心中。”

倪万里道：“好！那就规规矩矩，答复老叫化的问话。”

虚伪公子一脸沉重之色，道：“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倪万里道：“你们用什么方法，能很快的造就出高手？”

虚伪公子道：“一种药物，和震开生死玄关的冲穴法。”倪万里心中实不知世间还有一种手法，能够冲出生死玄关，但又羞于向虚伪公子请教，冷笑一声，道：“旁门左道。”

虚伪公子道：“如是正正经经的练习武功，又如何会速成之术。”

倪万里道：“哼！岭南真有长青谷这地方吗？”

虚伪公子道：“有！只是很隐秘，不为世人所知罢了。”

倪万里道：“详细的告诉老叫化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虚伪公子道：“那是万峰丛中一道绝谷，上为云雾封锁，下为浓密的枝叶笼罩，人很难到那样的地方。”

倪万里道：“你们就住在那地方吗？”

虚伪公子道：“不错！就住在那地方。”

倪万里道：“那里面住有多少人？”

虚伪公子道：“不多，也不少，全部算上，大约有三百多人。”

倪万里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要躲在那暗无天日

的森林之中？”

虚伪公子道：“因为那地方很隐秘，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泄露出来。”

倪万里哈哈一笑，道：“虚伪公子，我看你今日的运气不太好！”

虚伪公子道：“为什么？”

倪万里道：“因为，老叫化逼着你透露出来的消息，不值你一条命。”

虚伪公子叹口气，道：“我这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死。”

倪万里道：“可惜的是，老叫化没有理由不杀你。”

虚伪公子道：“这么说来，阁下是非要杀我不可了？”

倪万里道：“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虚伪公子道：“选择什么？”

倪万里道：“选择一个死亡的办法。”

虚伪公子道：“我这人虽然怕死，但如是非死不可的时候，那就随便了，不管怎么死，那就无所谓了。”

说完话，突然闭上了双目。

这一下，反使那倪万里大感意外，一时间，呆在那里。

就在一怔神间，虚伪公子的身上，突然冒出了一股白烟。

倪万里首当其冲，吸入了胸中不少。

但觉一股异香，翻身栽倒下去。

只见一闪，书剑秀才傅东扬，站在了大厅门口，道：“你走不了。”

虚伪公子一伸手抓住了向下倒去的倪万里，道：“我不走！”左手抓人，右手抓住了长剑。

剑尖一转抵在倪万里的身上。

傅东扬微微一怔，笑道：“老叫化上了一次当，想不到他还上了第二次。”

虚伪公子哈哈一笑，道：“他想不到的是，我身上会冒出毒烟。”

傅东扬疾快的向后退出了五步，道：“你放下老叫化子，可以走了。”

虚伪公子笑了道：“兄弟号称虚伪，如何还会上别人的当。”

傅东扬道：“在下书剑秀才傅东扬，这一生中，还没有说过了不算的话。”

虚伪公子道：“这个我明白，你说的句句真实，不过，我这人太虚伪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别人的话。”

傅东扬道：“你总有相信的事罢？”

虚伪公子笑一笑，道：“所以，我要去了。”

傅东扬道：“去哪里？”

虚伪公子道：“我知道，你们这些侠义人物，最是重视道义二字，我只要控制着倪万里的生死，诸位就不会伤到在下，是吗？”

傅东扬道：“看来，你这人不但很聪明，而且，也很会算计。”

虚伪公子道：“至少嘛，我不会和这位老叫化子一样，轻易上当。”

傅东扬道：“你该明白，如若我们突然出手，你也许没有杀死老叫化的机会。”

虚伪公子道：“我的武功不弱，出手的剑势也够快，我希望两位不要冒险。”

傅东扬道：“说说看，你准备怎么办？”

虚伪公子道：“我想把他带出齐家寨，放在三十丈外。”

傅东扬道：“你会守约吗？”

虚伪公子道：“至少，阁下应该看出来，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人。”

傅东扬道：“你去吧！”

虚伪公子抱着倪万里向外面行去。

这次，他倒很守信约，果然，行约三十丈后，放下了倪万里。

傅东扬一直追在他身后三丈之处，虚伪公子停下来时，傅东扬也停了下来，冷冷说道：“放下解药再走。”

虚伪公子道：“用不着解药，因为，他早已清醒了过来。”

傅东扬道：“你又点了他的穴道？”

虚伪公子，道：“我没有点他的哑穴，他应该说话的。”

傅东扬道：“为什么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

虚伪公子道：“这位老要饭的脾气很怪，大约是说了话，感觉到很丢人，所以，他闭口不言。”

突然纵身而去。

秋飞花飞身跃起，直向那虚伪公子的去向追去。

傅东扬道：“不要追。”

秋飞花停下脚步，道：“师父，让他走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自然要让他走了。”

接着低声说道：“把你倪师叔抱到厅后房子里去……”

倪万里突然开口，冷冷说道：“用不着，老叫化早醒过来了，想帮忙就快些过来解开我的穴道。”

傅东扬笑一笑，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叫化，你高明啊！这

么快就醒过来了。”

伸手拍活了倪万里身上两处穴道。

倪万里伸展了一下双臂，道：“这小子，花招真多，老叫化防了又防，仍然没有防到他会放出毒烟。”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老叫化，咱们几个人都在此地，还能叫他逃得了吗？”

倪万里奇道：“他不是跑了吗？”

傅东扬道：“如若不放他走，咱们又如何能够找到他的住处呢？”

倪万里道：“咱们的人，都在此地，什么人追他们去？”

傅东扬道：“老道士去了。”

目光一转，望着那蒙面人冷冷说道：“阁下是魔刀铁不化，铁兄吧？”

蒙面人突然伸手取下了蒙面黑纱，道：“不错，正是老夫。”

倪万里道：“铁不化，魔刀、神剑向来形影不离，你老铁既来了，那位崔兄，想必也在附近了。”

只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不错，崔老二到此久矣！”

傅东扬笑一笑，道：“崔兄，请出来，大家既然都亮明了，用不着再躲躲藏藏了。”

暗影中行出了一个身着深灰长衫的老者。一绺花白长髯，飘垂胸前，方面大耳，背插长剑，神态潇洒，步履从容地行了过来。

傅东扬道：“两位既然已取下了面纱，彼此坦诚相见，大家该好好地谈一谈了。”

铁不化道：“老二，秀才说的不错，大家都是神交已久的人，彼此也没有什么说不开的事，咱们就叩扰一番。”

灰衣老者点点头，道：“好吧！大家先谈谈，谈不出个结果，也算尽了个礼数，再动手不迟。”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崔老二，你说话最好有点分寸，难道我们还怕了你不成？”

灰衣老人道：“倪兄，用不着口出狂言，崔老二刚刚看到你被人放倒，败军之将，何足言勇。”

倪万里心头火起，泛起了满脸怒容，正待发作，傅东扬已抢先说道：“倪兄，暂请忍耐一二，崔老二已经说明了，如是谈不出个结果来，咱们自会有一场搏杀。”

魔刀铁不化笑一笑，道：“秀才，就算咱们免不了一场架打，但现在，咱们还未动手，诸位应该先尽地主之谊才是。”

傅东扬道：“穷秀才也是两肩抬张嘴来，在这齐家寨中混吃混喝的，不过，齐寨主很好客，只怕早已备好了酒菜。”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高，似是有意的让人听到。果然，夜暗中，遥遥传过来齐元魁的声音，道：“诸位请入大厅，齐某人不敢慢客，早已摆下水酒，恭候多时。”

铁不化哈哈一笑，道：“好！老二，咱们去叨扰一杯。”

灰衣人一皱眉道：“铁老大，咱们真的要吃人家一杯酒。”

铁不化笑道：“咱们吃的是齐寨主备的酒菜，又不是吃酸秀才和老叫化的，……”

崔方道：“很惭愧，这酒怎能吃？这一次，咱们来得太突然，也有点抱歉！不过，兄弟和铁老大，已替贵寨解了一次危难，为此，不惜和强敌结仇，……”

傅东扬一抱拳，接道：“原来是两位的手笔，无怪乎，数十位强敌受伤而退。”

崔方道：“傅兄，你不要和我穷打哈哈，崔某人不吃这套。”

傅东扬道：“崔兄不论什么事，也不急在一时，咱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如何？”

崔方冷笑一声，道：“先谈正事，谈好了咱们再叨扰一顿，谈不好，咱们心领了。”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姓崔的，咱们也不一定非请你吃一顿不可，既然，你要先把事情谈清楚，那就请说吧！说是尽你说，答不答应，可全在我们。”

书剑秀才傅东扬，一直保持着相当平静，未待崔方发作，已抢先说道：“崔兄指教，我等洗耳恭听。”

崔方冷冷的看了倪万里一眼，才缓缓说道：“简短说一句话，咱们帮齐家寨退了一次强敌，我们要一点报偿。”

傅东扬道：“什么报偿？”

崔方道：“飞鹰图和寒玉珮。”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在下倒是听说过，……”

崔方接道：“别来这一套，咱们已确知飞鹰图和寒玉珮落在了你们的手中。”

傅东扬道：“无情、虚伪两公子，带人侵犯齐家寨，好像也是为了那飞鹰图和寒玉珮。”

崔方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傅先生是读书人，这一点，你是很明白了。”

傅东扬笑道：“这一点，在下倒是明白，不过，如是鹰图、玉珮到了崔兄的手中，那么对崔兄是不是也构成了怀璧其罪呢？”

崔方道：“咱们既然敢找此物，自然是不怕了。”

傅东扬还未来得及开口，魔刀铁不化突然行到了崔方身侧，

低言数语。

崔方目光转动，望了东方雁一眼，点点头，高声说道：“傅兄既然留客情殷，咱们也不推辞了。”

忽然间，态度大变，傅东扬也有些莫名所以，但他是极具才智的人物，略一沉吟笑道：“主人早已在西厢雅厅中备好酒菜，咱们那边坐吧！”

只见两个奴仆，高举着灯笼，行了过来。

西厢雅厅中灯火辉煌，齐元魁身佩长剑，早已在厅外迎客。

崔方变得很和气，而且，不停地和东方雁低声交谈。

傅东扬和倪万里坐了主位，魔刀、神剑双双被让了首位，秋飞花和东方雁两位打横奉陪。

齐元魁肃客入座之后，就悄然退了出去。

倪万里端起酒杯，先干了一杯，道：“崔老二，酒中没有毒，阁下只管放心的喝。”

崔方道：“就是有毒药，也未必能把崔老二毒死。”

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傅东扬笑道：“崔兄，有一件事，在下可先奉告崔兄，那就是，飞鹰图和寒佩确实在我们手中。”

崔方霍然站起身子，道：“现在何处？”

傅东扬笑一笑，道：“崔兄请坐，在下所以奉告内情，就是想先要你崔兄安心，只要我们谈的融洽，阁下就可能取到鹰图、玉珮。”

崔方缓缓坐了下去，道：“傅东扬，你说说看，什么条件，才可以交出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急也不在一时，咱们慢慢的谈。”

崔方道：“在下是急性子，先谈好事情，再喝酒不迟。”

傅东扬道：“好！崔兄一定要问，兄弟就先说个条件出来！”

崔方道：“在下洗耳恭听。”

傅东扬道：“崔兄急于得到那鹰图、玉珮，可否先告诉在下那鹰图、玉珮的用途何在？”

崔方道：“这个，这个么？在下也不太清楚。”

倪万里冷笑一声，道：“你连那鹰图、玉珮的用途、价值何在，都不太清楚，要它何用？”

傅东扬笑道：“崔兄，能劳动到神剑，魔刀出动去取之物，那一定是很有价值之物了？”

崔方道：“自然有价值。”

傅东扬道：“所以咱们也必得收回足够的价值，才肯放手出去。”

崔方冷冷说道：“只要有价，那就好说，你开个价格出来吧！”

傅东扬笑一笑，伸了两个指头。

崔方道：“不多，不多，两万两银子，实在还不是大数目。”

傅东扬摇摇头，道：“崔兄错了。”

崔方道：“那你是二十万两了？”

傅东扬道：“二十万足成色的黄金。”

崔方怔了一怔，道：“这么多？”

傅东扬道：“所以，崔兄最好想个别的法子。”

铁不化轻轻咳了一声，道：“傅兄，别怪崔老二心里急，明天午时，我们的时限就到了，我们的时间有限得很……”

倪万里奇道：“什么时限？”

铁不化道：“取得鹰图、玉珮的时限。”

秋飞花道：“晚辈斗胆的插一句口，如是限满之时，两位无法取到鹰图、玉珮，那将如何？”

铁不化苦笑一下，道：“两条路，任我们自选一条……”

崔方接道：“铁老大，这是咱们兄弟的事，打落门牙和血吞，用不着告诉别人。”

铁不化长长吁一口气，道：“老二，你为人太方正了，但咱们目下的处境，却不是方正之法所能解决，在下觉着，此时此情，咱们应该把内情奉告给傅、倪二兄了。何况，东方少侠也不应忘了全力相助，准备去见见南宫姑娘。”

傅东扬微微一怔，道：“南宫姑娘，可是南宫世家中人？”

铁不化道：“当世之中，除了南宫世家中人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够使我们魔刀、神剑，听他们的吩咐？”

崔方脸上忽青、忽白，显然内心中有着很大的激动。

倪万里道：“听铁兄的口气，似乎是你受了南宫世家中人的威胁了。”

铁不化回顾了崔方一眼，道：“不错，咱们受了南宫姑娘的威胁。”

崔方忽然站起身子，道：“铁老大，够了，咱们应该如何办，那是咱们自己的事，用不着找别人同情咱们。”

倪万里双目一瞪，似要发作，但却被傅东扬示意拦阻。

铁不化轻轻叹息一声，道：“老二，如果咱们取不到鹰图、玉珮，你准备作何打算？”

崔方道：“咱们还没有试过，怎知道无法取得。”

秋飞花缓缓站起身子，道：“崔老前辈说的倒也有理……”

傅东扬冷哼一声，接道：“坐下，这地方，有你讲话的份吗？”

秋飞花一欠身坐了下去。倪万里冷冷道：“酸秀才，咱们在说事情，这地方不是你摆架子的辰光，再说鹰图、玉珮是老道士和飞花取到手中，为什么不听听飞花的意见。”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铁、崔二兄，都是武林名宿，飞花是晚辈……”

倪万里接道：“晚辈怎么样？江湖无大小，通者为尊，再说，东西是飞花得到手的，就算是你酸秀才想要玉珮、鹰图，也该跟飞花商量一下。”

傅东扬道：“你的意思是要听听飞花的意见了？”

倪万里道：“不错，飞花是这件事情中的主体，他的话，自然是很重要的。”

目光一掠秋飞花，接道：“飞花，你只管说下去，天塌了，也有老叫化替你扛着。”

秋飞花目注傅东扬，一副茫然无措的神情。

倪万里怒道：“飞花，说下去，老叫化替你作主，难道你看不起我这个作师叔的？”

秋飞花道：“弟子不敢……”

缓缓站起身子，接道：“晚辈觉着，崔二爷不试试，咽不下这口怨气。”

秋飞花望了师父一眼，只见傅东扬神色平静，全无怒意，不禁胆气一壮又道：“那鹰图、玉珮，现由晚辈保管，崔二爷如是想要晚辈拿出来，只怕晚辈也不甘心。”

崔方道：“你的意思是……”

秋飞花接道：“晚辈取得鹰图、玉珮时，费了一番手脚……”

崔方接道：“只要有条件，那就好说，你如何才肯交出来？”

秋飞花道：“末学后辈，礼当敬老，老前辈怎么吩咐，晚辈无不遵从。”

崔方道：“江湖人武功为先，咱们自然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咱们非得分一个胜负出来不可了？”

崔方道：“不错，咱们应该动手一战。”

秋飞花道：“老前辈，动手搏杀，兵刃无眼，晚辈败了，固然是自己找的，但如老前辈不幸败在晚辈之手，那岂不是一件大憾、大恨的事吗？”

崔方冷哼一声，道：“年轻人，武功一道，讲究的是火候、功力，就是你尽得傅秀才的真传，那也未必是老夫之敌。”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晚辈败了，斗胆作主，奉上鹰图、玉珮……。”

崔方道：“老夫剑下，败过数十位江湖高手，你的胜算不大。”

秋飞花剑眉耸动，星目闪光，高声说道：“就算九对一吧，晚辈还有一分取胜的机会，晚辈就赌那一分胜机，但老前辈，也该有个承诺才成。”

崔方双目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娃儿，你好像说得很认真。”

秋飞花道：“动手搏杀，要全凭真实武功，自然是很认真了。”

崔方道：“好吧！如是老夫败了，那就任你发落。”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不觉着承诺太重吗？”

崔方道：“我崔某数十年来，说出了的话，从无更改。”

秋飞花道：“好！咱们到院中搏杀，还是就在雅厅动手？”

崔方道：“拳掌兵刃，你哪方面学有专长？”

秋飞花道：“晚辈学的很全，拳掌和十八般兵刃，都下过了一点工夫，我看还是老前辈自己选择吧！”

崔方脸色一变，道：“娃儿，你狂的可以，老夫的特长是剑。”

秋飞花哈哈一笑，道：“好！咱们就用剑来比个胜负。”

崔方目光一掠傅东扬，冷冷说道：“傅秀才，你是知书达礼的人，怎的教出了这样一个狂放的徒儿？”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福祸无门，唯人自找，飞花无礼，你也用不着手下留情，替傅某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崔方道：“冲着你傅秀才一句话，老夫不伤他性命就是。”

崔方转身道：“娃儿，你出来。”

秋飞花微微一笑，步履从容地行出雅厅。

倪万里、傅东扬、铁不化、东方雁，齐齐起身，鱼贯出厅。没有人吩咐什么，但守在厅外的从仆，早已燃起了四支火把。

雅厅外，一个五丈见方的院子，照得一片通明。

崔方手握剑柄，站在院子正中。

他本是一代剑术名家，这一按剑而立，自有一股大家气势，隐隐如山岳挺立。

秋飞花暗暗吸一口气，忖道：“只看他这股气势，就有着非同凡响的修为。”

崔方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冷电一般的寒光，盯注在秋飞花的身上，道：“你亮兵刃吧！”

秋飞花不敢稍存轻敌大意之心，缓缓收起了手中折扇，轻撩

长衫，抽出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剑，轻轻退下了剑鞘。

那是一把全身墨色的短剑，通体乌黑，不见一点光华。

崔方双目盯注在秋飞花的短剑上，瞧了一阵，道：“这把剑，可是墨龙剑吗？”

秋飞花道：“不错，老前辈果然是剑术大家，一开口就叫出了剑名。”

崔方道：“此剑失踪江湖数十年，想不到落在了你的手中。”

秋飞花道：“此剑原为家师收存，只是他老人家不喜以宝剑取胜，所以，三十年以来，从未轻易地用过，老前辈乃一代剑术大家，晚辈不敢轻敌，故而借宝剑之力，和老前辈周旋一下。”

崔方道：“年轻人，你很狂，但你很聪明，出招吧。”

秋飞花道：“晚辈手中执有宝剑，老前辈先出手吧。”

崔方突然间，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是他们很难缠的劲敌，立即收起了轻敌之意。

长剑一展，缓缓向秋飞花扫了过来。

这一剑无招无式，平平淡淡的扫了过来。

秋飞花左脚踏上半步，右手的墨龙剑，微微向外点出，似是迎向崔方的长剑扫去，但出剑也是缓慢得很。

双剑将要触接之时，崔方长剑突然一沉，快如流星闪电，划向了秋飞花的前胸。

秋飞花墨龙剑也突然由慢转快，向下一沉，当的一声，震开了崔方的长剑。

崔方忽然间一口气，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

凝目望去，只见剑上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如非他在剑上贯注了深厚的内力，这一剑相触，就可能被秋飞花震断了手中的兵

刃。

崔方心头生寒意口中却怒声喝道：“看来，这墨龙剑的威力，果然非同小可。”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可是觉着晚辈应该换一把剑吗？”

崔方陡然间冒起了一脸怒火，道：“好狂的口气。”

挥剑攻了过去。

这一攻，崔方换了方法，长剑闪起了冷电般的寒芒。

但攻势的速度，并不太快，剑势接近秋飞花时，已经人剑合于一处，只见一团剑光，不见人影。像一团翻滚的波浪一般，笼罩了一丈方圆，雪花盖顶似地，直压下来。

秋飞花早已运气戒备，长啸一声，挥剑投入了一团寒芒之中。

但见黑白两道剑光，交错飞闪，远远看去，不见人影。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斗，两人交错的剑光，已经无法分辨敌我。

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左右，剑光仍然交错如轮，是个不分胜负的局面。

倪万里的武功之高，也无法看到两人搏斗的详情，不禁有点焦急起来。

突然间，交结的剑光，响起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剑光顿收，两个人霍然分开。

两个人相距有一丈多远，各自捧剑，相对而立。

一阵急风吹来，秋飞花前胸的衣襟，突然裂开。

原来，左胸上，被划了一剑，但只伤到衣服，未及肌肤。

崔方仰天大笑三声，道：“年轻人，你识输了吗？”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手中的长剑，本是凡铁，自然是比不过晚辈的墨龙剑了。”

崔方怔了一怔，道：“你是说老夫的兵刃，有了损伤。”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何不仔细的看看。”

崔方挥剑一震，手中长剑，突然变作三截，跌落实地。

魔刀铁不化举步入场，高声说道：“两位平分秋色，不分胜败。”

崔方脸色铁青，冷冷说道：“铁老大，如是不分胜负，我应该算是输了。”

铁不化道：“不分胜败，就是不分胜败。”

秋飞花接道：“老前辈没有败，晚辈也没有胜，如是老前辈还未尽兴，改一天，咱们再来比过。”

崔方道：“你向老夫挑战？”

秋飞花道：“不敢，不敢，晚辈是言出至诚。”

崔方冷冷说道：“老夫输了，就是输了，你用不着替我留什么面子。”

只见铁不化低声对崔方说了一阵，崔方不停的皱眉摇头。

铁不化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这样固执，于事何补？”

崔方沉吟了一阵，才叹口气，缓缓说道：“好吧！依你就是。”

铁不化转身行到倪万里的身侧，道：“老叫化，你有什么看法？”

倪万里笑一笑，道：“铁兄，既然说是平手，自然算是平手了。”

这几句话中有刺，但铁不化也够老练，听懂装作未听懂，哈

哈一笑，道：“倪兄说的是，双方既然未分胜败，谁也用不着履行什么条件了，咱们先叨扰齐家寨主一杯水酒，然后，再慢慢的谈吧。”

傅东扬道：“两位请进吧！”

几人重入雅厅，分宾主落座。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飞花，过去，向崔老前辈陪个礼。”

秋飞花起身行了过去，抱拳行礼，道：“晚辈给老前辈见礼。”

崔方不知是心中难过，还是有些惭愧，一挥手，道：“罢了，罢了，老夫半生用剑，自然见过了不少的高手，也有和老夫战到不分胜败的敌手，但那些人，都是德高望重、名满一时的高手，像你这样年轻的人，和我战到这样不分胜败的，那是绝无仅有的了。”

秋飞花道：“老前辈手下留情，晚辈感激不尽。”

崔方只觉耳根发热，勉强一笑，道：“年轻人，咱们不谈这个了，你请坐吧！崔老二没有传人，如若你觉着我那套剑法，还有点用处，崔老二倒愿把一点心得传给你。”

秋飞花一欠身，道：“多谢前辈。”

又恭恭敬敬行了一礼才返回原位。

傅东扬敬了一杯，道：“铁兄，在下想请教一件事？”

铁不化道：“傅兄请说。”

傅东扬道：“两位都是江湖上名重一时的人物，傅某人说一句攀交的话，目前咱们应该是一个处境相同、利害合一的局面，希望两位能够坦白，说明内情。”

铁不化微微一笑道：“傅兄既问，兄弟就再简略地说一遍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和崔老二受人之托，必须取到那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铁兄，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人？”

铁不化沉吟了一阵，道：“好吧！那位姑娘是南宫世家中人。”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南宫世家中人？”

铁不化道：“不错。”

傅东扬道：“以铁兄和崔兄的洒脱，怎会——”

崔方接道：“傅兄，铁老大说话太含蓄，事实上，我们不是受人之托，而且被南宫姑娘所胁迫，不得不听她命行事。”

傅东扬点点头，道：“武林中三大世家，南宫和东方互通姻亲，东方少侠，应该和南宫世家中很熟了。”

东方雁道：“在下一位姑母，嫁到了南宫世家，不过，我还是在很久前见过姑母一面，如今有好多年没有再见过她了，连记忆都有些模糊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侄至亲，岂有不识之理，只要你们能见到面，自然会相识。”

东方雁道：“但愿如此……”

话声微微一顿，接道：“如是见到姑母，就算我的记忆模糊，她老人家，也可能认识我，但如见的不是她老人家，那就完全陌生了。”

傅东扬是何等老练的人，察颜观色，已看出那魔刀、神剑受着极大威胁，以两人在江湖盛誉之隆，竟肯俯首听命，至少，也是威胁到两人的性命了，可能比让两人死去更严重的威胁。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不会吧，就算你们未见过面，但如提起了彼此的姓名身世，自然就可以互相知晓了。”

东方雁道：“晚辈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见铁老前辈之后，晚辈已决心去见那位南宫姑母了。”

傅东扬道：“铁兄，请恕老朽多插一句口，铁兄，可否见告那位姑娘的年龄。”

铁不化道：“傅兄，这一点兄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也一直未见过那位姑娘的真面目。”

铁不化沉思后，接道：“我们之间，有一位半百老姬传话。”

倪万里道：“这么说来，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南宫姑娘了。”

铁不化道：“见是见过几次，但每次都是经过事先的安排，有一次，我们隔一座垂帘谈话，室内的灯火很暗淡，我相信南宫姑娘看到了我们，但我们却无法看到南宫姑娘。”

倪万里道：“第二次，也是这种方法了。”

铁不化道：“第二次，咱们低头看，只看到了一片水绿摆裙一角。”

这真是很难出口的事，倪万里哦了一声，不好意思再问。

铁不化接道：“第三次更绝，一股强烈的光芒，照花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就在那强光下，和南宫姑娘交谈。”

秋飞花道：“哼！这位南宫姑娘倒是花样很多啊！”

铁不化道：“所以，咱们虽和南宫姑娘见了数面，但却一直没有见过她真正的面目。”

秋飞花道：“这样一位会整人的姑娘，在下倒要见识一下了。”

傅东扬一皱眉头，道：“飞花，你是越来越狂了，需知你那一点微末之技，在江湖上，可以车载斗量。”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知错了。”

东方雁却一抱拳，道：“傅老前辈……”

傅东扬欠欠身，接道：“不敢当，东方少侠，有何见教？”

东方雁道：“我已答允铁老前辈前往一晤南宫姑娘。”

傅东扬道：“少侠仗义执言，豪情万丈，在下好生佩服。”

东方雁道：“老前辈过奖了，不过，希望秋兄能陪同一行，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东方少侠，你不怕他出言无状，替你开罪人吗？”

东方雁道：“秋兄比在下持重多了，还望老前辈能予答允。”

傅东扬微微颌首道：“好吧！东方少侠这般看得起他，老朽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铁不化抬头望天色，道：“天色将亮了，我们已和南宫姑娘约好了天亮时分相见，现在该动身了。”

铁不化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傅兄，我们告辞了，如有机会，咱们会很快再来拜访。”

东方雁、秋飞花紧随着铁不化和崔方，离开了齐家寨。

这时，天色不过刚刚放亮，路上远无行人，铁不化放腿奔行，疾走如飞。

一口气奔出了十余里路，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很清雅的瓦舍，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竹林旁侧。

秋飞花为人细心，接近那片瓦舍之后，立刻发现了一件事，前后左右，距瓦舍五丈之内，都打扫得十分干净。

瓦舍的大门前面，放着两盆奇花，茎如儿臂，高逾三尺，全身长满两尺的叶，其形如剑。

顶端处，开着一朵大如轮月般的花朵，五色杂陈，但以红白为主，看上去十分鲜艳、夺目。

秋飞花追随五君子习艺，见识不为不广，但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怪花。

当先领路的铁不化，突然停下了脚步，整整衣衫放缓了脚步，直行到大门口前面，在两株高大的奇花下，停了下来。

然后，解下了身上的佩刀，回望了东方雁和秋飞花一眼，道：“两位，请把身上的兵刃、暗器放下，这两株奇花，就叫做解剑花。”

秋飞花奇道：“解剑花？”

铁不化道：“是的！这两株奇花的本名叫什么，老朽不知道，不过，此花一现，就说明了南宫姑娘现在此地。”

秋飞花道：“原来如此……”

回望了东方雁一眼，道：“东方兄，咱们应该如何？”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铁老，我们是客人的身份，也要解下兵刃吗？”

铁不化道：“就老朽所知，凡是此花出现，任何人都要解下兵刃，然后，才能晋见，似无例外。”

东方雁道：“这么办吧！这位南宫姑娘，是长辈，还是和在下平辈，目下还无法预料，希望铁老前辈能预先替在下通报一声，说明在下身份，看看南宫姑娘如何？”

铁不化沉吟了一阵，道：“东方少侠说的也是，在下先替两位通报一声，看那南宫姑娘的意见如何，再作道理。”

东方雁道：“就有劳了。”

铁不化缓步到了大门前面，举手叩动门环。

片刻之后，木门大开。

但却未见开门人。

铁不化神态很恭谨的行了进去。

木门突然关上。

等了约一刻工夫之后，木门重又大开，铁不化快步行了出来。

东方雁急迎了上去，道：“铁老前辈，怎么样？”

铁不化道：“南宫姑娘特允东方少侠不解兵刃，但其他的人，不能例外。”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这么说来，兄弟只能在门外等候诸位了。”

东方雁道：“秋兄，可是不愿把宝刀解下吗？”

秋飞花道：“兄弟正是此意，那墨宝剑，乃家师传下之物，兄弟不能轻易交付人手。”

东方雁道：“宝刀无价，就算此物在兄弟手中，我也不会轻易解下交出——”语声一顿，接道：“这么办吧！秋兄如若放心兄弟，何妨把墨龙宝剑，暂交兄弟保管。”

秋飞花道：“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取出墨龙宝剑，交给东方雁。

秋飞花放下了手中折扇，紧随在东方雁的身后，行入瓦舍。

这是座农村建筑，进门就是厅。

大厅正中间，摆着一张太师椅，但空荡荡的，没有人坐。

第十二回 高深莫测

但在那太师椅的两侧，却站着两个佩剑劲装的女婢。

这情势给人一种莫可预测的诡异之感。

铁不化和崔方，大约认识这两位女婢，两个人突然向旁闪了开去。

东方雁打量了两个佩剑女婢一眼，道：“南宫姑娘在吗？”

直到东方雁开口说话，那左面女婢，才回过头来，望了东方雁一眼，道：“你是——”

东方雁道：“在下东方雁，来自东方世家。”

左首女婢笑一笑，道：“东方公子请稍候片刻，小婢去请姑娘。”

说完话，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那女婢又快步行了出来，道：“姑娘请东方少侠入室相见。”

东方雁微微一怔，道：“姑娘，在下不是一人前来，有伴同行。”

左首女婢微微一笑，道：“禀报过了。”

东方雁道：“姑娘怎么说？”

左婢道：“姑娘说，就是因为你带人同来，所以，姑娘才避入内室。”

东方雁道：“啊！这么说来，她原来坐在这里了。”

劲装女婢道：“不错，姑娘原来坐在这里，就因为你们来人很多，所以，她避开了。”

东方雁回望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请在此稍候，兄弟进去看看。”

秋飞花道：“东方兄尽管请便。”

劲装女婢低声道：“东方公子，解剑花不解剑，姑娘已经对公子破例优待，现在，姑娘在内室接见公子，难道你还要带着宝剑吗？”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我把宝剑交给这位秋兄如何？”

劲装女婢点点头，道：“好吧！暂交给别人替你保管。”

东方雁缓缓把长剑交给了秋飞花，道：“秋兄，请稍候片刻，兄弟先去见过南宫姑娘之后，再作道理。”

秋飞花接过了宝剑，道：“东方兄尽管请便。”

劲装女婢一欠身，道：“小婢为公子带路。”

东方雁紧随女婢身后，行入内室。

秋飞花回头看去，只见崔方和铁不化规规矩矩站在一侧，不禁暗暗一叹，忖道：“魔刀、神剑是何等人物，但想不到，竟然对那南宫姑娘如此的畏惧。”

东方雁进内室，大约一刻工夫，重又行了出来。低声道：“秋兄，请随兄弟进入内室去见南宫姑娘如何？”

秋飞花道：“兄弟可以去吗？”

东方雁低声道：“这位南宫姑娘，似乎是在下的表姐，但她没有直接说出来。”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定然是一位有威信的人？”

东方雁奇道：“秋兄据何而言？”

秋飞花道：“以魔刀和神剑在江湖上的声誉，对那南宫姑娘似乎是敬畏得很。”

东方雁道：“兄弟很惭愧。”

秋飞花道：“怎么回事？”

东方雁道：“我还没有看到南宫姑娘。”

秋飞花道：“没有看到？”

东方雁道：“是的，她坐在室内，和我之间，隔了一张帘子，在下只能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她的人。”

秋飞花点点头，道：“是南宫姑娘要东方兄带兄弟进去吗？”

东方雁道：“是的！”

这位南宫姑娘的神秘气势，不知不觉间，已使人生出了一种敬畏之心。

东方雁带路，引着秋飞花行入了内室。

这本是一间普通内房，但却经过了临时的改造。

中间有一张垂帘，把一间内室，分隔为内外两间。

外间放了一张大桌，摆着两张竹椅。木桌椅一杯茶，还冒着热气。

那劲装佩剑女婢，静静的站在木桌旁侧。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隔着垂帘传了出来，道：“东方兄弟，你请坐。”

东方雁道：“这位就是在下口中的秋兄。”

秋飞花一抱拳，道：“兄弟秋飞花。”

垂帘后又传出那清脆的声音，道：“秋兄也请坐。”

秋飞花道：“秋飞花谢坐。”

南宫姑娘轻声一笑，道：“农家瓦舍，临时宿处，没有什么

好东西招待两位，还请两位鉴谅。”

秋飞花道：“姑娘言重了。”

南宫姑娘道：“咱们不客套了，我想问问秋兄，关于那鹰图、玉珮的事？”

秋飞花道：“飞鹰图、寒玉珮，现都在兄弟手中。”

南宫姑娘道：“秋兄，咱们可否谈谈生意？”

两人之间，隔着一重帘，秋飞花无法看到那南宫姑娘的神情，但他对那南宫姑娘毫无惊奇的感觉，心中大为震动，暗道：“这位姑娘的沉着、冷静，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姑娘准备和在下谈什么生意？”

南宫姑娘道：“你把玉珮、鹰图交给我，你开一个价钱过来。”

秋飞花呆了一呆，道：“姑娘的意思是，要买我的鹰图、玉珮？”

南宫姑娘笑一笑，道：“是的，我要买鹰图、玉珮，不论什么珍贵之物，都该有个价钱，对吗？”

秋飞花道：“姑娘，价钱很难开，因为，在下没有准备出售寒玉珮和飞鹰图。”

南宫姑娘道：“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语声顿了一顿，道：“东方少侠表弟，能不能帮我个忙？”

东方雁道：“要小弟帮什么忙？”

南宫姑娘道：“东方、南宫两大武林世家，不但携手合作，彼此之间，又属近亲，小表弟你总不能手臂向外弯，不帮我这作表姐的忙罢？”

东方雁道：“只怕，小弟帮不上忙吧？”

南宫姑娘道：“你帮得上，劝劝你这位朋友，要他把鹰图、玉

珮卖给我。”

东方雁道：“表姐要买鹰图、玉珮，不知作何用途？”

南宫姑娘道：“这是你姑妈的意思，作什么，表姐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要我不计价收买，自然是别有用心了。”

东方雁道：“这个，小弟很难开口，因为秋兄无意要卖鹰图、玉珮。”

南宫姑娘道：“这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表弟既然如此说了，我这作表姐的，自然也不能勉强你了。”

东方雁道：“多谢表姐了。”

南宫姑娘道：“表弟，咱们是至亲，我出门时，娘告诉我一句话，一旦能遇上了表弟时，要我好好照顾呢！”

东方雁道：“真要谢谢姑妈的关心了。”

南宫姑娘道：“表弟，你不肯帮我的忙，大约也不会帮别人来对付我了？”

东方雁道：“小弟不太明白表姐的意思？”

南宫姑娘道：“我是说，表姐一和这位秋兄冲突起来，你是谁也不帮忙了，……”

东方雁道：“这个，这个，小弟……”

南宫姑娘接道：“我明白了，你一定觉得表姐是一个女流之辈，受了人家的欺侮，你如不能替她出面，心中十分不安，对吗？”

东方雁长长吁一口气，道：“小弟不是此意。”

南宫姑娘道：“那也没有关系，咱们虽然是表兄弟，但我也不能勉强你帮助我。”

东方雁一时语塞，怔在那里半天答不出话来。

秋飞花淡淡一笑：“南宫姑娘，……用不着再费心机了，也

不必再为难东方兄，姑娘有什么高见？请直接告诉在下。”

南宫姑娘原来很甜美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十分冷漠，缓缓说道：“我想要飞鹰图和寒玉珮，你最好能把这两件东西交给我，然后，你开出价来，可能的范围内，我不会让你吃亏。”

秋飞花道：“在下说过了，不论什么高价，我也不会出卖鹰图、玉珮。”

南宫姑娘道：“那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你和我表弟一起来，我们希望能和平解决，但你这么固执，那就很难说了。”

秋飞花道：“姑娘，如若咱们能换一个题目谈谈，我想一定会谈得很愉快。”

南宫姑娘道：“如果你答应交出鹰图、玉珮，我想，我们会愉快一些。”

秋飞花道：“姑娘，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难道还要我再说一次吗？”

南宫姑娘道：“酒有很多种，但吃酒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敬酒，一种是罚酒，我现时正在敬秋兄的酒。”

秋飞花道：“酒有很多种，但一般的分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好酒，一种是坏酒，姑娘的敬酒太苦涩，在下只好拒食了。”

南宫姑娘道：“不吃敬酒的人，那只好吃罚酒了。”

秋飞花道：“罚人吃酒的人，必须具备着罚人的能力。”

南宫姑娘道：“是！我就是具有罚人能力的人。”

秋飞花道：“很可惜，我不是一个喜欢受罚的人。”

南宫姑娘道：“你要证明？”

秋飞花道：“不但要证明，而且，我要使自己感觉到我实在无能为力反抗了，才肯低头认输。”

南宫姑娘道：“东方表弟，你都听到了吗？”

东方雁道：“小弟听到了。”

南宫姑娘道：“你有什么高见？”

东方雁长长吁一口气，道：“表姐，看来，小弟很难为你们排解这场纷争了。”

南宫姑娘道：“小表弟的意思呢？”

东方雁道：“希望表姐能看小弟的份上，鹰图、玉珮的事，谈到此地为止，至少，请表姐此刻能放小弟一马。”

南宫姑娘格格一笑，道：“好！小表弟，冲着你的面子，表姐不再谈这件事了，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东方雁道：“小弟洗耳恭听。”

南宫姑娘道：“错开今日之后，希望你不要再卷入这场是非之中。”

东方雁回望了秋飞花一眼，沉吟不语。

南宫姑娘道：“小表弟，有一件事，表姐不能不跟你说明，你姑妈令出如山，表姐非得取到鹰图、玉珮不能覆命，但你表弟既然说出来了，表姐就不能不给你面子，但希望你也能给我一个面子，此后不再干预这件事。”

东方雁道：“表姐，我能不能见见姑妈？”

南宫姑娘道：“你姑妈对你很怀念，自然，欢迎你去看，希望你随时到南宫世家去。”

东方雁道：“表姐，我们表兄弟，就不能见见面吗？”

南宫姑娘道：“这一点，请表弟千万谅解，咱们表兄弟总有见面的时间，不过，不是现在。”

东方雁道：“那么小弟告辞了。”

南宫姑娘清脆的笑声，由垂帘后传了过来，道：“小表弟，你可是生气了？”

东方雁道：“小弟谈不上生气，小弟只是觉着有些失望罢了。”

南宫姑娘叹口气，道：“小表弟，我也很希望见见你，你知道，你见不到我，我也一样的见不到你，不过，表姐确有苦衷。”

东方雁道：“表姐既有苦衷，小弟也不敢勉强了，但小弟既然把秋兄带来了，也希望我们能平安的离开这里。”

南宫姑娘道：“我已答应了，小表弟。”

东方雁一抱拳，道：“小弟领情，……”

目光一掠秋飞花接道：“秋兄，咱们走吧！”

秋飞花站起身子，和东方雁联袂而去。

两人离开瓦舍，果然，无人出面拦阻。

离开了瓦舍之后，东方雁忍不住长长吁一口气，道：“秋兄，小弟抱歉万分，实在想不到我这位表姐，竟然是这么一个人。”

秋飞花道：“这也不能怪她，也许她确有无法和您见面的苦衷……”

东方雁摇摇头，道：“今天这一刺激，倒使我想起了一件儿时的往事。”

秋飞花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冷静，缓缓说道：“东方兄可否见告呢？”

东方雁道：“大约有十年了吧！那时，小弟只有八九岁，姑妈归宁，家父盛宴相待，兄弟随侍家母身侧，似乎是听到家母赞称姑妈的女儿如凤，照常情而论，姑妈听到这番赞扬，应该是十分欢愉才是，但我那姑妈，却是全无欢愉之容，反而叹息一声，

那本也引不起小弟的注意，但家父一番话，却使小弟记忆难忘。”

秋飞花道：“令尊说什么？”

东方雁道：“家父说要我那位表姐多读圣贤书，也许能使她变化一下气质，用不着太为他而自苦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东方兄，你再仔细的想想看，他们还说些什么？”

东方雁摇摇头，道：“相隔十余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此后，我和舍妹，都常常提到这位表姐，但却缘懈一面，一直没有机会，这一次，虽然相逢，但却只能隔帘对话，无法对面相谈。”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说，取鹰图、玉珮，是奉母命行事，此事是真是假？”

东方雁道：“这个？小弟无法判断，东方、南宫世家，虽结近亲，但来往不多，在小弟的记忆之中，似乎是只见过姑妈两次，尤其是这几年来。似乎是根本没有见过她老人家。”

两人谈话之间，到了一处十字路口。

但见人影一闪，魔刀铁不化、神剑崔方，突然由两棵大树后转了出来，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秋飞花右手一挥，握住了墨龙剑柄。

东方雁也伸手握住长剑。

铁不化一抱拳，道：“东方少侠请上路，咱们不敢开罪。”

东方雁冷冷说道：“我不能走！我和秋兄一起来，也要一起回去。”

铁不化道：“东方少侠，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咱们奉有严命，不得伤到你东方少侠。”

东方雁道：“可是我那位表姐的令谕吗？”

铁不化道：“不错，正是南宫姑娘之命。”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东方兄，令表姐愿念亲情，不忍伤害到公子，你不用管兄弟的事了……”

语声一顿，目光转到铁不化和崔方的脸上，接道：“两位，准备如何对付在下？”

铁不化道：“咱们奉命留下你秋少兄。”

秋飞花道：“老前辈难道要在下束手就缚吗？”

崔方道：“秋少兄，这不是一般的比武，一动手只怕是一场生死之搏，我们人手众多……”

秋飞花淡然一笑，接道：“盛情心领了，两位只管依命行事。”

崔方一皱眉头，默然不语。

秋飞花回望了东方雁一眼，低声道：“东方雁，请早回齐寨去，给家师回信如何？”

东方雁道：“秋兄把兄弟看成什么人了，咱们两个一起来，也要两个人一起回去，如是非要拼一场不可，也该生死同命……”

只听一声长长叹息，飘传过来，道：“小表弟，你好倔强的脾气啊！”

东方雁道：“是表姐吗？”

那声音在一株高大树上传了下来，接道：“是我！小表弟，你怎么这么倔强啊？”

东方雁道：“表姐，你答应过我看在小弟的面上，不拦阻我们，是吗？”

南宫姑娘道：“小表弟，我是答应你，表姐对你让步很多了，是吗？”

东方雁道：“不错，这一点，小弟感激。”

大树上，飘传下来南宫姑娘的声音，道：“小表弟，这一次我再让你，可是下一次呢？”

东方雁叹口气，道：“好吧！下一次小弟奉让表姐。”

南宫姑娘柔柔甜甜的声音，突然间变的一片冷厉，道：“铁不化、崔方，你们退开。”

这两位武林名宿，对南宫姑娘，恭恭敬敬欠身一礼，转身而去。

只听南宫姑娘说道：“小表弟，恕我不送了。”

东方雁突然间觉着心头冒火，冷冷说道：“表姐，小弟惭愧。”

南宫姑娘笑道：“为什么？又生气了？”

东方雁道：“如是表姐真的把小弟看成至亲，想来，就不会把小弟当作外人看待了。听说，为你做事的人，都不能看到你的真正面目，是吗？”

南宫姑娘道：“是的！”

东方雁道：“所以，我这作表弟的也不能看到了？”

南宫姑娘道：“这一点，小表弟千万别误会，你想不到表姐生的有多么丑，……”

东方雁接道：“但你声音很柔甜。”

南宫姑娘道：“所以，你最好还是只听听我的声音，一旦你见过了表姐的人，就算表姐的声音再柔甜，他也不会觉着好听了，是吗？”

东方雁道：“原来如此。”

南宫姑娘道：“你既知表姐长得很丑，为什么一定要见我
呢？”

东方雁道：“表姐说的不错，咱们总是表兄妹啊！就算你真的生得很丑，但在我作表弟的眼中，你也是一样的甜美、动人。”

南宫姑娘一阵格格娇笑，传了下来，道：“小表弟，你好甜的嘴巴啊！听起来十分动人！如是咱们有缘份，那就下一次了，下一次咱们能再碰头，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见面了，小表弟，恕我不送你了。”

秋飞花轻轻咳了一声，道：“东方兄，咱们走吧！”

东方雁道：“我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

秋飞花低声道：“也许她早已走了……”

东方雁接道：“我一直很留心那株大树，没有见到人离开。”

秋飞花道：“不论她是否已经离开，只要她还躲在树上，咱们也没有法子，除非咱们爬上那株大树上搜查一下。”

东方雁道：“不用搜查了，咱们走吧！”

两人联袂向前行去。

秋飞花低声说道：“东方兄，在下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说出来，希望你不要生气。”

东方雁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我觉着你那位表姐，不会放过咱们，……”

东方雁道：“她不是答应了我吗？”

秋飞花道：“她虽然答应了，但我觉着她不会守信约。”

东方雁道：“我没有见过这位表姐，但这两番对话，使我对这位表姐有了很大的戒心，所以，我希望看看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秋飞花笑一笑，道：“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语声一顿，接道：“东方兄对南宫世家的武功，是否知晓一些？”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小弟似是听家父说过，可惜的是，我记忆不太明朗。”

秋飞花道：“令姑母的武功，是否已得了东方世家的真传？”

东方雁微微一怔，道：“这个在下倒是不太清楚了。”

秋飞花道：“东方世家的子女，在修习武功上，是否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东方雁道：“没有。”

秋飞花道：“如若令姑母把得自东方世家的武学传给了南宫姑娘，你那位表姐，岂不是身兼东方世家和南宫世家的武功之长吗？”

东方雁道：“不错，秋兄这一提，使兄弟茅塞顿开了。”

两人谈话之间，人已到了齐家寨。

大厅中，坐着天虚子、傅东扬和倪万里。

秋飞花当先入厅，分别对三人行了一礼。

倪万里重重咳了一声，道：“飞花，你见着那幕后人了吗？”

秋飞花道：“见到了。”

傅东扬道：“是哪一路的高人？”

秋飞花道：“南宫世家中一位姑娘，这位东方兄的表姐。”

傅东扬道：“你见过那位南宫姑娘了？”

秋飞花道：“听到了她的声音，但却没有见到他的人。”

傅东扬点点头，道：“东方少侠见过了南宫姑娘吗？”

东方雁道：“我那位表姐一视同仁，秋兄没有见到，在下也一样见不到。”

傅东扬道：“飞花，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

秋飞花仔细说出了经过之情。

东方雁道：“傅老前辈，在下很惭愧。”

傅东扬道：“这和少侠无关、至少，你救了神剑、魔力，飞花能全头全脸的好好的回来，这都是你少侠的面子了。”

东方雁道：“唉！可惜时间来不及了，如若时间来得及，在下倒希望回去一趟……”

倪万里接道：“东方少侠，准备告诉你的祖母吗？”

东方雁道：“不错，在下的面子不够大，只好请我奶奶来了，她老人家如是到了，我那位姑妈非来不可。”

傅东扬道：“办法是好办法，只怕南宫姑娘不会给咱们这个机会。”

秋飞花低声道：“师父，那位南宫姑娘，真的那样可怕吗？”

傅东扬冷笑一声，道：“飞花，你是越来越狂了，你那一点微末之技，难道真能纵横江湖了？”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不敢。”

只见齐元魁快步奔入了大厅之中，道：“有一位南宫姑娘求见。”

东方雁脸色一变，道：“来得这么一个快法，她人在何处？”

齐元魁道：“大门外面。”

东方雁道：“我去拦住她，……”

一直很少开口的天虚子，突然接口说道：“东方少侠，请听贫道一言。”

东方雁道：“道长吩咐，晚辈洗耳恭听。”

天虚子道：“要来的总归要来，少侠以至亲情意，就算能把她暂时拦住，事情也未解决，不如放她进来，大家开诚布公的谈谈也好。”

目光转注齐元魁的脸上，道：“有劳齐寨主，请她进来吧！”面对这些武林高人，齐元魁只有听话的份，一转身行了出去。倪万里轻轻咳了一声，道：“老道士，你准备怎么对付南宫世家？”

天虚子道：“这个，只能见机行事了。不过，贫道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避免冲突。”

倪万里冷冷说道：“话是这么讲，但人家非要冲突不可呢？”

天虚子道：“那贫道就没有办法了。”

说话之间，齐元魁已当先行入了大厅之中。

魔刀铁不化、神剑崔方，紧随在齐元魁的身后而入。

两人脸上，微现愧咎之色，进门之后，目光望着地下，不敢和几人的目光相触，也未和几人打个招呼。

倪万里冷笑一声，道：“铁兄、崔兄，两位好啊？！”

崔方只听得脸上铁青，没有答话，铁不化却勉强一点头，道：“真是山不转路转，想不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但见两个十六七岁，身着青绸子密扣，对襟劲装的佩剑女婢，行入厅门口。

天虚子、傅东扬都站了起来，倪万里虽然想坐着不动，但却被傅东扬一把拖了起来。

从婢入厅，南宫姑娘自然应该进来了。

哪知等了一刻工夫之后，仍不见南宫姑娘现身。

天虚子好修养，笑一笑，道：“贫道等恭候姑娘的侠驾光临。”

大厅外，飘传来南宫姑娘的声音，道：“有劳诸位恭候了，小女子如何敢当？”

天虚子道：“贫道久慕南宫世家中的英名，只可惜一直无缘会晤，今日有幸，能得一见姑娘。”

南宫姑娘人虽未进大厅，但她的声音，却是清晰得很，只听她格格一笑，道：“诸位老前辈这么看得起晚辈，叫我何幸如之。不过，小女子怕见生人，咱们就隔着室壁一谈吧！”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好大的架子！”

傅东扬接着：“姑娘此番来访，但不知用心何在？”

南宫姑娘道：“小女子的用心，简单得很，只望诸位老前辈以照顾后进的心情，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

天虚子笑一笑，道：“姑娘，能够告诉我们，那鹰图、玉珮的用途吗？”

南宫姑娘道：“这一点很抱歉，晚进确实不知。”

倪万里道：“姑娘既然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取得二物？”

南宫姑娘道：“晚进奉了家母之命，求取此物，慈命难违，只好厚颜求取了。”

倪万里道：“如是我们不交出去呢？”

南宫姑娘道：“那真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了！”

倪万里道：“你抱歉什么？”

南宫姑娘道：“家母有一道令谕说，如是晚进取不回鹰图、玉珮，那就割下头去见她，如是晚进一定要死，为什么不死在搏杀的刀剑之下呢？”

傅东扬道：“姑娘如是一定要和我们动手，那就只好听凭尊便了。”

南宫姑娘道：“原来，老前辈，也准备好了。”

傅东扬道：“咱们是被逼迫的，不得不应付姑娘了。”

南宫姑娘道：“老前辈可是有把握胜过晚进吗？”

倪万里道：“就算咱们不是姑娘之敌吧！但也忍不下这口

气。”

南宫姑娘道：“忍者长安，老前辈何必把一世英名，投于对晚进一场搏杀之中？那是为小失大。”

倪万里道：“姑娘的意思是说，咱们一定要败在姑娘的手中？”

南宫姑娘道：“还没有动手之前，咱们很难说谁胜谁败，不过，有一句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既然敢来了，……总是有一点准备和仗持，诸位都是武林中的名人，和我这籍籍无名的晚辈，放手一搏，那是只能胜，不能败的局面了。”

东方雁突然接口说道：“表姐，如是姑姑责怪到表姐，小弟愿代表姐挺身作证……”

南宫姑娘道：“没有用的，小表弟，你姑妈的脾气，十分固执，她决定的事情，很难更改，你是她老人家的内侄、至亲，咱们更是很亲近的表兄弟，你不能和我为敌作对，但那面也是你的好朋友，你站在中间，定然是很为难的了。”

东方雁道：“所以，请表姐赏给表弟一个薄面。”

南宫姑娘道：“你最好站在中间，不作偏袒，袖手旁观一场龙争虎斗。”

傅东扬道：“小兄，南宫姑娘说的也是，如若我们之间，非要有一场搏杀不可，东方少兄唯一能够自处的是执中不偏，你不能和姑妈、表姐为敌，也不能和朋友作对。”

东方雁叹口气，默然不语。

傅东扬提高了声音，道：“姑娘，咱们虽然对南宫世家十分敬慕，但也不能忍受这口气，姑娘既然逼上门来，而且口气坚决，词锋逼人，咱们就算是明知不敌，也只好勉力一试了。”

南宫姑娘道：“目下处境，如箭在弦，老前辈们请划个道子出来吧！”

傅东扬道：“我看这道子要你姑娘划了。”

南宫姑娘道：“好吧！晚进提出两个办法，请诸位选择其一。”

天虚子一直未再说话，神情肃然而立。

傅东扬望了天虚子一眼，说道：“姑娘请说。”

南宫姑娘道：“第一个办法文明一些，咱们单打独斗，分阵一决胜负，第二个办法，彼此不管人数多寡，大家一涌而上。”

傅东扬道：“彼此不是含恨寻仇，第一个办法文明一些。”

南宫姑娘道：“好！咱们是三阵两胜呢？还是五阵三胜。”

傅东扬道：“不用限数，直到一方无可战之人时，那一方就认输了。”

南宫姑娘道：“那也好，第一阵，诸位派出些什么人？”

傅东扬道：“姑娘请先派人吧！”

南宫姑娘道：“说的也是，我找上门来，自然是我应该先派人了？……”

傅东扬道：“咱们恭候教益。”

南宫姑娘格格一笑，道：“追风、摘星，你们分别出战一二阵。”

只见一个青衣女婢，缓步行入大厅，道：“婢子追风，哪一位请出来赐教？”

傅东扬道：“飞花，你去会会追风姑娘。”

秋飞花一欠身，缓步行了出来，到了追风的身前，冷冷说道：“姑娘，咱们动兵刃，还是动拳掌？”

追风微微一笑，道：“悉凭阁下之意。”

秋飞花点点头，道：“咱们先比拳掌，如若无法分出胜负，咱们再比兵刃。”

追风道：“好吧。”

秋飞花道：“姑娘先请。”

追风也不客气，玉掌一挥，直劈过去。

秋飞花一闪身，膝未弯曲，脚未移步，忽然间，向后退开八尺。

追风娇躯一转，人已欺到了秋飞花的身侧，右手一挥，拍出一掌，左手纤纤玉指，半屈半伸的点向秋飞花的前胸。

双手两式，却攻向两个不大相同的方位。

只一招，秋飞花已感觉到这丫头，年纪虽轻，但武功上成就，却非小可，尤其招术奇幻，不可轻敌，当下双手并出，一式“分花拂柳”，双掌向前推出一分，击向追风的双肘。

这一招，平平实实，但选用的时机恰当，由内向外，一下子把追风的攻势，完全封住。

追风冷笑一声，娇躯突然一转，双手突然缩回，人就闪过了自己的掌势范围，秋飞花心知那是一种很奇奥的身法，不禁暗暗惊心，忖道：这丫头果非好与之辈。

就在他念头转动，心神微分之际，突觉一股暗劲，直逼过来，袭向了后背。秋飞花已来不及翻身迎敌，勿急之间，一吸真气，身子突然向前滑出三尺。

但那追风竟如影随形一般，有如贴在了秋飞花的后背一样，随着秋飞花的身子，向前滑进三尺。

秋飞花停下脚步，追风右手玉指，已然逼上了秋飞花命门要害。

傅东扬、倪万里，无不大吃一惊，暗道：看来，这两个小丫头的武功，似尤在魔刀、神剑之上了。

秋飞花内功精深，一身兼五家之长，但他却未料到对方竟有着如影随形的这股粘劲，双肩晃动，连变了七种身法，才把追风摆脱。

两人又成了一个对面而立的形势。

大约是追风这一阵急追猛攻，仍被秋飞花摆脱开去，心中也暗生惊惶，这是她自用捕风捉影的身法以来，第一次失败。

秋飞花神情严肃，缓缓说：“姑娘很高明的身法。”

追风暗中把一股未能擒敌散去的真气，重又提聚起来，口中却微笑说道：“夸奖、夸奖。”

秋飞花道：“很可惜的是，姑娘这一击，并未得手。”

追风道：“我不慌，这只是第一个回合。”

秋飞花道：“在下并无伤害姑娘之心，但目下的形势，只怕很难两全了。”

追风道：“阁下只管施展。”

秋飞花道：“好！姑娘小心了。”

右掌一挥，迎面劈去。

强猛的掌势，逼出了一股啸风之声。

追风身子一闪，真像一阵风似的，避开了秋飞花的掌势。

秋飞花左手疾快而出，指影点点，分袭向追风五处大穴。

追风娇躯连晃，几个翻转之后，不但避开了秋飞花的掌势，而且，人又闪到秋飞花的身后。

但这一次，秋飞花早已有备，突然间，反臂击出。

但见掌影重重，迎头落下。

追风之名，并非虚传，其行动果然有追风一般的快速，只见她一连两个转身，轻轻巧巧的脱出了秋飞花掌力笼罩之下。

秋飞花这反臂攻敌，也是所学中一招很凌厉的杀手，但追风却能轻易避过，心中也为之震撼不已。

第二回合，仍然是一个平分秋色的局面。

追风轻轻吁一口气，道：“我也没有败。”

秋飞花道：“是的！咱们还要打下去，直到分出胜败为止。”

交手两个回合，追风的神色，有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像刚刚出手时，那样满脸笑容。

秋飞花提一口气，道：“这一回合中，希望咱们能分个胜败出来。”

追风点点头，道：“我也这样想。”

想字落口，突然一伸柳腰，闪电一般，扑了上去。

几乎是在追风发动的同时，秋飞花同时侧身攻上。

两人这次出手，不再游斗，掌影交错，肘横指飞，各凭所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傅东扬、倪万里，看两人搏战形势，暗暗惊心，两人做梦也未想到，这一个丫头，竟有如此武功。

魔刀铁不化、神剑崔方，也看得全神贯注。

这些人，都是武林中名重一时的人物，看两人掌指变化，顿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慨。

秋飞花掌劈、拳击，气派很大，每一招，都带着凌人的威势。

追风的招术以尖锐见长，每一招攻势，都是从极不可能的方向、角度中发出。

幸好秋飞花所学极博，应变快速，追风的奇攻诡变，都被秋

飞花化解开去。

不大工夫，两人已拼搏了百招之上。

忽然间，秋飞花长啸一声，掌法一变，两掌如落英缤纷般，合击过去。

这一轮快速掌势，不但快如闪电，而且，每一掌中，都含蕴着极强的劲力。

在快速、强猛的掌力压迫之下，追风逐渐被迫缩在秋飞花的掌力之下。

倪万里低声说道：“傅兄，这可是那一套压箱的本领，风雨落英掌？”

傅东扬道：“风雨落英掌，加上了大和尚无相神功蕴合的暗劲，这小丫头再不束手就缚，有得她苦头吃了。”

倪万里道：“你是说，飞花已练成了无相神功？”

傅东扬道：“不错，已有小成，只是不及大和尚那等深厚罢了。”

谈话之间，突然一声娇叱，追风突然跃起，直向外面冲来。

她整个身躯，收缩起来，双手在头顶上，结成了一个十字形，十指尖尖，直向那风雨一般的密集掌雨中，冲了过去。

原来，追风向前飞冲的身躯，在接近秋飞花那竿起的掌影之后，突然一伸双腿，那卷缩在头顶前的双手，也忽的伸开，直向那秋飞花攻去。像一支钻子一般，身躯转动，直向外面冲去。

秋飞花虽然身兼了江湖五君子之长，但究竟是经验不足，未见这等武功，心中大急之下，突然一挥右手，全力迫出一掌，人也横的向一侧闪去。

“砰”的一声，秋飞花感觉到一般强厉的劲道，直钻过来，力

道之强，竟然挤破了护身的无相神功，掌指掠过了的右小臂。

秋飞花感觉右面的小臂上，一阵麻疹，衣袖绽开，肌肤也被划出了一道血痕。

如是没有无相神功护身，这一声，必可使秋飞花皮裂肉绽，骨碎臂折。

但那追风女婢的苦头更大，旋转的指力，受那无相神功一挡，已消去大半，秋飞花掌力拍到，击在追风女婢的右小臂上。

这一掌力道强大，追风忍不住惨叫一声，直飞开去，右臂骨折，丹田的真气，也被一掌震散。

砰然一击，摔落地。

秋飞花吸一气，忍住了伤疼，回头望了追风一眼。

只见她钗横发乱，面色苍白，两次想挣扎而起，均难如愿。

摘星疾快的窜了过来，伸手扶起了追风，道：“姐姐，你伤得很重？”

追风咬着牙，一字一句的说道：“咱们不能为姑娘丢脸，我还支撑得住。”

南宫姑娘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追风，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摘星，拿一粒万应丹，为她服下，告诉我伤的情形如何？”

摘星先取出一粒丹丸，让追风服下，然后检查追风的伤势。道：“后稟姑娘，追风姐姐，右臂骨折断……”

南宫姑娘接道：“给她接上。”

摘星应了一声，替追风接上断骨，又道：“追风姐姐被震散了护身真气。”

南宫姑娘哦了一声，道：“再给她服下一粒保命丹，扶她出

来。”

摘星应了一声，又摸出一粒丹药，给追风服下，接道：“回姑娘话，婢子要战第二阵。”

南宫姑娘道：“不用了，你扶她出来，我要亲自出手。”

摘星应了一声，扶着追风，退了出去。

魔刀铁不化、神剑崔方，静静地站着，脸上神情木然，似是等待命谕。

一个黄色的影子一闪，大厅中，多了一个全身鹅黄衣衫的少女。

鹅黄色对襟密扣短衫，鹅黄色的拖地长裙，发挽宫髻，斜插了一朵黄花，脸上，戴着一副黄色的面具，只露出两双眼睛，和说话的口孔。

两双手上，也戴着鹅黄色的手套，全身上下，不见一点杂色。经过了一阵长时间调息，秋飞花的右臂，已然大部恢复。

目光转注黄衣女子的身上，道：“姑娘如此神秘，想必是南宫姑娘了？”

黄衣女子道：“我是南宫玉真，咱们见过一次了。”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听说你身兼江湖五君子之长，果然了得，能伤我的侍婢追风的，武林中，只怕还不曾太多。”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相打无好手，在下如不伤追风姑娘，势必要伤在追风姑娘手下了。”

南宫玉真道：“说的也是，你既能打伤我的徒婢，我这作主人的，自然要出面了。”

秋飞花道：“姑娘准备亲自出手？”

南宫玉真道：“试试吧！如是我也败在了你的手中，那我们只好放弃鹰图、玉珮，回转南宫世家了。”

秋飞花微微一叹，道：“姑娘和我等无怨无恨，为什么一定要动手相搏，分个生死出来？”

南宫玉真道：“咱们本不相识，更谈不上什么仇恨，只要你肯交出玉珮、鹰图，你打伤追风的事，也就此一笔勾销了。”

秋飞花道：“鹰图、玉珮，本是我们取得之物，姑娘硬逼我们交出，不觉着太强过横一些吗？”

南宫玉真道：“两物本非你们所有，但却为你们取得，你既能取，我又为什么不能硬要呢？”

秋飞花道：“姑娘，南宫世家，在武林中，有着很崇高的地位，在下实不愿和姑娘动手。”

南宫玉真道：“你已经伤了我的女婢，又何必怕再多伤一人，不用客气了。”

秋飞花道：“姑娘之意，咱们是非要动手不可了？”

南宫玉真道：“不错，我决定的事，向不更改。”

秋飞花道：“在下也不愿平白交物，只有奉陪姑娘几招了。”

南宫玉真道：“人间有很多的悲剧，但最多的悲剧是自不量力。”

秋飞花剑眉微扬，冷冷说道：“多谢南宫姑娘的指点。”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既然，难免一场搏杀，希望不要一定闹到非流血不可的惨剧。”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的意思很简明，双方订下个约条，大家遵守，也许可能避免一场你死我活的硬拼。”

第十三回 知己知彼

秋飞花道：“姑娘请说，在下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铁不化、崔方不可恃，追风、摘星武功在伯仲之间，你能胜了追风，摘星也非你之敌，我的人手不多，连我只有五人，我是最后的一关，你能打败我，就算你们胜了。”

秋飞花道：“如是我们胜了，那将如何？”

南宫玉真道：“条件由你开，败军之将，不足言勇，要我自刎，我就立刻拔剑自绝，要我如何，小妹是无不从命。”

秋飞花道：“姑娘不喜血流五步，在下也不愿目睹惨事。”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如此仁慈，好叫小妹感激，如是小妹不幸落败，愿以清白儿女之身，追随秋兄，永为奴婢。”

秋飞花道：“这个吗？太重了。”

南宫玉真道：“由生死到为奴婢，小妹是无不遵从，但如小妹幸胜了呢？”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我们和姑娘不同的是，除了区区在下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在下只不过是位马前卒罢了。”

南宫玉真道：“这个自然，数数你们现场中英雄人物，大约有四个人，小妹希望能打过四关，如是途中不幸败北，小妹自然要履行诺言，万一小妹过了这四关，那就算诸位败了，是吗？”

秋飞花道：“看来，姑娘对我们估计得很清楚了。”

南宫玉真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如若我对诸位一

点也不了解，小妹也不敢到这里来了。”

秋飞花道：“姑娘早有估计而来，除了一战之外，别无良法？”

南宫玉真道：“别无良法，现在就可以动手了，败了但不知四位准备付出些什么？”

傅东扬道：“如若咱们全败了，那就交出鹰图玉珮。”

南宫玉真道：“但不知天虚道长和倪大侠的高见如何？”

傅东扬道：“傅某人作主了，想来天虚道兄也不会太反对。”

南宫玉真道：“那很好，四位既然都同意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秋飞花吁一口气，道：“姑娘请。”

南宫玉真道：“秋兄请吧！”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得罪了。”

突然一掌，劈了出去。

南宫玉真娇躯一闪，一个人，忽然间分化出四五条人影。

秋飞花掌势落空，同时发觉了南宫玉真的快异身法，立时吸一口气，陡然间，向后退开了八尺。

但觉香风扑面，南宫玉真的身影，如影随形般直扑过来。

秋飞花脚步刚刚站稳，一片指影，已袭向面门。

秋飞花一提气，身子一连打了几个转身。

没有人能认出南宫玉真施的什么身法，只觉大厅中幻化出了四五个南宫玉真，每一个，又都是那么虚无，叫人捉摸不定。

秋飞花感觉到那飘忽的人影，有如一道绕身的索绳，摆不脱，甩不掉。

这一来，秋飞花大为震动，一连施出了五种身法，击出两掌，踢出了四脚，才算脱围而出。

南宫玉真未再追击，幻化的身影，也突然恢复成了一个人。

秋飞花暗暗吁一口气，道：“姑娘很高明的身法。”

南宫玉真道：“你也很高明，能够脱出我幻影身法的，当世之间，只怕也没有几人。”

秋飞花道：“姑娘夸奖了。”

南宫玉真道：“我一向不用第二种武功，上一阵咱们未分胜负，这一阵，希望咱们能打个胜败出来。”

秋飞花从未遇到这样的强敌，吸一口气，缓缓提起双掌。

南宫玉真道：“秋兄，不用手下留情……”

秋飞花道：“不劳姑娘费心。”

突然飞身而起，一掌拍了过去。

他的掌势，和那南宫玉真有着很大的不同，南宫玉真掌势奇幻，有如落英白云，变化万千，叫人看起来，眼花缭乱。

秋飞花的掌势却是真真实实的一掌劈出。

奇怪的是那掌力不带一点风声，平平淡淡的击了过去。

南宫玉真肃立不动，秋飞花心中暗喜，忖道：你不知我这小天星内家掌力，暗劲蓄蕴于掌心之中，击中人之后，才内劲外吐，就算你是练过金钟罩和铁布衫的人，也无法承受我这一击。

哪知掌力快要近身的时候，南宫玉真的身躯突然微微一侧，秋飞花掌势有如拍在一双滑嫩的泥鳅之上，竟然被滑向一侧。

这是一股奇异的滑劲，直到秋飞花的掌力靠身，那一股滑劲，才突然涌出，滑劲中，带着一股引力，把秋飞花的掌力给引向一侧。

秋飞花心生惊觉，已经收拾不住，掌势已被滑向一侧。

南宫玉真左手五指一翻，疾向秋飞花的腕穴上扣去。

秋飞花一招落空，立时右脚侧移半步，身子忽然向前滑去。

这等急智的应变之法，实已快速至极，但南宫玉真比他更快，右手疾出，指锋划过了秋飞花的左肋。

秋飞花只觉一股暗劲，直透内腑，向前奔冲的身子，突然感觉到半身麻木，行动立时迟滞下来。

南宫玉真娇躯晃动，忽然间向后退了三步，“秋相公，小妹得罪了。”

秋飞花身躯颤动一下，缓步向后退去。

他步履踉跄，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摆摆，显然有半个身子，已然不听使唤。

但更难看的，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也不是羞红，而是近乎死灰颜色。

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遭受到这样的打击，第一次，遭受到挫败。

对秋飞花的落败，倪万里心情的沉重，尤过秋飞花，他心中明白，秋飞花实已兼有了江湖五君子之长，也许火候会稍差一些，但他的应变机智和武功招数，绝不在自己之下。

傅东扬长衫飘飘，缓步而出，道：“姑娘，傅东扬领教几招。”

南宫玉真轻声一笑，道：“书剑秀才傅老前辈？”

傅东扬道：“不敢，不敢，在下傅东扬。”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晚辈觉得，咱们不用再打下去了。”

傅东扬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因为，老前辈成名的风雨落英掌，揉合了无相神功，用于克敌，晚辈也见识过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多谢姑娘提醒在下，不过，一个人的

修炼不同，他的武功成就，也就各异了，同样的一招‘风雨交作’，在不同的人施展出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威力。”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傅老前辈，一定要与晚辈动手了？”

傅东扬道：“除了傅某人败在姑娘的手下之外，我还想不出另一个办法，能解在下和姑娘之间局面。”

南宫玉真道：“既是如此，我们只有在武功上分个上下了，老前辈请出手吧！”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先请！”

南宫玉真道：“恭敬不如从命。”

右手一指，点了过去。傅东扬早已全神戒心，避开了南宫玉真的一指之后，立刻展开反击。

傅东扬用的是一套“风雨落英掌”法，但傅东扬在这套掌法上，却是与秋飞花大大不同。

在这套掌法上，傅东扬已有了近五十年的火候，每一招，都带着呼啸的风声。

双方搏斗了五十个回合之后，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傅东扬仍是反反复复的使用那一套风雨落英掌法。南宫玉真却是连换了七八种武功。

突然间，南宫玉真身法一变，整个的人，幻化成一阵黄影，直向傅东扬击了过去。

傅东扬掌影如雨，但竟然无法封住那南宫玉真的冲突之势。但听波波两击轻响，两条交锋的人影，忽然分开。

傅东扬神情肃然，望着南宫玉真，缓缓说道：“姑娘，这是什么武功？”

南宫玉真笑道：“南宫世家祖传一种武功，叫作‘穿云指’，

老前辈可曾听人说过？”

傅东扬点点头，道：“钻天手、穿云指，都是武功中奇厉之学，咱们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过奖了。”

傅东扬凄凉一笑，道：“多谢姑娘手下留情。”

南宫玉真道：“承让，承让。”

直到此时，大家才听出来，敢情傅东扬也败在南宫玉真的手中。

倪万里双目圆睁，低声说道：“秀才，你败了？”

天虚子仿佛深恐倪万里出手，因为倪万里的武功，以刚猛激烈为主，一旦动上了手，必是雷霆万钧，逼得对方亦必施出毒手对付不可。

当下缓步而出，高声接道：“女施主小小年纪，已练成穿云指法，果然是高明得很，贫道不才，领教几招。”

南宫玉真道：“玄妙观主德高望重，身怀绝技，只怕晚辈不是敌手。”

天虚子道：“贫道领教，尽力施展就是。”

南宫玉真道：“道长小心，晚辈先出手了。”

黄影一闪，人已到了天虚子的身前，呼的一掌，拍了过去。

天虚子采取的以静制动之策，右手一挥，五指反向南宫玉真的右腕上扣去。

南宫玉真玉指一屈，弹出五缕指风。……

疾向天虚子五处大穴袭去。

天虚子吃了一惊，骇然疾退三步。南宫玉真柳腰一摆，如影随形，疾欺而上。

天虚子袍袖一拂，倏然间拍出三掌。

三掌内力，在身前汇成了一股暗劲，一挡南宫玉真的攻势，一个大转，反臂攻出一拳。

南宫玉真整个身躯，有如垂柳飘絮一般，忽然间向一侧倒去。

拳风掠过了南宫玉真的面前，震飘起垂面的黄纱。

露出一半粉脸儿。

耳际间，响起了南宫玉真的一声冷笑，半倒身躯，突然一翻，人已欺到天虚子的身前。

只听天虚子冷哼一声，双掌疾退而出。

这是电光石火一般的交触，一合即分。

南宫玉真飘身退回了八尺，天虚子却肃立原处。

这一次交手的速度很快，交接之间，只不过三个照面，已然分出胜负。天虚子神情很严肃，回望了傅东扬一眼，道：“秀才，你有什么高见？”

倪万里忽然一闪，行入场中，道：“南宫姑娘，还有老叫化子。”

天虚子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叫化，你回来。”

倪万里笑一笑，道：“你担心老叫化接不上南宫姑娘三招吗？”

天虚子道：“倪兄，南宫姑娘对秀才和贫道，都已经手下留情。”

倪万里怔了一怔，道：“老道士你也败在南宫姑娘的手下了？”

天虚子道：“贫道应该受伤很重，但南宫姑娘却适可而止。”

倪万里叹口气，道：“你和秀才都败了，老叫化也胜不了人家。”

天虚子道：“秀才，你想好了没有？”

傅东扬道：“败军之将，不足言勇，道兄看着办吧！”

天虚子回望了秋飞花一眼，道：“飞花，那鹰图、玉珮，现在何处？去取来吧！”

秋飞花望了傅东扬和倪万里一眼，转身出厅而去。

片刻之后，手捧鹰图、玉珮，缓步行了进来。

天虚子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你能辨识玉珮、鹰图的真伪吗？”

南宫玉真道：“晚辈虽未见过玉珮、鹰图，但对此二物，了解很深，大约可以认得出来。”

秋飞花已捧着玉珮、鹰图，行了过去，双手递向天虚子。

天虚子摇摇头，道：“交给南宫姑娘。”

秋飞花一欠身，转身向南宫玉真行去。

南宫玉真柳腰款摆，迎了过来，道：“有劳秋兄了。”

秋飞花二话未发，只把鹰图、玉珮递了过去。

南宫玉真伸手接过，随手交给了摘星。

天虚子道：“姑娘请打开鉴定一下。”

南宫玉真道：“诸位是信实君子，晚辈信得过诸位。”

天虚子道：“姑娘，认识此物之人，又何止姑娘一位，还是打开瞧瞧为妙。”

南宫玉真道：“也好！晚辈验收之后，再有什么遗失，那就和诸位无关了。”

回目一顾摘星，道：“把玉珮给我，展开飞鹰图。”

摘星依言递上玉珮，又缓缓展开了飞鹰图。南宫玉真掂掂手中的玉珮，道：“寒玉珮没有错。”

目光转注到那飞鹰图上，仔细看了一阵，道：“飞鹰图，也没有错，其实，诸位都是信实君子，用不着再看一遍。”

摘星卷起飞鹰图，南宫玉真亲自接过握在手中。

天虚子道：“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南宫玉真道：“好叫晚辈惭愧，诸位，如若没有别的吩咐，晚辈告辞了。”

天虚子道：“恕咱们不送了。”

南宫玉真回望了摘星一眼，道：“带有金丹吗？”

摘星道：“小婢带有一瓶。”

伸手取出，恭恭敬敬的交给了南宫玉真。

南宫玉真伸手接过，放在了木案上，道：“这是我们家传的秘方金丹，对疗伤、去毒方面，甚具效用，仅以一瓶奉赠，聊表愧咎之忱。”

天虚子道：“久闻南宫世家秘制的万应金丹为江湖上疗伤圣品，得一颗就非易事，姑娘以一瓶相赠，实在是太大方了。”

南宫玉真道：“一瓶金丹，聊表寸心，希望诸位笑纳。”

说罢，转身向外行去。

追风，在摘星扶持下，紧追在南宫玉真的身后。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回望了天虚子等苦笑一下，护拥着南宫玉真而去。

天虚子望着南宫玉真离去之后，突然轻轻叹息一声，缓步行到了秋飞花的身侧，道：“飞花，伤势如何？”

秋飞花道：“晚辈伤势不重，已然好了不少。”

天虚子道：“看来，她下手之时，已然留有分寸了。”

傅东扬经过了一阵调息，人已大部复原，轻轻咳了一声，道：“诸位，请坐下谈吧！”

天虚子点点头，道：“诸位，这大厅中没有外人，咱们坐下谈吧！”

倪万里、秋飞花、东方雁，依言入座。

傅东扬目光一掠东方雁，道：“东方世兄和南宫世家素有往来，不知是否对南宫世家的武功，有多少了解。”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就晚辈所知，武林中三大世家素无往来，也很少相聚，只有晚辈的姑母，嫁入南宫世家，二十年来只回去两次。”

天虚子点点头，道：“武林中三大世家，彼此互不往来，虽然没有仇恨，却也没有交情，东方世兄，年纪太小，只怕对各种内情，知晓不多。”

傅东扬道：“本来武林中三大世家，也是以南宫世家最为神秘，以东方世家的行径最为正大，东方世家中人肯下嫁南宫世家，只怕别有一番用心……”

东方雁苦笑一下，接道：“傅老前辈这么一提，晚辈又想起一件事来。”

傅东扬道：“东方世兄，如若肯相信我们几人，还望能畅所欲言。”

东方雁点点头，道：“晚辈对诸位都很敬重，自是知无不言。……”沉思了片刻，接道：“晚辈记得有一次，舍妹想随姑母同往南宫世家一游，但竟为姑母拒绝了。”

傅东扬道：“东方世兄，现在是否还想去见见你那位姑母

呢？”

东方雁道：“玉真表姐是我姑妈所生，论血缘关系，我们应该是相当的亲近，但她竟然不肯以真面目和我相见，就算我去见姑妈，只怕也是很难如愿了。”

倪万里道：“东方世兄，老叫化想请教一事？”

东方雁道：“晚辈洗耳恭听。”

倪万里道：“寒玉珮可以抗热，佩在身上，夏日里逐汗避暑，算是一件宝物，但那飞鹰图，只不过是一幅平常的图画罢了，既非出名家之手，也未经名家品评，怎么使得南宫世家动心？”

东方雁道：“晚辈也觉着奇怪，听舍妹说，我们三大世家中，以南宫世家，最为富有，金银珠宝，堆积成山。”

秋飞花道：“东方兄，兄弟有一句冒昧的话说出，希望东方兄，不要见怪。”

东方雁道：“兄弟和秋兄一见如故，什么话，但说不妨。”

秋飞花道：“东方兄常常提起令妹，似乎是令妹知晓的事情，比世兄多些。”

东方雁微微一笑，道：“提起我那位妹妹，当真是古怪精灵，东方世家的子孙，不论男女，都要学武，但舍妹，却对武功一道全无兴趣，东方世家中藏书万卷，舍妹日久躲在藏书楼中，自她懂事那一天起，就似乎比我精明，她小我两岁，但知晓的事情，却比我多，……”沉思有顷，接道：“不怕诸位前辈和秋兄笑话，我这作哥哥的，遇上了什么为难不解之事，全都向她请教，每一次，都能得到很满意的答复。”

秋飞花道：“啊！原来，令妹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

东方雁道：“寒玉珮和飞鹰图之事，如有舍妹在此，她定能

有番人所难及的论断。”

秋飞花笑一笑，未再接口。

傅东扬突然轻轻咳了一声，转过话题，道：“道兄，我心中有一件很怀疑的事，想请教道兄。”

天虚子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你不该败得那么快。”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酸秀才，我晓得你十几年来，苦读书庐，一面练武，新成三招奇学，但在对付南宫玉真的搏杀中，没有施展。”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那是三招死学，如若施展出手，不是她死，就是我亡，秀才这把年纪了，难道真还要和一个小女孩拼命？”

天虚子道：“说的是啊！她要速战速决，一出手，就和我硬拼内功力，贫道如是不肯认输，只有全力和她一拼，那后果，岂不是和你酸秀才所言一般。”

倪万里冷哼一声，道：“好啊！原来你们都是装着败的！”

傅东扬肃然说道：“叫化兄，咱们不是装败，而是真真正正的败在了南宫姑娘的手中。”

天虚子笑一笑，道：“最重要的是，咱们证明了南宫玉真的武功，不在我们之下，鹰图、玉珮交给她，和放在咱们这里，没有太大的区别。”

倪万里道：“我是越听越糊涂了，咱们的东西，交给别人，就属别人所有，怎会和咱们全然无关呢？”

天虚子道：“因为，除了南宫玉真之外，还有别人偷观那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明白点说那鹰图、玉珮已由极端的隐秘，到了半公开的境地，不论什么人持有此物，都会招引来强敌攻击，何况，咱们目下要应付的强敌，不是南宫世家。”

倪万里道：“那自号虚伪公子的一群神秘人物。”

天虚子道：“老叫化，你养养神，有得你一场好厮杀。”

倪万里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笑一笑接道：“书识的太多了，就有一肚子坏主意，南宫世家中人，夺去了玉珮、鹰图，也招惹了一身很大的麻烦，对吧！”

傅东扬道：“人戒贪多，南宫玉真太贪心了，既要玉珮，又要鹰图，麻烦事想当然耳。”

倪万里笑一笑，道：“老叫化不知道飞鹰图和寒玉珮的用途，但就老叫化观点推断，鹰图、玉珮之间，似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天虚子轻轻叹一口气，道：“鹰图、玉珮，本是完全不相关连之物，不知什么事，会把这两件物品，牵连在一起？”

倪东扬道：“依南宫世家对此物重视的程度而言，决不是这两件物品的本质。”

倪万里：“秀才，你是说，这两件物品代表着什么？”

傅东扬道：“不是代表，可能是一种图记，但必需两物配合，才能显示。”

倪万里道：“那是一种宝藏图了。”

傅东扬道：“宝藏图太俗气，以南宫世家的富有，决不会为一批宝藏动心，而且，不惜以干戈相向。”

一直未开口的秋飞花，突然说道：“师父，弟子觉着有一件巧合，不知是否有所关连？”

傅东扬道：“年轻人，好发惊人之论，说出来听听吧！”

秋飞花道：“弟子听说南宫世家本来世居南阳府，五十年前，才迁了太行山中。”

傅东扬微微一皱眉头，道：“不错，不错。”

秋飞花道：“王天奇息隐之后，就在南阳府安居下来。”

倪万里道：“这算什么巧合呢？南阳府地面上千百户人家，有不少，都是由外处落户于此。”

秋飞花道：“弟子的意思，王天奇得到这幅飞鹰图，是他在魔刀会中据掠所得，还是在落籍南阳府后所得？”

傅东扬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魔刀会纵横江湖时，杀人无数，不知有多少的金银珠宝，使他们眼花缭乱，王天奇也不是风雅之士，怎会不要金银珠宝，偏偏要这幅飞鹰图？”

倪万里道：“老叫化也不是风雅之士，我看那幅图，并无什么出奇的地方，秀才，你是能写会画的人，这幅飞鹰图，可有什么出奇之处？”

傅东扬道：“我仔细的看过那幅飞鹰图，只能说，它画得很好，一双飞鹰，要说笔法有什么出奇之处，那就没什么了。”

倪万里冷冷说道：“你能不能画得和它一样？”

傅东扬道：“这个，我没画过，如是要画吗？并非是什么难事……”语声一顿，接道：“不过，那幅飞鹰图，倒有一点奇突之处。”

倪万里道：“秀才论事，一点也不干脆，快说，它有什么奇突之处？”

傅东扬道：“那握管画图人，似非平常人，着笔力道如剑。”

倪万里道：“说话文皱皱的，你是说那画图人，也会武功？”

傅东扬道：“很精深的内力。”

倪万里道：“飞花，你也不用转弯抹角了，说说看，你心里在怀疑什么？”

秋飞花道：“弟子怀疑，那飞鹰图，原就是南宫世家之物，遗失在南阳地面，被王天奇无意得到……。”

倪万里嗯了一声，接道：“这个大有可能。”

秋飞花道：“这飞鹰图，可能附有什么说明，但却被王天奇收了起来。”

倪万里道：“你怎能如此武断？”

秋飞花道：“以王天奇的见识，却无法了解这张飞鹰图的用途，因此，弟子推想，王天奇必然是由这飞鹰图上，得到了此中的隐秘。”

倪万里道：“对！王天奇那小子，除了耍刀杀人之外，还会有什么见识？”

秋飞花道：“他得到了飞鹰图，了解图中之秘后，把那说明藏了起来，但他无法得到寒玉珮，虽有飞鹰图，不得不等待下去，他不惜再杀人暴露身份，极可能和追查寒玉珮有关。”

倪万里道：“不错，不错，飞花这说法，老叫化十分赞成。”

秋飞花笑一笑道：“师叔夸奖了。”

倪万里道：“飞花，再说下去。”

秋飞花笑一笑，道：“小侄只能推论到此了，以后的事，小侄就无法推断了。”

傅东扬道：“人贵自知，你能知道自己吃几碗饭，还算知道一点分寸了。”

秋飞花道：“弟子知罪。”

倪万里道：“酸秀才，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教训徒弟，还

是教训老叫化子？”

傅东扬笑一笑，道：“叫化兄，不用生气，下面的事，听听秀才的说法如何？”

倪万里笑道：“你说吧！老叫化心里有数，如是你说的没有飞花有理，老叫化可不会让你。”

傅东阳道：“南宫世家可能很早知道这个隐秘，只不过寒玉珮不在手中，虽然知晓飞鹰图的隐秘，也是无可如何？南宫世家在武林中极有身份，自然不能像王天奇那样，为所欲为，所以，就这样拖了下来。”

倪万里似是存心和傅东扬抬杠，冷哼一声，道：“南宫世家遗失了飞鹰图，也不是三两年内的事，为什么他们早不来找？偏偏咱们取到手中了，他们就上门来要，似乎是专门捡现成的便宜。”

傅东扬笑道：“这一点，兄弟有个解释，但不知倪兄是否满意？”

倪万里道：“倪兄，南宫世家发觉遗失飞鹰图后，并不是没人去找，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目张胆去找罢了；飞鹰图如若珍藏不动，南宫世家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找，直到飞鹰图传出了讯息，南宫世家派人来，这时，飞鹰图就落在了咱们的手中……”目光一掠天虚子，接道：“天虚道兄，替飞花设计了一把风火扇，使得王天奇丈二金刚，有些摸不着头脑，再加上他心中有顾虑，还不愿暴露身份，就这样糊糊涂涂被骗走了飞鹰图。”

倪万里道：“老道士，你设计夺了寒玉珮和飞鹰图，难道就不知它的用处吗？”

天虚子道：“这是歪打正着，老道士知道齐家寨的寒玉珮名

贵，王天奇却最宝贵那幅飞鹰图，这两者之间，有着如此的密切关系，却出了贫道的意外。”

倪万里道：“不错，歪打是正着了，但正着的不是咱们，而是南宫世家。”

傅东扬笑一笑，道：“咱们不和南宫玉真全力硬拼，交给她玉珮、鹰图，是忍耐也是谋略。”

倪万里：“秀才，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倒要请教，请教。”

傅东扬道：“秀才希望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倪万里道：“一旦南宫玉真和虚伪公子那般人，起了冲突，咱们是坐收渔利呢？还是帮助南宫玉真？”

傅东扬道：“能避不出手，咱们最好是不要出手，但如南宫玉真情势危殆，非要咱们出手不可，那就只有出手一途了。秀才虽然还不明白那鹰图、玉珮的作用，……但已感觉到它的重要，此物落在南宫世家手中，可以称它为物归原主，至少，它比落在别人的手中好些。秀才有个很奇怪的感觉，如是让它落在虚伪公子那般人的手中，还不如让它落在王天奇的手中好些。”

倪万里道：“王天奇如是昔年魔刀会中人物，不折不扣的是一位奸邪、刁恶之徒，和虚伪公子那般人，有何不同？”

傅东扬道：“王天奇只不过是一个自私小人，为恶杀人也都以他的好恶为之，至多是恢复他的魔刀会，计价杀人。但虚伪公子那批人，就大大的不同了，他们人手众多，而且个个武功高强，组织也庞大得很，如飞鹰图、玉珮，落在了他们的手中，那可能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事。”

倪万里说道：“你是说，那鹰图、玉珮真的和武林命脉相关吗？”

傅东扬道：“这话出自南宫玉真之口，但秀才觉着可信。”

倪万里道：“这真是一桩夹不清的事，南宫玉真抢去了咱们的东西，咱们还得帮她保存这些东西。”

傅东扬道：“这就叫大局为重，一个真正胸怀仁义的侠士，根本就没有私人的恩怨。”

倪万里点点头，未再说话。

天虚子笑一笑，道：“老叫化，咱们有时也要用些手段，但这些手段，必需心中仁善，贫道在王天奇的府中，埋下了两个暗桩，所以，才能对王府中事，了如指掌，也知道了王天奇最爱护他那幅飞鹰图。”

傅东扬道：“所谓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方法不妨激烈一些，心地可对天表。”

这时，东方雁突然站起身子，一抱拳，道：“诸位，晚辈先告辞了。”

倪万里怔了一怔，道：“你到哪里去？”

东方雁道：“去追南宫玉真。”

倪万里道：“去追南宫玉真？这……”

东方雁接道：“老前辈不要误会，晚辈追上了南宫玉真之后，要把老前辈们这番仁义精神，告诉她。”

傅东扬道：“年轻人，血气方刚，如是南宫知道了我们未出全力，和她硬拼，只怕会激起她好胜之心，那就弄巧成拙了。”

东方雁道：“这一点，晚辈自会顾及。”

天虚子道：“既是如此，东方世兄尽管请便吧！不过，目下齐家寨，环伺的强敌很多，世兄小心一些。”

东方雁一抱拳，道：“多承指点。”

起身离厅而去。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东方兄，多多保重。”

东方雁一抱拳，道：“秋兄放心，兄弟很快就会回来。”

傅东扬道：“飞花，你伤势如何？”

秋飞花道：“大见好转。”

傅东扬道：“三小闭门习剑，别的人都各有职务，你如自觉能够行动，那就去暗中接应东方雁。”

秋飞花欠身而起，道：“弟子遵命。”

傅东扬道：“慢着，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秋飞花道：“弟子明白。”

傅东扬道：“所谓暗中接应，就是不要让人发觉，非绝对必要，不可以现身。”

秋飞花道：“弟子全力以赴。”

转身出厅而去。

倪万里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直待秋飞花行去良久，倪万里才缓缓说道：“秀才，飞花的伤势还没有好，你怎么能派他涉险？”

傅东扬道：“咱们人手不够。”

倪万里道：“老叫化不是在闲着没有事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倪兄还要应付更重要的事情。”

天虚子道：“一个人要能出类拔萃，领袖群伦，不但是要武功、机智，两皆过人，而且还要有过人的耐心，所谓，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飞花是一方领袖之才，但他必需接受更多的磨练，才能百炼成钢。”

倪万里叹口气，道：“说来说去，似乎都是你们有理了。”

天虚子还未来得及答话，一个守门人，快步走了进来，道：“王天奇求见。”

傅东扬点点头道：“请他进来。”

只见人影一闪，王天奇已闪身而入，道：“三位都在啊？”

傅东扬道：“请坐。”

王天奇目光迅速的环顾了四周一眼，选了个大椅坐下，道：“兄弟心中很急，希望能早些得到答复。”

傅东扬道：“什么事！”

王天奇道：“关于鹰图、玉珮的事。”

傅东扬道：“阁下来晚了一步，鹰图、玉珮已被人取走了？”

王天奇似是突然被人在胸上打了一拳，道：“什么人拿走了。”

傅东扬道：“南宫世家中人。”

王天奇怒道：“那鹰图本是在下之物，三位有什么权利送给别人？”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不是咱们送给别人，而是被别人抢走了。”

王天奇道：“就算他人武功高强，确有抢走那鹰图、玉珮的力量，但三位，都是好好的，未见一人受伤。”

傅东扬道：“阁下的意思是，非得我们几个人受伤不可。”

王天奇道：“不见有人受伤，至少证明了一件事，这一番搏杀，不够剧烈。”

傅东扬笑一笑，道：“如是遇上了武功相差很远的人，根本用不着一场剧烈的搏杀。”

王天奇道：“这么说来，你们已败在了南宫世家人的手中。”

傅东扬道：“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不过，事实上，确是这回事，南宫世家中人，制服了我们三个人，被人逼着交出了鹰图、玉珮。”

王天奇冷冷说道：“这么说来，在下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法找回那玉珮、鹰图了。”

傅东扬道：“确实如此。”

王天奇道：“你们知道那鹰图、玉珮的名贵吗？”

倪万里道：“一幅图画，一个玉珮，能值几何？老叫化看不出有什么名贵之处了？”

王天奇道：“那是你的孤陋寡闻了。”

傅东扬生恐倪万里忍不住心头怒火，和王天奇动上手，……

立刻，暗中示意倪万里不可造次出手，一面接道：“阁下，咱们孤陋寡闻，你阁下，又知道什么呢？”

王天奇冷笑一声，道：“酸秀才，你想知那鹰图、玉珮的名贵吗？”

傅东扬道：“在下愿洗耳恭听。”

王天奇道：“严重点说鹰图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强弱之势。”

倪万里啊了一声，道：“这样重要吗？”

王天奇道：“不错，在下说那鹰图、玉珮，关系武林强弱之势，话还是说得客气了，应该说是它关系着武林正邪存亡，谁能解开那鹰图、玉珮之秘，谁就能君临天下。”

傅东扬心中亦是暗暗震惊，但表面上，却装出十分平静，淡淡一笑，道：“一幅鹰图、一块玉珮，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真是匪夷所思了。”

王天奇怒道：“穷秀才，你不相信我的话？”

傅东扬道：“在下觉着，这有些太离谱。”

王天奇道：“那是你见识浅薄，不太了解飞鹰图。”

傅东扬淡淡说道：“傅某人和倪兄，都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咱们的见识，决不会比你王某人差，如若那飞鹰图关系着什么宝藏，此时早已流传于江湖上了。”

王天奇大声喝道：“你知不知道魔箱、宝镜的事……”

他似乎自知失言，说出了“魔箱、宝镜”四个字后，立刻住口不言。

但这一句话，有如巨雷下击，震动了傅东扬和倪万里的心弦。

就是天虚子那等修为深厚的人，也不禁为之微微变色，合掌说道：“善哉善哉，施主此言当真吗？”

王天奇冷冷说道：“我吃饱了撑着没事做，骗着你们玩吗？”

傅东扬暗自运气，压制了震动的心情，缓缓说道：“想那宝箱、魔镜的传说，远在百年之前，当年确曾风靡了无数江湖高手，但近三十年来，江湖上已不再有人提此事，阁下突然提了出来，实叫人有些吃惊。”

他自知骤闻魔箱、宝镜事神色间，难免曾流现出惊讶之色，那决难瞒得过王天奇的双目，倒不如自己先作说明。

倪万里道：“老叫化想不明白，魔箱、宝镜的事，怎会和鹰图、玉珮扯上关系？”

王天奇沉吟了一阵，道：“鹰图、玉珮已落入别人之手，追悔已来不及，告诉你们内情，又于事何补？”言罢，返身欲走。

倪万里冷冷说道：“王天奇，站住。”

王天奇愣了一愣，道：“什么事？”

倪万里道：“咱们无法在南宫玉真手下保有玉珮、鹰图，但对付你只知玩刀杀人的货色，还绰绰有余。”

王天奇哈哈一笑道：“诸位可想留下我？”

倪万里道：“这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王天奇冷然一笑，道：“在下要是没几分把握，也不敢轻闯龙潭虎穴了。”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倪兄，王兄，两位先请听兄弟一言，当前不能再动手。”

倪万里看那傅东扬十分坚持，心中有些明白了，冷哼了一声，坐了下去。

傅东扬对王天奇挥挥手，道：“王兄，如是愿意留下来谈谈鹰图、玉珮的事，咱们欢迎得很，如是王兄不愿和咱们谈，那就请便了。”

王天奇道：“不谈了，鹰图、玉珮诸位已失去，谈亦无益。”
飞身一跃，出厅而去。

目睹王天奇离去之后，倪万里冷冷说道：“酸秀才，你是什么意思，可是料定了老叫化不是他的敌手？”

傅东扬笑一笑，道：“倪兄，误会了，王天奇不愿打，咱们也不宜打……”

倪万里道：“怪啦！王天奇不愿打，咱们就不打了，一定要等别人准备好之后，咱们再挨！”

傅东扬道：“倪兄，不要只抓秀才的话把，目下也不宜打。”

第十四回 七毒掌

傅东扬道：“就目下情势而言，王天奇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我们必需保留实力，对付真正的敌人。”

倪万里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虚伪公子那批人？”

傅东扬道：“不错，如是在下的推断不错，很可能，他们就要找来了。”

倪万里道：“王天奇又为什么不愿打呢？”

傅东扬道：“他要保留体能，准备争夺鹰图、玉珮。”

倪万里道：“对！留给南宫玉真取他性命，也是一样。”

傅东扬道：“别太低估王天奇，他不会现在出手，他要等适当的机会。”

倪万里还待再问，突闻一阵步履踉跄之声，传入耳际。

两个人快速的奔入了厅中，一语未发，都扑倒在地上死去。

倪万里怒声喝道：“什么人？”

举步行到两具尸体之前，伸手去扶。

天虚子沉声说道：“不可造次。”

五君子之首，只有他的尊严、权威，这一声沉喝，倪万里竟不敢伸手去抓两具尸体。

天虚子缓步行了过来，道：“看着他们的脸色！”

倪万里低头看去，只见两人脸色铁青，似是曾中了奇毒一般。

但嘴角间，却又有鲜血涌了出来，显然是受了内家掌力所伤。

倪万里呆了一呆，道：“这是怎么回事？”

天虚子道：“这是一项警告，算准了他们能跑多少路，才会力尽而死。”

倪万里道：“这是什么掌法。”

天虚子道：“可能是久已不在江湖出现的‘七毒掌’。”

倪万里脸色一变，未再多言。

天虚子道：“如是我推断不错，绝迹数十年的‘七毒掌’又在江湖出现了，这两个齐家寨的家丁，是他再现江湖、小试锐锋的先死者。”

傅东扬道：“果真如此，今夜里，只怕是一场生死之搏了。”

原来，就这片刻工夫，两具尸体，已经变成黑紫的颜色。

天虚子招呼守在厅外的家丁，把两具尸体抬入后园，用桐油、木柴，架起来烧，而且，要烧得尸骨无存。

目睹抬走了两具尸体，傅东扬突然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叫化，你好像有心事？”

倪万里怔了怔，道：“老叫化是有点心事。”

傅东扬笑一笑，道：“可是和七毒掌有关？”

倪万里答非所问地道：“两位已见识过那七毒掌的恶毒，不知对此事看法如何？”

傅东扬道：“秀才也听过七毒掌的传说，但我一直对那七毒掌有些不太了解，因为，听说七毒掌下，从来没有过活人！”

倪万里道：“哦！”

傅东扬道：“我想不明白的是七毒掌伤人的能力，是要掌指

触及到肌肤呢？还是掌风之内本就含有毒力，可以伤人在掌风之下？”

倪万里道：“你是问老叫化吗？”

傅东扬道：“不错，在下向倪兄请教。”

倪万里道：“你为什么不问老道士？”

傅东扬道：“老道士也只是听人传说，详细情形，只怕也未必知晓。”

倪万里道：“老叫化就一定知道吗？”

傅东扬笑一笑，道：“如是秀才没有看错，你老叫化，对七毒掌的认识，要比老道士和秀才高明一些。”

天虚子道：“单就七毒掌而言，贫道是花了一番工夫，所以，我能瞧他有几分火候，不过，贫道并未练过这种毒掌，也未见过七毒掌伤人的情形，无法想到它在对敌时的情形。”

倪万里叹口气，道：“老叫化知道，因为我见过它伤人！”

傅东扬道：“倪兄，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先谈谈它伤人的距离。”

倪万里道：“老道士胸罗甚博，所以，老叫化先问他对方有几分火候！如是老道士没有说错，那就太可怕了。”

天虚子道：“发掌人，能把距离估算的如此正确，要他们跑入大厅之后，再毒发而死，这火候确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了，至少，应该有九成火候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看他举手一拍，八尺外的人，应手而倒，那人只有七成火候，如若七毒掌火候到了九成，大约伤到了一丈四五的距离。”

傅东扬道：“七毒掌的异于其他毒掌，就是它能够迟发掌力

伤人。”

傅东扬扬了扬眉头，道：“果然如此，那倒十分可怕了。”

倪万里神情肃然地说道：“如是两位想不出对付七毒掌的办法，老叫化倒有一个主意。”

傅东扬道：“愿闻高见！”

倪万里道：“就老叫化所知，七毒掌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只能练一只手，不能双手都练，所以，它伤了第一个人之后，必需要收回掌势，再发第二掌。”

傅东扬道：“这中间，有一段空隙，如能把握这一段空隙，必能一击克敌。”

倪万里道：“如要把握他收掌再发的空间，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傅东扬道：“什么条件？”

傅东扬道：“必需有一个人，先得承受他一掌之力。”

傅东扬脸色一变，道：“老叫化，你在想什么？”

倪万里道：“我在想，如果咱们三个人，全都伤在七毒掌下，倒不如由老叫化一个人先承受他一掌……”

傅东扬叹口气，道：“老叫化，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自己死了，救了我和老道士。”

倪万里道：“我不是救你们，因为，你们死了之后，老叫化也要死。”

傅东扬道：“老叫化，秀才有一点意见，你想不想听听？”

倪万里道：“你请说。”

傅东扬道：“秀才练了一种内功，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倪万里道：“什么内功？”

傅东扬道：“太乙气功！”

倪万里道：“哦！怎么样？”

傅东扬道：“太乙气功，可以和老道士的玄门正气、大和尚的无相神功比美。”

倪万里冷冷说道：“够了，老叫化不想再听下去了。”

傅东扬笑道：“老叫化，秀才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

倪万里道：“你可知道，老叫化也有着一身横练的功夫，寻常的人，就算是拿一把利刀，也一样不会伤到老叫化。”

傅东扬道：“我觉着秀才的太乙气功，比你老叫化强些。”

倪万里道：“只怕未必。”

天虚子道：“你们两位不要争了，你的太乙气功，和老叫化的横练功夫，都不如贫道的玄门正气，两位大概可以相信吧！”

倪万里道：“老叫化不信。”

天虚子苦笑一下，道：“老叫化，如论拳掌上的成就，咱们五人之中，以你的成就最高，但如论内功，要以大和尚最高明，当仁不让，除了大和尚之外，贫道确实比两位高明一些。”

倪万里道：“老道士，就算你玄门正气，比老叫化的横练金钟罩高一些，但你也未必能承受那七毒掌一击。”

天虚子道：“这个，贫道亦无把握。”

倪万里道：“那是说你也没有什么把握了！”

天虚子道：“老叫化，贫道虽然没有把握，不过，我总是比你的机会大些，所以，这一点咱们不争执了。”

倪万里叹了一口气，道：“老道士，你可知道你自己的责任吗？”

天虚子点点头，道：“我知道，老叫化，我有五对五的机会，你却是完全没机会！”

倪万里道：“老道士，我看一半对一半，咱们仍然划不来，还是由老叫化来吧！”

傅东扬冷笑一声，道：“老叫化，你是诚心的整死我们吗？”

倪万里还没来得及答话，三个全身黑衣的人，缓步行了进来。

这三个人神色很冷肃，一张脸硬绷绷的，似乎是脸上的肌肉，都已死去，除了脸上一对眼睛可以转动之外，所有的地方，都是僵硬的。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三位，都戴了人皮面具吗？”

居中的黑衣人冷冷答道：“不错，阁下是书剑秀才傅东扬吧！”

倪万里突然向前抢了两步，道：“哪一位练成了七毒掌？”

这一次，由左边的一个人答话了，缓缓接道：“我们三个人都练成了七毒掌！”

倪万里怔了一怔，道：“刚才伤了咱们两个家丁的，是哪一位？”

居中黑衣人皮笑肉不笑的咧嘴巴，道：“是他们两位，阁下能瞧出他们哪位的功力深厚一些？”

天虚子道：“两个中掌人，一齐毒发死亡，那证明了他们两位的功力，一般深厚。”

居中心道：“明白点说，我们三个人的功力，一般深厚，三位可以由我们三人中任选一个敌手。”

天虚子快步行了上来，和傅东扬并肩而立，道：“三位到此

的用心，可否见告？”

居中黑衣人笑道：“一个目的，两个抉择，由两位随便选一个？”

天虚子道：“先说一个目的。”

居中人道：“咱们要讨取鹰图、玉珮，三位如肯交出来，咱们回头就走，决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如是三位不肯交出，咱们只好以七毒掌对付三位了。”

天虚子道：“阁下可是觉着七毒掌，一定能够伤到我们吗？”

居中人哈哈一笑，道：“咱们奉到死亡令而来，自然，没有打算活着出去。”

傅东扬笑一笑，道：“同归于尽。”

居中黑衣人道：“是的！咱们取不走玉珮、鹰图，也是死路一条，杀了三位，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站在右首，那一直没有讲话的黑衣人，突然接口说道：“江湖五君子各怀绝技，咱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天虚子道：“三位的豪壮之气，好叫贫道佩服，可惜，三位来晚了一步。”

居中人道：“来晚了一步？……”

傅东扬道：“七毒掌绝传江湖数十年，突然再次出现，杀死两个壮丁，……表现出的威力，证明比昔年更有进境，对咱们三个人，也确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咱们用不着拿生死大事和三位开玩笑。”

居中黑衣人道：“那鹰图、玉珮，现在何处呢？”

傅东扬道：“三位知道南宫世家吧！”

居中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是说，那姓南宫的丫头。”

傅东扬道：“不错，正是那位南宫姑娘。”

居中人道：“鹰图、玉珮由她取走了？”

傅东扬道：“是的！所以，三位来晚了一步。”

右首黑衣人道：“三位心甘情愿的献出了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非也，咱们是被武功逼得交出了鹰图、玉珮。”

右首黑衣人道：“那位南宫姑娘的武功很高吗？”

傅东扬道：“能逼得我们交出了鹰图、玉珮，自然是身怀奇技的人物。”

居中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们根本不知道那鹰图、玉珮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傅东扬道：“咱们确实不知道那鹰图、玉珮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尤其那幅鹰图，既非名人手笔，亦非什么名画，咱们似乎用不着为这两样东西拼命。”

居中黑衣人冷冷说道：“如若你们知道了那鹰图、玉珮的用处，只怕就不会这么轻易的交给别人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咱们想不出一块玉珮、一幅图画，有什么值得拼命的地方？”

居中黑衣人道：“很可惜的是咱们来晚了一步。”

傅东扬道：“就凭三位七毒掌的工夫，如是你们早来了一步，咱们一样会把玉珮、鹰图，奉交三位。”

居中黑衣人道：“以三位在江湖上的信誉，在下相信。”

傅东扬道：“既是如此，三位请便吧？玉珮、鹰图已然不在我们的手中，似乎用不着拼命了。”

居中黑衣人道：“就这样，让我们走了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彼此都没有了目的，难道还要打一

场吗？”

居中人道：“咱们相信阁下的话，不过，这中间，有一点为难之处！”

傅东扬道：“什么为难？”

居中人道：“是的！咱们奉命而来，要取鹰图、玉珮，是无法取到，如何回去复命？”

傅东扬道：“如是咱们拼一个同归于尽，三位固然是一无所不得，就算三位侥幸胜了，也无法取得鹰图、玉珮了。”

居中人道：“话是有理，但咱们先得请示之后，才能决定。”

傅东扬道：“那么三位之中，要派出一位去请示了。”

居中人突然转身而去，行出大厅。”

天虚子、倪万里一直都没有说话，其实，两位都已在暗中运气，凝聚了全身的功力，一旦要动手时，两人都准备抢先发难，一击制敌，不让他发出七毒掌力。

那居中黑衣人行出了大厅之后，突然双手合十，恭恭敬敬的说道：“属下等奉命强取鹰图、玉珮，但二物已为南宫世家中人取走，弟子等不知如何决定，还请指示一二。”

乌云蔽空，夜暗如墨，大厅外看不到人踪，也听不到声息。

但那黑衣人却神情恭谨的站在大厅外面，有如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等候神灵的指示一样。

过了足足一刻工夫之久，那黑衣人才转身行入大厅。

居中黑衣人行入厅中之后，两道冷森的目光，盯注在傅东扬的身上，道：“你们既然已经交出了鹰图、玉珮，别再卷入这场争夺的是非之中，三位如不听忠告，咱们还会有碰面的机会。”

也不待傅东扬等答话，黑衣人已举手一挥，道：“咱们走吧！”

三个黑衣人同时转过身子，举步出厅，同时一抖双臂，飞上了屋面，消失在夜色中。

倪万里长长吁一口气，道：“老叫化和人动手，从没有存过抢先的念头，这一次，老叫化破了例。”

天虚子笑一笑，道：“贫道也是这样的心意，……他们来了三人之多，大出了我们意料。这三人都练成了七毒掌，形成了一对一的局面，如若咱们不能制敌于先，让他们七毒掌力发出，只怕要造成玉石俱焚的结果了。”

倪万里道：“七毒掌代代单传，至多师徒两代，都成此技，怎么一下子冒出三个人来，而且，三人的年龄，都在伯仲之间。”

傅东扬笑一笑，道：“事情很简单，七毒掌这个门户，早已被人吞并统治，只不过，是另一个组合的工具罢了。”

倪万里叹口气，道：“看来，武林中乱象已动，恐怕要有一场大杀伐了。所以，咱们应好好商研一下，如何对付目前强敌。”

傅东扬道：“敌势来路，远未全明，咱们先只好坐以待毙了。”

倪万里道：“你秀才就是这样坐以待毙，让人家准备好了，找上门打。”

傅东扬道：“目前敌势不明，来的是什么人，咱们都无法弄得清楚，所以，咱们三个人，远不宜分开，以便能及时全力驰援。”

倪万里道：“你是说救助那南宫丫头吗？”

傅东扬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就算南宫世家，也是别有用心，但总比这一群来势汹汹，叫人无法预测的神秘组合要好些……”

突然住口不言，凝神倾听。

倪万里道：“怎么，又有人来了？”

傅东扬点点头，未再答话。

齐元魁早已得傅东扬的通知，今夜中很多的武林高手到此，要齐元魁下令各处明桩、暗卡，不管来的什么人，都不许出手拦阻。

所以，虽然有一波又一波的敌人不停的来到，但却一直没有人出面拦挡。

倪万里凝神倾听了片刻，但却没有听到一点声息，不禁一皱眉头，暗暗忖道：“看来，这酸秀才，确是有点门道，老道士能目透夜暗，看到大厅外的景物，酸秀才才能听到几十丈外的景物，他们才能稳坐大厅，表面上若无其事，事实上，这大厅周围的人事事，没有一件能逃过他们的耳目。”

忖思之间，大厅门口，已出现了一个全身黄袍的人。”

那人的衣服很怪，头戴金冠，身着鹅黄绣龙袍，背插长剑，神色冷肃，一言不发的站在门口。

照这人的穿着，应该是很有气派的王爷身份，但却偏偏没有一个从人。

傅东扬低声道：“老叫化，认识这个人吗？”

倪万里摇摇头，道：“陌生得很。”

傅东扬目光又转到天虚子的身上，低声道：“道兄，这个人……”

天虚子接道：“贫道不认识。”

傅东扬哦了一声，目光又转到那黄袍人的身上，缓缓说道：“阁下是……？”

黄袍人冷冷接道：“你们看到我这一身衣服了吗？”

傅东扬点点头，道：“看到了。”

黄袍人道：“我这身衣服代表什么？”

傅东扬道：“阁下的衣服，像是富有四海的天子衣着，至少吗，也该是龙子龙孙穿的衣服。”

黄袍人道：“江湖五君子中，听说你的学问最好，读书最多？”

傅东扬道：“因为，在下是位秀才。”

黄袍人道：“但你太迂，太腐，你连我这身衣服代表什么？就无法解说出来。”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在下倒要请教高明了。”

黄袍人道：“简单得很，两个字就可以说明了我这身衣服的功用！”

傅东扬道：“请教是哪两个字？”

黄袍人道：“权威。”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不错，就礼制上讲，这身衣服是代表权威，不过，穿衣服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权威。”

黄袍人道：“笑话，如是一个人不不知自量，那人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傅东扬道：“阁下是一位很自量力的人了。”

黄袍人道：“够了，你问的已经很多，我也回答了不少，现在，咱们该谈谈正经事！”

傅东扬道：“在下洗耳恭听。”

黄袍人目光由天虚子脸上转到倪万里的身上，道：“你们三位，哪一位能够作得了主。”

傅东扬道：“咱们三人，人人都作得了主。”

倪万里已觉到，自己虽然有着丰富的经验、阅历，……但如论临敌应变，还是傅东扬强过自己，当下接道：“酸秀才是咱们

代言之人，阁下有什么事，尽管和他商量。”

黄袍人突然举步一跨，人已行入了厅中。

倪万里仔细看去，不禁一怔。

原来，他发觉这黄袍人举步一跨间，竟有一丈左右的距离。

他个子不大，也不是飞跃，只是那么平平常常的举步一跨。

傅东扬点点头，道：“好一招‘凌虚步’。”

黄袍人笑一笑，道：“看来，你确有很多见识，竟然一眼认出了‘凌虚步’。”

傅东扬心中虽然暗暗惊心，却尽量的维持了平静神色。

“凌虚步”是轻功中最难练的一种，也就是一般俗语所称的“缩地神功”。

傅东扬自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阁下这番深夜而来，想必是有所作为？”

黄袍人道：“不错，一个有权位的人，岂会在深夜之中，无缘无故的到此造访吗？”

傅东扬道：“阁下有什么见教？但请直说。”

黄袍人道：“阁下是读书人，希望能了解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

傅东扬道：“阁下也应该明白，读书人有点风骨，大丈夫有所不为。”

黄袍人双目中神光一闪，冷冷说道：“不识时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傅东扬对这位身怀奇技的黄袍人，是怎么一个来路，完全不知道，希望能在彼此交谈之中了解他的来路。

所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以便给予天虚子和倪万里多一点

思索的机会，找出这黄袍人的来路。

故意思索了良久之后，傅东扬才缓缓说道：“至少，阁下口头上的权威，不能让咱们屈服。”

黄袍人道：“有一句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在下不希望闹出悲惨流血之局，但如三位不识时务，逼在下非要出手不可，那就不能怪在下的手下无情了。”

犀利的词锋，咄咄逼人。

由于那黄袍人，露出了一手“凌虚步”，使得傅东扬等实不敢存有轻视之心。

淡淡地笑一笑，傅东扬缓缓说道：“阁下似乎还没说出来意？”

不论黄袍人的词锋，如何狂厉，但傅东扬总是那样不愠不火。

黄袍人哦了一声，道：“听说你们收存了一件飞鹰图和一只寒玉珮。”

傅东扬道：“不错，可……”

不容傅东扬接说下去，黄袍人已抢先说道：“那很好，阁下如肯交出飞鹰图和寒玉珮，不但可免去了一场杀劫，而且，在下一向不白取别人之物，当以一箱价值连城的明珠、翠玉，和诸位交换。”

傅东扬笑一笑，道：“如是鹰图、玉珮在手，傅某定可以和阁下交换，……”

黄袍人厉声说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东扬道：“今夜之中，连同阁下来取鹰图、玉珮的人，已经有四批了。”

黄袍人道：“我看三位，都是有非常武功之人，想来，仍然保有那鹰图、玉珮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很抱歉，在下等觉着那鹰图、玉珮，不值得溅血拼命，所以，第一次来人讨取此物时，咱们已经交了出去。”

黄袍人冷笑一声，突然回身举手一招，道：“拿过来。”

但闻一阵步履之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缓步行入了厅中。

这两人也都穿着黄色的衣服，女的发挽宫髻，两髻各插一朵金花。

男的穿着黄色短衫、长裤，女的黄衫黄裙。两人的腰间，都挂着一柄短刀，金色的刀柄，银色的刀鞘，看去分外耀眼。

男的手中提着一个箱子，女的捧着一个红色的盒子。

对那金冠黄袍的人，两人似是有着无比的敬重，齐齐欠身一礼，道：“叩见父皇。”

只听那黄袍人道：“打开箱子、木盒。”

一男一女，应声蹲了下去，打开了木箱、木盒的盖子。

灯火辉映下，骤然间整个大厅，都闪动着动人心弦的宝光。

那大木箱中，固然是摆满了明珠翠玉，但那木盒排列的三颗明珠，更叫人目眩神迷。

黄袍人道：“合上箱盖。”

男、女年轻人，应了一声，同时合上了盖子。

宝气顿收，灯光复明，大厅中恢复了常态。

黄袍人目光转注在傅东扬的身上，道：“这两箱、一盒值多少银子？”

傅东扬道：“秀才很穷，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珠宝、翠玉，至于说到它的价值，那就更不知如何计算了。”

黄袍人道：“简明一点说，你们想不想要一箱珠宝？”

傅东扬道：“想是想，但阁下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这一箱珠宝送给人吧？”

黄袍人道：“不错，世间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你是读书人，该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语声一顿，说道：“孤王就是要用一箱珠宝、翠玉，加上那三颗罕见的名珠，收购你们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大手笔，可惜的是——咱们鹰图、玉珮早已为人取去了，要不然……”

黄袍人道：“我知道，你们把鹰图、玉珮交给了别人，不过，请看在这一箱珠宝，三颗明珠的份上，去把它取回来吧！”

傅东扬道：“取回来，这话未免说得太轻松了？”

黄袍人道：“为什么轻松，孤王说的真真实实。”

傅东扬知他误会了，谈谈一笑，道：“那取去鹰图、玉珮的人，武功十分高强，咱们就算为这一箱珠宝，舍命讨取，也难是她的对手。”

黄袍人仰天打个哈哈，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这一箱珠宝，三位也应该冒死一拼了。”

傅东扬哦了一声，投其所好地，道：“王爷，如是咱们没有取回鹰图、玉珮，反而去了性命，那岂不是偷鸡不着丢把米。”

黄袍人道：“一旦你们合力联手，取回了鹰图、玉珮，得到了这样一箱子珠宝，岂不是一辈子享用不尽吗？”

傅东扬道：“说的有理！”

黄袍人道：“孤王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傅东扬回望了天虚子和倪万里一眼，看两人神情茫然，似是仍未想出这位称孤道寡，龙袍金冠人的来历。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么办吧！王爷先把这箱珠宝留下，咱们追回玉珮、鹰图，就以二物交换，如是追不回鹰图、玉珮，这箱珠宝原璧归赵如何？”

黄袍人冷笑一声，道：“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吗？”

傅东扬道：“王爷是不肯相信在下了？”

黄袍人道：“财帛动人心，孤王是会化钱的人，这一点清楚的很。”

傅东扬道：“那就只好请王爷带回珠宝，咱们追鹰图、玉珮之后，再找王爷交换。”

黄袍人道：“你到哪里找我？”

傅东扬道：“这个，在下也正要请教王爷了？”

黄袍人冷冷说道：“机会再难，今宵你们如不能取去这箱珠宝，只怕以后，就永远无机会了。”

傅东扬道：“江湖五君子，行事方正，虽然为你王爷的满箱珠宝，照花了双眼，但也不能出手抢夺，鹰图、玉珮又不在我们之手，无法和你交换，我们如是非要珠宝不可，只有出手抢夺一途了。”

黄袍人冷笑一声，道：“你抢一下试试看？”

傅东扬道：“这就是咱们的困难之处了。”

黄袍人道：“现在四更过后，午时之前，你们如能找回鹰图、玉珮，还可以收回这箱珠宝。”

傅东扬笑一笑道：“王爷觉着这一箱珠宝，可以使人卖命，但王爷却不明白，有些人，却未必会为明珠、宝玉所动。”

黄袍人也突然十分和气，微微一笑，道：“三位想必是不为珠宝、翠玉所动的人了？”

傅东扬道：“君子固穷，但决不取伤廉之物，咱们既无鹰图、玉珮交换，王爷就算倾尽天下的财富，咱们只有开开眼界算了。”

骤然间看去，这黄袍人，应该属生性急躁的人，但忽然间，他却变得出奇的冷静，这等极端不同的性格变化，使得天虚子等，都为之大生警惕。

但天虚子和倪万里一直不肯开口，完全由傅东扬一人应付。

但见黄袍人举手一挥，道：“你们下去。”

两个身着黄衣的年轻男女，带了宝箱、珠盒，一语不发的退出了大厅。

黄袍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三位既不为利所动，不知喜爱些什么？”

倪万里双眉耸扬，似乎想发作，但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

傅东扬却颌首笑道：“人性中总有缺点，这就要王爷明察了。”

黄袍人道：“孤王的时间不多，我瞧还是三位自己说出的好！”

傅东扬道：“这就恕难奉告了。”

黄袍人突然一出手，人已逼到了傅东扬的身侧，冷冷说道：“我想生死一关，也许能使诸位听命。”

傅东扬没有后退，双掌一合，一股暗劲，逼了过去，道：“这就要各凭手段。”

黄袍人身上龙袍，无风波动，人却站得稳稳的，未移一步。

傅东扬迅急分开了双手，改采守势。

倪万里转眼望去，只见傅东扬脚下不丁不八，双手微微前曲，吸腹弓腰，摆出了一个很怪的姿势。

在记忆之中，倪万里从未见过这种姿态。

但觉脑际间灵光连闪，倪万里忽有所悟的忖道：难道这就是他新近练成的死亡三绝招之一。

黄袍人双目中闪动着冷厉的神光，不停在傅东扬身上打量，似是要找出一个下手的空隙。

傅东扬神情冷肃，静静地站着不动。

黄袍人绕着傅东扬走了两转，突然冷哼一声，道：“你这是什么武功？”

傅东扬道：“死亡的反击。”

黄袍人道：“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武功，怎么会叫作死亡的反击。”

傅东扬道：“在下这武功，不打人，但如有人攻我时，在下会自然引起一种全力的反击，这一击，不是彼死，就是我亡。”

黄袍人道：“天下会有这种武功，那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了。”

傅东扬道：“王爷，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在下这点微末之技，又算得什么呢？”

黄袍人冷笑一声，道：“阁下这样的武功，难道，真难得住孤王吗？”

傅东扬道：“王爷，咱们无怨无仇，何苦要作这拼命的一搏。”

黄袍人冷哼一声，道：“好！给你们一段考虑时间，孤王午时之前再来。”

转身一跃，消失不见。

天虚子凝目向厅中探视了一阵，道：“秀才，收了你那份架

子吧！敌人去了。”

倪万里道：“老道士想到那位黄袍金冠人的来历？”

天虚子道：“老道士没有想到。”

倪万里道：“江湖上若真有这么一号人物，咱们应该想得得到的。”

傅东扬突然一掌拍在木桌上道：“莫非是他吗？”

倪万里、天虚子齐声说道：“什么人？”

傅东扬道：“金牛宫的金牛王。”

倪万里道：“不错，老叫化搜尽了枯肠，就没有想到金牛宫。”

天虚子道：“金牛宫中人，从来不在江湖上走动，怎会也突然参与了这次争夺鹰图、玉珮的事？”

傅东扬道：“看来，那鹰图、玉珮，确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了？”

倪万里道：“老叫化一向自负眼皮子杂，识人众多，今日才觉着，自己是那么孤陋寡闻。”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倪万里道：“你不用打岔，你自己一向觉着满腹经纶，无所不知，但你是否知道，那鹰图、玉珮的用途何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抢？”

傅东扬道：“秀才本来是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这一抢，秀才倒是有些明白了。”

倪万里道：“说来听听？”

傅东扬道：“第一，江湖上正在发生一桩前所未有的大变，这次变化，就是因为鹰图、玉珮的出现所引起，使很多从来不卷入江湖恩怨的组合，卷入了漩涡之中……”

倪万里接道：“这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些组合，既然不闻江湖是非，为什么又参与抢夺鹰图、玉珮？”

傅东扬道：“当年咱们追剿魔刀会，直到它土崩瓦解，一直没有后援之力，这件事秀才当时就有些怀疑，魔刀会那点力，不可能在江湖上掀起那么大的风波，以他们那点人手，更无法使耳目那么灵通，但咱们却化费十几年地时间，才算把他击溃，而且，还漏网莫冲，也就是现在的王天奇……”

倪万里皱皱眉头，道：“这和抢夺鹰图、玉珮有什么关系呢？”

傅东扬道：“老叫化，稍安勿躁，听秀才缓缓的说……”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这件事，在我心中闷了十几年，但因事过境迁，我也未再提过，现在想来，这中间，确然有很多的问题了。”

倪万里道：“酸秀才，这是什么晨光，你还卖的什么关子？”

傅东扬道：“我一直怀疑，魔刀会，只是一个外围的组合，在背后，还有操纵之人，他们提供给魔刀会的消息，才使魔刀会中人，能来去无踪，甚至，我还怀疑到那些出钱买命，要魔刀会去杀人，也是那些幕后人物的安排。”

倪万里道：“当真越说越神了，不过，老叫化还是觉着你说的有些道理，但老叫化有一点很不明白，那就是魔刀会瓦解之时，他们何以不伸援手。”

傅东扬道：“这就是关键所在了，他们也许是害怕暴露身份，也许是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引出一些人，更确切一点说，他们利用魔刀会杀人，可能就是想找出来鹰图、玉珮的下落。”

天虚子道：“事情演变复杂，王少堂似是和虚伪公子那般人互通声息，目下，咱们虽然还无法确定他们的来路，但想来不会

与金牛宫有所关连，飞鹰图、寒玉珮难道牵扯有如此的广泛。”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也正因为如此，秀才才会感觉到武林之中将有一场大乱，这些人在鹰图、玉珮出现之后，很快能得到消息，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事，那都是经过了严密的布署，才能很快的知道此讯。”

倪万里道：“江湖这样的辽阔，他们要多少眼线，多少人手，才能布成如此严密监视网，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得到消息，到目前为止，老叫化一直觉着，鹰图、玉珮的事，传播远并太广。”

傅东扬道：“倪兄是否觉着南宫世家，忽然飘移行方不明，是不是有些原因呢？”

倪万里一拍大腿，道：“不错，南宫世家一直世居南阳府，为什么会突然搬家了呢？”

傅东扬道：“那是说，鹰图落入南宫世家之手一事，那些关心此事的组合，都已得到了消息，所以，在南阳府布下了很周密的眼线，也必将各以手段向南宫世家探询消息，也许南宫世家不堪其扰，也许是发觉遗失了鹰图，才突然远离了南阳府。”

倪万里道：“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合情入理，叫人不能不信了。”

天虚子道：“武林中三大世家，本以南宫世家最以神秘，他们这一飘移他往，更叫人莫测，江湖上，当时有不少传说，想不到确是受了鹰图之累。”

傅东扬道：“老道士，我这只是推想，可不能完全当真。”

天虚子道：“秀才，你也不用太谦虚，你这精微的一分析，贫道也觉着八成如是了。”

傅东扬道：“南宫世家保有鹰图，但他们却没有玉珮，这就

是南宫世家空持鹰图数十年的理由，但却没想到鹰图、玉珮，竟然全都在南阳府中。”

天虚子道：“这就是冥冥中自有主宰了，贫道论诈王天奇时，只是从暗桩口中知道他有一幅视若拱璧的飞鹰图，我问齐夫人齐家寨最为珍贵是什么了，她却说出了寒玉珮，贫道是莫名所以的把它凑在了一块，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引出如此大的风波。”

傅东扬道：“如是鹰图、玉珮，只有一物出现，传入江湖，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大变，二物并立，那就证明了一件事……”

倪万里接道：“别再绕弯子，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傅东扬道：“证明一切都还完好，都是一样的机会，但必须先取得鹰图、玉珮。”

倪万里道：“秀才，你说什么都还完好？”

傅东扬道：“这个秀才没有法子说出来，只能说那鹰图是代表之物。”

倪万里思索了片刻，道：“都是一样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天虚子道：“秀才没有具体说出什么，只是说鹰图、玉珮代表的不是它们本质的价值。”

倪万里道：“秀才，你只有想出来这些吗？”

傅东扬道：“不错，我只想出这些了，除下的，还要慢慢推想。”

倪万里道：“要不要老叫化说给你听听？”

傅东扬道：“你，……老叫化……”

倪万里道：“老叫化怎么样？古人说的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点，老叫化可以自豪，我比你走的路多，见识上，

也比你秀才多些。”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兄弟洗耳恭听。”

倪万里道：“那鹰图、玉珮，可能是指示一处宝藏，那里面不但有无数的财富，也可能有高人的武林秘笈，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去抢？”

傅东扬道：“倪兄说的并非无理，不过，秀才的看法，只怕不会这么简单？”

倪万里道：“你说说看，老叫化哪里不对？”

傅东扬道：“如若真有这么一样地方，那必然是一处轰动江湖的所在，秀才见识少，没有听人说过，但老道士和你老叫化，应该早就知晓了，何况，到目前为止，找咱们要鹰图、玉珮，都是平常很少在江湖上出现的组合。”

倪万里一皱眉头，道：“不错，金牛宫中人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动，江湖上只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如若那金冠黄袍人，果真是金牛宫中的金牛王，这就有些奇怪了。”

傅东扬道：“所以秀才觉着，那飞鹰图和寒玉珮，可能有一种咱们无法知晓的作用，只有那些神秘的组合，才知晓真正用处。”

倪万里道：“南宫世家名震江湖，难道也算是神秘的组合吗？”

傅东扬道：“三大武林世家，以南宫世家的际遇最惨，武功也最诡异，严格点说，南宫世家，和另外两大武林世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倪万里道：“老叫化的看法，倒是有些差不多，……”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如论对江湖的正义维护，南宫世家，应该比

另外两大世家贡献的力量更大，不过，那是数十年前的事了，就老叫化所知，二代南宫世家中父子兄弟五个人，竟然在一场搏杀之中，全数死亡，留下了两代寡妇，从那次事件之后，南宫世家才变的更为神秘一些，也很少有人江湖上走动。”

天虚子道：“这件事，贫道也听过，一个家族，能有多少精英，一下折损五人，实是可怕的事，也难怪他们逸居他处，不再理会江湖中事了。”

傅东扬道：“这件事，一度在江湖上流传甚广，但局外人，知道详情的并不太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第十五回 神剑魔刀

倪万里道：“秀才，这件事老叫化要跟你抬杠了，你是说南宫世家那两代五人的牺牲，只是误传吗？”

傅东扬道：“你不用抬杠，秀才只问一件事，你老叫化如若能说出来，秀才就算认输。”

倪万里道：“好！什么事？”

傅东扬道：“什么人杀了南宫世家父兄弟两代人？”

倪万里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傅东扬道：“江湖上只传说这件事，但真正知道内情的不多，最重要的凶手是谁？竟无人知晓。”

傅东扬道：“死了五个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是何等重大之事，有人传扬出这件事，为什么不说出凶手？”

天虚子道：“武林中三大世家，哪一家都充满着神秘，不过，以南宫世家为最，这三个世家，在武功上，各有所长，数百年来，一直和各大门派抗衡，代代都有人凶死江湖，不过，像南宫世家这样，一下子死了两代五个人，那是从未有过的事，所以，这件事很轰动，你秀才不提，老道士还未想到，你秀才这么一提，老道士也觉着，他们五人之死，有些奇怪了。”

傅东扬道：“是不是和那飞鹰图有关呢？”

倪万里道：“对啊！秀才，看来自然和飞鹰图有关了。”

傅东扬道：“姑妄推断，他们五人之死，确和这飞鹰图有关，

那就是说在那场搏杀之中，虽然死了南宫世家中五个人，但在场的决不止五个人？”

倪万里道：“你凭什么作这样的推断呢？”

傅东扬道：“如若在场的只有五人，全数死去，南宫世家怎会把飞鹰图带入南宫世家之中呢？”

倪万里点点头道：“有道理，再说下去。”

傅东扬道：“当场死了南宫世家五个人，另有一人，却把飞鹰图带了回去，就这样飞鹰图在南宫世家中，珍藏了数十年……”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能够把飞鹰图带回南宫世家，说明了在场中搏斗之人，南宫世家虽然死了人，也无法阻止南宫世家中人的离开。”

倪万里道：“老道士，不管秀才的推断，是否正确，但老叫化觉着很有道理，现在，情势已经明朗，飞鹰图本为南宫世家所有，后来，被王天奇得到了手中，如今，图又被南宫世家取了回去，大概的情形，就是如此了。”

天虚子叹息一声，道：“这只是咱们的推断，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很难说了，但咱们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对付金牛宫的那位金牛王？”

倪万里道：“老叫化忽然替南宫姑娘担起忧来，如若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南宫姑娘，就算她有一身非常的武功，只怕也很难应付过去。”

傅东扬道：“南宫世家这一次是有备而来，南宫姑娘出了面，南宫世家，必然还安排另有接应，这一点，倪兄倒是不用担忧，现在，我心中还有一点最大的疑难，这一点疑难，如能解开，整

个飞鹰图的隐秘，咱们就可以了解个大半了。”

倪万里道：“什么疑难？”

傅东扬道：“飞鹰图有这么多人去争夺，自然有它的珍重之处，它所以放在南宫世家中没有用，就是因为找不到寒玉珮，但在下奇怪的是，这飞鹰图为什么只牵扯江湖上那些神秘的组合，却和各大门户无关。”

倪万里道：“不错，这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傅东扬道：“当今武林之中，最清楚这件事的，可能是南宫世家，其次，才是金牛宫，至于受遣而来的那些杀手，可能只知道鹰图、玉珮的形状，并不知晓内情。”

倪万里道：“如是南宫姑娘遇上了危险，咱们是否要出手救援。”

傅东扬道：“这个，这个，秀才就没法子决定了，要老道士拿个主意。”

天虚子道：“咱们可以不帮助南宫姑娘，不过，咱们一定要保护那飞鹰图和寒玉珮，不让它落入别人的手中了。”

倪万里道：“对！咱们不知它的重要，也就算了，既然知道它的重要了，决不能再让它落入别人的手中了。”

傅东扬神情肃然地说道：“咱们可以拼了命保全鹰图、玉珮，问题是拼了命，也未必能保全得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咱们能和南宫世家的人联手。”

倪万里道：“要是南宫世家不来向咱们求救，咱们是不是要找上去帮他们的忙呢？”

傅东扬道：“就算咱们放开鹰图、玉珮不管，别人也不会放过咱们……”

突然住口不言，凝神静听了一阵，道：“有人来了？”

天虚子双目神凝，向外瞧了一阵，道：“是飞花。”

片刻工夫，秋飞花已快步进入大厅，一抱拳，道：“见过师伯、师父、师……”

倪万里一挥手，接道：“好了，不要这样多礼，有什么事，快说出来。”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已陷入重围，东方兄已经和南宫姑娘会合一处，小侄特地回来，禀告三位老人家，请作定夺？”

倪万里道：“什么人把南宫姑娘包围了起来。”

秋飞花道：“这个，小侄就不清楚了，反正对方的人手很多，已然把南宫姑娘困在一座小庙之中。”

傅东扬道：“那地方离此好远。”

秋飞花道：“大约有五里之遥。”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和他们交上手了吗？”

秋飞花道：“现在还没有正式交手，不过，神剑、魔刀，已和对方接触了两阵。”

傅东扬道：“情况如何？”

秋飞花道：“没有分出胜负，但对方的布置却十分严密，南宫姑娘也发觉了危机，所以，在一座小庙中停了下来。”

倪万里道：“兵贵神速，为什么南宫姑娘不即刻突围。”

傅东扬道：“对方早就布置好了，只把南宫姑娘引入埋伏之中罢了……”

语声微了一顿，接道：“现在，咱们要决定一件事？”

倪万里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应不应该赶去支援南宫世家？”

天虚子道：“为了保护鹰图、玉珮，咱们也不能坐视。”

傅东扬道：“咱们这一次赶赴南宫世家，如若一旦动上了手，那就是一场激烈无比的搏杀，这一战，不论胜败，都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倪万里皱皱眉头，道：“秀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东扬道：“站在用兵之道上而言，秀才觉得，咱们也不用硬碰硬的去帮助南宫世家，咱们尽可能的保留下实力，万一情势有变时，咱们可以保护鹰图、玉珮。”

天虚子点点头，道：“老道士认为，这一次，咱们都听你的。”

傅东扬目光转注倪万里的身上，道：“老叫化，你怎么说？”

倪万里道：“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话，就是要对付老叫化了？”

傅东扬道：“老叫化，老实说，这一场搏杀，不但要斗力，更重要的是斗智，如若你到时间，任性行事，可能破坏大局。”

倪万里道：“好！老叫化听你的！”

傅东扬正容说道：“老叫化你亲口答应的，希望你能够遵守，没有秀才的话，不许出手。”

倪万里长长吁一口气，道：“可以，老叫化答应你。”

傅东扬霍然站起，道：“咱们可以走了。”

秋飞花道：“弟子带路。”

傅东扬道：“你的伤势呢？”

秋飞花道：“弟子的伤势不重，早已复原了。”

傅东扬脸上掠过一抹黯然的神色，大步向前行去。

这时，天色已近破晓时分，但黎明前的一段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秋飞花当先带路，距离南宫姑娘驻足的小庙三里左右时，就停了下来。

傅东扬道：“快到了？”

秋飞花道：“还有两三里的距离，不过，前面十丈左右处有一段土岗，那土岗上面，长满草叶，由那座土岗开始，就布置了对方的埋伏。”

傅东扬望望天色，道：“这一阵黎明前的黑暗，再有一盏茶工夫，就要过去，咱们必须在这一段时间中，越过那座土岗。”

秋飞花道：“越过那座土岗之后，还有两里左右的距离，才到那座小庙，不过，这中间，要经过很多道敌人的埋伏。”

傅东扬道：“老叫化，我和飞花开路，你和老道士殿后，不论对方问什么，都由秀才应付，咱们的目的是越过那座土岗，接近小庙，和南宫姑娘汇合一处。”

倪万里道：“如是遇上了有人突袭，咱们是不是要还手呢？”

傅东扬道：“还手，而且，手段要愈辣愈好，最好能出拳击毙了对方，不让他们发出声音。”

倪万里道：“好，能还手就行了。”

傅东扬道：“提防对方的暗器，如若情势必要，咱们也不妨施用暗器，咱们对付的是江湖上很神秘的组织，用不着太君子，也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

天虚子点点头，道：“老道士明白。”

傅东扬道：“你目光能在夜暗见物，这方面沾光很大，如能先发现敌人埋伏，用不着出声招呼，就算你不喜欢杀死他们，至少要先制住他们的穴道。”

天虚子又点点头。

傅东扬道：“飞花，你突围而出时，遇上的敌势如何？”

秋飞花道：“敌势很强，弟子和他们三次对拳，一次势均力敌，两次稍占优势。”

傅东扬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当先而行，向前奔去。

天虚子、倪万里，并肩而行，紧追在傅东扬的身后，前后保持了五尺的距离。

果然，行约十几丈后，到了一座土岗前面。

傅东扬运足目光望去，只是那土岗，高不过三丈多些，满生草叶、矮树。

夜色中，看上去一片幽暗。

傅东扬低声道：“飞花，跟在我身边。”

身子一侧，直向土岗上奔去。

只听一声冷哼，由草叶中传了出来，道：“什么人？站住。”

傅东扬沉声道：“自己人！”

口中答话，人却一提真气，加速向前奔去。

傅东扬早已全神贯注，听出那声音来源，暗中提聚了功力，扑了过去。

他动作快速，答话一稳对方，人已扑到，右手一挥，紧出了一拳。

这一记劈空掌，用出了九成真力。

但闻一声闷哼，一团黑影，由草叶中滚了出来。

傅东扬看也未看那滚出人影，身子腾空而起，已落到两丈开外。

就在傅东扬身子飞起的同时，草叶中寒芒连闪，飞出了一串

寒星。

秋飞花折扇一张，击落了四枝银针。

天虚子、倪万里已双双扑到，双掌并出，击向草叶。

掌风过处，叶草分裂，震飞起一片尘土。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两三丈外的草叶中突然寒光闪飞，四条人影，挑着四道寒芒，疾向秋飞花冲了过去。

秋飞花折扇一合，交到左手，挥挡左面的攻势，右手一挥腰间，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剑，顺手而出，封挡右方冲来的攻势。

一阵金铁交鸣，左右两侧飞来的刀光，都被秋飞花的折扇、短剑封挡开去。

四条人影，脚落实地，立刻就分散开去。

但天虚子和倪万里的强猛掌力，已经疾袭而至。

四个黑衣人中，有两个被掌力击中，身躯陡然飞了起来。

秋飞花左手折扇一挥，斜向一个大汉划去。

那大汉手中单刀一招，腕底翻复，幻起了一片刀光。

既封挡秋飞花手中折扇的攻势，又涵蕴了反击的力道。

但秋飞花折扇一张，正好挡住了那执刀大汉的射线，右手短剑却悄悄的迎了出去。

这是一着阴手，那大汉万没有想到，秋飞花扇中隐剑，已经刺入了他的心脏。

满怀仁慈的天虚子，竟施出杀手，一记绵索，悄然拍向另一个大汉。

这索势中，不带一点风声，那大汉心生警觉时，天虚子的索刀已至近身，再想让避，已来不及。

虚飘飘的索势，击中了那大汉之后，蓄在掌心的阴柔内劲，

才完全迸发出去。

黑衣大汉来不及叫出声，心脉已震断，七窍血涌而死。

不过片刻工夫，四个大汉已然全都身死当场。倪万里望了秋飞花一眼，欲言又止。

三个人联袂飞起，一跃数丈。

傅东扬忽然由草叶中长身而起，低声道：“飞花带路，全力冲过去。”

秋飞花应了声，当先向前奔去。

天虚子、傅东扬、倪万里紧随身子，各自运集功力，全神戒备。

两面不停有暗器打出，但却都被四人的掌力和兵刃击落。

这些防护的布置，全都在对着那座小庙中被困的南宫世家中人，却未料后面有人趁夜色冲了过来。

四人的速度既快，武功又高，片刻之间，已然冲到小庙中来。

这片地面上，虽然埋伏重重，但却一时间，回顾不及。

秋飞花行近小庙，高声说道：“东方兄，小弟秋飞花。”

口中说话，人却脚未停步，冲到了小庙中。

天虚子、傅东扬、倪万里鱼贯而至，步入庙门。

耳际间，传来了南宫玉真的声音，道：“四位，是乘人之危呢？还是来患难与共。”

傅东扬道：“姑娘都没有说对，咱们来保护鹰图、玉珮，不让他落入别人之手。”

南宫玉真格格一笑，道：“真要谢谢诸位老前辈了，不过，晚辈觉着，咱们应该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

傅东扬哦了一声，道：“姑娘有何高见？”

南宫玉真道：“那是说，我手中的鹰图、玉珮，若不幸落入了别人之手，三位就要出手抢夺了。”

傅东扬道：“姑娘是否感觉到，落入我们手中，比落入在别人的手中强些。”

南宫玉真道：“自然是，在我的手中最好，如是真的不幸，有那么一个局面出现，晚辈倒要奉劝三位一句话了。”

傅东扬道：“在下等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一旦鹰图再入三位之手，三位最好是把它烧去。”

倪万里道：“烧去，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此图之秘，既已泄露江湖，偏巧寒玉珮又同时出现，这就激起了武林中一场凶险搏杀，只要飞鹰图不被毁去，他们就不会放手，那是个不死不休的局面，诸位如若不愿和他们纠缠下去，只有毁了飞鹰图。”

倪万里道：“一幅飞鹰图，弄得这么多人去为它拼命，那幅图，定然十分珍贵，烧了去，那岂不是可惜得很。”

南宫玉真道：“这是晚辈奉劝诸位的话，如是诸位不愿听信，那就算了。”

傅东扬道：“姑娘，可否把那飞鹰图的用途，告诉咱们。”

南宫玉真道：“我不会告诉你们，而且别人也不会告诉你们，凡是知道这件事的，都不会告诉你们。”

秋飞花轻轻叹息一声，道：“南宫姑娘，在下有几句话，不知是当不当说？”

南宫玉真道：“秋兄有话，只管请说。”

秋飞花道：“那鹰图、玉珮，对江湖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南宫玉真道：“应该是很大。”

秋飞花道：“那么把它毁去了，不是可惜得很吗？”

南宫玉真道：“不！如若把鹰图毁去，那就像没有鹰图，对江湖上的情势，就无影响。”

秋飞花道：“如是姑娘保有此两物呢？”

南宫玉真道：“这要怎么看法了，如是把鹰图放在南宫世家，就不会影响江湖。……”

秋飞花道：“这真是一件很为难的事？……”语声一顿，接着道：“姑娘，如是觉着那飞鹰图非得烧去不可，必需借重于姑娘之手。”

南宫玉真双目闪着明亮的光辉，那种凌厉的目光，似是直欲从蒙面的黄纱中透射出来。

那是种无形的神光，但秋飞花感觉得到。

一阵轻俏的笑声，传了过来，道：“秋兄，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是到了非毁去它不可的时候，我会留下最后一口气，把飞鹰图和寒玉珮毁去……”

语声微微一顿，低声接道：“秋兄，令师和诸位之来，用心只是在等机会收回那张鹰图和寒玉珮吗？”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我不能对你承诺什么了，姑娘知道，我只是一个作不得主的人，但我相信，江湖五君子，决不会作有损江湖道义的事。”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秋兄的伤势好了吗？”

秋飞花道：“好了……”

望了追风一眼，接道：“追风的伤势如何？”

南宫玉真道：“多谢秋兄，她臂上断骨已经接上寒家的疗伤

药物，颇具神效，大约勉强可以和人动手了。”

南宫玉真道：“秋兄，你可知道这些人的来路吗？”

秋飞花道：“不太清楚，不过，它们似是来自一个很神秘的组合。”

南宫玉真道：“秋兄可知道朝阳宫这个地方吗？”

秋飞花道：“好像是听到家师说过。”

南宫玉真道：“我也不太清楚他们的来历，不过，他们和朝阳宫有关……”

傅东扬突然睁开双目，接道：“姑娘，你说这些人来自朝阳宫？”

南宫玉真道：“我只是说他们和朝阳宫有关，因为，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两度提起朝阳宫。”

傅东扬道：“哦！”

又闭上双目。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

由小庙之中望去，可以清晰看到了庙外的景物。

忽然间，人影闪动，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出现在庙门前面一丈左右处。

南宫玉真低声道：“铁不化，去看看他们耍的什么花样？”

铁不化应了一声，大步行了出去。

那黑衣大汉身躯很高大，赤手空拳，面对小庙，高声说道：“请南宫姑娘出来答话！”

铁不化举步行出庙门，冷冷说道：“你叫什么？”

黑衣大汉目光一掠铁不化道：“南宫姑娘呢？”

铁不化道：“你小子这身份，还不配见她，什么事，只管对

老夫说吧！”

一面说话，一面转目四顾。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四周景物，看得十分清楚。

但见遍地青草，高可及膝，草中，杂生着不少矮树。

庙门外，一道小径，蜿蜒没入青草之中。

庙门口处，还有不少血迹，但却未见一具尸体。

显然，这小庙门口处，曾经过了一阵恶战。

铁不化很想看到一些埋伏的情形，但却很失望，未瞧出一点痕迹。只听那黑衣大汉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铁不化道：“老夫铁不化。”

黑衣大汉哦了一声，道：“铁不化？铁不化，你能做得了主吗？”

铁不化道：“大约你不是中原江湖道上人，所以不知老夫名称。”

黑衣大汉没有否认。

铁不化道：“你说吧，老夫立时就可以给你答复。”

其实，这座小庙的规模不大，这黑衣大汉，每一句话，南宫姑娘都可以听得十分清楚，他相信，南宫姑娘必会及时用传音之术，指示他的行动。

黑衣大汉沉吟了片刻，道：“昨夜中一番搏杀，咱们伤了六个，死亡两人，足见南宫世家的高明。”

铁不化道：“客气，客气。”

黑衣大汉道：“不过，如若不是诸位及时避入这小庙，决无法逃过我们的合力围攻。”

铁不化道：“以众凌寡，以多打少，并不是什么光荣之事，阁

下说来，竟然不觉脸热。”

黑衣大汉不理睬铁不化的激讽，说道：“诸位避入小庙，虽可逃过了我化血毒刀的围攻，不过，也给了我们调集更多人手的机会。”

铁不化道：“可耻！”

黑衣大汉冷冷说道：“目下，我们环伺在这小庙四周的高手，已过百人以上，而且，几位香主和两位会主，也已赶到，南宫姑娘只有两条路走……”

他语声顿了一顿，不闻铁不化接腔，只好接道：“一条路是交出飞鹰图、玉珮，咱们立刻可以放诸位离去，另条将是承受我们全力的攻袭，那时，南宫姑娘和他的从人，不会留下一个活的，我们也一样取到了鹰图、玉珮。”

铁不化道：“阁下是香主，还是会主？”

黑衣大汉道：“在下奉白虎会主之命，来此传话。”

铁不化心中暗道：“这小子傻愣愣的，似是对江湖中事，知晓的不多，何不套套他的口气了解一些敌情。”

心中念转，拱手一笑，道：“请教，会主大，还是香主大？”

黑衣大汉道：“自然是会主大，一座会堂之中，可设三到十二位香主。”

铁不化哦了一声，道：“什么是化血毒刀？”

黑衣大汉笑道：“看来，你知道的事情不多？”

铁不化道：“人有所长，亦有所短，在下知道的，阁下未必知道，阁下通晓的事，在下就未必一定知道了。”

黑衣大汉道：“说的有些道理……”

语声一顿，接道：“关于化血毒刀，顾名思义，就应该很清

楚了，那是百练的钢刀之上，加上了化血之毒，只要被刀锋划伤了一点肌肤，那化血之毒，就会乘势侵入血液之中，随血流动，十二个时辰之内，一定毒发身死，除了我们特制的解药之外，无药可救。”

铁不化道：“阁下可也是用的化血刀吗？”

黑衣大汉道：“化血毒刀，虽然利害，但如是一人一刀，也算不得什么了……”

铁不化接道：“不错，纵有神兵利器，削铁如泥，但如那持有人武功有限，也一样难以发挥出它的威力。”

这趋势一激，黑衣人果然接了下去，道：“咱们对敌的，是化血刀阵，那是十分严密的一种刀阵，佳妙的配合，天衣无缝，就算是武功高强的人，但在久战之后，也难逃化血毒刀的伤害。”

铁不化道：“但不知那化血毒刀大阵，需要多少人手？”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这一个，恕不奉告了，请阁下转告南宫姑娘，咱们只能等到午时，午时一过，咱们就不再手下留情。”

也不待铁不化答话，转身一掠而去。

他飞身一跃，足足有三丈多远，分明是身具极佳的轻功。

铁不化回身行入小庙，还未来及开口，南宫玉真已抢先说道：“我都听到了，你且退下，防守庙前，发现警兆，立刻传报。”

铁不化一躬，退了出去。

南宫玉真面纱转动，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道：“秋兄，三位老前辈，似是已进入禅定之境，小妹不敢惊扰，只有和秋兄谈谈了！”

秋飞花道：“在下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这座小庙，既无可凭之险，又无隔宿之粮，不宜防守，因此，小妹已决定午时之前，破围而去，不知秋兄等作何打算？”

秋飞花道：“这个晚辈不能作主，家师想必早已有了安排。”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令师打一把如意算盘，希望我在战至精疲力尽时，好夺鹰图、玉珮，交还给你们，或是固守此地，战到伤亡将尽时，自动交出，令师的想法，确实不错，如是小妹被迫的非要交出鹰图、玉珮，自然会选择诸位，也不会要它落入别人之手，可惜，小妹的想法和令师有些不同，我不愿坐守待敌人攻来。”

傅东扬突然睁开了双目，道：“姑娘，决定突围而去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这想法，可是有些出了老前辈的意料？”

傅东扬道：“此地周围百丈之内，都是敌人的埋伏，青天白日，虽可以给姑娘不少便利，同样的也给了敌人方便，姑娘选择午前破围，对姑娘有害无利。”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难免要有伤亡，但坐待敌人攻来，亦非善策，何况，我们随身带来的干粮，只有一餐之量，就算能够坚守此庙，饮水、食物，也是一大困扰。”

傅东扬略一沉吟，道：“敌处伏势，气焰正高，姑娘虽有绝世武功，但带人突围，只怕也兼顾不周。”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深谋远虑，一语提醒晚辈，前辈高明，定有完善之策。”

傅东扬笑一笑，道：“敌势正旺，哪来完全之策，不过，如能先寇敌三五高手，也许可以先杀杀敌人的锐气，那时，再酌情应变。”

南宫玉真道：“晚辈明白了，先寒敌之胆，杀敌气焰。”

傅东扬道：“策划力求机变，姑娘聪明人，自会默察敌势，随机应变。”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追风过来。”

守在庙门口的女婢追风，应声行了过来，一躬身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低声道：“你断臂如何了？”

追风道：“断骨已然接上，但还不能运用对敌，蒙姑娘赐婢神丹，伤疼已消，但小婢还有一臂，可以用以克敌。”

南宫玉真道：“追风，折骨之疼，椎心刺腑，如非情势特殊，你就不用出手了。……”语声一顿，接道：“劳请崔、铁两位，出庙巡视一下，近庙三丈之内，如有敌迹，立刻搏杀，不过，不可轻身涉险，先求自保，次求伤敌。”

她一向冷厉，说话也十分难听，此刻却突然变得十分和蔼。使得神剑、魔刀，听得大为感激，一躬身，道：“属下领命。”

南宫玉真道：“记着，不可求功涉险。”

两人又一躬身，道：“多谢姑娘关顾。”

双双奔出庙门。

只听一阵叫喝之声，紧接着传来了兵刃相击的金铁交鸣。

显然，两个人一出庙门，就和对方动上了手。

南宫玉真听到兵刃交击之声，突然站起了身子，脱下了身上的黄衫、黄裙。

她似是早已有了准备，黄衫、黄裙之内，穿了一身青色的疾服，劲装。

虽然是里面穿的衣服整齐，但这等当众脱去外衫的事，也足

以骇人听闻了。

南宫玉真的动作很迅快，也很熟练，只见她打开头上的宫髻，迅快的结成了两条辮子。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景物清晰可见。

南宫玉真已脱下了手上黄色的手套，露出一双莹如白玉的双手，纤长的十指，泛出桃红的肌肤，使人有一种很完美的感觉。

任何人，只要看到这双手，就会觉着，那是一双绝世无伦的美丽之手，只要看到这双手，就会想到有着这双手的人，应该是一位绝世的美女。

包括傅东扬在内，都希望看那一张美丽的面孔，想证实一下，自己心中构想出的那幅美丽面孔，是否一样。

南宫玉真终于缓缓转过了身子，娇脆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东方表弟，你是不是很希望瞧瞧表姐这张脸？”

庙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每人的心中，都构想出一张秀美的轮廓，那双手太美了，只要生出一双如此美丽玉手的人，就应该具有美丽无伦的面孔。

黄色面纱，缓缓揭开，所有人的心神都随着那掀动的面纱，紧张起来。

面纱整个的拿开了。

庙中突然响起了几声低微的叹息。

那是一张很平凡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眉，说不上那里丑，但绝对不美，那是一张平平凡凡的一张脸。

南宫玉真未理会庙中人的扼腕，叹息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细小的白牙，道：“雁表弟，失望吗？”

在场之人中，以东方雁的心情最为难过，他记忆，姑妈是一

位很美很美的人，至少玉真表姐，应该承袭姑妈一半的美丽，但竟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南宫玉真那副面孔，似是和姑妈没有一点关系。

东方雁茫茫然地摇头道：“不！小弟，小弟……”

南宫玉真笑道：“别难过，雁表弟，我知道你心里很失望，但你应该为表姐庆幸，你该明白，红颜多薄命，表姐生的丑一些，可能会长命百岁。”

东方雁极度的失望之后，突然，生出一种怜悯之情，道：“表姐，你并不丑。”

南宫玉真道：“至少，是不够美，是吗？”

目光转到了追风的身上，接道：“穿上我的衣服，把头发挽起来。”

追风垂下头去，道：“婢子不敢。”

南宫玉真一扬双眉，道：“穿上。”

追风不敢再推辞，依言穿上了衣服，戴上了面纱、手套。

南宫玉真道：“记着，现在，你是南宫姑娘，我是追风，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追风道：“婢子遵命。”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好好的照顾追风，她受了伤……”

东方雁道：“表姐放心，小弟会尽全力。”

南宫玉真道：“那我就放心了，摘星，咱们去会会他们，看看有些什么样的高手。”

秋飞花突然一呆，道：“姑娘，在下同去如何？”

南宫玉真笑道：“我是南宫世家的丫头，阁下是什么身份呢？”

她面容平凡，但笑起来，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如是她再生得美一些，这笑容定可倾城倾国。

秋飞花道：“在下只是追随办事，不论什么身份都行。”

南宫玉真道：“秋兄既然已决定，小妹也不便再推拒了，不过，还有两句话，小妹得先说清楚？”

秋飞花道：“哦，看来，在下还得答应你很多条件？”

南宫玉真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秋兄只好委屈一下了。”

秋飞花道：“好！姑娘请吩咐？”

南宫玉真道：“我和摘星，都是丫头的身份，你秋兄这份气派，在我们两个丫头之中，应该是很有身份了，所以，对方的问话交谈，希望都由你秋兄代为答话。”

秋飞花道：“在下能代表南宫世家吗？”

南宫玉真道：“不能，所以，你不能决定什么，决定的事，由我负责！”

秋飞花道：“在下只是一个傀儡？”

南宫玉真道：“秋兄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小妹决不会伤害到你秋兄的颜面，这一点，你秋兄可以放心。”

秋飞花道：“好吧！姑娘怎么安排，在下就怎么去作吧！”

南宫玉真道：“现在，咱们可以去了，秋相公先请。”

秋飞花微微一笑，举步向外行去。

南宫玉真紧随身后，低声说道：“秋兄，和他们放胆交谈，该作决定的时候，我自会接口。”

秋飞花道：“姑娘要把在下作一傀儡，却又不要别人说出来，这份心机，费的不少啊！”

几句对话间，人已步出庙外，立刻见一片刀光剑影。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在四个灰衣大汉围攻之下正打得难解难分。

四个人穿着一色的衣服，年龄也相仿，都在三十左右的年纪。

四个人，也都用着同样的兵刃，刀头上举着分叉的双刃。

神剑、魔刀，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刀光剑影，已然难分敌我。

南宫玉真没有立刻出手，而且，也示意那摘星不要出手。

秋飞花也很沉着，静静地站在一侧，默然不语。

南宫玉真尽量隐藏自己的身份，站在摘星的身后，看起来，她似乎比摘星的身份还要低一些。

事实上，看上去，三个人也以南宫玉真最不起眼，她长的是那么平凡，娇艳不如摘星，也没有秋飞花手执折扇那份潇洒。

秋飞花缓步行到了南宫玉真的身侧，低声说道：“姑娘……”

南宫玉真立刻接道：“我叫追风，秋公子有什么吩咐，叫我一声追风就是。”

秋飞花笑一笑，道：“追风姑娘……这四人的兵刃，招法，都属于很奇异的路数。”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对这四人的招数，有什么看法？”

秋飞花道：“在下的见识很浅，无法评论这些武功路数。”

南宫玉真道：“慢慢的看吧！以你秋公子的聪慧才智，我想很快就可以看出个中的门路了。”

秋飞花笑道：“姑娘太夸奖在下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无法瞧出他们的刀法路数，不

过，在下就他们缠围的形势而言，大约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分出胜败！”

南宫玉真道：“很高明的看法，事实上，他们也需要再过百招，才能分出胜负。”

秋飞花道：“咱们总不能一直站在这里看下去吧！”

南宫玉真道：“不看下去，咱们应该如何呢？”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咱们出来，就是瞧他们动手吗？”

南宫玉真道：“你的意思呢？”

秋飞花道：“在下觉着，咱们应该先杀了这四人。”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有兴致出手吗？”

秋飞花道：“如若姑娘希望在下出手，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南宫玉真道：“好！那就有劳秋公子出手一次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在下一人出手试试如何？”

摘星微微一怔，道：“秋相公，你是说一个独围他们四人。”

秋飞花道：“也许我不行，不过，我想试试看，如是在下支持不住了，还望两位姑娘能及时援手。”

南宫玉真道：“摘星，秋公子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他要用出全力，只怕咱们都非他敌手。”

秋飞花尴尬一笑，道：“姑娘夸奖了！”

南宫玉真道：“秋相公，现在你可以出手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只听一个很低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秋相公，听说你有一把很锋利的宝剑。”

秋飞花怔了一怔，停下脚步，回头望去。

只见南宫玉真缓步行了过来，低声接道：“最好不要用你那一柄宝刃，留到最后时间再用。”

秋飞花道：“多承指教！”

缓步向前行去。

这时四个灰衣人的招术，更见诡异，攻势更见凌厉。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也似是动了真火，剑攻势，也更凶猛。

秋飞花刷的一声，张开折扇，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暂请住手。”

崔方、铁不化刀剑并举，全力攻出了一刀一剑，迫退了四个灰衣人，退出了圈外。

四个灰衣人，也未再出手攻击。

秋飞花摇摇折扇，缓缓说道：“杀鸡焉用牛刀，这四个人，交给晚辈就是。”

崔方回头了秋飞花一眼，道：“秋世兄要出手？”

秋飞花笑一笑，道：“这几个跳梁小丑，用不着两位前辈多费手脚了。”

铁不化冷哼了一声，道：“秋世兄，他们不是好惹人物，你要多多小心一些。”

秋飞花道：“承教、承教。”

举步对四个灰衣人行了过去。

摘星缓步走过来了，道：“两位请休息一下，看看秋相公的手段。”放低了声音，道：“这是姑娘的意思。”

崔方啊了一声，抬头看去。

这时，南宫玉真侧转身躯，崔方只看到一个背影。

一皱眉头，崔方低声说道：“姑娘在哪里？”

摘星低声道：“你不用问了，姑娘无所不在，铁老，你如相信我的传话，就不要问姑娘的事。”

这时，秋飞花已行近了四个灰衣大汉身前，淡淡一笑，道：“四位请一块上吧！我的招数很毒辣。”

四个灰衣人冷笑一声，突然向前扑去。

这一次，四个人似是早已经商量好，四柄剑尖处带着分叉的怪剑，分由四个方位，合击过来。

四个灰衣人一击落空，立时一转剑势，又聚成一片银花，合击过去。

配合的佳妙，真到了天衣无缝之境。

秋飞花皱眉头，左手折扇一合，直点向正东方灰衣人的前胸，右手已抽出腰中短剑。

正东方灰衣人被秋飞花快速的一击逼得向后退了两步。

但西、南、北，三方的刀势，却有如大浪卷滩一般，洒落下来。

四人的配合，不但有如一个整体，而且能相互救应。

一道金芒，陡然间飞闪而起，金铁大震声中，封挡开了南、西两方的兵刃，人却疾快的向正东方闪避开去，避开了近北的剑势。

四人一击成空，立时又向后面退去。

秋飞花吁一口气，左扇、右剑展开反击。

他手中折扇忽张忽合，攻势奇妙无比，逼得四个灰衣人，竟然只有招架之功。

但四个灰衣人手中那似剑非剑、如刀非刀的兵刃，忽封忽锁，虽然没有攻击之力，但门户都是防守的十分严密。

片刻之间，双方已经搏斗了百余回合，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

摘星低声说道：“要不要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摘星，你要多看看，秋公子的武功，虽然奇变不足，但扎实有余，如果是我没看错，他已经找出了四个人的缺点，只怕立刻间就有杀手用出。”

话声甫落，场中局势已然有变。

但见秋飞花左手折扇一合，突然封开了一个灰衣人的兵刃，身子一转，巧妙的避开了另外三人的兵刃，右手短剑疾如电光石火一般刺入了另一个人的小腹。

这一剑刺入小腹，开肠破肚。

灰衣大汉冷哼了一声，倒了下去。

秋飞花拔出短剑，向后挥出，封开了正西方位的攻势。

折扇突出，点向了正东方位的大汉。

那大汉一吸气，向后退了一步。

他已经算准了秋飞花手臂和这折扇距离，退后这一步应该避开了秋飞花的攻势，哪知秋飞花左手折扇突然向外暴射出一把半寸宽窄的利刃，长逾八寸，正好刺入了那灰衣人的心脏之中。

这一击正中要害，身躯一摇，向后倒去。

秋飞花左腕一挫，收回折扇，一股鲜血，喷射出来。

摘星低声说道：“秋相公的心机很深，折扇中的藏刃，直到现在，才用了出来。”

南宫玉真道：“他算不准不会轻易使用。”

秋飞花片刻之间，连伤了两个灰衣人，回手一剑，又封了一另一个灰衣人的剑势，折扇第二次追出，忽张开了扇面，辗转划

过了一个灰衣人的左臂。

折扇不知是用何物作成，有着无比的锋利，断落下一个灰衣人的左臂。

秋飞花身躯疾转，金剑疾起，正好闪过最后一个灰衣人的刀势，横裹一剑斩出。

这一剑的劈落，真是恰到好处，就像灰衣人故意向剑上撞去一样，正好刺入了那灰衣人的前胸。

秋飞花片刻之间，击毙了三人，重伤了一个，四个灰衣人全都倒了。

还剑入鞘，秋飞花很潇洒的合上折扇，道：“两位姑娘见笑了。”

南宫玉真道：“秋相公，深得稳、狠二诀，不动则已，一旦出手，必取敌命。”

秋飞花笑一笑，道：“在下花了将近一两百招的时间，才瞧出他们攻势中的破绽，比起两位姑娘，只怕差得多了。”

南宫玉真道：“不用客气……”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秋相公是不是觉着有些奇怪？”

秋飞花回顾了一眼，但见遍地阳光，朝露如珠，不见任何可疑事物，摇摇头，道：“奇怪什么？”

南宫玉真道：“他们死了三个人，重伤了一个，怎会没有一点反应？”

秋飞花道：“对！这确实有些奇怪。”

摘星道：“他们是不是全都撤走了？”

南宫玉真道：“他们没遭遇大挫，怎会轻易撤走。”

摘星道：“那怎么不见人呢？”

南宫玉真低声道：“摘星，你不会少说几句吗？我在和秋相公说话。”

摘星脸一红，不敢再言。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有什么高明之见？”

秋飞花笑道：“姑娘在考我吗？”

南宫玉真道：“不敢，不敢，咱们是丫头身份，唯秋公子的为首是胆，自然要请教一下秋公子了。”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高，似是故意让人听到，他是丫头的身份。

秋飞花笑一笑，道：“只怕在下的看法未必正确，还望两位姑娘指点、指点。”

南宫玉真道：“咱们洗耳恭听。”

秋飞花道：“在下相信，四周的草丛中，隐藏有不少的敌人。”

南宫玉真道：“秋公子好高明啊！”

秋飞花心中暗道：这丫头，不知在变什么鬼？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所以，咱们应该想法子，把他们找出来。”

南宫玉真道：“小婢认为不用了。”

秋飞花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想他们自己会出来。”

秋飞花四顾一眼，道：“在哪里？”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道：“在这里。”

正北方草丛之中，突然飞出了一个全身白衣的年轻人。

一飞冲天，直升起四丈多高，然后，一个大转身，有如一只大鸟一般，头下脚上的直落下来，将要接近实地时，忽然一个挺身，站了起来。

双脚落地，响起一声砰然大震，尘土飞扬，双足竟然深陷入地下半寸。

这是有意的卖弄，一个美妙的身法之后，来了一个千斤坠。

白衣人很年轻，看年纪只不过二十一二，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武士巾，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只是脸色太白，白得不见一点血色。

白衣人全身都散着一股冷肃之气，神色间，也带着一片冷漠之色。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阁下的身法很美妙。”

白衣人冷冷地望了秋飞花一眼，道：“你是什么人？”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第十六回 多情公子

白衣人道：“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秋飞花道：“不错。”

白衣人道：“等一会，你给他们偿命。”

白衣人目光一掠南宫玉真和摘星，道：“你们是丫头？”

南宫玉真道：“是啊！”

白衣人道：“听说你们南宫世家中，有一位南宫姑娘？”

南宫玉真道：“不错，你对我们查得很清楚。”

白衣人道：“叫她出来？”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白衣人道：“你们不配和我说话，叫南宫姑娘出来！”

南宫玉真道：“阁下，你先过了我们这一关，再见我们姑娘不迟。”

白衣人一皱眉头，道：“怎么样一个过法？”

南宫玉真道：“你自己决定吧！”

白衣人冷冷说道：“在下一出手，就很可能伤人，两位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南宫玉真道：“如是阁下能把我们打伤了，我们姑娘不出来也不行了！”

白衣人冷笑一声：“在下已经再三说明，两位一定要找死，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南宫玉真道：“你看我们两个丫头，哪一个该先死？”

白衣人道：“丑人多作怪，自然是你先死了。”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想不到啊！一个人的丑与美，竟然和她的生死也有关系。”

白衣人道：“你的话太多，太多话的人，应该先死。”

南宫玉真道：“好吧！你先杀了我，再要我这位妹子去通报南宫姑娘。”

白衣人冷哼一声突然一举步，直向前面行去。

秋飞花一闪身让开了去路。

白衣人越过了秋飞花，直逼到南宫玉真的身前。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你要动兵刃，还是试试拳掌？”

白衣人冷哼一声，道：“你还不配让在下动兵刃。”

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南宫玉真右手轻弹，指风如箭，点向了白衣人的右腕。

两人动作一般快速，掌指交触，疾如闪电。

白衣人来得很快，退下来更快，冷哼了一声，忽然间向后退开了八尺。

原本一脸冷漠的神色，突泛惊讶之色。

在一次电光石火间的接触中，白衣人显然是吃了点亏。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阁下，咱们这作丫头的，配不配和你讲话？”

白衣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你真是南宫世家的丫头？”

南宫玉真道：“不错，你看看我这幅模样，不是丫头是什么？”

白衣人缓缓拉起了右袖，只见右腕上划了一道两三寸长的血口。

南宫玉真道：“看来是怪我留的指甲太长了……”

白衣人冷哼一声，接道：“小丫头，本公子只不过是一不小心，上了你的当，难道本公子的武功，还不如一个丫头吗？”

南宫玉真道：“说的是啊，你要是败在了我这作丫头的手中，那可是一生之羞，一辈子见不得人，就算我不杀你，你自己也无法活得下去了。”

白衣人怒喝一声，忽然飞跃而起，第二度扑了过去。

南宫玉真仍然肃立在原地未动，直待白衣人扑近了身前才突拍出一掌。

一个动如脱兔，一个静如虎子。

不见南宫玉真的掌风如何强烈，也未闻一点破空之声，但那白衣人，却如同撞在了一堵铁墙一般，向前奔冲的身子，忽然一收，一连两个倒翻，退回了原地。

南宫玉真缓缓收回了拍出的掌势，淡淡一笑，道：“阁下好快的身法！”

白衣人一脸困惑之色，道：“你用的什么掌力？”

南宫玉真脸色突然一寒，道：“你不觉着问得很没有味道吗？”

白衣人脸色突然一红，右手突自探入怀中，摸出了一把形如弯月，其薄如纸，长不过八寸的奇怪兵刃。

南宫玉真双目中神光一闪，低声道：“摘星，快退到我身后去。”

白衣人右手举起了手中的弯月刀，冷冷道：“让你开开眼界！”

南宫玉真道：“阁下不用客气，只请施展出来吧！”

白衣人怒道：“你可认识这是什么？”

南宫玉真道：“弯月飞剑出现，江湖必有变。……”

白衣人奇道：“你认识它？”

南宫玉真道：“弯月剑正统的名字，应该是霜寒九洲弯月剑？”

白衣人道：“哼！就算你知道它的名字，但你是否知晓它的使用法和威力。”

南宫玉真不知是有意卖弄她的渊博呢？还是有意解说这弯月剑的来历，使得秋飞花等，都有一份戒惕之心。淡淡一笑，道：“霜寒九洲弯月剑，是铁合以精钢制成，薄如蝉翼，发出时以内力送出，盘空旋飞，能斩人十丈之内，不过，霜寒九洲弯月剑，竟是通灵之物，它要施用人的功力驾驭，自然打出的手法，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霜寒九洲弯月剑，虽然很可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你虽不能对霜寒九洲弯月剑全部明白，但你了解的不算少，”……语气突变冷漠，接道：“但你能接下这弯月剑么？”南宫玉真道：“不知道，但剑在你的手中，你要发出来，咱们只好试试了！”

秋飞花一身武功，不但得了五君子合力的造就，而且，也得傅东扬解说了天下各门派的奇技、暗器，但却从未听过霜寒九洲弯月剑的事，只听得心头震惊异常。

他那绝高的智慧，已从南宫玉真的口气中，了解那霜寒九洲弯月剑，似乎已脱离暗器的范畴，是一种精巧构造，加上功力可以运用的兵刃，但又具有了超越兵刃和暗器的威力。

只听那白衣人仰天大笑三声，道：“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

逃避过弯月剑的斩杀。”

南宫玉真道：“请教？”

白衣人道：“去通报你们姑娘，要他出来见我，杀死一个南宫世家的丫头，也太玷污区区的威名。”

南宫玉真道：“只怕你连南宫世家一个丫头也杀不了！”

白衣人双眉耸动，冷冷说道：“回去给我通报南宫姑娘，霜寒九州弯月剑，一旦出手，那就很难收住。”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你杀了南宫姑娘的丫头，还怕她不出来么？”

白衣人道：“在未和南宫姑娘面对面的谈过之后，在下不会轻易出手。”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白衣人道：“听说她花容月貌，秀绝人间，在下要见识见识。”

秋飞花暗暗想道：传言误人不浅。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你见过南宫姑娘吗？”

白衣人摇摇头，道：“还是不见算了！”接着白衣人又道：“为什么南宫姑娘这样大的架子？”

南宫玉真道：“不是她架子大，而是她确有无法见面的苦衷。”

白衣人本来满脸怒火，似是突然间平息了，哈哈一笑道：“是在下不配，还是在下没有见她的身份。”

南宫玉真道：“都不是！因为江湖上以讹传讹，都说那南宫玉真长的很美，事实上，她并不好看，所以，她不愿见人！”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谁人不知南宫姑娘花容月貌，也许不愿见咱们这等庸俗之人？”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如若南宫姑娘真的很美丽，她就不会用我这样的丫头。”

白衣人一皱眉头，道：“你确知那南宫姑娘不美丽？”

南宫玉真道：“不错，我是唯一见过她的丫头。小婢追风。”

白衣人道：“不错，不错，南宫姑娘，有两个贴身的丫头，一个叫作追风，一个叫摘星。”

南宫玉真道：“看来，你们对南宫世家的事务，似乎是了解的很清楚？”

白衣人道：“你觉着很奇怪，是吗？”

南宫玉真道：“我有些想不通？”

白衣人道：“简单得很，因为，南宫世家中有着咱们卧底的人。”

南宫玉真道：“哦！原来如此。”

白衣人笑一笑，道：“不管怎么样？请叫南宫姑娘出来吧！”

南宫玉真道：“阁下，这件事办不通。”

白衣人道：“不管怎么，你去通知她一声，看她怎么回答？”

南宫玉真道：“要如何一个通报法？”

白衣人道：“就说多情公子求见。”

南宫玉真道：“多情公子？”

白衣人笑一笑，道：“如若在下不多情，手中这把霜寒九洲弯月剑，早已经飞掷出手了。”

南宫玉真抬头四顾了一眼，道：“好……我叫摘星去通报我们姑娘一声。”

举手一招，摘星顺手势奔了过来。

南宫玉真低言数语之后，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去通报姑娘一声，就说多情公子求见。”

撞星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南宫玉真吩咐过摘星之后低声道：“秋兄，请过来。”

秋飞花缓步行了过去，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道：“霜寒九洲弯月剑能够转弯伤人，但最重要的是不能用兵刃拨打。”

秋飞花道：“多谢指教。”

南宫玉真道：“秋兄，你不能受伤！”

秋飞花道：“哦！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如果不幸的受了伤，只怕要引出令师等现身出来。”

秋飞花声音转变得很低微道：“你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担心，那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悲剧。”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能够应付那弯月剑吗？”

南宫玉真道：“大概可能，但我只能应付一个弯月剑，如若遇上施用两柄弯月剑的人，我就应付不了。”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否要在下也躲入室中。”

南宫玉真道：“那倒不用，你只要站在我的身后就可以了。”

秋飞花道：“在下能够帮上忙吗？”

南宫玉真道：“帮不上忙。”

秋飞花道：“哦！”

缓缓退到了南宫玉真的身后。

白衣人笑一笑，道：“两位谈完了吗？”

南宫玉真道：“谈完了，阁下可以出手了？”

白衣人脸色一变，道：“怎么？南宫姑娘不出来了？”

南宫玉真道：“我们姑娘的脾气很倔强，现在不见她出来，大

概是不会出来了！”

白衣人冷冷说道：“如是姑娘受了伤，你们姑娘是否会出来呢？”

南宫玉真道：“这个，那就很难说了，阁下可以试试！”

白衣人道：“姑娘，你要多多小心了。”

南宫玉真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是我该死了，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白衣人冷冷说道：“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姑娘既然是决定了，在下也只好成全你了。”

突然踏前一步，右手一挥，霜寒九洲弯月剑突然飞了出去。

一圈形如弯月的寒芒，直向南宫玉真射了过去。

南宫玉真静静地站着，纹风不动。

寒芒掠着南宫玉真的身侧五尺左右飞掠而过，升高了八九尺左右。

秋飞花心中暗道：“看来，确然有些怪异，但它掠身高升，只怕是很难伤到人了，至少，给了人一个纵容逃走的机会……”

心念转动之间，那高升而起的弯月剑，突然旋转而下。

这一次，距离南宫玉真的身子，似乎是更近了一些，只不过三、四尺左右。

弯月剑一掠而过，气势仍然和发出时一样，力道威猛。

南宫玉真仍然静静地站着未动。

弯月剑掠过了南宫玉真的身侧，又向上升高了七八尺。

霜寒九洲弯月剑，第三度掠过了南宫玉真的身侧，距离更近了一些，只有一尺多远。

第四次，弯月剑飞了过来，似乎是更接近了南宫玉真，对准

了南宫玉真的头顶飞去。

这一次南宫玉真有了动作，一个闪身，直向旁侧飞过去。

霜寒九州弯月剑有如通灵之物一般，随着南宫玉真转动的身子，呼的一声，飞了过去，竟然追踪斩去。

南宫玉真飞了七八尺左右时，突然停了下来，右手一招，一道寒光，疾射而出。

但闻喳的一声，两道寒芒一触，弯月剑突然飞了开去，斜向正东方，飞出了一丈多远，撞在一棵大树上。

寒刃过处，一阵枝叶飞洒，大树上的枝叶，被砍下一大片来。

弯月剑并未被大树横落，旋转着由大树枝叶中飞了出来。

白衣人冷笑一声，飞身而起，右手一探，抓住弯月剑，一个翻身，落着实地，道：“失敬了，在下竟然瞧不出姑娘是这么一位高手？”

南宫玉真道：“客气，客气。”

白衣人道：“姑娘真是南宫世家中一位丫头吗？”

南宫玉真道：“世上有冒充豪富的人，哪有冒充丫头的人？”

白衣人嗯了一声，道：“这么说来，咱们真是低估了南宫世家？”

南宫玉真道：“现在还不太晚，各位只要不再找咱们的麻烦，我们姑娘就不再问江湖中事！”

多情公子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的意思是，只要诸位能撤离此地，我们也立刻回到南宫世家中去。”

多情公子道：“那就请你转告南宫姑娘，就说我们可以撤离此地，只要她交出两件东西。”

南宫玉真道：“什么东西？”

多情公子道：“寒玉珮和飞鹰图。”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不用禀报姑娘了，我可以答复你。”

多情公子道：“请教姑娘。”

南宫玉真道：“办不到。”

多情公子道：“那真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了，请上覆姑娘，就说我多情公子，虽有帮忙之心，却无帮忙之力了。”

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秋飞花缓步行了过来，道：“姑娘，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南宫玉真道：“你跟我们出来，不可有什么用心！”

秋飞花笑一笑，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那就由我决定了。”

秋飞花道：“可以，姑娘怎么吩咐，在下怎么遵从！”

南宫玉真道：“我想试试看他们埋伏如何？”

秋飞花道：“如是咱们被他们的埋伏打了回来，那也罢了，万一咱们冲了出去，那将如何？”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秋兄，这就是你跟着来的用心了？”

秋飞花道：“姑娘太多疑了……”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秋兄要再回小庙中，和令师生死与共呢？还是跟我试试他们的埋伏。”

秋飞花低声道：“姑娘，你忍心把一个受伤的丫头，丢在这里吗？”

南宫玉真也用很低微声音，说道：“当她穿上了我的衣服时，她已经知道了自己该作些什么了！”

秋飞花道：“东方雁呢？你的表弟。”

南宫玉真道：“武林中三大世家，以东方世家最有名气，如若人家知道他是东方世家中人，自然会放他离去了。”

秋飞花道：“这一群人物，来路特殊，只怕未必会怕东方世家。”

南宫玉真道：“他们敢招惹江湖五君子，围袭南宫世家，自然不会怕东方世家，但他们连番受挫之后，学乖了不少，对东方世家，应该有一点顾虑。”

秋飞花叹息一声，道：“看来，很难劝服姑娘了。”

南宫玉真道：“我如是很容易被人劝服的人，早就被人劝回去了……”微微一笑，接道：“秋兄确实是聪明的人，一点就破，但愿日后，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

秋飞花忽然微微一笑，道：“姑娘立刻就要走了？”

南宫玉真道：“我的性情很急，说走就走。”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我连向家师告别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怔，道：“你……你决定跟我走了？”

秋飞花道：“是啊！在下决定跟姑娘先行离开。”

南宫玉真脸色一变，道：“看秋相公为人，似乎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秋飞花也真的一脸严肃，道：“玉珮、鹰图，对武林大局的影响，尤为重大，在下觉着应该为大局一尽心力。”

南宫玉真柳眉耸动，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微微一笑，道：“好！那就劳请秋兄开路了。”

秋飞花道：“在下从命。”

举步向外行去，望着秋飞花向前行去的背影，南宫玉真的双

目中，闪起了一抹异光，但一闪即举步紧追在秋飞花的身后。

摘星和魔刀、神剑，似是早已有了默契，彼此保持四步左右的距离，鱼贯向前行去。

秋飞花一脚踏入草丛之中，立时传来了破空之声。

三点寒芒，破空而至。

秋飞花折扇一张，封开了两点寒芒，身子微侧，避开了另一射来的暗器。

寒星掠过了秋飞花前胸而过，却射向了身后紧随而至南宫玉真。

南宫玉真右手一招，竟然把一枚无羽三棱箭接在了手中。

秋飞花回目一顾，目光下只见那三棱箭全身泛起了一片蓝汪汪的颜色，显是经过奇毒淬炼之物。

但南宫玉真竟似全无所觉，望了那毒箭一眼，突然一抖手，反掷过去。

只听一声惨叫，一条人影，突然由草丛中飞了起来。

但立时又摔了下去，倒地而逝。

一枚三棱毒箭，正钉在顶门之上。

原来，南宫玉真挥手一掷，击中了一人。

就在这一阵工夫，草丛中暗器如雨，疾如流星而至。

秋飞花折扇张开，幻起了一片扇影。

但闻一阵，噗噗之击，近身暗器，纷纷跌落。

大部分的暗器，都被秋飞花手中的折扇拨开、击落。

但暗器太多，仍有部分漏网暗器。

南宫玉真更绝，连兵刃也未动，只挥支着一双美丽的玉手，手挥手送，竟把近身暗器，全都接了下来，又打了出去。

草丛中不时响起了惨叫之声。

这一阵激射的暗器，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逐渐的停了下来，目光及处，横陈着八具尸体，都伤在他们自己打出的暗器之下。

秋飞花手中折扇半张，横在胸前，回目一掠南宫玉真笑道：“看起来，他们在这草丛中的埋伏，是分成一个段落，这一道埋伏的人，大约都已经死伤殆尽了。”

南宫玉真道：“共十二人，草丛中死了四个，外面死有八个。”

秋飞花低声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南宫玉真道：“往前面走，冲出去。”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好！”

又举步向前行去。

南宫玉真道：“秋兄，如果你觉着不能开道时，只要停下了脚步，小妹就越过秋兄，代你开道。”

秋飞花道：“试试看吧！在下量力而为。”

语声甫落，忽见草丛中，响起了一阵嗦嗦之声。

四个全身黑色劲装的中年大汉，并肩而立，拦住了去路。

四个人一色的衣服，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把长刀。

秋飞花停下脚步，笑道：“只有四位吗？”

南宫玉真道：“他们是赶援而来的快刀手，……但可惜，他们来晚了一步。”

秋飞花折扇微微一张，道：“追风姑娘，咱们是否要杀了这四个人。”

南宫玉真道：“杀！”

秋飞花应声出手，折扇一下子点向了左首一个大汉的前胸。

那大汉眼看折扇点了过来，竟然不闪不避，右手长刀一举，迎头劈了下来。

这一式泰山压顶，力道强猛至极，带着一阵凌厉的刀风。

那人长刀大开，一丈之内，都在刀势的笼罩之下。

秋飞花一吸气，向后退开了一丈二尺，脱出了那长刀威势的笼罩范围。

原来，那黑衣人，完全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打法，不顾本身的安危，只求伤敌。

秋飞花固然可以先行伤敌，但却无法避开黑衣人的长刀。

南宫玉真未停脚步，不紧不慢地由秋飞花身后行了过来。

对那狂风暴雨般的刀势，竟似视若无睹，刀光如雪，迎面而至。

南宫玉真抬起了美丽的右手，先行屈指一弹，一缕劲风，应手而出，一挡那快速的刀势，右手一抬，竟然抓住了长刀的刀背。

如非亲眼看到，任何人也想不到那一双纤巧的玉手，竟然有着那样强大的威力。

那黑衣人也有些意外的感觉，未料到南宫玉真竟然敢伸手抓刀，而且，抓的是那么快速、稳定。

右首黑衣人突然大喝一声，全力向后一拉。

南宫玉真突然一松手，那大汉身不由己地向后退去。他一连退了七八步，才算把倒退的身躯稳住。

就这一瞬间，南宫玉真人已冲到那大汉的身前，美丽的玉手，按在那黑衣大汉前胸之上。

掌势击中那黑衣人前胸之后，未听到一点声息。

南宫玉真去的快，退的更快，手指一触那黑衣人立刻退了回

来。

另外三个黑衣人手中的长刀，已然闪电般劈了过来。

南宫玉真的动作，比那劈出的刀势还快，三个长刀劈近身前时，南宫玉真已脱出了刀势之外。

但三把刀并未劈空，刀光过处，鲜血溅飞。

原来，那被南宫玉真一掌按中前胸的黑衣人，在南宫玉真向后退开的同时，那黑衣人的口鼻之间，突然流出血来，身躯同时向前栽倒。

正好赶上那三把落下的长刀，活生生把那黑衣人分成了三截。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诸位这样自相残杀，是何用心？”

三个黑衣人一刀把同伴劈成了数段，不禁为之一呆。

就在三人一怔神间，南宫玉真已如鬼魂一般，陡然欺上，双手连环拍出。

这一次，攻势快速，只听一声闷哼，三个黑衣人同时倒了下去。

秋飞花站的距离很近，目睹南宫玉真武功的特异、辛辣，心头暗暗震骇。

南宫玉真轻松、快速的解决了四个黑衣人，回目一笑，道：“秋兄，我看还是小妹开道吧！”

秋飞花道：“不！在下来。”

但见人影一闪，摘星突然冲到了两人的前面，道：“轮到我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心一些。”

摘星一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紧追在摘星身后。

南宫玉真一面举步而行，一面低声说道：“你们分在我身后两侧，再试过他们两道埋伏之后，咱们就要快速向外奔冲，两位如遇上拦阻之人时，立刻全力施为，务求一击杀死，至少也要把他们击退，咱们旨在突围，不可恋战。”

魔刀、神剑应了一声，很拘谨的随在南宫玉真身后而行。

这时，带路的摘星，正行在一株高大的白杨树树下。

但闻枝叶轻响，两条人影，由树上疾扑而下。

摘星右手，长剑已脱鞘击出。

两人扑击之势很快，但摘星的剑势更快，挥剑击出，立刻响起了一声惨叫。

鲜血喷洒之下，一个全身黑衣的尸体，跌落在实地上。

另一个黑衣人，也响起了一声冷哼，跌摔在地上。

原来，南宫玉真及时弹出了一指，一缕诡风，击中那黑衣人。

秋飞花心头大为震动，只觉这南宫玉真的武功，不但诡异精深，而且博深毒辣，那弹指一击，颇似传言的“弹指神通”，使对方在一击之下死去，这份功力的深厚，实足惊人了。

就在秋飞花心念转动之间，场中形势，又有了变化。

不知何时，前面出现了八个头戴宽沿草帽，低压在眉际以下的绿衣人。

这些人的衣服，和青草颜色相同，如若伏在草中不动，那就很难看出草中藏的有人了。

八个人散布在三丈方圆的一片草地上，拦住了去路。

摘星随手在一个黑衣人身上抹去了剑上的血迹，仗剑向前冲去。

南宫玉真低声喝道：“摘星不可造次，快些回来。”

摘星向前奔冲的身子，陡然收住，回身一跃，退回到南宫玉真的身侧。

秋飞花、魔刀、神剑全都围集了上来。

南宫玉真低声道：“秋兄，看到前面八个人吗？”

秋飞花道：“看到了！”

南宫玉真道：“他们好像布了一个阵势。”

秋飞花道：“很像是八卦阵，但方位排的似是又不太对劲。”

南宫玉真道：“是颠倒阴阳八卦阵，他排的是反方位，阴阳错分，所以看上去方法不对。”

书剑秀才傅东扬，精研五行八卦之术，秋飞花对这方面，也用了不少的工夫，他一眼也瞧出了这是一座阴阳八卦阵，但他却故意不说出来，看看那南宫玉真是否能认得出来。

未料到南宫玉真在这方面，造诣竟然也十分精深。

秋飞花暗暗叹息一声，道：“当真是能者无所不能，姑娘真是高明的很。”

南宫玉真道：“颠倒阴阳八卦阵，变化十分繁奇，就算是第一等的高手，只怕也不易破围而出。”

历经过几番搏斗、论事，秋飞花内心之中，已无法不佩服南宫玉真了。

当下说道：“姑娘之意呢？”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咱们不能被这座颠倒阴阳八卦阵吓退回去，也不能站在这里不出去，所以，只有破围而出。”

秋飞花道：“在下这方面虽然稍有所知，但精纯不及姑娘，姑娘请下令吧！”

南宫玉真道：“正、反阴阳八卦阵的变化，大致相若，不同的是一个由正而反，一个由反而正，破去此法，只有一举钉死他的变化，使全阵变化受阻，那就很快溃散。”

摘星道：“他们有八个人，咱们只有四个，人手够吗？”

南宫玉真道：“咱们四个人足可对付，问题是必需要一击得手，各奔方向，同一时刻出手，才能钉死阵势的变化。”

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脸上，接道：“秋兄精通八卦变化之理，那就由秋兄出任艰巨了。”

秋飞花道：“姑娘但请吩咐，秋某人自会全力以赴。”

南宫玉真道：“秋兄击头，小妹击尾，神剑、魔刀，请拦腰截杀。”

秋飞花点点头，道：“几时出手？”

南宫玉真道：“你们各自选好位置，听我一声令下，咱们一起出手。”

秋飞花点点头，道：“在下恭候姑娘下令了。”

南宫玉真召过了神剑、魔刀，低声吩咐了几句，神剑、魔刀点点头，分向两侧散去。

四个人，选择好了各人的方位。

这时，分布成八卦阵的强敌，大约已经有了警觉，只见八个人齐齐推开了草帽。

那是八张十分凶恶的面孔，残眉凶目，放射出冷厉的神光。

南宫玉真低声吩咐身侧的摘星，道：“记着，如有漏网之鱼，全力出手搏杀。”

摘星道：“要不要留下一个活口。”

南宫玉真道：“不用了，你尽力施为，能杀几个，就杀几个！”

摘星啊了一声，未敢再问。

南宫玉真暗暗吸一口气，沉声道：“秋兄，你领先出手，张合折扇为号。”

秋飞花点点头，打量强敌一眼，只见阴阳颠倒八卦阵，已然开始缓缓移动。

秋飞化折扇一张一合，突然飞身而起，直向乾位扑去。

神剑、魔刀同时飞身而起，分由两侧，形如剪了过去。

三个人发动之后，南宫玉真才紧随着发动，振臂飞起了四五丈高，身如飞燕投林一般，越过了秋飞花，直向后面落去。

秋飞花脚还未落实地，颠倒阴阳八卦阵，已然发动，两把长刀，带着一片刀风，南袭过来。

秋飞花折扇一张，卦住了一把长刀，右手短剑伸缩，卦开了另一把长刀。

两个绿衣人，长刀攻出之后，突然向一侧退去。

这时，照阵势的变化，两个绿衣人分由两侧退下，另有两个绿衣人，应该填补而上。

但整个阵势被南宫玉真等发动的攻势钉死，抢了一着先机，使全阵变化，完全陷入了首尾难顾之境界。

秋飞花身子横移，冷冷说道：“你们的阵势已被截断，变化完全受制，已经没有变化可言了。”

两个绿衣人没有理会秋飞花，却反身向神剑、魔刀攻去。

秋飞花对阴阳变化十分熟悉，脚下移位，疾追而上。

这时，突闻两声惨叫，传了过来。

阵尾处，两个绿衣人，已倒卧在血泊之中。

是南宫玉真一出手，就把两个守阵尾的绿衣人击死当场。

神剑、魔刀，也是以一对二，和另两个绿衣人力战。

秋飞花心中大急，大喝一声，右手短剑，脱手飞出。剑化成一道寒芒，刺入了右首一人的后背。秋飞花右手短剑出手之后，左手折扇一振，两点寒芒，激射而出，击中了左首绿衣人的后肩，跟上一步，折扇张开削去。

鲜血溅飞，两个绿衣人，立刻倒摔下去。

秋飞花右腕一挫，收回了短剑。

颠倒阴阳八卦阵，立刻间，风消云散。

场中只剩下四个绿衣人和神剑、魔刀，仍然在激烈搏杀。

南宫玉真目光一掠秋飞花，微微一笑，道：“秋兄，好快的手法。”

秋飞花道：“比起姑娘来，在下仍是逊上一筹。”

南宫玉真突然一挥双手，场中搏斗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

正在搏杀中的两个绿衣人，忽然倒了下去。

神剑、魔刀同时大喝一声，各施绝招，击倒了另两个绿衣人。

颠倒阴阳八卦阵中八个人，就这样阵散人亡。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道：“他们想不到，一阵八卦阵，这么快会被破去。”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秋兄，你看到了吗？”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看到什么？”

南宫玉真道：“前面就是官道，想不到咱们就破围而出了。”

秋飞花道：“在下的看法，和姑娘有些不同？”

南宫玉真道：“秋兄有何高见？”

秋飞花道：“在下觉着，对方真正的主脑人物，似乎都还没有登场，这些埋伏，只不过是用来阻挡一下咱们的突围速度，到

达最后这一程，他们必将全力以赴。”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他们会在这一段地带，和咱们展开一场决战。”

秋飞花道：“很可能？”

南宫玉真道：“很可能，那是不一定了？”

秋飞花道：“在下只是这样的推想，对不对，那就很难说了。”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秋兄高见，小妹就是看到了前面有一片杀机，所以，才要秋兄瞧瞧。”

秋飞花道：“姑娘慧眼，在下还没有此神通。”

南宫玉真道：“他们很胆大，竟敢在人来人往的官道旁侧，准备大开杀戒，显然，他们把官道也给截断了。”

秋飞花道：“是的！他们是一个神秘的组合，飘然而来，悄然而去。……不论闹出多大的事情，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南宫玉真道：“唉！秋兄，看来，你是一位很坦荡的君子，小妹失言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姑娘言重了……”语声一顿，接道：“在下当不得君子之称，江湖上太阴诈，实也不利君子行仁之道。”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秋兄，请带他们暂留此地，小妹去试试看，他们还有什么利害的埋伏。”目光一掠摘星和神剑、魔刀，接道：“记着，我如有什么不测之祸，或是失踪不见，你们都要听从秋公子的令谕行事。”

魔刀、神剑，躬身应了一声，摘星却急的流下眼泪来，道：“姑娘。”

南宫玉真道：“秋兄，我如身遭不测，希望你看在我的份上，

带她们脱此凶险。”

秋飞花道：“姑娘，请听秋某一言。”

南宫玉真道：“小妹洗耳恭听。”

秋飞花道：“姑娘既然瞧出这一片重重杀机，想来，那些埋伏，定然十分利害了。”

南宫玉真点点头，没有答话。

秋飞花道：“姑娘的才智、武功，都非我等所及，如若先由在下出手，引动他们的埋伏，姑娘清楚形势，再出手不迟。”

南宫玉真心中极为感动，低声说道：“秋兄又何苦呢？”

秋飞花笑一笑，道：“为了姑娘，也为了在下，和咱们同行数人的生死命运。”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目下所有的人？”

秋飞花道：“不错，姑娘如是果有不测，咱们活命的机会很少。”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那也不由秋兄涉险，我叫摘星先探敌势。”

秋飞花道：“慢着，如若全由两位姑娘出手，岂不是太过小视中原男儿吗？”

南宫玉真低声道：“秋兄，那地方杀气太重，秋兄多多小心。”

秋飞花道：“多谢指点。”

忽然间，南宫玉真变的对秋飞花关心起来，低声道：“秋兄，小心一些，先求自保，小妹自和摘星全力赴援。”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也别太快，免得对方的阵势尚未发动。”

南宫玉真看他面对危险的沉静、潇洒，芳心中忽然间生出了

一缕敬慕之情，道：“你还是小心些。”

秋飞花一张折扇，大步向前行去。那片空旷的草地，表面上看去，不是一处适宜埋伏的地方。

秋飞花走得十分小心，他相信南宫玉真之能，决非无的放矢。

行约十余丈，已到了那片空旷草地的中间。

只要再行十余丈，就是车马通行的官道。

如是这地方，真是对方选定的决战场地，对方也应该发动了。

心中念转，人却停下了脚步，流目四顾。

突然间，传来一声冷笑，道：“走过去，一直走过去，过了那一号官道，你就可以保下性命了。”

秋飞花循着语声望去，只见那声音来自左首之处，转目望去，但见一片平坦的草原，不见任何可以藏身之处。

沉吟了片刻，秋飞花突然提高声音，道：“阁下用不着这样鬼鬼祟祟了，既然出言恐吓，为什么不敢现出身来。”

但见三丈外平坦的草地上，忽然冒出了一个人来。

那是个全身黑衣的中年人，四十多岁的年纪，枯瘦、矮小，全身散发着冷肃之气。

他虽然是一个人，而且也说不出是哪里难看，但缺少了那一份人的味道。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原来，你们都藏在地下。”

黑衣人冷冰冰的说道：“你本来可以离开这一片凶险之地，很不幸的是，你却要留下来。”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笑道：“朋友，你不是中原道上的人吧！”

黑衣人道：“咱们不交朋友，用不着通名报姓，在下来自何处？与你无关，你敢出口伤人，那就要付出代价。”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什么样的代价？”

黑衣人道：“祸从口出，最轻的惩罚，也应该拔了你的舌头。”

秋飞花摇摇头，道：“太重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去你拔舌之苦！”

秋飞花道：“请教？”

黑衣人道：“要南宫玉真交出她的鹰图、玉珮，咱们立刻撤除包围。”

秋飞花笑一笑，道：“这件事，要南宫姑娘才能决定，在下无法作主。”

黑衣人道：“只好拔下你的舌头了！”

陡然举步一跨，人已到了秋飞花身前。

两三丈的距离，举步一跨，就到了身前，单是这一份功力，就叫人咋舌不已。

秋飞花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五步，折扇护在前胸。

黑衣人冷然一笑，道：“你害怕了，是吗？”

秋飞花长长吸一口气，凝神戒备，道：“在下不愿坐待拔舌之苦，只好劳动阁下出手了。”

黑衣人道：“好！你小心了。”

呼的一掌，劈了过来。

掌势的力着，并不强烈，但却有一股袭人的寒意。秋飞花早已留心，感觉出近身掌力不对，立刻向旁侧闪去。寒风掠耳而过，左耳顿有如受冰袭的感觉。

但见人影一闪，南宫玉真突然飞跃而出，落在了秋飞花的身侧，低声道：“秋兄，受了伤吗？”

秋飞花道：“左耳被掌风余力扫中。”

南宫玉真道：“什么感觉？”

秋飞花道：“左耳上的行血，似是受到了阻凝。”

南宫玉真探手入怀，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解药，道：“快吃下去。”

秋飞花接过一粒药丸，看也没有看，就一口吞下。

黑衣人也未出手，一直冷眼看着两人的举动，只待秋飞花吃下药物，才冷冷笑一声，目注秋飞花，道：“天下能解玄阴冰魄掌的药物不多，你小子不要吃错了？”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火龙丹如何？能不能解你玄阴冰魄掌？”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你给他服用的是火龙丹？”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你可是不相信我有火龙丹吗？”

黑衣人道：“很难叫在下相信！”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眼下一粒火龙丹，十二个时辰内，不畏寒毒，你不信，咱们就赌一赌试试看？”

黑衣人道：“怎么一个赌法？”

南宫玉真道：“我站着不动，让你打两记玄阴冰魄掌。”

黑衣人道：“在下的玄阴冰魄掌，集玄阴寒毒而成，不论何种内功的人，都承受不了，你一个女流之辈，如若站着不动，让我打上两掌，岂不是胜之不武。”

南宫玉真道：“这个，你就不用多虑了，我相信，火龙丹能够拒抗你寒阴奇毒。”

黑衣人道：“就算你服下火龙丹，能够避开寒毒，但也无法承受在下强猛的掌力。”

南宫玉真道：“那是我的事了，不用多心……”语声一顿，接着道：“咱们双方，都有很充沛的信心，所以，咱们就要赌一赌。”

黑衣人道：“赌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如不幸伤于你手，白白送上一条命，这赌注够大吗？”

黑衣人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也赌上一条命？”

南宫玉真道：“我的意思很简单，如若你两掌还不能把我打死，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我的武功，高强过你！”

黑衣人点点头。

南宫玉真道：“我既然强过你，咱们似是就不要再打下去了。”

黑衣人哦了一声，道：“那你不更吃亏吗？”

南宫玉真道：“太吃亏的事，我自然也不肯干。”

黑衣人道：“姑娘的意思呢？”

南宫玉弄虚作假道：“咱们既然要打赌，自然是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一条命，你的赌注，是你终身做奴役。”

黑衣人道：“终身奴役，在下还有些不太明白。”

南宫玉真道：“很简单，我死了，是活该，你如打不死我，那就作我的从人，终身一世，不得背叛。”

黑衣人道：“这个，这个……”

南宫玉真道：“玄阴冰魄掌，武功虽然歹毒，但这门户中的人，却一向是言而有信。”

黑衣人道：“看不出你对玄阴门中人，竟还有如此深的了

解。”

南宫玉真道：“贵门中有三大戒规，一不准叛师，二不准犯上，三要言而有信，不许轻作许诺。”

黑衣人点点头，道：“好！我答应了！”

南宫玉真道：“那就请出手吧！”

第十七回 赌输降服

黑衣人缓缓提起了右掌，道：“姑娘，你小心了。”

南宫玉真道：“你最好全力施为，不要手下留情。”

黑衣人举起的右手，突然停了下来，道：“姑娘，在下还想请教一事？”

南宫玉真道：“请说。”

黑衣人道：“听姑娘的口气，似是已经胸有成竹了，万一在下一掌不能打伤姑娘，那将如何？”

南宫玉真道：“跟着我，一辈子不要叛离。”

黑衣人道：“在下也就是有此怀疑，你不过是南宫世家中一个丫环，如是不幸输了，那将如何，跟着你作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作丫头，你就作丫头的从人。”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这真是很新鲜的事了，在下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生会作一个听人使唤的丫头从人。”

南宫玉真道：“如是有一个听人使唤的丫头比你强，对你也不算什么羞辱的事。”黑衣人道：“好吧！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了，为了不作一个丫头的从人，在下会全力施为，姑娘小心了。”

南宫玉真道：“为了我想收你这一个从人，使你弃暗投明，我会让你知道利害，你出手吧！”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姑娘，你口气太大了。”

呼的一声，迎胸拍去。

南宫玉真肃立原地，竟然动也不动一下。

黑衣人掌势拍近前胸时，突然停了下来。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为什么不下手了。”

黑衣人道：“在下觉得我如一掌把你打死了，有失在下的威名。”

南宫玉真道：“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保全性命了？”

黑衣人冷哼一声，道：“姑娘，不可以太张狂了。”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咱们早已约定好了，你只管出手。”

黑衣人脸色一变，再度拍出一掌，南宫玉真娇躯一侧，竟然用左肩，硬把一掌接下。

但闻砰然一声轻震，南宫玉真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黑衣人双目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身上……

神情是一片惊愕。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是否还要再打一掌试试？”

黑衣人道：“在下刚才，只用出五成功力！”

南宫玉真道：“所以，你虽然身修魔道，但却仍具善心。”

黑衣人道：“姑娘如若真肯让在下再试一掌，我才会心服口服。”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好吧！你就再打一掌试试。”

黑衣人不再讲话，一咬牙，又缓缓举起了右掌。

这一次，他大约运足了十成功力，整个脸上，泛起了一片如云雾的白气。

这时，只要任何人看他一眼，都会觉到一股寒意。

承受过一掌之后，南宫玉真似乎是也不敢轻视那黑衣人，肃然而立，运气戒备。

秋飞花凝目望去，发觉那黑衣人全身都散发出一片冷森之气，不禁心头一震，低声道：“姑娘，划得来吗？”

南宫玉真道：“多谢关心。”

但闻那黑衣人大喝一声，一掌劈出。

这一掌威势强大，有如一阵狂飚般直卷过来。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一侧身子又用右肩迎了上去。

只见南宫玉真屹立不动，那黑衣人却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

场中突然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南宫玉真也未说话，只用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盯注在黑衣人的脸上。

过了片刻，黑衣人突然前行一步，一抱拳，道：“见过主人。”

南宫玉真道：“你没有伤害着吗？”

黑衣人道：“主人的反弹之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属下还受得住。”

南宫玉真道：“看来你的功力，十分深厚。”

黑衣人道：“惭愧、惭愧，比起主人来，在下只不过是萤火之光和日月争明而已。”

南宫玉真道：“玄险一脉，近年中，有很杰出的高手，叫作潜龙、卧龙，你是那条龙呢？还是那只虎？”

黑衣人道：“属下是那条龙。”

南宫玉真道：“方便不方便告诉我，你的姓名？”

黑衣人道：“主人见告……属下怎有不报姓名之理，在下是江海。”

南宫玉真道：“潜龙江海。”

江海道：“正是属下。”

南宫玉真道：“那只虎，是否也在这里？”

江海点点头，道：“在这里。”

南宫玉真道：“江海，你如觉得心中还有一些不服，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

江海道：“属下服了。”

南宫玉真道：“江海，我不只想征服你的人，最重要的是，我还要征服你的心，所以，你如有什么不服之处，尽可以提出来。”

江海摇摇头，道：“主人言重了，在下确已心服口服……”

南宫玉真话题突然一转，道：“江海，你背叛了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江海道：“大不了一条命，在下既然赌输了，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你好像被他们吃定了？是吗？”

江海道：“玄阴一门，最重信诺，在下说过的话，绝不更改，而且，未赌之前，我也不相信姑娘真能承受我一记掌力……”

南宫玉真接着道：“我问你，你受什么手法控制？”

江海苦笑一下，道：“姑娘，说了也是白说，不说也罢。”

南宫玉真道：“控制你的人，能不能承受你一记玄阴冰魄掌力？”

江海沉吟一阵，道：“我想他不能。”

南宫玉真低声道：“但我能！是吗？”

江海道：“是！所以，你比他们高明些！”

南宫玉真道：“能者无所不能，也许我能解了你身上的禁制。”

江海道：“我也无法说出他们用的什么手法，不是震穴手法，也不是截脉手法，但每隔三十六个时辰，我们必须接受一次手术治疗。”

南宫玉真一扬双目道：“怎么一个治疗法？”

江海苦笑一下，道：“说起来，那是一种很享受的事，在一间雅静的小室中，一个几乎是半裸的美女，她们开始在我们身上按摸，我们会很快的晕迷过去，以后的事，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

南宫玉真道：“所以，你们一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医你们的伤势？”

江海道：“确是如此！”

南宫玉真道：“如若三十六个时辰内，不接受这一次手术治疗，那会有些什么感觉？”

江海道：“过了三十六时辰，不接受这一次手术疗治，立刻就感到全身酸软无力，昏昏欲睡。”

南宫玉真道：“除了那昏昏欲睡的感觉之外，还有些什么感受？”

江海道：“没有了，但那已经很难忍受，因为，人会逐渐的晕迷过去。”

南宫玉真道：“是不是一种药物？”

江海道：“不知道，在我们这一个等级中的人物，都受着这样的控制，既神秘，又享受。”

南宫玉真道：“算一算看，你还有多久时间，才会发作？”

江海道：“还有二十四个时辰，姑娘，我能为你效力，也只有这点时间。”

南宫玉真道：“二十四个时辰之后，你准备如何应付呢？”

江海道：“在下早已想好了，过了二十四个时辰之后，在下就自碎天灵要穴一死。”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我没有看错，潜龙江海，果然是一言如山的英雄。”

江海苦笑一下，道：“在下别无所长，也没有作过什么好事，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一向言而有信，说过的话，从没有说过不算。”

南宫玉真道：“这确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算是江湖上的有名大侠，也未必有你这份开口一言如山的气势。”

江海笑一笑，道：“多谢夸奖，在下的生命有限，姑娘有什么吩咐，可以早些吩咐了！”

南宫玉真道：“前面还有几道埋伏。”

江海道：“还有一道埋伏。”

南宫玉真道：“能不能冲过去？”

江海道：“冲过去很容易，不过，他们能随时调动高手赶来援助。”

南宫玉真道：“他们能调动些什么样的高手？”

江海道：“不瞒主人，在下知道的有限得很，不过，我可以告诉主人，以主人的武功，冲出重围，尚无问题。”

南宫玉真道：“好！咱们冲出去。”

江海道：“在下开路。”

南宫玉真一挥手，道：“我接应你。”江海转身向前行去。

南宫玉真目光一掠秋飞花，道：“秋兄，伤势如何？”

秋飞花道：“伤势已痊。”

南宫玉真道：“那就有劳秋兄殿后。”

举步紧随在江海身后。

秋飞花点点头，道：“姑娘，小心一些。”

南宫玉真回眸一笑，道：“多谢关心。”

秋飞花发觉南宫玉真的目光、神情间，流现出无比的娇媚，不禁微微一怔。

南宫玉真已举步追在江海的身后行去。

江海走得很慢，举步落足之间，小心异常。

行约一丈，突闻一声冷笑，传了过来。

江海停下脚步，冷冷说道：“兄弟，现身出来吧！用不着这么鬼鬼崇崇。”

但见五尺外草叶翻动，现出了一条人影。

那是个穿着一身浅黄色短褂的人，虬髯绕头，双目如星，身材不高，但却生了一个大脑袋。

仔细的看去，那颗头，有些像老虎。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江海，这一位可是你的师弟吗？”

大头人冷冷说道：“卧虎高山，……”

目光一掠潜龙江海，道：“江老大，你降敌了？”

江海道：“别说的这样难听，在下只是打赌输给了这位姑娘。”

高山道：“不论你为什么？但你投降敌人，是吗？”

江海道：“我说过，我是输给了这位姑娘，你相不相信？”

高山道：“咱们艺出同门，我不为难你，你退回去吧！”

江海道：“你说什么？”

高山道：“别从我防守的地方过，我要你退回去。”

江海道：“高老二，你该知道，为兄的从来不走回头路。”

高山道：“看来，今天你要破例了？”

江海道：“如是为兄一定要从这边走过去呢？”

高山道：“那就很悲惨了，咱们兄弟两个，那就要有一番搏杀了。”

江海道：“兄弟相残，豆箕相煎。”

高山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江海道：“咱们玄阴门中一向尊师重道，我是你的师兄，你应该听我吩咐！”

高山道：“什么事都可以依你，但要我降敌之事，决办不到。”

江海道：“好！你如不肯听我之命，咱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高山冷冷说道：“你是师兄，那就请你先出手了。”

江海一吸气，伸起了右掌。

高山双掌一收，平放胸前，冷冷说道：“咱们硬拼掌力吗……？”

南宫玉真突然接口说道：“两位且慢动手，听我一言。”

身子一闪，绕到了江海前面。

卧虎高山冷笑一声，道：“姑娘有什么话，快些请说。”

南宫玉真流目四顾了一眼，道：“时间对你们有利，你的援手，已经赶到了。”

高山道：“此地四周，早已设下了埋伏，这地方绿草如茵，形势辽阔，本就是咱们准备的决战场所，不幸的是诸位正好走上了这条路。”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道：“咱们选这条路，也是希望见识见识你们设下的埋伏，是否真的能把我们困住。”

高山道：“那很好，姑娘可以试试了？”

南宫玉真道：“时间对阁下有利，阁下不用着急。”

高山道：“你要谈什么？”

南宫玉真道：“你知令师兄为什么降服于我吗？”

高山道：“不知道。”

南宫玉真道：“他赌命输给我。”

高山道：“哦！”

南宫玉真道：“为了令师兄，在下不希望把你杀死，所以在下希望给你一个机会。”

高山道：“什么机会？”

南宫玉真道：“咱们也赌一下！”

高山道：“看来，姑娘似是一个很好赌的人？”

南宫玉真道：“那是因为贵门中有一个必守的信条，一言出口，永不悔改。”

高山道：“在下不是个爱赌的人！”

南宫玉真道：“你如是不敢，那就算了。”

高山被激起豪壮之气，道：“咱们赌什么？”

南宫玉真道：“随便你选，你觉着什么最有成就的，咱们就赌什么？”

高山道：“姑娘好大的口气！”

南宫玉真道：“令师兄，就是这样赌输给了我，所以，你尽管想一个对你最有利的条件。”

高山道：“姑娘，我出什么题目？”

南宫玉真道：“你既然无法出题目，那我就代你出吧？”

高山道：“在下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你如是赤手空拳，我就在十招内取你性命，如是你施用刃，我就在十招内夺下你的兵刃。”

高山道：“你这话不觉着口气太大一些吗？”

南宫玉真道：“我还觉着说的太客气了；不信，咱们立刻试试。”

高山道：“在下确是有些不信，十招之内，如你真能把我打倒，在下也愿随师兄，听你之命。”

南宫玉真道：“玄阴门中的戒规，……”

高山道：“一言为定。”

南宫玉真道：“如若我要把你打倒，我想只要八招！”

高山道：“这个，叫在下更难相信了！”

南宫玉真道：“请出手吧！”

高山冷冷说道：“我不信，咱们闯荡了二十年江湖，身经百战，竟然胜不过南宫世家中一个丫头。”

呼的一拳，捣了过去。

南宫玉真一闪身避开一击，却未还手。

高山一击未中，立时拳掌齐施，攻了上来。

但见拳影掌风，呼呼如啸，连攻了三拳、三掌。

这三掌、三拳，极具威势，但南宫玉真却娇躯疾转如轮，闪转于拳、掌之中，轻轻松松的避过三拳、三掌。

高山收住了拳势，道：“咱们打了几招？”

南宫玉真道：“你攻了七招。”

高山道：“在下攻出了七招，算不算十招之内。”

南宫玉真道：“算。”

高山道：“那么还有三招了？”

南宫玉真道：“不错，还有三招。”

高山道：“三招内你能胜我？”

南宫玉真道：“试试看吧！咱们还有三招。”

高山冷哼了一声，突然挥动双掌，拍将过去。

这一次，南宫玉真不再避让，玉手一翻，疾从高山头上扣去。

也许是高山受了江海的影响，内心中有些恐惧，眼看南宫玉真的右手伸了过来，不禁心中一慌，右手变化一慢。

右手腕已入了南宫玉真的掌握。

借着高山攻来的拳势，南宫玉真借力施力的一带、一甩，高山整个的身子，突然飞了起来，被摔到一丈开外。

南宫玉真身躯微转，淡淡一笑，道：“你服不服？”

他一语未答，飞身而起，直扑过来。

这一次，他全无犹豫，扑击之事，快速绝伦，双掌连环拍出。

南宫玉真身子突然一转，双手合十，迎了过去。

双方的掌指将要接触之时……

南宫玉真指尖上透出劲力，有如一把利刀一般，把高山带来的暗劲，中分为二。

高山感觉到情势不对，收势已然不及。

但见南宫玉真合在一处的双手，突然一分，双手正好扣住了高山的双腕脉穴，借力用力，向后一带甩了过去。

但闻砰然一声，高山又被摔在地上。这一次，虽不太远，但却很重，过了半晌，高山才爬了起来。

但见两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原来，高山被摔丢了一颗门牙。

南宫玉真道：“我才用了两招，加上你的七招，咱们过手九

招，还有一招，你如果心中还不服气，最后一招，就要你的命。”

高山确然是有些气馁了，他身经百战，一生中遇过了无数高手，却从没有过今日的尴尬之局，人家还手两招，就被人摔了两个跟斗。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高山，你答应了咱们比试十招，玄阴门下弟子，一向是言而有信。”

高山道：“不错，在下说过。”

南宫玉真道：“好！你现在可以作个决定了。”

高山道：“决定什么？”

南宫玉真道：“决定是打，还是降？”

语声微微顿了一顿，接道：“你不要妄图侥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因为我说过，十招内取你之命。”

高山愣住了，沉吟一阵，道：“这一招，你真能打死我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咱们已经打了九招，这一招，不是你输，就是我输，我有着必胜的信心。”

高山突然一扬双眉，道：“咱们试试看吧！”

突然一掌，拍了过去，击向前胸。

这一招势快速绝伦，掌势带起了一片盈耳的啸风之声。

南宫玉真右手一探，迎了过去。

就在两人掌力将要接触之际，南宫玉真柔若无骨的掌指，突然掠着高山的右掌，划了过去，五指一翻，扣住了高山的右腕。

五指微一加力，高山立刻感觉到半身一麻，全身的劲力，突然失去。

南宫玉真身子微微侧过，让过了高山的掌力后，缓缓说：“姓高的这一招算不算？”

高山突然长长叹一口气，道：“姑娘，在下认输了！”

南宫玉真道：“愿意追随我了，是吗？”

高山道：“在下承认的事，自然是一言为定了。”

南宫玉真放开了右手，道：“玄阴门中的人，一向言而有信。”

高山道：“姑娘放心，在下师兄已经证明了玄阴门中承认信诺的精神。”

南宫玉真道：“好！现在你告诉我，咱们如何才能突破重围？”

高山道：“姑娘，这个在下无法回答，前面已没有什么埋伏，但他们调集而来的拦劫咱们的高手已赶到了。”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知道？”

高山道：“在下已得到他们的通知。”

南宫玉真还未讲话，四丈外已鱼贯行过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分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左面一个一身白，正中一身黄，右面一人一身红。

居中黄衣人背上斜插着一支长剑，黄色的剑穗，在风中飘荡。

右面的白衣人，佩着一把长刀，左首红衣人，用的是一对判官笔。

南宫玉真回顾了高山一眼，道：“这三人的什么人？”

高山道：“七旗堂下的黄、白、红三位旗主。”

南宫玉真道：“我不明白，究竟围在我们这四周的人，是些什么人物？”

高山道：“一个很庞大的组合，他并非尽起精锐而来，但来的高手，不下数十人，连同从属，超过了百位以上。”

南宫玉真还想再问一些事，但三人已到了几人的身前。

那居中的黄衣人，冷冷说道：“哪一位是南宫姑娘？”

南宫玉真道：“南宫姑娘不在此地，我是南宫姑娘手下的丫头。”

居中黄衣人道：“一个丫头，你作得什么主意，去叫你们的姑娘出来。”

南宫玉真道：“一个丫头，就使你们无法招架，何况那南宫姑娘本人。”

居中黄衣人啊了一声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你能作主？”

南宫玉真道：“至少，你们要在见南宫姑娘之前，先设法把我打败。”

黄衣人冷哼一声，道：“高山，你是属于那旗下的人？”

高山道：“在下么？暂时属于黄旗手下听差遣。”

黄衣人道：“就是区区手下？”

高山点点头，没有答话。

黄衣人道：“既往不究，现在你是还肯听命？”

高山道：“听……”

黄衣人接着道：“那很好，出手把这个丫头给我毙于掌下。”

高山摇摇头，道：“旗主来晚了一步，如是你早来一步，在下一定可以从命！”

黄衣人道：“这话怎么说？”

高山道：“在下已经赌输给这位姑娘，誓言相从，在下听从这位姑娘之命行事！”

黄衣人道：“你背叛了？”

高山道：“情非得已，还望旗主明察。”

黄衣人冷笑一声，道：“如是那丫头要你出手对付本旗呢？”

高山道：“那在下只好出手了！”

南宫玉真道：“高山，和他打几招试试看。”

黄衣人冷笑一声，道：“你真敢和本旗动手？”

身子一转，侧上两步，右手回转，拍出一掌。

高山道：“有什么不敢。”

合在一处的双手，忽然分开，右手击出，迎向那黄衣人的掌势。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

高山身不由己，向前奔冲六步，黄衣人也不自觉的向前两步。

黄衣人回顾了高山一眼，冷冷说道：“你在本旗手下，是什么身份？”

高山道：“现在，我已不是黄旗手下的人了，恕不奉告。”

黄衣人借一句说话的机会，人已回过了身子，接道：“你很大胆。”

高山道：“在下的胆子，一向不小。”

黄衣人突然哈哈一笑，忍下胸中之气，道：“本旗应该认识你才是，怎的竟然会认不出来。”

高山冷笑一声，道：“阁下太晚了，在下已经答应了南宫姑娘，自然无法反悔。”

黄衣人冷笑一声，道：“这么说来，咱们无法说下去了？”

高山摇摇头，道：“在下追随了南宫姑娘，看来咱们是无法谈下去了！”

黄衣人突然一迈步，双掌连环劈出。

这一次出手，攻势凌厉无匹，双掌交错，幻漫天掌，分由四

面八方，攻向了高山。

高山冷哼一声，挥掌还击。

两人掌势来去，搏杀得十分激烈，高山运足了玄阴气功，发出的掌力上，都带着强烈的阴寒之气。

这种阴寒之气，随着他快速的掌势，愈来愈是强大，使得站在旁侧的秋飞花等，都有着冷气袭人的感觉。

黄衣人一连攻出了二十余掌，都被高山封挡开去，而且还了十余掌。

以一旗堂主的身份，和一个香主身份的属下，一连打了数十招，不分胜败，面子上，实是有些挂不住。

但高山的掌势，愈打愈是快，也愈见凌厉，大有反守为攻之势。

南宫玉真举手一招，江海应手行了过来，道：“主人有何吩咐？”

举手理下鬓边飘起的一撮秀发，南宫玉真缓缓地问道：“令师弟练过冰魄掌力吗？”

江海道：“玄阴门的武功，都是以阴寒气功为主，在内功修为上，一脉相承，但形诸于外的，却是各有不同，在下练的是玄阴冰魄掌，师弟高山练的是……”

南宫玉真突然一挥手，接道：“我知道，不用说了。”

两人谈话之间，场中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只听一声冷叱、闷哼传了过来，卧龙高山忽然间身子摇动着倒了下去。

那黄衣人虽然未倒下去，但人却如喝醉了一般，步履踉跄地站着不稳。

忽然间，两条人影，同时发动，几乎是同一时刻飞到了场中。

两条人影悬空一接，响起了砰然一声大震，双双由空中跌落了下来。

是秋飞花和那穿白衣的佩刀人。

南宫玉真转目望去，只见秋飞花落着实地之后，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那白衣人也似是受了很重的内伤，落地之后，立刻紧闭双目，运气调息。

南宫玉真抑腰一伸，突然飞落到秋飞花的身侧，江海却扶起了高山。

双方面的动作都很快，红衣人已飞跃而至，抱走了黄衣人。

南宫玉真四顾了江海一眼，道：“令弟的伤势如何？”

江海道：“很重，人已经晕迷了过去。”

南宫玉真道：“你抱着他，咱们……”

目光到处，突然，住口不言。

原来这时，正有一队人行了过来。

这一队人，约有三四十个之多，分穿着黄、白、红三种衣服。穿白的十二个人，各佩着一柄长刀，穿黄的佩着长剑，穿红的，都分佩着一对判官笔。

正确的人数，是三十六人。

很显然，这是三旗堂中的杀手。

南宫玉真心念疾快的一转，接道：“退回小庙中去。”

摘星行了过来，低声道：“姑娘，你冲出去，小婢为你开路。”

这时，距离大道，不足十丈的距离，如若是南宫玉真全力突围，只需几个飞跃，就上了官道。

但不知为什么？

竟然使南宫玉真改变了主意，微带怒意的说道：“我说咱们退回小庙中去。”

摘星不敢再多口，伸手抱起了秋飞花。

小丫头很聪明，一下子，转了个大弯。

她已从南宫玉真的双目中，看出了无比的关怀之情。

南宫玉真吁一口气，道：“后队改作前队，崔、铁二位关照。”

神剑、魔刀一躬身，嗯的一声，拔出了兵刃，转身向后行去。

南宫玉真伸手点了秋飞花两处穴道：“摘星，保护秋相公的安全，不许他受到伤害。”

摘星道：“婢子以性命担保。”

江海道：“你就是南宫姑娘。”

南宫玉真道：“不错，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作南宫世家的婢子从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江海，好好的保护你的师弟。”

江海点点头，道：“我会全力以赴。”

南宫玉真道：“好吧！你们先走。”

江海抱起了高山，紧追在神剑、魔刀的身后。

但这一耽误，那三十六个杀手，已然逼近了身侧。

南宫玉真独自一人，面对着三十六位杀手。

那红衣人已然拔出了一对判官笔，冷冷说道：“小丫头，原来想用金蝉脱壳之计，不惜降低身份，改扮丫头。”

南宫玉真摆明了身份之后，立刻恢复那一份南宫世家儿女的高傲尊严，冷冷说道：“你不配问我什么？”

红衣人怒道：“在下是一旗堂主的身份，还不配和你一个小

丫头说话吗？”

南宫玉真道：“不配就是配，南宫世家中人，交往的都是一门一派的主持，像你阁下这样的无名小卒，怎配和我论事？”

红衣人脸色一变，道：“你好狂妄的口气，给我杀！”

右手一挥，十二个身着红衣的大汉，有如怒蜂出巢一般，分由四方八面，向南宫玉真攻了过来。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道：“要你见识一下南宫世家的手段。”

喝声中，突然飞身而起，飞洒出一片寒芒。

还没有看清楚她用的什么兵刃，只听一阵惨叫呼喝之声，传入耳际。

凝目望去，只见那南宫玉真，仍然空着双手站在原地。

别说看到她用的兵刃了，连她兵刃放在何处也无法看出来。

但十二个红衣人，已然倒在了地上大半，六个身受重伤，肢残肉裂，另外六个人，虽然还未倒下去，但也都挂了彩，不是前胸被伤，就是臂腿冒血。

这一手，有如晴天霹雳，立刻震惊了全场。

包括那红衣人在内，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南宫玉真身上。

南宫玉真望了那些倒摔在地上的重伤者一眼，冷冷说道：“这不过是略施薄惩，让你们知道一点利害，如若再像阴魂一般缠上来，当心我一个活口不留。”

也不待对方答话，转身而去。

这些人虽然膘悍勇猛，但遇上了这等高绝一时的杀手，也不禁心生寒意，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看着南宫玉真缓步而去。

来时，遇上了重重的拦截，但回去时，却意外的顺利，竟然

未遇到任何的拦截。

几人很快地重回到小庙中。

摘星放下了秋飞花，江海也放下了高山。

这时，天虚子、傅东扬、倪万里，都已坐息醒来。

东方雁和秋飞花一见投缘，急步奔了过来，道：“秋兄，伤的很重吗？”

摘星拍活了秋飞花的穴道，道：“不太轻。”

秋飞花缓缓吁一口气，道：“还好，不算太重。”

傅东扬大步行到了高山身侧，仔细查看了一阵，道：“这位兄台练的是玄阴内功？”

江海道：“很高明，他练的是玄阴气功。”

傅东扬道：“原来是玄阴门下人，兄弟失敬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玄阴门下，近年出来了两位很杰出的弟子，不知道阁下是否知晓？”

江海道：“什么人？”

傅东扬道：“江湖上只流传他们的绰号，却不知他们的姓名。”

江海道：“什么绰号？”

傅东扬道：“人称龙、虎双杰，潜龙、卧虎。”

江海道：“潜龙就是区区在下，卧虎高山，就是这位身受重伤的人……”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接道：“不过，潜龙、卧虎，都已经成了南宫姑娘的从人。”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先收神剑、魔刀，再得潜龙、卧虎，单是这四大从仆，放眼当今江湖，就很少有人能够拒抗了。”

南宫玉真似是心有所思，答非所问，道：“先生医道精湛，请

看看令高足的伤势如何？”

傅东扬望了秋飞花，笑道：“小徒的伤势不重，他个人就可以理会得了。”

南宫玉真哼了一声，道：“高山的伤势呢？”

傅东扬道：“很重，他一身阴寒内力，被人内家掌力逼在内腑，回聚丹田，如不及早排出，只怕很难活两个时辰。”

南宫玉真道：“先生有何妙法，挽他一劫？”

傅东扬道：“用内力疏导他身上凝聚的寒毒，只怕收效不大。”

南宫玉真道：“先生看看什么药物，最为有效？”

傅东扬道：“火龙丹，但此物世间不多，而且药方失传。”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晚辈收有此物。”

打开一瓶，倒出一粒丹药，递了过去。

傅东扬道：“有此火龙丹，秀才保证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江海突然一伸手，拦住了傅东扬，道：“傅兄，不用费心了。”

傅东扬道：“为什么？”

江海道：“火龙丹乃疗治寒毒的神丹、仙品，而且，药方失传，当今之世，也没有几个人收有此物，何苦浪费这一粒灵丹呢？”

傅东扬道：“这话怎么说？”

江海道：“就算能疗治好他的伤势，只怕我们也无法活过两天了。”

傅东扬道：“江兄的意思是，……”

江海接道：“我活不过二十几个时辰，我这位师弟，能活多久，眼下还不知道，就算你疗好他的寒毒，也无法救他的性命，

又何苦浪费这一粒火龙丹呢？”

傅东扬一扬眉头，默然不语。

南宫玉真道：“江海，浪费一粒火龙丹，是我的事，和你无关，傅前辈，请你疗好他的寒毒。”

傅东扬道：“姑娘，在下从命了。”

扶正了高山的身子，先在他身上推拿一阵，然后，捏碎了火龙丹，投入高山的口中。

原来，那火龙丹乃是对症之药，服下片刻，立见奇效，高山寒气已除去大半。

南宫玉真道：“你大伤初痊，只怕不宜再忍受病苦。”

高山道：“姑娘，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十个时辰之后，我非发作不可，……”叹息一声，接道：“在下的想法，原本和师兄一样，希望在病势发作之前，举掌自尽而死，但姑娘的仁慈，给了在下无比的勇气，我愿意以身相试，看看诸位能不能找出疗治之法？”

傅东扬道：“请恕秀才开口，我想问一句，两位究竟是被服了什么药物所制？”

高山道：“不知道，甚至，我们没有服用药物……”

傅东扬凝目沉思，默然不语。

高山虽然说了不少的话，但却未提出一点线索。

傅东扬摇摇头道：“这确把秀才难住了，病势之来，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病情之去，人又完全在昏迷之中，完全没有一点的线索可寻。”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我只想请你推断一下，就算错了，也不要紧。”

傅东扬目光一掠江海、高山，接道：“你们醒来之后，觉着和平常有什么不同之处？”

江海道：“全无不同，只是比平时更为舒坦一些。”

傅东扬道：“口中是否有苦涩之味？”

江海道：“没有。”

傅东扬道：“甜的味道呢？”

江海道：“一样没有？”

傅东扬道：“每次清醒之后，是否发觉身上有伤痛之处？”

江海道：“没有。”

傅东扬道：“全身的肌肤，有什么红肿的地方？”

江海道：“没有。”

傅东扬道：“再仔细想想看，在舒畅的感受中，有没有一点特殊不同的地方。”

江海沉吟了一阵，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咱们无法施救了。”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咱们能看到他们如何下手，施用的什么药物？”

南宫玉真道：“这个，很困难！”

傅东扬道：“困难是很困难，但已有迹可寻，并非是全无办法克服。”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有什么高见呢？”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是否准备在这座小庙中坚守下去？”

南宫玉真道：“我既然重回此地，已经决定了和诸位前辈、同辈，生死与共了。”

第十八回 鹰图交易

傅东扬道：“姑娘是不是准备在此和他们决一死战呢？”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的意思呢？”

傅东扬道：“在下之意？最少守到这位高兄的伤势发作。”

突然改用极低微的声音，和南宫玉真交谈了片刻。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似乎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目光凝注高山的身上，道：“高山，伤势发作了，是不是很痛苦？”

高山道：“很痛苦，全身酸软无力，人也在半昏迷中，可怕的是还能感受到痛苦。”

南宫玉真道：“什么样的痛苦？”

高山道：“全身似乎有一种蚂蚁在爬行，难过得很。”

南宫玉真道：“像是被人点中了五阴绝穴，是吗？”

高山道：“大概是那种味道了。”

南宫玉真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傅前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傅东扬道：“到目前为止，秀才还没有想出一点头绪。”

南宫玉真道：“高山，算算你还有几个时辰伤势发作？”

高山沉吟了一阵，道：“大约还有八个时辰左右。”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除了高山之外，要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尽量保有他的体能，以准备抗拒伤势发作的痛苦，其他的人，

包括我在内，都听你傅前辈的调动。”

傅东扬道：“姑娘，这担子太重了，秀才只怕担不起来。”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不用客气了，南宫世家中人，我们保证个个听你之命。”

傅东扬道：“姑娘如此吩咐，在下只好从命了。”

南宫玉真道：“好！傅前辈准备如何安排，请吩咐吧。”

傅东扬道：“姑娘，在下还得仔细想想看，如何一个分配法？”

南宫玉真道：“那就麻烦你老前辈策划一下了。”

转身行到小庙一角，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傅东扬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缓步向天虚子行了过去，两人低声讨论起来。

秋飞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暗暗忖道：无怪她把指挥大局的权利交给师父，原来，他需要运气调息……看来，刚才一阵搏杀，她也十分疲劳。

东方雁似是很关心秋飞花，一直暗中留心着秋飞花，看他清醒过来，立时快步向前行去，低声道：“秋兄，你醒过来了？”

秋飞花道：“多谢关心，在下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

东方雁道：“那很好……”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秋兄，在下表姐的武功如何？”

秋飞花道：“高明得很。”

东方雁道：“秋兄，我表姐定是很着累，是吗？”

秋飞花道：“她一人连拒强敌，收服了江海、高山，耗费的真力很大，所以，她很累。”

南宫玉真突然睁开了双目，道：“表弟，你过来。”

东方雁笑一笑，大步行了过去，道：“表姐，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表弟，你坐下来。”

东方雁依言坐了下去，道：“表姐，秋兄赞你武功高强得很。”

南宫玉真道：“人家是恭维你表姐，你就真的相信吗？”

东方雁道：“爹和娘也告诉过我，说是你的成就很超越，只可惜，刚才，我没有跟你过去瞧瞧。”

南宫玉真突然转过话题，道：“听你姑妈说，小表妹聪明得很，是吗？”

东方雁道：“小妹是聪明，只是她不喜练武，一天到晚，钻在书堆里，不知道看了多少古里古怪的书。”

南宫玉真道：“听娘说，她已有了无上的智慧，是练武的大好材料，不练武岂不是可惜得很。”

东方雁道：“小妹有她自己的天地，别说我这作哥哥的管不了她，就是爹娘也无法管他。”

南宫玉真道：“那舅父、舅母又为何无法管她？”

东方雁道：“他那张小嘴，太会讲话了，爹娘都被她说服了。”

南宫玉真道：“原来如此，很可惜，她这次没有来。”

东方雁笑一笑，道：“小妹本为要来，但娘顾虑她不会武功，不让她跟我同来。”

南宫玉真道：“唉！听你说的小表妹这样可爱，我真想立刻见到她。”

东方雁道：“小妹也对你十分敬仰，表姐有暇，何不到东方世家一行。”

南宫玉真道：“这个心愿，只怕不是近期内可以实现了，我这样忙，不知要拖到几时才能去探望舅父、舅妈。”

两个论叙家常，谈的兴致勃勃。

突然，小庙外传入了魔刀铁不化的声音，道：“你要找南宫姑娘？”

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不错。”

铁不化道：“你是什么人？”

那冷冷的声音应道：“在下来自金牛宫。”

铁不化道：“金牛宫……”

来人应道：“不错，金牛宫，阁下是否听人说过。”

铁不化道：“倒是听过有这么一处地方，但却未见过金牛宫中人？”

傅东扬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人，穿着一件绣着金花白色长衫，腰中束着一条金色的腰带，目光映照下，闪闪发光。

傅东扬看过了来人一眼，道：“阁下在金牛宫中是什么身份？”

白衣人道：“在下是金牛宫中右剑士。”

傅东扬道：“右剑士，身份很高吧？”

白衣人道：“左右一剑士，是金牛宫的剑士领随，阁下不知金牛宫中的组织，自然不知道右剑士的身份了。”

傅东扬道：“咱们见过金牛王。”

白衣人道：“区区正是奉了吾主之命而来。”

傅东扬道：“有何见教？”

白衣人道：“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否则，在下也不会杀入重围而来了。”

傅东扬道：“阁下请说吧？”

白衣人道：“我要见着南宫姑娘之后再说！”

傅东扬道：“有一件事，在下先得说明，小庙中事，现都由傅某人作主！”

白衣人道：“南宫姑娘，也肯听阁下之言吗？”

傅东扬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白衣人道：“既然是这样，在下还是和南宫姑娘谈吧！”

摘星大步行了出来道：“我家姑娘有命，一切由傅老前辈作主。”

傅东扬笑一笑，道：“这是南宫姑娘的贴身从仆，阁下可以相信了吧？”

白衣人道：“其实，和阁下谈谈也不要紧……”

傅东扬道：“那么傅某人洗耳恭听了。”

白衣人道：“诸位身陷重围，大难在即……”

傅东扬道：“这个咱们早知道了。”

白衣人道：“但你们不知道就要开始猛攻，这一抡强攻，在下相信诸位无法抗拒。”

傅东扬道：“右剑士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白衣人双目盯注在傅东扬脸上瞧看了一阵，道：“在下只能说，他们再一次的攻势，十分恶毒，至于详情细节吗，咱们还得谈谈条件！”

傅东扬道：“金牛王和在下谈过鹰图、玉珮的事！”

白衣人道：“区区也正是因为鹰图、玉珮而来。”

傅东扬道：“看来，这是一桩买卖了？”

白衣人道：“不错，是一桩买卖，很大的买卖，一面是几条很值钱的人命，一面是鹰图、玉珮，只有付出鹰图、玉珮的人，才能买下这些人命。”

傅东扬道：“他们怎么放金牛宫中的人到此，不怕泄漏了消息吗？”

白衣人道：“这就是运用之妙了，金牛宫如是没有一点手段，怎能平安到此。”

傅东扬道：“就算你说的很真实吧！也未必就买得鹰图、玉珮。”

白衣人笑一笑，道：“只要有价，咱们就可以谈谈了，放眼当今之事，金牛宫该是第一等大买主。”

傅东扬笑道：“水涨船高，诸位这么一探，咱们算知道了鹰图、玉珮的价值，奇货可居，自然得涨价了。”

白衣人道：“怎么一个涨法，总该问个价码出来？”

傅东扬道：“如果金牛宫中人，把咱们在场之人，全都平平安安的送出去，也不过是值得鹰图的四分之一。”

白衣人道：“鹰图的价值，就在它不能分开，合起来价值连城，分开了一文不值。”

傅东扬道：“在下是以此作比，如是金牛宫想要另外的三分，那就再行付价了。”

白衣人道：“咱们买的是整幅鹰图和玉珮，最好是一下把价钱谈好。”

傅东扬道：“我再说一遍，用金牛宫的力量，把咱们全都平平安安的带出此地，咱们付出四分之一的鹰图，至于另外的四分之三，价钱再谈。”

这明明是刁难。

却不料白衣人哈哈一笑，道：“看来，咱们成交了！”

傅东扬心头一震，回顾向南宫玉真望去。

书剑秀才千算万算，也未算出金牛宫愿付出如此代价，只买去鹰图的四分之一。

只见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傅前辈，晚辈说过，这里的事，都由傅前辈作主，你说出口的话，晚辈是自然不能不遵从了。”

傅东扬叹口气，道：“姑娘，傅秀才虽然通权达变，但一向对说出的话，却是无不兑现。”

南宫玉真道：“为了维护傅前辈一诺千金，所以，咱们只有把鹰图割给人四分之一了。”

傅东扬有些无可奈何的回望着白衣人道：“你真的接受了？”

白衣人道：“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生意成交了。”

傅东扬道：“你听着，破围而出时，咱们要不受到伤害，而且，也不必出手助阵。”

白衣人道：“金牛宫既然接下了这档事，自然用不着你们出手，诸位是准备步行离此呢？还是乘车、坐轿？”

傅东扬嗯了一声，道：“如是需要我们选择，咱们最好坐轿子走！”

白衣人探首向小庙中望了一眼，道：“诸位挤一下，用五顶轿子勉强可以了。”

傅东扬道：“可以，咱们就决定五顶轿子。”

白衣人道：“好，在下去张罗一下。”

傅东扬道：“……慢着，咱们要不要约定一个时间？”

白衣人沉吟了一阵，道：“可以，怎么一个约法？”

傅东扬道：“阁下算一算需要多少时间？”

白衣人道：“一个时辰如何？”

傅东扬道：“好！一个时辰之内，咱们的约定有效，过了一个时辰，咱们这些约定，那就不再算数了。”

白衣人道：“只要你傅秀才不强词夺理，咱们这笔交易，算是作定了。”

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大约一顿饭工夫左右，那白衣人果然去而复来。

一群身着银色衣服的武士，紧随那白衣剑士后。

这银衣武士，有一十二人，穿着相同的衣服，闪闪耀目的银衣上，仰着金色的牛头。

十二个金牛武士后面，紧随五顶大轿子。

五顶大轿子，分由十个身着青衣，仰着银色牛头标帜的大汉抬着。

金牛武士每人都佩一把形如弯月的长刀，手中执着一形如牛角的金色兵刃。

抬轿的银牛武士，各佩着一把弯月，手中少了那一柄金质牛角。

白衣右剑士，行到了庙门前面，一挥手，人轿一齐停下。

傅东扬缓步迎了出来，一抱拳，道：“阁下很守信。”

白衣人微微生笑，道：“金牛宫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行动，但却极守江湖信约。”

傅东扬点点头，道：“咱们和阁下的约定，也是一言九鼎。”

白衣人道：“好！那就请诸位上轿吧！”

傅东扬道：“既然如此……”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阁下，咱们总不能称呼阁下右剑士，……”

白衣人接道：“傅兄的意思是，……”

傅东扬道：“请教兄台的姓名？”

白衣人沉吟一阵，道：“金牛宫有一道禁例，那就是不和江湖上各门各派来往，所以，不便奉告姓名，但傅兄殷殷相询，兄弟如是不说，那就是有些不识抬举了。”

傅东扬道：“阁下如肯以姓名见告，彼此称呼起来，也可方便一些。”

白衣人道：“兄弟向飞。”

傅东扬道：“再请教向兄一事，不知肯否见告？”

向飞道：“傅兄，敝宫主，还在候驾，如是不太重要的事，诸位见过敝宫主再谈不迟。”

傅东扬笑一笑，道：“只要向兄回答一句话，咱们立刻动身。”

向飞道：“好吧，傅兄想知道什么？”

傅东扬道：“说起来，是一件天大的笑话，咱们被围困于这小庙之中，却还不知围困咱们的是哪一路英雄。”

向飞摇摇头，道：“很抱歉，这一点兄弟也不知道。”

傅东扬道：“哦！贵宫主呢？”

向飞道：“这个，傅兄见过了敝宫主时，请当面问他吧！”

这人的年纪虽轻，但口气却紧得很。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就凭向兄这份言行的谨慎，实得少年老成之道了。”

向飞道：“傅兄夸奖了。”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向兄，如是途中遇上拦截，……”

向飞道：“自由金牛宫中的武士和兄弟接下。”

傅东扬道：“如是情势迫人，逼得咱们非要出手不可，那将

如何？”

向飞道：“诸位最好是不要出手，情势逼人，很难有一个清楚的界限。”

傅东扬道：“正如此，所以，在下要先和向兄说个明白。”

向飞道：“以轿子为界，如有兵刃暗器攻入轿中，就算咱们违约。”

傅东扬点点头，道：“很公平。”

向飞道：“傅兄既然觉着很公平，那就请他们上轿吧！”

傅东扬道：“好！我这就招呼他们上轿。”

傅东扬忖量目下的形势之后，缓缓说道：“向兄，一顶轿子，可以坐几个人？”

向飞道：“这轿子很大，三个人不多，两个也不少，挤下四五个人，大概没问题。”

傅东扬暗自算道：南宫玉真和两个丫头，加一神剑、魔刀、潜龙、卧虎，合计七人，天虚子、倪万里、秋飞花、东方雁再加自己，共有六个人，七六一十三人，分成五顶大轿，应该是勉强可以了。

只听向飞说道：“你们打开轿门。”

十个银牛武士，放下轿子，打开了轿帘子。

那是一种构造很特殊的轿子，轿中是一个半圆形的木凳子。

向飞说的不错，挤进去四个人，也可以坐下，坐上两个人，也不算少。

未待傅东扬说话，南宫玉真已站了起来，道：“摘星、追风，我们坐一个轿子，江海请照顾高山，你们两人合坐一顶轿子。”

江海点点头，抱起了高山，行进了一顶轿子中。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傅前辈，晚辈逾越了。”

傅东扬道：“事不烦二主，那就劳请姑娘，替在下分配一下了。”

南宫玉真道：“长者令，不敢违，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

目光一转，道：“雁表弟，委屈你了，你和崔方、铁不化，同乘一轿。”

东方雁道：“好！”

举步向外行去。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傅老请和秋公子同乘一轿。”

傅东扬点点头，道：“好！”

南宫玉真道：“余一顶轿子，还有两位，请他们合乘一顶轿子了。”

傅东扬道：“分配得很好。”

南宫玉真当先而行，带着二婢，抢上了第一顶轿子。

傅东扬、秋飞花上了第二顶轿子。

倪万里道：“老叫化连马也很少骑，想不到这一辈子还有坐轿子的机会。”

口中说着，人却行了出去。

天虚子也跟着站起身子，行出小庙。

这些人走路、骑马，那是家常便饭，但坐轿子，除了南宫玉真之外，却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大家都有些别别扭扭。

几人登上了轿子之后，向飞立刻下令放下了轿帘。

十二个金牛武士，立刻分站了四个方位，每边三人，护着五轿。

十个银牛武士，抬起了轿子，向前行去。

秋飞花轻轻拨开了轿帘，向外看去。

只见轿行如风，十二个金牛武士，左手执着弯刀，右手执着金牛角。

向飞当先带路，开导而行。

秋飞花目光锐利，看到了轿子经过了不少处的埋伏。

奇怪的是，这些埋伏对那鱼贯而行的轿子，视而不见，没有一处动手拦劫。

不知他们是对金牛宫有所顾虑呢？还是别的原因。

秋飞花心中大感奇怪，低声道：“师父，我看事情有些奇怪？”

傅东扬拂髯微笑，道：“咱们由一个陷阱，移到另一个陷阱中而已。”

秋飞花道：“那么师父为何同意呢？”

傅东扬道：“飞鹰图现在南宫玉真的手上，应该由她作主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女才慧过人，武功高强，是一位非凡人物，她代表了南宫世家重出江湖，恐怕是南宫世家中有意的安排、造就。”

秋飞花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但觉轿子的行速，愈来愈快，不大工夫，已行出五六里路。

轿子竟然停了下来，在一座大宅院前停下。

南宫玉真一掀轿帘，当先而出。

傅东扬紧随着行下轿子，道：“向兄，看来金牛宫果然是有些人所难测的威力。”

向飞微微一笑，道：“傅兄夸奖。”

五顶轿子，先后停下，轿中人鱼贯而出。

向飞一挥手，对十二个金牛武士，道：“你们守在宅院外，未

得金牛令符的人，不得出入，违者格杀勿论。”

傅东扬回望了南宫玉真一眼，只见南宫玉真面泛微笑，却又不肯接口多言。

那态度表明了一件事，应该如何，是傅东扬自己的事。

傅东扬只好轻轻咳一声，道：“向兄，这座宅院，是龙潭虎穴，还是天罗地网？”

金牛王脾气虽然爆急，但这位右剑士向飞，却是阴沉得很，笑一笑，道：“傅兄说笑了，这原是一座大地主的宅院，被咱们金牛宫买了下来，用作敝宫主临时驿站罢了。”

傅东扬道：“既是大地主宅院，手头不会拮据……”

向飞哈哈一笑，道：“傅兄，事情简单得很，咱们多出了一些银子而已。”

倪万里冷冷说道：“阔气呀！阔气。”

向飞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诸位请入厅中坐吧！”

抱拳肃客。

傅东扬略一沉吟，举步向前行去。

进入大门，立时有两个青衣女婢，迎了上来，引导行入大厅。大厅中很宽敞，白绫桌面，黑缎子椅垫，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

不管在任何地方，金牛宫中人似乎都很有气派。

傅东扬道：“是向兄和咱们交易呢？还是由贵宫主出面？”

向飞道：“傅兄如是觉着兄弟够分量，那就由兄弟出面，如是非要见敝宫主不可，在下立刻替傅兄通报。”

倪万里道：“在没见右剑士之前，咱们已见过金牛王了。”

向飞道：“敝宫主一向不和生人交往，就算见过了诸位，只

怕也不成交易了。”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和你向兄谈，才是找到正主儿了。”

向飞道：“如是傅兄觉着可以，何不和兄弟试试？”

只听一个极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先要他们疗治好高山的伤势，万一情势发展到傅前辈不便应付时，就请指明晚辈出面。”

这等“传音入密”之术，集音成声，送入人耳，虽然近在咫尺，但那向飞也是无法听到。

傅东扬正感无所措施，得南宫玉真的指示，立时精神一振，道：“向兄，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向兄是否能相助。”

向飞道：“傅兄请说。”

傅东扬道：“在下风闻金牛宫中，不但藏金极多，而且，还珍藏了不少灵丹奇药，善治各种疑难杂症，不知是真是假。”

向飞哈哈一笑，道：“傅兄果然是博学多，金牛宫藏金一事，天下武林同道，还有几人知晓……但对珍藏灵丹一事，知晓的绝无仅有，不知傅兄如何得知？”

傅东扬道：“在下如何知晓，似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有一位受到伤害的同伴，想劳请贵宫中人，一施妙手！”

向飞的目光，转注到高山的身上，道：“可是这一位吗？”

傅东扬道：“不错，向兄先请看看他是何术所伤？”

向飞道：“对医道岐黄之术，兄弟所学有限。”

傅东扬道：“那是说不能医治了？”

向飞道：“艺贵精专，兄弟虽然不善医道，但金牛宫中人，却不乏个中人才。”

傅东扬笑一笑道：“向兄有何用心，何不明说出口。”

向飞道：“傅兄果然是闻歌知意，金牛宫中人，既然很少和江湖中人来往，也不准备和江湖中人往来，所以，咱们没有结交天下人士的用心，要咱们诊治贵友之症，只怕傅兄得付些代价。”

傅东扬道：“想当然而，向兄请开出条件吧！”

向飞道：“不用急，兄弟先请本宫中的大夫，诊断过贵友的伤病之势后，才能定价出来。”

提高了声音，道：“去请华大夫来。”

一个女婢应声而去，奔出大厅。

片刻之后，带一个半百老者，行入大厅。

这老者身着青袍，花白长髯，长眉鱼目，一脸书卷气，倒很像是一位饱学儒士。

向飞回顾了老者一眼，道：“有劳华大夫了。”

华大夫道：“理当效劳，但不知哪一位身子不适？”

口中问话，双目却已投注到高山的身上。”

向飞道：“大夫已找到病人了。”

华大夫嗯了一声，缓步行近高山。

两个女婢急步行来，移动桌椅。

华大夫先查看了一下高山的双目、口舌，才伸出手去，搭上高山的右腕脉穴，微闭双目，双唇不时启动，但却未发出一点声音。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华大夫才睁开双目，道：“病势很奇怪……”

向飞接道：“如非奇杂之症，也不会劳动你华大夫了，先不谈病情、病势，我只想知道，大夫能不能医好他。”

华大夫点点头，道：“奇是奇，但并非全无办法可想。”

向飞道：“好！大夫请稍候片刻，待在下和这位傅兄谈好了价值之后，大夫再细说病情和用药之道。”华大夫道：“是！”

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向飞轻轻咳了一声，道：“傅兄，大概听到了。”

傅东扬道：“听到什么？”

向飞道：“华大夫的话，他是位医道精深的大夫，向不轻诺，只要他答应了，就算快要断气的人，也能够妙手回春。”

傅东扬道：“向兄的意思，咱们还是不太明白。”向飞道：“在下的意思是，咱们答应了把诸位由重重的围困中，解救出来，现在咱们已经作到了。”

傅东扬道：“向兄可是要等兄弟一句话，是吗？”

向飞道：“不错。”

傅东扬道：“咱们心照不宣，向兄干脆开出价钱来吧！”

向飞道：“咱们把诸位救出了围困，得到了鹰图的四分之一，现在咱们又要救一条人命，希望能再得到四分之一的鹰图。”

傅东扬道：“这个吗？傅某人一个人无法作主，我得与他们商量一下。”

向飞道：“诸位尽管请便。”

所谓商量，那就是要听听南宫玉真的意见。

目光转注到南宫玉真的身上，道：“姑娘对此有何高见？”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晚辈悉凭前辈吩咐。”

傅东扬道：“向兄，准备再要四分之一的鹰图、不觉着价值高了一些？”

向飞道：“傅兄，兄弟开的是最低价钱，因为，这位高兄的病势很奇怪，不是向某人夸口，除了金牛宫中的华大夫之外，当

今之世，难再有第二个人能治好他的奇症。”

傅东扬心中暗道：南宫玉真叫人难测高深，她能付出四分之一的鹰图，多付四分之一，想也没有什么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好吧！咱们不还价了，不过，咱们先要等疗治好这位高兄的病势，才能付出一半鹰图。”

向飞点点头，道：“那是当然。”

目光转注到华大夫的身上，接道：“大夫，可以说说这位高兄的病势了。”

华大夫一点头，道：“他被一种金针奇术所伤，每相隔一定的时间，就要想法子放出一些血来。”

江海呆了一呆，道：“放血，为什么？”

华大夫道：“因为，你们的身子上存血过多，如不及时放出来，很容易血管爆裂而死。”

江海道：“这个是闻所未闻的怪病，大夫能不能说出初病之症状？”

华大夫道：“大病初症，全身无力，真气不继，如若勉强支撑下去，就会晕迷过去。”

江海道：“以后呢？”

华大夫道：“如若不快速治疗，很快就会血管爆裂而死。”

江海道：“如何一个治疗法呢？”

华大夫道：“很简单，找出定穴之法，就可以使他们清醒过来。”

江海道：“这么说来大夫确能药到病除了。”

华大夫道：“那也要尽一番手脚，才能找到病源了。”

江海道：“大夫如若真有此能，那真可以比华陀重生了。”

华大夫道：“因为，你们的病，不是真病，而是人为的病，只要除了人为的因素，那就手到病除了。”

江海道：“唉！真是学无止境，咱们百思不解的问题，却经你华大夫这么一说，咱们真如茅塞顿开了。”

华大夫微微一笑，道：“这就是隔行如隔山了，诸位不懂医道，自然不知其中玄妙了。”

傅东扬道：“这不是隔行的事，在下也懂得了一点医道，但在下就无法想出原因何在，大夫这么一指点，在下茅塞顿开，如梦初醒了，大夫医道造诣之深，实非常人能及了。”

华大夫笑一笑，道：“阁下夸奖了。”

傅东扬道：“现在，大夫是不是准备替他们医治了。”

华大夫道：“这个，就不是在下能够作主。”

傅东扬道：“什么人能够作主呢？”

华大夫道：“阁下请和向兄谈判吧！”

傅东扬目光转注到向飞的脸上，道：“向兄，可以叫华大夫动手了？”

向飞微微一笑，道：“既然已经找出了病因，以华大夫精深的医道造诣，自然可以手到病除，不过，在下觉着，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的好。”

傅东扬心中明白，但口中却故意说道：“算什么？”

向飞道：“在下觉着，现在诸位应该先交出四分之一的飞鹰图，那是咱们把诸位接出来的代价。”

傅东扬道：“这个么？何不等到把他医好之后，一并交付。”

向飞道：“在下说的很明白了，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不用为难，欠人的东西，应该付给人

家，是吗？”

伸手从怀中摸出飞鹰图，道：“姓向的，你认识飞鹰图吗？”

向飞双目盯注在南宫玉真的右手之上，道：“在下大概可以认出来。”

南宫玉真道：“你能分辨真伪？”

向飞道：“可以。”

南宫玉真道：“好！你看这飞鹰图是真是假？”

竟然把飞鹰图，平铺在实地之上。

向飞双目圆睁，在飞鹰图上瞧了一阵，道：“不错，不错，是真飞鹰图。”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你还是真有一点见识了？”

向飞长长吁一口气，还未来及讲话，南宫玉真已把飞鹰图收了起来，随手指着一块，道：“你估量一下，这有没有四分之一？”

向飞道：“你真的舍得把它撕开？”

南宫玉真道：“一诺如山，为什么不撕？”

一扬手，把四分之一的飞鹰图抛了过去。”

向飞伸手接过，展开一看，只见手中所执，竟是飞鹰图上鹰头部分。

南宫玉真道：“姓向的，是不是四分之一？”

向飞估算了一下，道：“大致上差不多了。”

南宫玉真望了望傅东扬一眼，道：“老前辈，可以和他们再谈下去了，不论老前辈你什么决定，晚辈是无不遵从。”

傅东扬道：“向兄，可以叫这位华大夫动手治病了？”

向飞笑一笑，道：“华大夫，能够立刻动手疗伤治他们的病

势吗？”

华大夫道：“可以，我立刻动手。”

向飞笑一笑，道：“慢着，华大夫的治病之术，被人看到了，是否能够立刻学会？”

华大夫道：“可以，只要稍通医道的人，他只要瞧到我这施术之法，不难很快学到。”

向飞道：“既是如此，大夫移至一处隐秘所在，替他疗治病势如何？”

华大夫道：“悉凭右剑士作主。”

向飞举手一招，两个青衣女婢应呼而至。

天虚子、倪万里、秋飞花等静静的站着，冷眼旁观事态发展。

向飞望望傅东扬道：“可以把这位高壮士抬入密室疗治吧？”

傅东扬道：“阁下不但有应变的机智，而且还是个很谨慎的人。”

向飞笑一笑，道：“好说，好说，……”

目注二婢，接道：“把这位高壮士抬入密室。”二婢应了一声，抬起了高山，向里面行去。向飞轻咳了一声，道：“华大夫，我想一定有一种办法，能使高壮士的人晕迷过去，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疗治好他的伤势，这样，也好减少他的痛苦。”

华大夫道：“在下遵命。”

随在二婢之后，行入密室。

傅东扬冷冷说道：“向兄，如是治不好高壮士的病，那将如何？”

向飞道：“病治不好，不收代价。”

傅东扬道：“如是他病势转剧呢？”

向飞道：“华大夫医道绝世，我相信，他有十成把握。”

敞厅中突然间静了下来，似乎是每个人都以最大的忍耐工夫，按下激动的心情。

足足半个时辰的时光，没有人讲一句话。

但沉默中，却隐隐有一种滋长的紧张。

这当儿，大门呀然，华大夫带着高山，鱼贯而入。

傅东扬道：“高兄，伤势如何了？”

高山伸展一下双臂，道：“似乎已完全康复。”

向东道：“在下说过，如果华大夫无法医好的病，那是非死不可的病了……”目光扫掠了全场一眼，道：“哪一位还有什么不治之症，可以提出来，华大夫难得离开一次金牛宫，能和诸位相遇，也算是有缘了。”

南宫玉真目光一掠江海，道：“你不是也被金针钉穴术所困吗？高山的病势能够治好，你为什么不也试试？”

江海摇摇头道：“代价太高了。”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再和那姓向的谈谈看，再请华大夫疗治一人，他什么代价？”

傅东扬冷冷说道：“向少兄，咱们还想求治一人，是否仍要四分之一的飞鹰图？”

向飞道：“傅老兄，你知道，早晚市价不同，谈交易嘛，总不能一成不变！”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飞鹰图为你持有，这价钱如何一个还法，要你作主了。”

南宫玉真道：“原价买卖，愿意就成交，不愿那就算了。”

傅东扬道：“向少兄怎么说？”

向飞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生意作成了，不过，在下希望能先付了高山的疗伤代价。”

南宫玉真又扯了一块鹰图，递了过去。

向飞取在手中，展开一看，收了起来，道：“哪一位还要疗伤？”

江海回顾了南宫玉真，缓步行了过去，道：“区区这条命，值不值四分之一的飞鹰图？”

向飞道：“生命的价值很难衡量，一张飞鹰图，四分之一也不算少。”

江海冷笑一声，道：“在下距离生死之界，还有很多时间，在这段时间，我还能自己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

向飞道：“阁下可得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江海道：“南宫姑娘的一番好意，在下可以拒辞不受……”

向飞接道：“那是阁下的事，在下只和傅老兄谈交易。”

江海道：“交易的条件，就是区区在下，我如是没有被金针钉穴探制，就无交易可谈，如是在下不想活了，这交易自然也不用谈了。”

向飞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阁下很想死了？”

江海道：“不错。不过，在下不想一个人死！”

向飞道：“哦！”

江海道：“所以，我要找姓向的挑战。”

向飞道：“你自信能够胜？”

江海道：“这就非在下所能计了，能胜了你，那是最好，打个同归于尽，是在下的心愿。万一不幸，在下死于阁下之手，至少，可以替南宫姑娘保住了四分之一的飞鹰图。”

南宫玉真道：“现在不许你和人动手！”

江海道：“姑娘，飞鹰图已被人取走一半，如是在下接受了华大夫的疗治，飞鹰图岂不是被人取走了四分之三？”

南宫玉真道：“这些事，我都知道，不用你来操心。”

江海一躬身，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你听命行事就是。”

江海道：“属下遵命。”

向飞微微一笑，道：“南宫姑娘不让髭眉，果然是大气大度的人物。”

南宫玉真道：“用不着夸奖我，咱们谈的是交易。”

向飞道：“姑娘说的是，这位江兄的病是否要医？”

南宫玉真道：“自然要医。”

向飞回顾了华大夫一眼，道：“大夫，请疗好这位江兄的病。”

向飞轻轻咳了一声，道：“南宫姑娘，疗治好江壮士的伤势之后，姑娘手中一幅鹰图，只余下了四分之一，是吗？”

南宫玉真道：“在场中人，谁不知晓，还用你来说吗？”

向飞道：“在下的意思是说，姑娘那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不知要些什么代价？”

南宫玉真道：“你想买？”

向飞道：“咱们拥有了四分之三的鹰图，如是缺少那么一点，岂不是一大憾事？”

南宫玉真道：“你去和傅老前辈说吧！我虽还拥有四分之一的鹰图，但我却作不了主。”

向飞道：“姑娘说的是……”目光转注到傅东扬的脸上，道：“傅前辈，咱们谈谈价钱如何？”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百里行程半九十，东西余下的愈少，它的价值愈高。”

向飞道：“傅老说的不错，咱们既然只缺四分之一，价钱高一点也不要紧。”

傅东扬道：“你能够作得了主吗？”

向飞道：“这个吗？只要诸位开的价不太离谱，在下就可以作得了主意。”

第十九回 待价而沽

傅东扬道：“这个吗，在下要好好的想想，我们只余四分之一的飞鹰图，得想个善价而沽才是。”

向飞道：“这样也好，傅老可以仔细想想吧！”

大厅中突然间，沉寂下来。

又等候约半晌时辰左右，江海随着华大夫行了出来。

向飞轻轻咳了一声，道：“还有四分之一的飞鹰图，可以付给兄弟了。”

傅东扬道：“江兄能否试出来，身上的金针已除。”

江海道：“试不出来，在下的伤势在十几个时辰以后才会发作，看来必须要等到那个时辰，才能给他们飞鹰图了。”

傅东扬道：“这也有理，不知向兄以为如何？”

向飞急急说道：“这怎么行，咱们是现金交易。”

华大夫突然冷冷说道：“江壮士，咱们说话不能太昧良心，我取出的金针你已经看过了，怎能一翻脸，就不认帐了。”

江海叹息一声，道：“大夫，我们江湖中人，自有江湖的手法，大夫是良医，名儒人不用管江湖中事。”

南宫玉真接道：“向飞，你们信任的是华大夫，他既然说出江海身上的定穴金针，想来就不会有错了。”

向飞道：“姑娘快人快语，好叫在下敬佩。”

南宫玉真把手中余下的一半飞鹰图，又一分为二，随手丢出

一半，道：“现在，你应该很满意了吧？”

向飞捡起飞鹰图，在手中举了一举，道：“姑娘，不论情势如何变化，一张飞鹰图，我们已得到四分之三。”

南宫玉真道：“生命无价，我们有两人伤势被医好，算一算，也值得了。”

向飞道：“问题是姑娘手中还余下四分之一，实也没有再保有的价值了！”

南宫玉真道：“你错了，向飞，你得到了四分之三的飞鹰图，未必有用，我留下这四分之一的价值，那就更大了。”

向飞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说的也许有理，在下持有了四分之三的飞鹰图，也就更难按耐下贪得之心，所以，咱们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得把姑娘持有的飞鹰图，求到手中。”

南宫玉真道：“可惜的是，我们只有两个病人，如是还有第三个受制的人，你姓向的，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取去了。”

向飞道：“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之八九，所以，在下一点也不灰心。”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不再理会向飞。

向飞目光转注到傅东扬的头上，道：“傅兄，我们还是谈谈咱们的生意。”

傅东扬道：“咱们好像已没有再受到什么威胁的地方，这生意就有些难谈了。”

向飞道：“所以，咱们准备付出高价。”

傅东扬道：“金牛宫虽很富有，但确非金钱所能办到。”

向飞道：“目下这座宅院，似是又已被人包围，诸位离开此地时，只怕仍然难免去一场搏杀。”

傅东扬道：“你这是威迫呢？还是利诱？”

向飞道：“威迫、利诱，都无不可，但用心对诸位却是无害。”

傅东扬笑一笑，未再答话。向飞道：“如若在下再调集金牛宫中的武士，把诸位送出险地，这代价值不值得四分之一飞鹰图。”

傅东扬道：“不值！”

向飞呆一呆道：“为什么？咱们上次，出入他们的禁地，因为心中有恃，所以，不怕他们动手。”

傅东扬道：“这一次呢？”

向飞道：“在下推想，这一次，可能有一场很剧烈的搏杀。”

傅东扬道：“你们金牛宫中人，一定能胜过对方吗？”

向飞道：“老实说，就算取胜，也是惨胜，胜得很凄凉。”

傅东扬道：“你们如不幸败了呢？”

向飞道：“那就难预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不过，金牛宫真要以精锐武士不择手段的和他们对抗，老实说，我们有十之七八的胜算。”

傅东扬道：“哦！”

向飞道：“目下这座宅院，已然被人团团围住，在下只要一撤除一些守卫，立刻就会有人攻进来。”

傅东扬道：“向兄，你们是金牛宫中的人，虽然很少在江湖上出现，但一旦出现，就堂堂正正的打出名字，那些人却似是有意的造成神秘，向兄是否知晓他们的来历？”

向飞目光一掠江海、高山，道：“他们两位来自那组合之中，应该比在下清楚，傅老兄何不问他们两位。”

江海道：“咱们只知是属大会堂下，至于大会堂属于一个什

么样的组合，那就不清楚。”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向飞沉吟了一阵，道：“在下能够提供的，也有限得很，这一个组合，不但很庞大，而且，还很复杂，但在下只知道，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来自朝阳宫。”

傅东扬道：“朝阳宫，……”

向飞接道：“不错，在下知道他们组合中的四大公子，来自朝阳宫。”

傅东扬道：“朝阳宫在下到过！”

向飞道：“向某人江湖的经历不多，只听说过‘朝阳宫’这三个字，倒不知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傅东扬道：“那是一个读书风气很盛的地方，宫中的老道，个个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向飞道：“他们会不会武功？”

傅东扬道：“就在下所知，他们不会武功，不过那地方文风太盛，宫中每一个道人，都是饱学之士。”

向飞道：“听起来倒是有些神秘了？”

傅东扬道：“是的！在下如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有这么一处地方。”

向飞道：“出自傅老兄之口，在下是全无怀疑！”

傅东扬道：“世界之大，本来是无奇不有。”

向飞轻轻叹息一声道：“原来如此。”

傅东扬道：“阁下所说，那四大公子出身朝阳宫的消息，是否可靠？”

向飞道：“可以奉告傅兄，在下听到的消息，绝对正确。”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话题已转，道：“向兄，咱们该谈谈正经事。”

向飞道：“在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如若你们肯交出余下的鹰图，在下将全力全心，助诸位脱险，金牛宫中人，愿打头阵，先挡锐锋。”

傅东扬道：“如是咱们觉着这交易不公平，不肯接受呢？”

向飞道：“这个吗？兄弟已经尽了心意，傅兄实在不肯交出来，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傅东扬道：“向兄的意思是，咱们彼此无关了？”

向飞微微一笑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诸位既然不肯合作，在下也只有坐山观虎斗了。”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向兄的算盘，打得很如意啊！别忘了，你身藏有四分之三的铁鹰图。”

向飞道：“就算你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

傅东扬道：“那要看说话人的口才，在下自信能够说得使你们相信。”

向飞道：“若不信，试试看？”

傅东扬道：“很好，这一番搏斗，不但要斗智、斗力，而且，还要斗口。”

向飞轻轻咳了一声，道：“傅兄，小心啊！祸从口出，在下这就要传谕下去，放他们进来了。”

傅东扬道：“请便，请便。”

向飞冷哼一声，高声说道：“撤除四周守卫，放他们进入大厅。”

一面转身向室中行去。

片刻之后，人又转回厅中。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道：“姓向的，把四分之三的飞鹰图藏好了吗？”

向飞道：“多承关注，藏的十分安全，……”

哈哈一笑，接道：“这就叫不留痕迹。”南宫玉真淡淡一笑，未再多言。

天虚子、倪万里、秋飞花、东方雁、神剑、魔刀等，一直在静坐调息，不发一言。

傅东扬转身向大厅外面瞧了两眼，道：“他们走的很慢。”

向飞道：“他们很多疑，金牛宫忽然间撤去守卫武士，他们一时间，不敢擅闯，不过，他们会很快的进来。”

谈话之间，已有两个青衣老者，缓步行入厅中。

傅东扬视而不见，仍然对着向飞说道：“贵宫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此？”

向飞也未望两个青衣老人一眼，道：“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金牛宫中的精锐之士。”

傅东扬道：“贵宫的宫主，金牛王，也在此地吗？”

向飞道：“不错。”

傅东扬道：“何不请他出来，大家仔细的谈谈。”

向飞道：“兄弟的看法，暂时还用不着把敝宫主请出来。”

这时，两个青衣老者，已然忍耐不住，左首一人冷冷说道：“傅秀才，现在，似乎是已用不着和金牛宫谈判了。”

傅东扬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的老者，年约六旬，枯瘦如柴，除去了全身骨头之外，只怕称不出五斤净肉。

向飞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这一位瘦老兄，怎么称呼？”

那枯瘦老者冷笑一声，道：“你不配和老夫讲斤论两。”

向飞一皱眉头，道：“老兄好大的口气，咱们金牛宫，堂堂正正的把人救了出来，阁下不知是否在场？”

枯瘦老人道：“老夫在场。”

向飞微微一笑，道：“阁下何以刚才不出手拦阻呢？”

枯瘦老人道：“咱们不是不出手拦阻，而是奉命放过你们罢了。”

向飞道：“哦！”

枯瘦老人冷笑一声，道：“傅秀才，咱们几十年不见面了，阁下似乎是不认识老朋友了。”

傅东扬道：“好说，好说，再过数十年，兄弟也不会忘记陈兄。”

枯瘦老人道：“很难得，你还记得兄弟。”

傅东扬笑一笑，道：“陈兄想和兄弟谈些什么事？”

枯瘦老人道：“傅兄和金牛宫中人谈了什么事？”

傅东扬略一沉吟，道：“咱们和金牛宫中人，谈了飞鹰图。”

枯瘦老人道：“很好！咱们也谈谈飞鹰图如何？”

傅东扬道：“这个，只怕是有些困难。”

但见人影闪动，一个身着紫衣的美丽少女，带着四个身着白色劲装、滚着紫边的少女，缓步行了进来。

四个少女，都佩着长剑，年纪都在十七八岁左右。

那紫衣少女的年纪最大，也不过只有二十二三岁的年纪。

两个青衣老人对那紫衣少女似是极为敬重，齐欠身一礼。

紫衣少女很和气，但和气中不失威仪、气度，微微一笑，颌首作礼。

枯瘦老人低声道：“请旗主作主。”

紫衣少女道：“不用了，你们谈吧！”

口中答话，双目流转，却打量了整个大厅中的形势。

枯瘦老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傅兄，兄弟想先问一句话。”

傅东扬道：“兄弟洗耳恭听！”

枯瘦老人道：“关于飞鹰图的事，你是否能够作主？”

傅东扬道：“兄弟承人指使，主持大局，不过，如是事情太大，兄弟也得和他们商量一下。”

枯瘦老人道：“那很好，咱们就谈谈飞鹰图的事？”

傅东扬道：“兄弟的困难，是咱们正在和金牛宫中人谈。”

枯瘦老人目光一掠向飞道：“就是这位小娃娃吗？”

由双雄对峙，忽然间，变成了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

连横纵，各施手段，一开始就造成了火辣、紧张的斗智局面。

向飞的年纪很轻，但他的忍耐之力很好，竟然没有发作。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陈兄，这位向少兄年事虽轻，但武功、才智，都是第一等人物。”

向飞道：“傅老兄夸奖了。”

枯瘦老人接道：“在下准备和傅兄谈谈飞鹰图的事，金牛宫中人，最好能退出这场纷争。”

向飞嗯了一声，道：“各位尽管和傅老兄谈，只要不关咱们金牛宫中的事，咱们绝不插手，绝不多口。”

枯瘦老人目光一掠傅东扬，道：“傅兄，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谈谈飞鹰图的事了？”

傅东扬道：“可以，陈兄指教。”

枯瘦老人道：“兄弟想先知道，飞鹰图现在何处？”

未待傅东扬开口，南宫玉真已抢先说道：“我有四分之一。”

枯瘦老人呆了一呆，道：“你有四分之一，那另外的四分之三哪里去了？”

南宫玉真道：“咱们交给了金牛宫这位向剑士。”

枯瘦人冷然一笑，道：“姑娘很大方啊！”

南宫玉真道：“咱们如若不付出代价；……别人怎么把咱们由那小庙中送到这地方来。”

枯瘦老人道：“金牛宫中人，把诸位由小庙中救到此地，诸位就付出了四分之三的鹰图，大手笔啊！大手笔！”

南宫玉真道：“形势迫人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枯瘦老人道：“姑娘还有四分之一的鹰图，准备如何处置？”

南宫玉真道：“这要傅老前辈决定了。”

枯瘦老人道：“傅兄，你说一句话。”

傅东扬道：“四损其三，余的只好待价而沽了。”

枯瘦老人道：“开个价钱出来。”

傅东扬道：“陈兄还是先把四分之三取到手中，兄弟这面，那就好谈了。”

枯瘦老人目光转注到向飞的身上，道：“那四分之三的鹰图现在何处？”

向飞道：“在下收起来了。”

枯瘦老人道：“飞鹰图虽然宝贵，但如一个人丢了性命，就算得到了全部飞鹰图，也是白费心血。”

向飞道：“说的是啊！”

枯瘦老人道：“既是如此，阁下就拿过来吧！”

向飞道：“可惜得很，那飞鹰图不在兄弟的手中。”

枯瘦老人冷笑一声，道：“飞鹰图不在你的手中，那真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

向飞笑一笑，道：“阁下，向某人不喜欢和人打架，可也不愿受人威胁。”

枯瘦老人道：“你如不交出那四分之三的飞鹰图，今天只怕你非得打一架了。”

向飞道：“如是非打不可，兄弟也只好勉强奉陪了。”

枯瘦老人一上步，道：“年轻人，戒之在狂，你小子今天死定了。”

向飞淡淡一笑，道：“那就得试试看了。”

枯瘦老人冷哼一声，话也懒得再说了，扬手一掌劈了过去。突然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道：“住手。”

枯瘦老人出手快，收招更快，一吸气，人已霍然退后了五步。喝令枯瘦老人住手的，正是那紫衣少女。

只见她轻启樱唇，婉转一缕清音，道：“两位暂请住手，听我一言。”

枯瘦老人一躬身，道：“属下听命。”

向飞却潇洒一笑，道：“姑娘，可是想从向某人口中掏出一些东西吗？”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看来你是个很聪明的人？”

向飞道：“夸奖，夸奖。”

紫衣少女道：“我想知道，那飞鹰图藏在何处？”

向飞道：“可惜我不想说出来。”

紫衣女道：“江湖上，有很多的方法，能让人无法瞒住隐秘。”

枯瘦老人接道：“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旗主请稍息片

刻，待我生擒了这小子，听候旗主的发落。”

紫衣女道：“傅东扬和南宫姑娘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肯交出四分之三的飞鹰图，好让咱和金牛宫，拼个死去活来。”

枯瘦老人道：“旗主的意思是……”

紫衣女道：“我想咱们最好不上当，如若非要上当不可，那也该早些有点准备。”

枯瘦老人怔了怔，道：“旗主高见。”

向飞哈哈一笑，道：“姑娘才是聪明人物，陈老年纪大一些，有些头脑糊涂了。”

枯瘦老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但却忍一口气，没有发作。

紫衣女脸色一变，冷冷说道：“话已经说明，阁下可以选择了。”

向飞道：“选择什么？”

紫衣女道：“选择和我们为敌呢？还是为友？”

向飞道：“这个，在下很难答复。”

紫衣女道：“阁下取到了四分之三的飞鹰图，但仍然缺少了四分之一，那飞鹰图整体一幅，缺一角也是没有用处！”

向飞道：“这个吗？在下倒也想到了。”

紫衣女道：“你是否还想取得那四分之一的飞鹰图？”

向飞道：“自然是想。”

紫衣女道：“想要就好，咱们来一个君子决定。”

向飞道：“在下洗耳恭听。”

紫衣女道：“我们帮忙你夺来那四分之一的飞鹰图。”

向飞道：“然后呢？”

紫衣女道：“然后把夺得的飞鹰图交给你。”

向飞道：“像是做梦一样，听来十分叫人难信。”

紫衣女道：“很多事，就是这样，因为，咱们感觉到那四分之一的飞鹰图在南宫姑娘的手中，不如交给金牛宫。”

向飞道：“嗯！姑娘不要一点代价吗？”

紫衣女道：“自然要有点代价。”

向飞道：“咱们先谈好代价。”

紫衣女道：“非常廉价，我们帮你夺得四分之一的飞鹰图，所以，我们也只要所值的价。”

向飞点点头，道：“好！一言为定。”

紫衣少女目光转注到傅东扬的身上，道：“傅秀才，小妹好生抱歉。”

傅东扬嗯了一声，道：“抱歉什么？”

紫衣少女道：“小妹三言两语，破了诸位的计划，岂不是抱歉得很？”

傅东扬道：“姑娘想的太周到了，在下觉着很可笑。”

紫衣少女道：“嗯！有什么好笑的事？”

傅东扬道：“咱们交给向老弟四分之三的鹰图，那只是谈的交易，没有什么阴谋，也没什么计划，听你姑娘这么一说，咱们真是惭愧得很。”

紫衣少女淡然一笑，道：“其实，诸位既然肯交出了四分之三的飞鹰图，余下的四分之一，还有什么用处，何不一并交出呢？”

傅东扬道：“咱们能卖出四分之三，自然也能卖出余下的四分之一了。”

紫衣少女道：“有一个价钱吗？”

傅东扬道：“物以稀为贵，这要看你姑娘能出什么价钱了。”

紫衣少女道：“漫天讨价，就地还钱，你能开个价出来，咱们才能据以还价。”

向飞突然重重咳了一声，道：“傅老兄咱们可是交易在先，如若诸位要买那四分之一的飞鹰图，咱们可是有优先购得之权。”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本来，贵宫一处要买，在下无法比价，谈个差不多也就算了，现在，既然有两处要买，咱们该好好谈个价钱。”

向飞微微一笑，道：“傅兄，别人还什么价，金牛宫然后加三成就是。”

紫衣少女脸色一变，道：“姓向的，你是不是人？”

向飞道：“姑娘怎能出口伤人？”

紫衣少女道：“咱们谈好的交易，言犹在耳，你怎么会变了卦？”

向飞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咱们有了四分之三的鹰图，总不能眼看另外余下的落入别人之手。”

那枯瘦老人沉声道：“旗主，这小子少不更事，全然不讲江湖道义，先把她收拾了，再和金牛宫交易。”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陈香主，金牛宫难对付呢？还是江湖五君子加上南宫世家难对付？”

枯瘦老人道：“这个……”

紫衣少女接道：“我记得小时候，我爹告诉我一句话，有鹬有蚌的时候，最好作个渔人。”

向飞冷冷说道：“原来，姑娘想挑起咱们和傅老兄火拼，姑娘好坐收渔利。”

紫衣少女道：“我确实是这么一个想法……，”

向飞接道：“只怕姑娘这番心血白费了。”

紫衣少女道：“你忍不住的，因为你已有了四分之三的铁鹰图，贪得之心，因而更炽，所以，你很想取得余下的铁鹰图。”

傅东扬道：“佩服，佩服，姑娘年纪不大，但对人性的缺憾，却是了解得深切的很。”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傅秀才，你也别太得意，大事情总是放在后面办，不管如何？你那四分之一的铁鹰图总得先交出来……”

目光一掠向飞接道：“姓向的再傻，大概也不致于会帮助你们保护它吧！”

傅东扬道：“听姑娘的口气，似乎是准备强夺了。”

紫衣少女道：“江湖五君子，在此三人，实力不可轻视，再加上南宫世家，应该是如虎添翼，能够兵不血刃，取得四分之一的铁鹰图更好。”

傅东扬道：“看来，有些困难。”

紫衣少女道：“我先出买如何？”

傅东扬道：“在下洗耳恭听。”

紫衣少女道：“留下那四分之一的铁鹰图，诸位可以平安离此。”

傅东扬道：“价钱不错……”

紫衣少女接道：“你卖了，是吗？”

傅东扬道：“没有，在下做生意有个毛病，叫作见风涨。”

紫衣少女道：“那你就开个价吧！”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听说金牛宫存金无数，你们如是想

要钱，不妨先和金牛宫谈谈交易。”

傅东扬心中暗道：还有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不知南宫玉真要如何处置，金牛宫和这批神秘人物，不惜大动干戈，争夺此图，其价值自是非凡。

但闻那紫衣少女娇声说道：“向兄，你出价吧！”

向飞淡淡一笑，但不肯开口。

这时，南宫玉真突然站起了身子，缓步行到了傅东扬的身前，伸手从怀中摸出了四分之一的飞鹰图，缓缓说道：“老前辈，这片图交给你老人家，看看他们哪一个出价高，咱们就卖了吧！”

傅东扬看她说的认真，不禁一皱眉头，低声说道：“姑娘，咱们真要把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也卖了吗？”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傅前辈，一张图剩下了四分之一，还有什么价值，如是有人出的价钱合适，卖了有何不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晚辈不作主张，一切由老前辈作主就是。”

傅东扬接过了四分之一的飞鹰图，立刻藏入了怀中。

尽管他心中有着重重疑问，但表面上，却尽量保持着平静，微微一笑，道：“诸位，飞鹰图现在区区手中，各位请出价吧！”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向兄，请先出价。”

向飞淡淡一笑，道：“姑娘先请。”

紫衣少女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道：“傅秀才，你可是想利用这四分之一的飞鹰图，挑起我们的火拼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口舌灵利，好叫在下佩服……”

紫衣少女接道：“傅秀才，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把一张鹰图分成四份，如若你的飞鹰图能保持完整，自然会引起我们

的贪心，也会引起我们的火并，可惜的是，你只有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不论我们哪一方得到，都没有用处，值不得我们一拼。”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是。”

紫衣少女道：“所以，你不用多费心机了。”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姑娘是放弃了？”

紫衣少女道：“对！我们不能作渔人，至少也不会作鹬蚌。”

傅东扬目光转注到向飞，道：“向少兄，咱们的信用如何？”

向飞道：“信用良好，一言如山。”

傅东扬道：“向兄是否准备收买这四分之一的飞鹰图呢？”

向飞道：“如是价钱合适，兄弟自然承购。”

傅东扬道：“护送咱们离开此地，咱们就以余图相赠。”

向飞道：“大体可以，不过，小地方，兄弟要还价钱。”

傅东扬道：“向少兄吩咐？”

向飞道：“战阵搏杀，难免有伤亡之危，傅老兄如若能把余下的飞鹰图，交给兄弟，兄弟才能放心。”

傅东扬沉吟一阵，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咱们带着这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也没有什么用途了，向少兄如是想要，在下只好奉送了。”

伸手摸出飞鹰图，递了过去。

向飞迟疑了一下，正待伸手去接。

忽见紫影一闪，那紫衣少女以迅若闪电般的速度，掠过了傅东扬的身前，先一步抢去了傅东扬手中的飞鹰图。

向飞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姑娘，好快的身手。”

紫衣少女道：“向兄夸奖了。”

向飞道：“看来，咱们是无法合作了。”

紫衣少女道：“阁下本来也没有准备和咱们合作，是吗？”

目光一掠傅东扬道：“傅秀才，这里已没有你们的事了，诸位可以请便啦！”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姑娘在室外布下了不少人手吧？”

紫衣少女道：“不错，虽然危机重重，但他们都听命行事。”

傅东扬道：“大约那些埋伏的人，不会听咱们之命行事吧？”

紫衣少女右手一挥，道：“接住这个，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此地，不会有人拦阻你们。”

傅东扬伸手接过，只见上面写着，紫旗坛令牌。

另一面，花纹繁难，叫人看不清楚书的什么东西。傅东扬道：“有这面令牌，我们就可以畅行无阻了，是吗？”

紫衣少女道：“不错，有这个令牌，你们就可以安全离开。”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向兄，咱们告辞了，但不知金牛宫中人，会不会拦阻咱们。”

向飞道：“这面令牌，大约无法通过金牛宫的拦截吧？”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咱们还得请向兄给点什么呢？”

向飞道：“兄弟身份不够，未得令牌，而且，傅兄竟把四分之一的飞鹰图交给了别人，这一点，实叫兄弟难过得很。”

紫衣少女突然格格一笑，道：“向兄，用不着和傅秀才过不去，人家已交出了全部的飞鹰图，变成了局外之人，要谈吗，似是应该和我谈谈了。”

向飞道：“和你谈？”

紫衣少女道：“不错，应该和我谈谈。”

向飞道：“好吧！姑娘准备和在下谈些什么？”

紫衣少女道：“我想先问你一件事，你对飞鹰图知晓好多？”

向飞道：“知道的不少，但也不能说完全知道，姑娘又知道好多呢？”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飞鹰图有好多隐秘，我就知道好多。”目光转注傅东扬的身上，接道：“诸位可以走了，还留这里干什么？”

紫衣少女下了逐客令，傅东扬尴尬一笑，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只见南宫玉真已然站起身子，举步向外行去。

冷冷一笑，傅东扬一掠那紫衣少女说道：“姑娘，这令牌有什么用吗？”

紫衣少女道：“通行无阻。”

傅东扬道：“但愿如此。”

紫衣少女道：“放心去吧！”

傅东扬目光又转到向飞的身上，道：“金牛宫中的人，会不会拦阻咱们？”

向飞道：“诸位请吧！在下会下令他们放行。”

傅东扬转身一跃，飞落到大厅前面，高举紫旗令牌，向前行去。

果然，很多劲装大汉，目睹那紫旗令牌之后，纷纷向后退去。

金牛宫中人，虽未退尽，也未出手拦阻。

行出了宅院之外，傅东扬才看到那紫衣女等一行的雄厚实力，但见埋伏重重，不下百人以上。

离开了埋伏之后，傅东扬故意落后了一步，道：“南宫姑娘，咱们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咱们已经交出了整个的飞鹰图，难道还停在那里，等人家再要玉珮吗？”

傅东扬道：“姑娘，我虽然不知飞鹰图有何用途，但我直觉的感到它很重要，这样丢了，岂不是可惜的很。”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回顾了秋飞花一眼，笑道：“秋兄，你有什么看法？”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在下觉着姑娘似是已有成竹。”

南宫玉真道：“秋兄，你知道那飞鹰图的用途吗？”

秋飞花道：“不知道。”

南宫玉真道：“那飞鹰图可以使一个很平凡的人，变成不平凡。”

秋飞花道：“哦！”

南宫玉真道：“可以把一个人，送上权至极位的顶点。”

秋飞花道：“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南宫玉真道：“是的！但它也可以使一个人发疯，使一个人迷恋。”

秋飞花道：“姑娘，一张图，能有那样的力量吗？”

一直未开口的倪万里，突然开口说道：“姑娘，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会轻易送人？”

南宫玉真道：“倪老前辈，东西丢了，咱们还可以想法子夺回来，但如是死了人，那就永远无法使他还魂了。”

倪万里道：“对！咱们想法子，把它再夺回来，姑娘觉着咱们应该如何？老叫化愿为前驱。”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值得吗？”

倪万里道：“为什么不值得，如若那飞鹰图，真如姑娘所说的价值，咱们就算洒了满腔热血，也不能让它落入江湖盗匪手中。”

一直未说过话的天虚子，突然开口，道：“南宫姑娘，贫道心中有几句话，不知当不当说？”

南宫玉真道：“观主请吩咐吧。”

天虚子道：“姑娘对飞鹰图知晓好多？”

南宫玉真道：“飞鹰图蕴藏的所有隐秘，知晓的人，少之又少。”

天虚子道：“金牛宫和那个神秘的组合，又怎会知晓呢？”

南宫玉真道：“我想这和寒门遗失此图有关，此图落入了别人手中，致使消息外泄。”

天虚子哦了两声，欲言又止。

傅东扬道：“姑娘那飞鹰图究竟有些什么用处呢？”

南宫玉真道：“晚进已经说过，它可使一个武林九流人物，变成武林中一代侠雄，自然，还得有些条件配合。”

傅东扬道：“那幅图，可能是一幅藏宝图，指示出一位武林前辈留下的武功所在？”

南宫玉真道：“晚辈过去也是这么个想法，几乎误了大事，幸好被我及时发觉内情。”

傅东扬道：“姑娘可否把内情说的清楚一些？”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诸位，可是很想知道个中的详情吗？”她虽然在对群豪说话，但两道目光，却投注在秋飞花的脸上。

秋飞花微微一笑，还未来得及说话，东方雁已抢先说道：“表姐，飞鹰图已被你送了人，难道还要保有它的隐秘吗？”

南宫玉真道：“应该是要保密，但诸位都非外人，我相信就算诸位知道了，也不会把此隐秘泄漏出去。”

东方雁道：“对！咱们一定为表姐保守隐秘。”

南宫玉真道：“这地方不是谈话的地方，咱们找个幽静的地方再说。”微微一笑，接道：“表弟，你好像是很急于知道这件事，对吗？”

东方雁笑一笑道：“急的不是小弟一人！”

南宫玉真道：“哦！还有什么人？”

东方雁低声道：“还有秋飞花，只是秋兄急在心中，不似小弟这样口没遮拦。”

但她脸上却仍然保持正常神色，不见一点羞恹之情。

东方雁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我这位表姐，充满着智慧，可惜这张脸，除了那一对灵活的眼睛之外，似乎是没有一处动人的地方，如何能配上秋兄那种潇洒英俊。

心中感慨万端，不觉间，长长叹息一声。

南宫玉真一回头，道：“表弟，你叹什么气？”

东方雁怔了一怔，道：“小弟，小弟……”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表弟，你是不是觉着表姐很丑？”

也许为了便于他们表姐弟的谈话，天虚子、傅东扬等都故意避开了很远的距离。

东方雁回顾了傅东扬等一眼，低声道：“要小弟说真话，表姐实在当不得美艳之称，不过，表姐的才华和那股华贵的气质，那就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了。”

南宫玉真笑道：“小表弟，你好像很会讲话，既然说出了表姐的缺憾，但又给表姐戴了一顶高帽子。”

东方雁道：“小弟说的是真实之言，表姐不要生气才好。”

南宫玉真道：“我不会生气，……人贵自知，我自己也知道

长得这副尊容，实在算不得好看。”

南宫世家世居南阳，对这附近的地形，十分熟悉。

南宫玉真带着几人一口气行出二十余里，到了一座茅草搭建的农舍前面，推开柴扉，直行而入。

进入了柴扉之后，才发觉这座茅舍中和一般农舍不同。

虽然是茅舍、竹篱，但却打扫得十分干净。

南宫玉真把几人引入厅，只见房中竹椅、木案上，早已摆好了香茗。

东方雁道：“这是什么地方？”

南宫玉真道：“南宫世家的一处农庄。”

突然举手拍了两掌，接道：“准备酒饭。”

一个蓝衣中年妇人，大步行进了进来，一躬身，道：“姑娘，老奴没有远迎，……”

南宫玉真接道：“你不必客气了，酒饭准备好了吗？”

蓝衣妇人道：“酒饭早已备好，老奴这就叫他们摆上来，小五子他们……”

第二十回 时不我兴

南宫玉真接道：“不用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你快些开上酒饭。”

蓝衣妇人应了声，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酒饭摆上，菜肴丰盛，几人早已感觉饥饿，立刻吃喝起来。

一餐饭匆匆吃完，那蓝衣中年妇人，收拾了碗筷之后，奉上香茗，悄然退了出来。

很自然的以南宫玉真为中心，大家团团围坐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南宫玉真的身上，大厅中却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诸位，可是想了解那飞鹰图的隐秘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如是姑娘觉着不太为难，咱们都希望知晓这一段武林秘密。”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诸位都见过了那幅飞鹰图，是否瞧出了一点眉目？”

傅东扬道：“惭愧得很，以傅某而言，没有瞧出什么奇异之处了。”

南宫玉真道：“那幅图的墨色和笔力，都不一样，因为，飞鹰图不是一个人的手笔。”

傅东扬怔一怔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那幅鹰图，是很多人合绘而成。”

南宫玉真道：“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整幅图出自四个人的手笔。”

傅东扬点点头，道：“那幅图，表面上看去，栩栩如生，但如仔细的看去，却又有些别扭，但却想不出原因何在？姑娘这么一提，在下才恍然大悟。”

南宫玉真道：“这四个人合绘了这么一幅飞鹰图，每人都把它一身武功，给入了飞鹰图中。”

倪万里呆了一呆，道：“瞧不出呀！老叫化也瞧过那幅飞鹰图，怎么竟瞧不出一丝蛛丝马迹。”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如能细心一些，就可以发觉个中隐秘了。”

傅东扬道：“傅某人看得很仔细，但也未瞧出那幅图中蕴藏有武功招术。”

南宫玉真笑道：“自然，瞧出那飞鹰图中藏有武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武功、招术并未蕴藏于鹰图的笔路之中。”

傅东扬笑一笑，道：“藏于图中夹层之内，是吗？”

南宫玉真道：“是的，所以，不了解飞鹰图的人，就算握图在手，也是难明其妙。”

东方雁道：“表姐，现在，你找出了那飞鹰图的隐秘，但你却把飞鹰图交给了别人，这和不了解有何不同？”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飞鹰图，现在只余下了一张图，它的价值，只是那四位武林高人的手笔了。”

傅东扬怔了怔，道：“姑娘可是已把飞鹰图中藏的武功，抽

了出来吗？”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是的。”

东方雁道：“表姐，那飞鹰图中记述的武功，现在何处？”

南宫玉真道：“已经被我毁了。”

傅东扬微微一怔，道：“毁去了？”

南宫玉真道：“是的，晚辈看过了那份武功秘录，留下的武功，只有四种，四个人各留一招，但却是四人中武功精粹，只要学会了一招，就足以傲视群伦、震动江湖了，如是学全四招，只恐天下，再也难找出敌手了。”

天虚子道：“有这样厉害吗？”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深藏不露，对武学一道，必有精辟见解。”

天虚子道：“就贫道所知，有很多武功，虽然凌厉无比，但却受到体能的限制，穷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也无法练成。”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果然是见解精微，但你只说出了练武人的体能限制，还未说出武学道理。”

天虚子道：“那四位老前辈留下的武功，是否也受着体能的限制呢？”

南宫玉真道：“受着体能的限制，不过，他们已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天虚子道：“可能吗？”

南宫玉真道：“可能，非常可能，飞鹰图和寒玉珮连在了一起，就是要解决体能极限的难关。”

天虚子道：“姑娘，可否说得更清楚一些？”

南宫玉真道：“四位老前辈留下了那些武功，常人很难练成，

所以，他们把它藏在一幅飞鹰图中，传诸后世，……”

天虚子接道：“他们练成了那四种武功吗？”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没有。”

天虚子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因为，他们也面临着体能极限的困扰。”

天虚子道：“他们不是已经克服了体能极限的困扰吗？”

南宫玉真道：“他们只是找出了这个方法，只可惜，时不我兴，他们内腑伤势已经发作到无法收拾的境界了。”

天虚子微微一叹，未再多问。

东方雁突然说道：“表姐，小表弟想明白了。”

南宫玉真道：“你明白什么？”

东方雁道：“那飞鹰图是一幅夹层书，外面是图，里面是武功，表姐，把中间的武功，抽了出来，只余下了那幅真真正正的飞鹰图。”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我只听说过小表妹聪明绝伦、才慧过人，想不到表弟也很聪明，你还知道些什么？”

东方雁道：“要取出那夹层中的武功，非要毁去飞鹰图不可，如是白白的毁去，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你才把飞鹰图，一块一块的交给了向飞。表姐，这是不着痕迹的手法，高明极了。向飞还在满怀高兴。那位紫衣姑娘，也在自作聪明，分化了咱们和金牛宫的合作，先取到四分之一的飞鹰图，然后，准备再逼金牛宫交出另外四分之三的飞鹰图。”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表弟，你猜对了十之七八了，中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先存了救人之心，撕去了一层飞鹰图之后，才发觉了那飞鹰图中的隐秘。”

傅东扬道：“个中的隐秘，姑娘事先完全不知道？”

南宫玉真道：“是的！那四位老前辈似是有意再考验取得这飞鹰图的才慧，附在图上的说明，只说明了这张飞鹰图的名贵，也说明了那寒玉珮的用途，所以，任何人都觉着飞鹰图只是一幅指示藏宝的所在，但却未料到那四招奇学，竟然藏在飞鹰图中。”

傅东扬道：“那寒玉珮，又怎会和飞鹰图攸上关系呢？”

南宫玉真道：“未发觉这鹰图隐秘之前，晚辈也认为寒玉珮只是帮着取得这武功的应用之物，但现在想来寒玉珮是帮助习练武功之用，怎么用法，晚辈还未弄清楚。”

傅东扬点点头，未再多问。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飞鹰图大部隐秘已经揭晓，还有部分内情，俟晚进一步了了解之后，再行奉告诸位，这近一日夜的工夫，咱们都一直在紧张中度过，想来，诸位亦是未得休息，现在，诸位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也许，咱们还得应付一场激烈的搏杀。”

天虚子、傅东扬、倪万里，大都在这时间坐息中度过，所以，三人体力充沛，全无倦意。

南宫玉真也不待几人回话，举手连击三掌。

四个村妇装束的女人，鱼贯行了进来。

南宫玉真道：“诸位请随她们到房中休息一下，可以放心的休息，有事情，她们自会招呼你们。”

她有着一一种独断独行的气势，说完话，当先出厅而去。

这一来，傅东扬、天虚子等就算不想休息，也没有办法了。

四个村妇似是早已得到了吩咐，竟然分别行到几人身前，一躬身，道：“请诸位随贱妾等休息去吧！”

这几乎是一种强迫式的行动，傅东扬等也无法想到南宫玉真的用心何在，只好跟在四个村妇之后行去。

且说秋飞花和东方雁被带入一间房中，房中早已准备了两张木榻，亦早已铺好了被褥。

带路的村妇，年约三十上下，粗粗壮壮的，看上去十分膘悍。

只见她芳唇一笑，道：“两位请休息片刻，咱们姑娘可能还有事情和两位详谈。”

中年妇人话刚说完，却见木门启动，美婢摘星闪身而入，笑一笑，接道：“现在，姑娘已在候驾。”

东方雁心中暗道：这座茅草建筑的宅院，外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里面却似是极为庞大，有不少的院落，就算住上三五十人，也毫无起眼的地方，难道这是南宫世家的耳目、别院。

只听摘星低声接道：“咱们表少爷想什么心事啊？”

转头看去，只见摘星已然打开了房门，躬身让客。

东方雁哦了一声，举步向前行去。

那中年村妇，已然悄无声息的离去，走得不知去向。

摘星带路，穿越了两座厅院，走过了一座很深的套间。

推开紧闭的房门，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四面的墙壁，都用白色的缎子幔起，屋顶上，却是用天青的绫布掩盖，一张雕花的木桌上，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瓷茶具，围绕着木桌周围，摆了四座绣墩。

摘星笑一笑，道：“秋爷，表少爷，两位请坐片刻，我去请姑娘。”

但见后避处轻帘起动，缓步行出来一身翠绿衣裙的南宫玉真。

大概，她已经净面、整容，步履间，带过来一阵清幽的香风。

四角处，高吊的四盏垂穗宫灯，白绫顶棚、白缎壁，使得灯光更加明亮了不少，雅室中可鉴毫鬓。

东方雁望了南宫玉真一眼，心中暗暗感叹道：玉真表姐武功高强，临敌镇定，无不叫人敬佩，但她却不会打扮自己，翠绿的衣裙很托人，但那人必需要皮肤白嫩、面目秀美的人，才适合穿着，她这一穿，反把她平庸的面目衬托的更见平庸。

南宫玉真的皮肤，并不是不白，只是她的脸型朴拙，实在不适合穿着娇嫩颜色的衣服。

东方雁心中有些难过，想不出娇美绝世的姑姑，怎会生出这样一个面目庸俗的女儿，难道像姑丈。

他也替表姐惋惜，如若她能穿着一件蓝布的衣服，会使她看上去朴实一些，至少，不会有这样鲜明的对比。

他这里心中念转，感慨万千，南宫玉真已然就了座位，启唇一笑，露出了一口小白牙，道：“雁表弟，想什么？是不是对表姐，太失望了。”

东方雁顿觉脸上一热，道：“不！小弟在想那飞鹰图的事。”

南宫玉真道：“这话当真吗？”

东方雁的神色，已表明了他说的谎言，但他实在不愿意伤害到表姐，咬咬牙，道：“小弟真的在想着那飞鹰图的事。”

南宫玉真有些自嘲的笑一笑，道：“关于飞鹰图的隐秘，我确然保留了一些，只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小心一些。”

东方雁道：“原来如此，所以，小弟想来想去，总是有很多想不明的地方。”

南宫玉真轻吁一口气，笑道：“雁弟，我听娘说，小表妹聪

慧绝伦！”

东方雁道：“聪明是聪明，就是太刁钻了一些，不像表姐这样稳重。”

南宫玉真道：“唉！我倒真是想见见，我要向她学一些事。”

东方雁道：“她不会武功，一天钻到书本里，除了词锋锐利之外，我看没有什么好学，比起表姐文武双绝，那是差得远了。”

南宫玉真道：“至少，她可以教教我穿衣服，如何能把我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口气之间，似乎对自己穿着的衣服，也早已有不安的感觉。

东方雁接道：“表姐，一个人，只要能一方面有所成就，也就够了，表姐在武功上的成就、才慧上的卓绝，实也不用计较别的了。”

言下之意，那是劝说南宫玉真虽然生得丑了一些，但她的武功、才慧，足以弥补了不美丽的缺憾。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小表弟，谢谢你的劝说，但很多事，人力已没有法子挽回过来，是吗？”

东方雁道：“表姐说的是，不过，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咱们虽然见面不多，但究竟是姑表至亲，说话，也不用拐弯抹角了，你说来说去，可是为了表姐我生得太丑了一些，是吗？”

东方雁脸一红，道：“表姐，小弟是直言直语，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

南宫玉真道：“不要紧，你只管说，人贵自知，姐姐自己知道我长的不太好看，只是，我不知道是否丑的太厉害。”

东方雁道：“不！表姐不算丑，只是容貌平平而已。”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你很会说话啊！平平而已，那是说不漂亮了？”

东方雁道：“表姐，你……”

南宫玉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道：“既然咱们谈到了女人容貌美丑的事，索性就谈个明白吧！……”

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脸上，道：“秋兄，你对一个女人美、丑看法如何？”

秋飞花道：“这个吗？在下没有特别的看法，我只是觉着，一个人的美，不一定全在外形，如是一个女人内在的美，到了很完善的境界，那一种光辉，亦可美化一个女人的外形。”

东方雁道：“很高明的说法，不过，就我所知，一个女人外形的容貌，第一眼非常重要。”

南宫玉真道：“说的也是……”

目光突然转到东方雁的脸上，接道：“雁表弟，你觉着姑妈生的如何？”

东方雁道：“姑妈美艳绝伦，是我们东方世家中最美的人。”

南宫玉真道：“我母亲当真那么美吗？”

东方雁道：“不错，我们也常常称赞姑姑的美丽。”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我娘那么美，怎会生出这样一个丑怪的女儿呢？”

东方雁道：“这个，表姐，……”

南宫玉真接道：“雁表弟，告诉我，如若表姐长得更美一点，是不是好一些。”

东方雁道：“这个吗？自然是好一些。”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为了不让你太失望，表姐姐今天让

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面目。”

东方雁道：“表姐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突然举起了双手，蒙住了脸。

东方雁回顾了秋飞花一眼，低声道：“秋兄，这是怎么回事？”

秋飞花笑一笑，道：“慢慢的看下去吧！”

东方雁转脸看去，南宫玉真已然放下了脸上双手。

凝目望去，只觉眼前一亮，南宫玉真整个的容貌，似乎是已经完全有了改变。

只见她眉如翠黛，目似秋水，瑶鼻樱唇，色似春花，但最美的还是那秀致的轮廓。竟是一位绝世无伦的美人。

东方雁呆了呆，道：“好漂亮的表姐啊！”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表姐可以把自己变的很丑，但也可以把自己变的很美丽，虚虚实实之间，你又能认定哪一个是真的呢？”

东方雁道：“这一次是真的，姑姑之美，冠绝东方世家，表姐自然也该是世间绝色。”

南宫玉真道：“少给我灌迷汤，表姐不吃这套。”

东方雁笑一笑，道：“秋兄，表姐的易容术太高明，我竟看不出一点破绽。”

秋飞花微微一笑，就不作答。

他觉着在此情此景之下，自己实在无法插口。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我看自己太笨了，我早该想到的。”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雁表弟，不谈这件事了，我离开南宫世家之后，第一次取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此后，我仍然不

想以真正面目在江湖上出现，所以，我希望两位不要谈起今日之事。”

东方雁道：“表姐，那太可惜了。”

南宫玉真道：“可惜什么？”

东方雁道：“表姐这等容色，如若常常隐于面具之后，岂不是太过可惜了。”

南宫玉真道：“有什么好可惜的，我丑与美，也不是要别人看的。”

东方雁道：“我的意思是，表姐惊世容色，常隐于面具之后，有如土掩明珠，岂不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

站在身侧的摘星，突接口说道：“表少爷，这个不行啊！”

东方雁道：“什么不行？”

摘星道：“姑娘离家之时，夫人交代了一句话。”

东方雁道：“是我姑姑吗？”

摘星道：“是！”

东方雁道：“他老人家说什么？”

摘星道：“她说要姑娘在江湖上行走时，一定要带着面具，而且，这幅面具也是夫人特为姑娘制造的。”

东方雁道：“那又为什么？”

秋飞花道：“因为南宫姑娘太美了，如是以真面目在江湖上行走，只怕会引起很多的麻烦。”

东方雁道：“是了，怀璧其罪，红颜祸水……”，突然觉着措词不当，脸上一热，立刻住口。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雁表弟，娘也对我这么说过，她语重心长，若有所感，只是，我还无法全领会她的意思，但娘既然

吩咐了，我一时被你那种惋惜情意所感，取下面具，现在，我感觉到十分后悔。”

东方雁道：“后悔什么？”

南宫玉真回顾了东方雁一眼，道：“真是年少不知愁的滋味。”

东方雁笑一笑，道：“表姐，看到你那绝世无比的如花美色，我心中好高兴啊！”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你高兴什么？”

东方雁道：“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漂亮的表姐，我这作表弟的，怎么会不高兴呢？”

南宫玉真道：“唉，丑美之貌，竟然能这样重要吗？”

东方雁道：“表姐，你的才智、武功，已使我这作表弟的敬佩无比，唯一的缺憾，就是你长得丑一些，不但使人替你表姐惋惜，而且，也觉着，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但想不到表姐竟然戴了一个人皮面具，如今小弟知道了，我有个十全十美的表姐。”

南宫玉真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容，形诸于外的欢愉，心中忽然震动了一下，不自觉的，仔细的打量了东方雁两眼。

只见他猿臂蜂腰，剑眉朗目，长得十分英俊。如果没有秋飞花坐在旁侧，这位东方公子，长得算十分英俊。但如两人比一下，东方雁似乎是缺少了一些什么？南宫玉真一直没有仔细看过东方雁，在她感受之中，东方雁还该是一个孩子。

但这一留心观察，发觉，他已是成熟的少年，已是早解风情的年龄。

淡淡笑一笑，南宫玉真缓缓说道：“雁表弟，多谢你对我一份关心，不过，你也不用太过高兴，因为，我只是你的表姐啊！”

像是晴朗的天气，一下子被一层阴云所笼罩。

这真是一件复杂万端的事，南宫玉真未揭开面具之前，在东方雁的感觉之中，只有一种亲情，如今，南宫玉真揭开了脸上的伪装，露出了那绝世的美丽容色，东方雁心中那份亲情，忽然间开始转变。

他原本替秋飞花有着十分的惋惜，如今，那一份惋惜，也逐渐消失。

人！就是这样的奇怪，与己无关的事，才能够有着持平的看法，如是和自己有了关系，就变得自私起来。

原本充满着欢愉的气氛，此刻却变成了一种很尴尬的沉闷。

三个人都是聪明人，都有着很敏锐的感觉，南宫玉真只那么轻轻一点，秋飞花、东方雁都已明白了南宫玉真的用心。

还是南宫玉真打破了沉寂，缓缓说道：“雁表弟，关于飞鹰图的事，我想再多说明一些。”

东方雁缓缓抬起了头，道：“表姐，若肯见告，小弟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简明点说吧！这飞鹰图内的武功，已然被我收存了起来，所以我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武功，全部给了解透彻。”

东方雁道：“哦！”

南宫玉真笑一笑，接道：“也许个人的才慧，无法求得甚解，希望能借助一下表妹的才慧。”

东方雁忽露喜色，道：“好啊！舍妹除了武功之外，学问、才慧无不超越于我，表姐要她相助，那是再好不过了。

南宫玉真道：“只可惜，她不在此地。”

东方雁道：“不要紧，我想办法找她，要她兼程赶来此地。”

南宫玉真道：“不要太急，目下咱们还处在危险之中，金牛宫和那来路不明的神秘组合，还不会放过咱们。”

东方雁道：“表姐的意思，可是说，他们会追咱们？”

南宫玉真道：“目下，我还不敢说，不过，早晚都会被他们找出个中隐秘，这秘密一旦揭穿了，他们必然会合力找咱们算帐，至于，几时他们能拆穿其中的隐秘，那要看他们的才慧了。”

东方雁道：“如今金牛宫和那神秘的组合，各执一半飞鹰图，只要他们不合在一处，大约就不会拆穿隐秘。”

南宫玉真道：“错的是咱们交出飞鹰图太容易了，他们一伙人中，最可怕的尤其是那位穿紫衣的丫头，她很聪明，也很多疑。”

东方雁道：“咱们如是连夜远走呢？”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雁表弟，别看那么简单，咱们目下所遇的敌手，都是第一流的劲敌，他们虽没有拦劫咱们，但却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咱们的举动、行止。”

一直很少开口的秋飞花，突然接口说道：“照姑娘的说法，咱们已陷入围困之中？”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倒也不是那样严重，他们现在还未发觉那飞鹰图中的隐秘，一时间，还不会和咱们冲突，何况，咱们表现出的实力，也足可使他们三思而行。”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接道：“不知道秋兄和雁表弟是否同意，贱妾的意思是，咱们最好能在这地方暂时住下来。”

秋飞花道：“姑娘准备留此多久？”

东方雁道：“自然是愈久愈好！”

秋飞花道：“哦？”

转眼望着东方雁。

目光中，带有着询问的意思。

东方雁道：“秋兄，你没有见过舍妹，那真是国色天香、姿容绝世，如若说，她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她不会武功，除此之外，应该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人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默不作答。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秋兄，大约还不太相信兄弟的话，等你见过了舍妹之后，方知兄弟之言不虚。”

秋飞花道：“东方兄弟的潇洒英俊，……想那东方姑娘，定然是不会错了。”

东方雁点点头，道：“秋兄一表人才，博学多闻，舍妹到此之后，在下要特别替秋兄引见一下。”

秋飞花道：“大家见见也就是了……”

他本想说，也不用什么特别引见了，但话到口边，想想看，可能会太过伤害东方雁，未完之言，重又咽了下去。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听你的口气，似乎是很有把握把小表妹请来此地了？”

东方雁道：“那要看表姐在这里停留多久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要多久，才能赶到此地？”

东方雁道：“如若能够停留到七天时间，舍妹大概就可能赶到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不会武功，你要她涉险来此，那岂不是太过危险了吗？”

东方雁道：“舍妹不会武功，但她却擅长各种奇奇怪怪的暗

器，那真是花样百出，叫人防不胜防了。”

南宫玉真口气有些冷漠的说道：“就算小表妹的暗器手法精绝，但也不能要她如此冒险。”

东方雁道：“舍妹虽然不会武功，但她手下有两个丫头，身手都还不错，原本是老太太的贴身丫头，因为舍妹不会武功，所以，老太太特别把两个贴身的丫头，拨给舍妹。”

又道：“东方世家有两匹千里马，能够日行七百里，不见倦怠，如若舍妹骑马赶来，我想两天多一些时，就可以赶到了。”

南宫玉真道：“你又如何能把这消息传到东方世家呢？”

东方雁道：“东方世家有一套特殊的传讯之法，小弟出去一趟，就可以把消息传出去了。”

南宫玉真道：“用什么方法传出讯息？”

东方雁道：“表姐，这通讯之法，是我们东方世家一大机密，恕小弟不便奉告，不过，小弟可以奉告表姐的是，我们借重丐帮中人，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所以，小弟找他们，不会太过麻烦。”

南宫玉真笑道：“丐帮中传讯之法，向称快速，如若你们用丐帮中人相助，那就不用别的办法了。”

东方雁道：“绝对比丐帮的方法快速，而且，丐帮中人，只要发出讯号，我们的人，很快就可以收到，那就会以最快的方法，把消息传入东方世家。”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可是，雁表弟，……咱们眼下的情势不利，可能已被人所监视，你只要一出去，就可能被人发现。”

东方雁道：“我会小心一些。”

站起身子，大步向外行去。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等一等，不能这样莽撞。”

南宫玉真目睹他坚持要去，实也不便强行拦阻，只好低声说道：“摘星，你陪表少爷去一趟，离开茅舍时，希望能换上村农和村女的装束。”

东方雁急急说道：“不用了，小弟一个人去，也就行了，用不着劳师动众。”

南宫玉真道：“好吧！摘星，你送表少爷离开茅舍，不用跟着去了。”

摘星一躬身，道：“婢子遵命。”

目睹两人离开厅堂之后，南宫玉真挥手低声说道：“追风，你去休息吧！”

追风应了一声，躬身退去，雅室中，只余下了南宫玉真和秋飞花两个人。

南宫玉真抬头望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雁表弟坚持要把他妹妹招来，秋兄可知道用心何在吗？”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嘛？在下还无法了解。”

南宫玉真道：“秋兄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不便说出口。”

秋飞花道：“如是在下多用心想一想，也许会想得清楚一些，但在下确实没有用心去想。”

南宫玉真道：“要不要小妹奉告呢？”

秋飞花道：“如是姑娘肯予见告，在下是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一片热情，希望能给他妹妹找一个英俊情郎。”

秋飞花道：“真是如此吗？”

南宫玉真道：“嗯！难道你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他诚心要给

你作媒了？”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南宫姑娘，就算是东方兄真存此想，兄弟也不敢苟同此事，……”

南宫玉真接道：“为什么？……你没有听雁表弟说过吗？东方姑娘生得玉容如花，美艳绝伦，加上在武林中的烜赫身世，难道还配不上你。”

秋飞花道：“姑娘言重了，配不上的是在下。”

南宫玉真道：“你也不用太谦虚了，能被作哥哥的看成未来的妹婿，大概不会很差了，现在，也不用嘴巴太硬，等见过东方姑娘之后，再作决定不迟。”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姑娘，似乎我们不用谈这件事了，如若东方姑娘真的是一位博学人物，作哥哥的，也无法替她作主意。”

南宫玉真双目转注在秋飞花的脸上，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秋兄，你见过东方表妹之后，如是真的有意，那就告诉我一声，我也会为你尽一份心力。”

秋飞花笑一笑，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

南宫玉真缓缓垂下头去，秋飞花也呆呆地坐着，就这样相持了下去。

两个人心中，都有着千言万语，但却不知从何启口。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一阵步履声，打破了僵持的沉默。是摘星，步履匆匆的行了进来。

南宫玉真抬头望了一眼，道：“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

摘星道：“表少爷暴露了行踪。”

南宫玉真道：“怎么会暴露了行踪呢？”

摘星道：“表少爷太匆忙，走得太急，改扮的不太像。”

南宫玉真道：“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物。”

摘星道：“一个村妇装束的中年女人，如若不是她盯上了表少爷，我们也想不到她会是对方的坐桩。”

南宫玉真道：“派人出去，暗中查看内情，如是只有一个，那就想法子把她做了，但不能露出痕迹。”

摘星道：“婢子懂得。”

转过身子快步行去。

秋飞花低声说道：“可要在下去帮帮忙？”

南宫玉真道：“不用了。”

低头沉思不语。

秋飞花道：“姑娘，咱们的处境，当真是很危险吗？”

南宫玉真抬起头来，明亮的双目中，充满着一片忧凄，轻轻叹道：“我在想一件事，……”

秋飞花道：“哦！”

南宫玉真道：“不知该如何处置才好。”

秋飞花道：“什么事，姑娘如肯见告，在下也许能提供一二愚见。”

南宫玉真道：“我不该取下了人皮面具，有很多经验之谈，事实上，不容你不信，一件很微小的事，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南宫姑娘，……令表弟并非是浑不讲理的人，但姑娘在处理上，如若能小心一些，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出什么事情，但两人心中都明白。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秋兄，小妹担心的是雁表弟还未

定型，血气方刚，情绪浮动，连我也无法推想出来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我们是至亲，为了人间情感事，真叫人无法处置……”，轻轻叹息一声，接道：“秋兄，有一件事，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秋飞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东方雁已经说的很明显了，一旦小表妹真的来了，你又怎么应付呢？”

秋飞花笑一笑，道：“南宫姑娘，在下感觉到不用应付，因为，在下还未想过这件事。”

南宫玉真道：“不应付？只怕由不得你吧？”

秋飞花道：“姑娘何以有此想法？”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不会夸张，他不是那种人，而且，他充满着自信，这种人，大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自己感觉到应该成功的事，就很难自禁，遇上了挫折，也是愈挫愈奋，至死不悟，何况，我担心……”

担心什么，她没有说出来，却缓缓垂下头去。”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姑娘，可是担心那东方兄，利用至亲气势上逼迫姑娘。”

南宫玉真双目中闪掠过一抹神光，说道：“我希望雁表弟不是那等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也希望小表妹，能够看清事实，如是小表妹真如雁表弟说的那样聪明，她来了，对很多事都有帮助。”

秋飞花感觉到了她的语气，愈来愈是强硬，表现出的情感，也逐渐强烈。

但南宫玉真和东方雁究竟是亲表姐弟，血浓于水，有很多事，秋飞花不能多言。

所以，他变得更为谨慎。

淡然的笑一笑，秋飞花缓缓说道：“姑娘，我知道东方兄的用心，他也许自觉着，这是很巧妙的安排。”

南宫玉真抬起星目，凝注着秋飞花的脸色，缓缓说道：“秋兄，这里没有外人，你心里有什么话，尽管请说就是，说错了，也不要紧。”

话已经很明显，那是逼秋飞花表明心迹。

秋飞花为难地笑一笑，道：“姑娘，我觉着自己有太多的缺憾，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太好的出身。姑娘才慧绝世，貌如天人，武功、家世都是当今武林中第一等人，在下自觉着，……”

自觉着怎么样，他没有再说下去。

南宫玉真清澈的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冷电一般的寒芒，逼注在秋飞花的脸上，道：“说下去，你觉着怎么样？”

秋飞花道：“我觉着自己不配。”南宫玉真脸上戴着人皮面具，无法看清楚她的神情变化，但从她双目中忽现忽隐的神光，看出她内心中正有着很大的激动。南宫玉真沉吟了良久，接道：“你能够再说明白一些吗？”

秋飞花道：“姑娘对在下的了解不多。”

南宫玉真道：“是！我了解的不多，但你可以告诉我。”

秋飞花暗暗吁一口气，道：“一定要说吗？”

南宫玉真道：“如若没有特别不能说的原因，小妹在听。”

秋飞花道：“我曾经是一个浪子。”

南宫玉真道：“浪子。”

秋飞花道：“是的！我曾经在江湖上流浪过一段时间。”

南宫玉真道：“那也不算什么缺憾大事。”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我作过店伙计、牧牛童子，也作人家的随身小厮。”

南宫玉真眨动一下明亮的双目，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秋飞花叹息一声，道：“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被一个砍樵的义爷养大，太小的事，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事之后，义爷又弃我而去。”

南宫玉真道：“当真是身世堪悯。”

秋飞花道：“我受尽了流浪之苦，也受了别人羞辱，我饿过三天，粒米未进，也作过挨门乞讨的小叫化子，像我这样的人，如何能与南宫世家的声势相配？”

南宫玉真沉默了，她虽然是武林儿女，不太拘于小节，但以南宫世家的声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嫁一个身世不明的流浪孤儿。

暗暗叹息一声，道：“秋兄，你既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这秋飞花的名字，又是何人替你起的呢？”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姑娘，说来很惭愧，我那义父在一深秋的季节里，捡到了我，那正是雌花飞白的时候，老人家触景生情，就给我取了一个秋飞花的名，那是说我像秋天的雌花一样，……到处飘飞，没有一定去处。”

南宫玉真道：“那位老人家，虽是位采药的樵子，但他倒是个很富诗意的人。”

秋飞花道：“那位老人家，虽是位采药为生，但他却是读过诗书的人。”

南宫玉真道：“那位老人家真的不错，他虽然把你扶养长大，

但却没有把你改为他的姓氏。”

秋飞花道：“养父是一位很好的人，我看到他老人家日渐衰老，养他一个人，已极辛苦，再加上我之后，生计的担子更重，可是，我那时间的年纪太小，虽有助他之心，但却没有助他的力量，……”

脸上现出凄迷的神情，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老人家身体不适，但为了生活，无法休息，如说他是因病而死，倒不如说他是活生生的累死了。”

南宫玉真道：“可怜的老人家。”

秋飞花道：“以后，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放牛、割草、打扫庭院、端茶奉烟，直到遇上我师父，才把我的命运改变了。”

南宫玉真道：“所以，你很敬重傅老前辈。”

秋飞花道：“是！恩师不但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且，也为我费尽了苦心，……”

转过头去，望了南宫玉真一眼，接道：“这就是秋飞花，面对南宫世家，要在下如何能够不自惭形秽？”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秋兄，这些事，不会放在我南宫玉真的心上，……”

突然闭上了双目说：“秋兄，你觉着小妹是怎么样的一人？”

秋飞花道：“姑娘家世喧赫，才慧绝人，再加上那一份众丽绝世的容色，可算无美不具了。”

南宫玉真道：“秋兄，别这样夸奖我，我也是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别把我想得那么完美，我也有着很多的痛苦。”

秋飞花道：“姑娘，在下的身世很卑微，也很凄凉，但却没

告诉过任何一个人，除了我师父知道之外，由我口中告诉的人，只有你姑娘。”

南宫玉真道：“我也从没有和一个大男人这样对坐谈心过。”

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打断了两人未完之言。

南宫玉真转头看去，只见东方雁疾步如飞的奔了过来。

只见他微微喘息，显然，这一阵奔行，用了他很大的气力。

东方雁很愉快，轻松一笑，道：“表姐、秋兄，小弟已把讯息传出去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真的会来吗？”

东方雁道：“一定会来，她心慕表姐久矣！只要能得到小弟的传书，一定会在期前赶来。”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如是不在家呢？”

东方雁道：“她一定在家。”

南宫玉真道：“你倒是很有信心啊。”

东方雁道：“表姐放心，这一次，表姐你一定可以见到舍妹。”

南宫玉真道：“希望如此。”

语声一顿，接道：“雁表弟，你知道吗？你已经暴露了行踪。”

东方雁道：“嗯！可是一个中年妇人？”

南宫玉真道：“是！表弟见到了。”

东方雁道：“我见到了她的尸体。”

南宫玉真道：“还留下了一具尸体？”

东方雁点点头，道：“是！一具尸体。”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还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东方雁道：“外面不见伤痕，不见流血，似乎是死在一种掌力和特异的指力之下。”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摘星何在。”

美婢摘星应声而入。

只见她穿着土布裤褂，完全一派村女的打扮，南宫玉真道：“听说那具尸体还留在一株老杨树下。”

摘星道：“已经毁去了。”

南宫玉真道：“作事情要手脚干净，举动利落一些，雁少爷能看到那具尸体，别人就也能看到，这就是很大的错误、破绽。”

摘星道：“据他们给婢子报告说，表少爷的行动很快，她们来不及处置尸体，所以，人就躲在了白杨树上，他们眼看着表少爷过去之后，就立刻把尸体处置了。”

南宫玉真嗯了一声，挥挥手，摘星退了下去。

秋飞花心中暗道：“久闻三大世家中，以南宫世家中人武功最为诡异，手段也最毒辣，看起来，传言果是不错。”

南宫玉真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可是对我们南宫世家的处事手段，有些不以为然吗？”

秋飞花道：“兵不厌诈，如若是对敌搏杀，自然是手段愈毒愈好了。”

南宫玉真道：“但愿你秋兄是心口如一。”

秋飞花淡淡一笑，默不作答。

东方雁轻轻咳了一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道：“玉真表姐，计算舍妹行程……快则五日，至迟七日可以赶到，这一段时间，咱们必需在此等候她了。”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既然已经通知了小表妹，咱们只有在这里等下去了。”

东方雁道：“咱们要在此住上六七日之久，只怕得有一番计

划了。”

南宫玉真道：“这一点，倒不要两位费心了，如是有人发觉了咱们这处地方，闯了进来，自会有人报警，两位只要出手拦截就行了。”

东方雁道：“这几日，我们就无所事事了？”

南宫玉真道：“咱们只有坐以等待小表妹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我要有几天时间，不能和你们见面……”

东方雁吃了一惊，接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需要几天的时间，静静的想几件事。”

东方雁道：“要多少时间？”

南宫玉真道：“至少五天，也许三日，总之小表妹到来的时间，我一定可以去接她就是。”

东方雁道：“这几天里，连我也不能见表姐了？”

南宫玉真道：“不错，任何人，都不行。”

东方雁道：“不行就不行吧！但如咱们有什么重要的事，也无法传到表姐的耳际中了？”

南宫玉真道：“我会安排，有事情找摘星就行了。”

缓缓站起身子，道：“我不留两位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秋飞花、东方雁只好站起身子，大步向外行去。

摘星早已在室外等候，带两人回到原住的房中。

东方雁望了摘星悄然退去的背影一眼，道：“有一件事，不知秋兄的看法如何？”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关于玉真表姐和舍妹的事？”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东方兄，南宫姑娘的事，在下无法奉告什么，至于令妹，在下连面也未见过，更不知如何谈起了。”

东方雁哈哈一笑，道：“秋兄，我问的太急了一些，兄弟意思是，想请问秋兄一声，对在下南宫表姐的视感如何？”

秋飞花道：“哦！南宫姑娘才气纵横，武功卓绝，是一位极有成就的人。”

东方雁道：“我是说，秋兄对我南宫表姐的印象如何？”

秋飞花道：“很好！”

东方雁笑一笑，道：“舍妹到此之后，希望秋兄能够多抽一点时间陪陪她。”

秋飞花道：“这个，要看令妹能否和在下处得来了。”

东方雁道：“这个，秋兄只管放心，舍妹当然是很听兄弟的话。”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在下虽然未见过东方姑娘……但听东方兄对令妹的推崇，兄弟已肃然起敬了。”

东方雁叹息一声，道：“秋兄，有一件事，兄弟想和秋兄先行商量一下。”

秋飞花道：“东方兄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东方雁道：“吩咐不敢当，兄弟是想秋兄长我几岁，定然有以教我……”

秋飞花微笑颌首，默不作声。

东方雁接道：“兄弟这个人，心中藏不住话，我是有一句说一句。”

秋飞花道：“那很好。”

东方雁道：“舍妹才貌双绝，决不在南宫表姐之下，秋兄见

过之后，当知兄弟之言非虚，不过，舍妹年纪幼小，生性高傲，这方面，还要秋兄多多照顾。”

秋飞花苦笑一声，道：“东方兄似乎是太过多虑了，令妹年纪幼小，兄弟似乎是应该礼让她一些才是。”

东方雁先是一怔继而沉吟不语。